

方志敏文集

方志敏文集





讀方志故同志獄中手書有感

血染東南半壁紅，忍將奇

績作奇功。又山去後向朝月，

又照秦淮一棹楓。

蔡劍英

一九四〇年春
一九七九年
八月廿五日
於烟台

编辑说明

方志敏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赣东北和闽浙赣根据地的创建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主要领导人。他生前写下了许多光辉篇章，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革命遗产。

一九八三年三月，中共江西省委决定，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方志敏文集》。目的是为了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向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以提高爱国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继承革命传统；同时给研究工作者提供研究中国革命史、赣东北和闽浙赣根据地史以及农民运动史的重要资料。

文集共收入四十四篇著作，分编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作者全部狱中文稿；中篇是作者关于农民运动和根据地建设方面的著述，其中有十篇是第一次发表；下篇收入作者早期的一部分文艺作品。

收入文集的著作都保持原貌，只作了个别事实和文句的订正。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加了若干题解和注释，还附录了《方志敏生平年表》和《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五日，邓小平同志为《方志敏文集》题写了书名。

在收集、编选文稿的工作中，得到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上饶地区、波阳、贵溪档案馆，安徽石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以及方志敏烈士亲属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本书是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方志敏文集》编辑组选编的，由吴允中主持，参加具体工作的有李希文、何贤恕、孟晓敏。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

目 录

上 篇

方志敏自述(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3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九三五年三月)	4
一、黑暗的故乡	4
二、一个苦学生	10
三、九区青年社的组织	15
四、工业学校的驱赵风潮	16
五、我不相信基督教！	18
六、读《先驱》加入 S Y	22
七、我是个共产党员了！	23
八、五卅运动中的我	24
九、秘密国民党时代的工作	25
十、北伐军到了江西以后	26
十一、吉安一带的减租运动	30
十二、“重起炉灶 再来干吧！”	33
十三、秋暴未成村先毁	38
十四、再到鄱阳	40
十五、横丰的年关暴动	41
十六、一九二八年的艰苦斗争	50
十七、击破了砍树运动	53

十八、弋阳的赤化	55
十九、贵、余、万的赤化	57
二十、五个月的军事工作	59
二十一、国民党第一次“围剿”	63
二十二、红十军第一次进闽北	65
二十三、为国际路线而斗争	70
二十四、右倾保守主义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	74
二十五、肃反斗争	77
二十六、红十军第二次进闽北	80
二十七、苏维埃模范省的荣誉	84
二十八、五次“围剿”的战争	88
二十九、皖南的行动	95
三十、在怀玉山被围	97
三十一、被俘以后	100
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105
在狱致全体同志书(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	110
可爱的中国(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	119
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144
清贫(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166
给某夫妇的信(一九三五年五月)	168
狱中纪实(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	171
《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九日)	190
序言	190
第二章	198

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209
遗信	213

中 篇

为纪念列宁敬告民众(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日)	217
在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	219
会务总报告(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221
在江西省政府欢迎农工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232
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	234
反右运动与吾人(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238
李烈钧原来如此(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	241
《锄头》发刊词(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244
布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245
信江特区苏维埃土地临时使用法 （一九三 年三月二十三日）	246
信江党和红军以及最近之局势(一九三 年六月八日)	247
党的略史	247
信江红军的经过及其现况	254
信江目前的局势	268
我们的意见	271

对于今年土地税征收法的解释(一九三二年四月八日).....	274
附录: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税法	278
坚决执行中央政府战争紧急动员命令	
——用实际行动纪念广州暴动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日).....	280
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全省	
选民工作报告书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	284
第一章 苏维埃对选民做工作报告的重要意义	284
第二章 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情形	285
第三章 省苏维埃组织的变更与工作的转变	306
为全部实现省苏维埃农业生产计划而斗争!	
(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	310
在授予方志敏红旗勋章仪式上致的答词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312
附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方志敏的信	313
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314
加紧白区工作来开展大块的新苏区	
(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	319
闽浙赣第三次省苏维埃大会开幕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324
对一九三四年的展望(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326
建设我们铁的红军(一九三四年二月).....	331
关于白区乡村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九三四年三月).....	337
逃跑只是死路一条(一九三四年八月).....	347

下 篇

私塾.....	359
哭声	362
呕血	364
谋事	366
血肉	369
快乐之神	370
我的心	372
同情心	373
年关斗争	375
附录一 :方志敏生平年表(一八九九——一九三五)	384
附录二 :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几个问题	420

上 篇

方志敏自述^{*}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知识分子,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革命意志,益加坚定。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我这几十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开的,差不多谁都知道,详述不必要。仅述如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晚八时

* 一九三五年一月间,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皖南失利。在返回赣东北根据地作短暂休整的途中,在怀玉山区遭到国民党军十四个团、约七倍于我的兵力包围。我军七次突围都未获成功。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方志敏不幸在江西德兴县陇首村被俘。下午被押到敌独立四十三旅七二七团团部。晚间,敌团长一再要方志敏“写点文字”。方志敏于是命笔疾书,写了这篇表现出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坚贞不屈的大无畏气概的《自述》。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一九三五年三月)

一、黑暗的故乡

赣东弋阳县,共分为九个区。出城北行三十里,即为九区辖地。九区纵七十余里,横四十余里,共有七十余村,以漆工镇为中心地。全区共有四千余户,约二万几千人。这个地方,在革命前,无论那方面的情形,都是很黑暗的。在清朝皇帝统治时代,那时,我生世未久,还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孩子,一点事情都不知道,不必说了。就是经过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以后,我是渐渐的长大了,据我所知,情形也是愈弄愈糟,没有一点好的现象。因为辛亥革命,只是做到推翻满清,变帝制为共和一些政治上表面的改革,对于侵略中国十分凶恶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但没有动它的毫毛,就连打倒它铲除它的口号,也没有明白的提出来。其次,辛亥革命的方法和手段,也只注重

* 这是方志敏在狱中撰写的一篇自传性质的文稿,手稿在传送中被散失达五年之久,于一九四一年由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用重金买回。当时,叶剑英同志读了手稿,曾作《读方志敏同志狱中手书有感》七言绝句一首:

“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绩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一九八二年二月,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出版了单行本。

在清军和会党中活动,在广大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中,就根本没有怎样注意,没有做过什么工作。下层广大工农群众,对于这次革命,只是袖手旁观,没有广泛的发动起来参加革命。革命方面,没有雄厚的群众力量的帮助,当然是不能有力的完成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肃清封建势力伟大的革命事业;相反的,南京政府成立不久,革命势力就被反革命势力压倒了,所谓南北议和,实即是革命屈服和妥协于反革命;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也就让位于中国贵族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了。从此,辛亥革命便夭折了。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在中国的统治,依然如旧,不过去掉了溥仪,换上另一个统治代表袁世凯而已。

因此,在乡村中,也并没有因这次革命而有过任何新的改革,一切都照旧样,没有什么与前不同的地方。贪官污吏照旧压榨民众,土豪劣绅照旧横行乡里;压迫人剥削人的社会吸血鬼们,照旧实行其压迫和剥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照旧过他们痛苦的生活。如果硬要找出革命后与革命前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一般人都剪掉了辫子,变成和尚头(起初还是用警察的强力);做官的人,不穿马蹄袖的补服,换上了长袍马褂,也不戴拖条毛的顶子,换上了呢大礼帽罢了。乡村中的工农群众,看不出这次革命与本身利益有一点点关系。

弋阳九区这个地方,在辛亥革命后,直到一九二六年,情形也正是如此。现将这一小块地方的各种黑暗情形,条述于下:

(一)贪官污吏对工农群众的压榨——弋阳县衙门的官吏差役,在一般群众看来,简直是一伙会吃人的豺狼老虎,你只不要碰到他们的手里就好,如果有点什么事碰到他们的手里,就算不弄到你家破人亡,也要弄得你妻离子散;衙门就是一只老虎口,

吃人不吐骨头的 县衙门官吏千方百计压榨民众的事情 ,多到数不胜数 ,暂不去说它。我只谈一谈漆工镇警察所的情形 ,漆工镇设了一个警察派出所 ,所内设了一个巡官。照官职说来 ,这个巡官 ,本是一个不值置齿的芝麻小官 ;但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 ,什么事都不许有道理讲 ,这个芝麻小官 ,居然成了九区一个无上威权的统治者 我记得有一个巡官姓余 ,他是北方人 ,他做巡官 ,不到半年 ,就赚到脏洋一万余元。这似乎是一种不能令人相信的奇闻 ,然而这却是中华民国国土内确实实有的事实。他榨取冤枉钱财的方法 ,就是他无法无天的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 ,都兼而一手包办之 ,他成了一个道地无二的独裁魔王。他受理区内的一切民刑诉讼 ,并派出巡警四处招徕诉讼 ,象商人招徕生意一样。人民的稟帖 ,一进了他的公门 ,不管三七二十一 ,有钱和钱多的就有理 ;无钱和钱少的就无理 ,就得坐拘留所 ,脱裤子打屁股 !一场冤枉官司 ,原、被告两方出的钱 ,多可得洋一百元或二百元 ,少也可得洋几十元。一个月内总有几十场官司 ,一二千元是靠得住有的。区内的土豪劣绅 ,早已与他串通一气 ,协同作恶 ,民众冤抑无处诉 ,叫苦连天 !

我那时在南昌读书 ,听到这种事情 ,不禁一肚子的愤激 ,马上邀集几个学生 ,写了张稟帖送到江西警察厅 ,控告他的劣迹。我们以为余某胆敢做出这些罪恶 ,一定是警察厅不知道 ,如果我们稟帖进去了 ,厅长知道了 ,那还不会立即下令去拿办他那混帐的坏物。我们下了课后 ,常常跑到警察厅的批示处去看看 ,看我们的稟帖批示了没有。等了十天 ,批示处贴出了一张“ 据稟悉 ,候查明办理可也 ,此批。”官样文章的批词 ,一点什么实际效力也没有发生。因为这位土皇帝的余巡官 ,听到有人控告他 ,他就连忙

派人送了一大注赃款来进贿,天大的事,也就化为无事了。后来我知道当时对警察厅的那种认识,只是头脑简单,阅历不深的学生们的稚气,不禁失笑。我只要将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写出来,当时政治上的昏天黑地,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光怪离奇的选举把戏——自辛亥革命挂上共和国的招牌后,也办起什么选举来了。但是,这种选举,却替土豪劣绅增加了一个发财的机会,玩出许多可笑的把戏。例如什么时候,要进行省议会的选举,我们贵区的土劣们,就忙着捏造选民册了;以少报多,增多选票好卖钱。九区只有两万几千人,有选民资格的,至多只有一万人吧!(当时选民资格怎样规定的,我至今还不知道。)但土劣报选名额,就要多报一二万人。选民册捏造好了,于是去和运动买票的土劣讲价钱。票价得到手,大家朋分,大土劣多得些,小土劣少得些,有时分赃不匀,也有打架闹账的。买票人选票买够了,就雇用许多会写字的人替他填票,张张都写上他的名字。票柜打开一数,当然票数一张不少,于是他就成为所谓人民的代表某某议员了。这种把戏,每玩一次,各地的土劣讼棍,都必蚁聚县城一次,吃喝嫖赌,大闹一场;而真正有权投票的民众,简直什么也不知道。

(三)苛捐杂税的重征——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例如田赋加征,附加税超过正税几倍;盐税加重,盐价因而加贵几倍;货物征税,各货也就都涨价了。还有临时各捐:喝酒要酒捐,吸烟要烟捐,杀猪要屠宰捐,讨老婆的婚帖上也要贴八角大洋的印花;军队过境,既要招待费,又要夫子捐。至于厘卡到处设立,到处抽税,其负担仍转嫁于贫苦民众身上。再则公债发行,更是扰民不堪,公债一般的不是劝募,而是硬派;民

众出了钱,多不能得票,票都被经手的土劣们吞没了,民众那敢说半句话。这些捐税,一年比一年加重,如千斤重担,沉沉的压在民众身上。

(四)重租重利的盘剥——在九区地方,佃户向地主租田种,一般都四六分,即是佃户只得收获物的四成,地主坐得六成。仔细算起来,佃户用去的谷种、肥料、人工、牛工,只得收获物四成,不但没有赚账,而且每亩田,都是要亏本的——有的田,甚至要亏本一两块钱的。农民对亏本数的填补,就是自己尽量节衣缩食,拚命苦做。如农民一件棉袄,穿十几年不换,破了就补,补上加补;热天打赤膊种田,情愿让炎热的太阳,晒脱一身皮,去省下一两件单衣。吃的是粗菜糙饭,半饱半饿的度日,猪肉一年还不知能吃几次。秋冬收割已毕,即拚命去挑担推车,用苦力赚些钱来。用上述的办法,才能填补一下佃田的亏蚀数。此外,还有押租和请租饭的恶例,(请租饭,即是佃户每年要请地主吃饭,这餐饭一定要杀鸡,煨蹄包,弄店菜,买美酒,办得很体面好吃,否则,地主发了气,就要起田给别人去种。)都是加重无田或少田的贫苦农民的负担。一般农民群众,因为自己没有土地,那怕怎样勤劳节俭,终究不够生活,于是不得不向有钱人借债了。债的利率,起码是周年二分,周年三分五分利率的也是很多——如放乾租,放青苗债,放新谷,放十个铜板一月的利等。最重的利,要算是“加一老利”,即是借洋一元,每月要利金一角,在年头借洋一元,到年终要还本和利大洋二元二角。放“加一老利”的,在九区只有一家,即漆工镇的邵鼎丰。他幼时也是一个穷光蛋,到三十九岁时,因放“加一老利”的债发了财,不到十年时光,居然成了拥资十万的大富翁了。人

人都知道借他的钱,是等于吃毒药,但当着穷无所出,借贷无门的时候,又只得嘻笑着脸,向他讨鸩止渴了。穷而借债,借债更穷,愈趋愈下,贫穷人只有陷入万丈的痛苦深渊中去了。中国地主是实行三重剥削的:出租土地,坐享地租;放债生利,实行高利贷的剥削;开店铺赚钱,实行商业的剥削。工农劳苦群众,就在这三重剥削下,辗转挣扎,而永无翻身之日。

(五)更严重的就是帝国主义深入农村的侵略——如各种洋货侵入农村,将农村原有的手工业,摧毁无余;洋布输入农村,原有的土机织的布,即逐渐绝迹,以后甚至一针一线之微,都非用洋货不可。茶叶原是九区一大宗出产,后因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惨跌,所有茶山茶地,也都荒芜下去,无人过问;因为茶叶跌价,卖茶所得的钱,还不够摘茶的工资。总之,帝国主义对中国日深月甚的经济侵略,使农村经济急剧的衰退下去,农民生活更加穷苦不堪。

(六)所以工农群众的痛苦,是日益加深——具体的说,就是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地主的手里,多数农民破产卖了原来就很不够的土地,成为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以至于受饥挨冻,甚至不能生存。最苦的,就是每年一度的旧历年关,地主债主们很凶恶的向穷人逼租逼债,逼到无法可想的时候,卖妻鬻子,吊颈投水一类的悲惨事情,是不断发生。群众的赤贫化,以至于走到饥饿死亡线上,这还能压制他们不心怀怨恨而另找出路以打破目前不可忍耐的现状吗?

革命前的九区,随笔写来,几成为一副凄惨黑暗的图画。然而,岂但区区的九区如此,“天下老鸦一般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中国,那一块地方不是

如此呢？比九区更黑暗的地方，还多着呢！我所以详细一点叙述九区的情形，一方面九区是我生世的故乡，另一方面，九区正是中国农村的一幅缩图，说九区等于说全中国的农村。黑暗的九区！黑暗的弋阳！黑暗的中国！

我于一八九九年生于离漆工镇二里许的湖塘村。在这长夜漫漫，天昏地黑的地方，我生活着，我受着压迫和耻辱地生活着；我长大起来了；我逐渐不安于这黑暗的时日；我渴望着光明；我开始为光明奋斗——奋斗了一生，直到这次被俘入狱，直到被杀而死！

二、一个苦学生

湖塘村共有八十余户，其中欠债欠租，朝夕不能自给的，就有七十余户；负累不多，弄到有饭吃有衣穿，差堪自给的，只有七八户；比较富有的只有两户。

从远处望去，我这村庄的外景，还是很好看的：村背靠着两座矮山，山上都长着茂盛的树林；村的周围，长着许多花果树，全村的房屋，都被深绿的树木掩荫着。村前是三口养鱼的塘，水明如镜，每天早晨，全村妇女们，都在这塘里洗衣服。鱼塘的前面，就是一块大田坂，在春深时节，满坂尽是绿苗，微风吹来，把绿苗吹成一层挨一层的绿的波浪。更远一点，就是一条小河，弯弯曲曲的流着，流进村右边的水口林里，被树林遮住不见了。四围的树都长出绿叶，在绿叶里跳上跳下的各种鸟儿，都鸣出悦听的声音，互相唱和着。戴笠的农民，三三两两的散在田坂上，弯身低头

的在做工。这样的农村美景,比起拍照的风景片来,我觉得并不会逊色,不过我自愧不是一个文学家,不能很美丽的将它描写出来。

但是,这只是村的外景,倘若你走进村里去看看,那就有点不雅观了。道路是凹凸不平,柴屑粪渣,零零散散的散布在路上;房屋多是东倒西歪的,新的整齐的房屋很少;房屋内都是烟尘满布,鸡屎牛粪,臭秽难闻;村内的沟渠,也是污泥淤塞,臭水满沟。各种各样的虫蚊,到处蠕蠕的爬动。到暑天时节,蝇子统治日间,蚊子统治夜间,真有点令人难堪。如果久在城市生活习惯的人们,初跑进这样的乡村中来,一日都觉得难过下去的。在这样污秽环境之下,生病的人,就不少了,尤其是暑天,打皮寒烂脚的特别多。如果你要责备这些农民,为什么这样不爱清洁卫生,不实行“新生活运动”,那我可以告诉你,他们被人剥削,苦到饭都弄不到吃,那里还有余力来讲清洁卫生;苦到几乎不能生活,那里还能实行新生活。比如一个农民患着隔日一来的一寒一烧的病,他晓得这是打皮寒,他又晓得治皮寒顶好的药,就是鬼子丸——金鸡纳霜丸,农民只晓得叫鬼子丸,当他问人:“鬼子丸多少钱一个?”“一百钱一个。”(乡村的药卖得贵,每丸要卖一百钱。)“吃几个就会断根?”“总要十几个才会断根吧。”“那吃不起,还是让挨下去;有命就会挨好来,挨不好,死了就算吧!”买几个皮寒丸来治病都无钱,让他尽病下去,病到后来,多数是肚皮上硬起一块,眼珠发黄,农民不知是脾肿胀,而说是肚子里结了一

打皮寒,即发疟疾。

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生活军事化、艺术化”等为口号,宣扬封建道德和法西斯主义。

个血果。病到这个地步,这人的健康,是永难恢复的了。小孩子打皮寒,更挨不住,寒烧十几次,就会瘦得一层皮包骨头的死去,每年暑天小孩子死得很多。烂脚也是一样,开头只是一个豆子般大的毒口,发红发肿;让他摆着没药医,过了几天就烂到盏口一般的大了,再又过几天,就烂到碗口一般的大了,再尽过下去,他就成了一个“老烂脚”了!中国工农贫苦群众的身体和生命,都是如此的不值钱的。我每年暑假回家的时候,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但是左想右想,终想不出一个改良的方法来。不彻底革命,你会有什么力量来改良农村,从前一些热心新村运动者,他们到底做出来一点什么成绩,他们不都是宣告失败了吗?只有苏联,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才把全国农村,不是改良而是彻底的改造了,千千万万的农民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是我们应该走的一条正确路线。现在把话说转来:我这村庄的情形如此,其他村庄的情形——说远一点,全中国村庄的情形,据我所看过的,又何尝不都是如此!中国农村的衰败、黑暗、污秽,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是人人知道,无庸讳言的了。

在我村内,我家是一大户,男女老少,共三十余口,经济地位是足以自给的中农。我家种田二百余亩,有百余亩是向着地主租

十九世纪初,法国有一部分文人学者,因感于社会的腐败,主张以互助友爱为基础,在农村组织新村落,以之为理想社会的模范,这种运动,称新村运动。以后日本则有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试行。五四运动后,我国一些受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青年,也把建立和发展“新村”式的小组织当成改造社会的捷径,幻想通过树立典型,扩大影响,把旧社会改变为新社会,而不是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改变旧的社会制度。这也是所谓“新村运动者”。他们在我国推行了一阵子,结果都失败了。

来种的,每年要向地主纳租二百余石。我家的男人,凡能耕种的,都一律种田;小孩子就放牛;女人在家里烧锅弄饭,洗衣喂猪,以及纺纱绩麻,也要做着极大的劳动。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父亲的兄弟们以及我同辈的兄弟们,每人都只准到私塾读三年书,即出来种田。“认识自己的名字,记得来工匠账就算了,还想什么进学中秀才?”这是我家里的人常说的话。至于我们的姐妹,他们是女子,照老道理来说,女子是不必读书的,而且又是“赔钱货”,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更无须读书,所以她们没有一个识字的。

我呢?我还是多读了几年书,原因是我的天资,比较我的兄弟们都聪明一点。我在启蒙那一年所读的书,就比同塾儿童三年读的书还更多。训蒙的老先生,是一个穷秀才,他高兴起来,认我是个可教的孩子,就对我讲解些书中的字义文义。读过几年之后,我也就能够作些短篇文字了。我的父亲,到这时也不忍要我停学,就勉力让我继续读下去。

我到十七岁时,才进高等小学校,在校得与邵式平同志认识,三年同班,朝夕不离,情投志合,结为至友。

在一九一八年,全国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提出的亡国二十一条的运动。爱国运动,波及到弋阳时,我是最爱国的一分子。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的横暴,心里愤激

邵式平(一八九八—一九六五),江西弋阳县人。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在南昌从事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同方志敏一起发动弋(阳)横(峰)暴动,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解放后,先后任中共中南局委员,江西省委第二书记,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一九六五年三月病逝于南昌。

到了极点,真愿与日本偕亡!学校里发起的抵制日货、向群众讲演和示威游行,我都是忘餐废寝的去做。为得立誓不用日货,我曾将很不容易买来的几种日货用品,如脸盆、牙刷、金刚石牙粉等都打碎抛弃,情愿自己没有得用。

二十岁在高小毕业,父亲东扯西借,借到几十块钱给我来省。我投考到南昌工业学校,读了两年,又因学校的腐败不堪,闹了一次风潮开除出来。

一九二二年,再到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了一年,以后真是借贷无门,也就只得辍学了。

总计我共读了十一年书,在私塾五年,没有用什么钱,以后到高小、工校、南伟烈学校读书,都得用些钱。我读书用的钱,比较豪富学生用的钱,是不及他们用的百分、几百分之一,但每块钱都是从人家借来,六年用去的钱,连本带利,就变成一笔七百元的巨额债款了。这笔债款,真象一块千斤重的石头,压得我全家人无地自存!(那时我大家已分居了。)我的父亲母亲,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处在忧愁之中,为得就是这笔债款不能还!他俩老人家,每夜鸡鸣时候,就都醒了。他们谈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债!“这笔债款尽欠下去,是不得了的呀!怎样才还得清这笔债呀!咳!咳!咳!……”结果,总是长嘘短叹到天明!我年暑假回家,最怕听的,就是这一类的话,但我的父亲母亲,总是哭丧着脸,尽以这一类的话对我谈,真逼得我坐卧不安!我如此亲尝着这负债的苦味,深味着负债人心中不可描画出来的深忧,我在二十三岁时,决然废学,固然是借贷无门,无法筹得学费;同时也不愿因我一人求学,给全家人以如此深重的忧愁!

三、九区青年社的组织

在前面说过,我是一个黑暗的憎恶者,我是一个光明的渴求者。因为我所处的经济环境,和我对于新的思潮的接受,故对于社会的吸血鬼们——不劳而食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深怀不满;而对于贫苦工农群众,则予以深刻的阶级同情。

我在弋阳高等小学读书时,即将九区在校的学生,组织了九区青年社——这自然是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小团体。大家都是小学生,知识有限,所以这社的宗旨,也就定得模糊不清,不过对现实社会带了一点不满情绪罢了。这社的组成分子,也很复杂,有的是地主家庭出身,有的是贫苦学生,因此,大家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也就各不相同。经过几次反对劣绅贪官的斗争,社内起了分化,有钱的社员,都跑到劣绅那方面去,翻转脸皮,来骂我们。无钱的我们,共有十几个人,还是团结在一起。我们骂他们三反四复,卖友求荣,而不知道这正是他们的阶级意识,驱使着他们如此做;阶级的利益一相冲突起来,当然就没有什么友谊可言了。后来,我们这几个穷光蛋,都加入了共产党。

在反劣绅官僚的斗争中,社内既无工农群众参加,自然不会有什么力量表现出来;我们又都年青少经验,什么事都只凭着一股热血做去,全不了解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与那些老奸巨滑的劣绅贪官斗法门,那能不一败涂地?不久,我们的一个社员,被九区巨绅张大纲举赃诬陷,捉进牢里去,坐了十个月。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向法院递了好几张辩诉词,化了许多金钱,才将他

营救出来。劣绅则在旁拍掌大笑,说:“只要我稍动一点手术,就弄得他们坐笼子,他们这班年青人想推翻我们,说刻薄一点,正象屎缸蛆要推动大磨一样!哈哈!”

大家弄得筋疲力竭,劣绅贪官仍然是安安稳稳的统治着。大家觉得这社没有力量,都去加入其他革命组织,这社也就无形解散了。

这社自组织起来,存在了两年,对于革命虽无怎样重大意义,但却给了我们一些斗争认识,提醒我们,不去团结群众,斗争是不会成功的,鼓励了我们到群众中的意志;同时,因这社的影响,也为革命栽培了一些种子。

四、工业学校的驱赵风潮

南昌工业学校,完全为江西教育界的所谓东洋系所把持,以该校校长为该系的首领。工校在其校舍建筑和表面布置看来,似乎还办得不错。但在校读书的学生,才知道里面黑幕重重,如办事人的敷衍塞责,对学生生活的漠视,教员只要同系的人,不管饭桶不饭桶,这都是使学生们不满意的。我因选入机械科,该科饭桶教员更多,更增加我的不满。在我的影响之下,团结了一部分热心的同学,于是就组织学生自治会,对校内腐败情形,不客气的揭露出来,并要求种种改革,不意竟触怒这只赵校长,用出他的辣手,将我和为首的另三个同学,悬牌开除学籍,遂激起全校学生的驱赵风潮。

这一风潮,开始闹得轰轰烈烈,同学们青年血性,非常激烈。

那天挂出开除我们学籍的牌子时,同学们登时大哗,将牌子摘下,一脚踏烂;并由学生自治会,另悬一块牌子出来,历数校长的罪恶,开除校长。我们开全校学生会时,到会同学二百余人,听到我的演说,有几十个气得流泪!于是散发传单,游行示威,到教育厅请愿,请各校学生会与新闻记者援助等,都做过了。但是,经过一星期的运动,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原因就是赵的背景太大,教育厅长亦其同系,如何会撤换他。我们青年学生,直心直肠的做事,不计利害,不计成败,而且知识经验的幼稚,也计料不到利害和成败。后赵用一毒计,悬牌提早放暑假,小资产阶级的不能持久斗争的同学们,遂因归家心切,都纷纷卷铺盖回家了。他们在回家之前,来向我辞别:“志敏兄,我回去了,下年再来干过。”我只好对他们点头笑笑!同学们都回家去,风潮也就平息下来,赵宝鸿的校长,还是赖着做没调动,但有一年之久,都没有到过学校,他成了一个公馆中的校长。

此次运动,虽未胜利,且被开除学籍,我心中却仍觉得愉快。因为改革学校的运动,是我自己愿意干的,吃亏受气,自不在乎。过后想来,虽觉得当时行动,有些是过于稚气了一点,但自己笑了一笑也就丢在一边不想想了。

当时,第二中学,有一个江西改造社,是十几个倾向革命的学生组织的,袁孟冰,黄道同志都在内。工校风潮后,他们认

袁孟冰(一八九九——一九二七),又名袁玉冰,江西泰和县人。一九二二年考入北京大学读书,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三月和赵醒侗、方志敏在南昌从事革命活动时,被北洋军阀江西督办蔡成勋逮捕,经营救救出狱后赴上海工作。一九二四年,经党组织派赴苏联学习。北伐战争胜利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西区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南昌被敌人杀害。

为我是个革命青年,介绍我加入,我到社开了几次会。这社是个研究性的团体,社员的思想信仰,并不一致,袁、黄和我几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另有几个人,相信无政府主义,其余的人,简直是动摇不定,无一定的信仰。社内出了一种《新江西》季刊,各种问题都无中心的谈,在江西影响不大。也是因为不做工农群众的工作,社内仅只十几个摇摆犹移的学生,所以做不出什么有力的革命运动来。后来,袁、黄和我,都加入共产党;有些青年同志则转入C.Y.;还有些有钱的社员,都去升大学,想做成功一个学者,改造社也就无形解散。袁孟冰同志,后到苏联留学,大概是一九二八年,在南昌被国民党所杀,他是我们党内一个忠实于党、忠实于阶级、勤勤恳恳做革命工作的可敬的同志!我是时常纪念他的。

五、我不相信基督教!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一种最厉害的东西。它的任务,第一,是教人相信上帝,相信来生,相信逆来顺受的不抵抗主义。“有人打你的左脸,你的右脸也给他打;有人脱你

黄道(一九一〇——一九三九),江西横峰县人。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和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弋横暴动,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闽浙赣省委组织部长、闽北特委书记、闽赣省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江西铅山县被敌人暗害。

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是英文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缩写。从一九二五年一月,团的名称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的外衣,你的内衣也给他脱。”这对工农群众,就是说,地主资本家压迫和剥削你们,你们绝不要反抗!工人不要工资替资本家做工好了,农民把种出的东西,统交给地主好了;冻死饿死不要紧,横竖来生是有福的,你这驯顺的人,死了灵魂一定会升入天堂!对于中国,那就是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切都忍受着好了;日本占去了中国的东北四省,那算什么,你把全中国统送给他好了。它是精神的鸦片,来麻醉中国人的头脑,消磨我们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造成大批的依附信仰洋大人的顺民。第二,所谓上帝的传道者——神父教士们,实际上完全是帝国主义派来深入中国各地的侦探和鹰犬。他们居住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一切地理、经济、人情风俗,那一件不被他们侦察得清清楚楚去向他们的政府做报告?所以英国资本家有一句话说得好:“神父就是棉花。”这就是说,凡是神父达到之地,英国的棉织物,也就跟着输送了进来,帝国主义的势力也就达到了。在帝国主义枪炮保护之下蔓延各地的基督教,他们到处造大洋房,开办学校医院,实行许多假仁假义,小恩小惠的事情,都是各国资本家捐助来的巨款,这也就可见他的用意和作用了。同时,他们新旧约圣经上所讲的,全是一些迷信的神话,与现代科学完全相反。所以除了一些想在洋人脚下讨口饭吃,甘心为洋奴的外,象我这样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青年,那会相信他们毫无根据的鬼话呢?

九江南伟烈学校,是一个美以美会办的教会学校。校址宽大,校舍都是大洋楼,又俯临着九江有名的甘棠湖,风景自然是美丽的。这学校开办的历史很久,在这里造就出来的牧师、翻译

美以美会是美国基督教卫斯理派的组织,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美以美”是英文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的缩写的中文译音。

员及洋行用员,为数已大有可观!

我因为要学点英文,又以该校用费不大,每年只要百余元,在被工校开除出校之后,就报名投入该校了。

这学校也是表面好看,内容是腐败的。这校的教员只有几个稍好,其余都是要不得的。例如:教我班英文的朱先生,我们背地里喊他做“Mr Pig”。他原是一只坏透了的流氓,因捧洋人得势,到美国混了七八年,一口英国话,不能说他说得不烂熟,但他对于英文学,毕竟还是不太行,尤其是他不懂得教英文的方法;从他学英文,还不如靠本英汉字典确实些。他老先生还教我班的地理呢!有一次,他拿着一支粉笔,指着中国地图东北角的黑龙江说“Yangtze River is here。”当时,我吓了一大跳,朱先生呀,你为什么这样糊涂,你自己就住在扬子江边呢!教国文的,是一个前清的秀才;教算术的也是一个二十年前的古董。教会学校,非常专制,教员只要得到洋人的欢心,好不好,学生是不能说话的。

教员饭桶一点,也还可以马虎下去,最使我难受的,就是每天早晨一个小礼拜;星期四下午,又是一个礼拜;星期日的整个上午,都做礼拜!礼拜礼拜,到底礼拜那个,真是无聊!明知做礼拜是毫无意义,但学校规定甚严,别的课可请假不上,礼拜,除非你生了大病,那就不能不到,不管你是不是教徒!这真是只准他传教自由,不准你信教自由了。当那伪善牧师,吃饱了洋饭,站在礼拜堂上,低头闭目,喃喃诵祷告词,以及胡说八道的大说其教的时候,这多么令我难受,几乎要急得在座上跳起来。这种不自

意思是“猪先生。”

意思是“这里是扬子江。”

由的学校,岂不等于坐牢!几次要出校,又复忍住。后来,我想得一个办法,就是每次去做礼拜,总私自带下一本自己爱读的书去,不管牧师说教也好,祷告也好,一概不理,我静心看我的书,这才算将难耐的礼拜挨过去。

校中同学们,有不少的人,趋奉洋人,见到洋人来,总是鞠躬敬礼;洋人说话,总是点头连说“yes”!我也是看不惯的。有一次,我问了一个惯趋奉洋人的同学,为什么对洋人要如此去尊敬呢?他回答说:“你那还不知道,在洋学堂读书,不尊敬洋人,还尊敬谁?倘若谁得到洋人的欢心,在校可望免费读书,毕业之后,包管你容易找事。密斯特方,你要明白,找到一个翻译员或洋行公司的用员到手,就是几十块花边一月的薪水啦。如搅得更好的话,还可以在洋人帮助之下,留学美国呢!密斯特方,我不客气的说一句,象你这样不敬洋人,又不信教,那只好去讲你的社会主义了。”(我在校常与同学谈谈社会主义。)我听完了他的话,我不说什么,只对他苦笑一下。

过了一年教会学校的生活,也算过够了;又得到父亲来信,说再不能想法筹款寄来,我就从此废学,漂流到上海,梦想找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

后来,得到南伟烈学校一个同学来信说:校内有一个有力的洋人,希望我再回校去,他可以帮助我的学膳费,但要我相信基督教。我写了封复信给他,说:“读书不成,只为家贫,但因贫而无受教育机会的人,在中国何止千百亿万?无论如何,我是不会相信基督教的,现在,我也不愿再读那些无意义的书,我要实际的去做革命工作了。”

六、读《先驱》加入 S Y .

在南伟烈学校正当精神苦闷的时候,忽接到上海一个朋友寄来一份《先驱》报,《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名 S Y)的机关报。我看过一遍之后,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张。它提出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当时确为正确不易的主张。《先驱》的每篇文章,文章中的每句话,我都仔细看过,都觉得说得很对;于是我决心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漂流到了上海,经过赵醒侗同志的介绍,乃正式加入这个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团体。不过在当时,它成立不久,它的组织还不严密,工作经验也很幼稚,组织成分又以学生居多,故力量不大。我因初出学校,小资产阶级学生的浪漫习气,还是浓厚的存在着,又因感受当时流行的颓废派文学的影响,思想行动都还远谈不上无产阶级化,也就没有替团做多少实际工作。

因为革命思想,在江西传播不广,得到团的同意,与几个同情的朋友,由上海回到南昌开办一家新文化书店,专贩卖马克

S Y 即社会主义青年团,见本书第 18 页注。

赵醒侗(一八九九—一九二六),江西南丰县人。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方志敏入团入党的介绍人。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受党团中央的派遣回到江西从事建团、建党工作。曾先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委委员长,中共南昌特别支部书记,中共江西地委组织部长,是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在南昌被北洋军阀江西总司令邓如琢逮捕,九月十六日被杀害。

指“南昌文化书社”。一九二二年九月,筹办开业,方志敏任经理。同年十一月,赵醒侗回江西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即以文化书社为活动据点。一九二三年,被北洋军阀江西督理蔡成勋下令封闭。

思主义的和其他革命的书报 ,并与袁孟冰同志合力出版一种小报 ,鼓吹革命运动。后书店因经营不得法 ,营业不振而亏本 ,不久也被北洋军阀“查封”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得了初期肺结核症 ,在三个月内吐血三次。肺病是我青年时期最凶恶的敌人 ,它损害了我的健康 ,大大的妨碍了我的学习 ,我的工作 ! 足有五个整年 ,是无日不困顿于肺病的痛苦之中 ! 我相信 ,我若不患这可怕的肺病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上 ,决不会如此的无成就 ;对于革命工作 ,也会有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七、我是个共产党员了 !

因为几年的斗争锻炼与团的教育 ,我的思想行动 ,逐渐无产阶级化 ,逐渐具备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资格。在一九二四年三月 ,经过赵醒侗同志等的介绍 ,在南昌正式加入共产党 ,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件最可纪念的事 ! 不管阶级敌人怎样咒骂诬蔑共产党 ,但共产党终究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有完整的革命理论、革命政纲和最高尚的理想 ,它有严密的党的组织与铁的纪律 ,它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它有广大的经过选择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群众 ,并且它还有得到全党诚心爱

指《青年声》周报。由江西改造社南昌分社编辑 ,南昌文化书社发行。一九二三年年初创刊 ,只出了几期 ,这年三月 ,袁孟冰被捕后即停刊。

关于方志敏入党时间问题 ,《自述》中说是一九二五年 ,这里说是一九二四年三月 ,据查 ,应为一九二四年。

戴的领袖 ;它与无产阶级和一般劳苦群众 ,保持亲密的领导关系 ;它对于阶级以及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努力、奋斗和牺牲精神 ,只要不是一匹疯狗 ,都会对它表示敬意 !

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 ,我加入了共产党 ,做了共产党员 ,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呵 !从此 ,我的一切 ,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

八、五卅运动中的我

一九二五年 ,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五卅运动起来了。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极伟大的群众运动 ,这是被压迫的中国民族的觉醒——睡狮的怒吼 !这次运动 ,给了各帝国主义——特别是大英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有力的推动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进展 !

在此时 ,我看到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地内自由屠杀中国人民 ,心中愤激已极 !运动开始时 ,我就参加“江西沪案后援会”工作 ,凡后援会规定的工作 ,我都积极的去干 ,在工作紧张时 ,有几晚都没有睡觉。随后 ,后援会派我去赣东各县工作 ,我也曾尽力之所及的去做 ,将反帝运动 ,相当的深入于这些偏僻县份的群众

这是江西各阶层人士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统一组织。参加这一组织的有上百个团体 ,江西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和许多党团员参与领导和工作。这个组织开始名为“反对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会” ,后改为“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

之中。

在这次运动中,我的吐血病发了几次;但当吐血的时候,就静卧几天,病稍好了,又起来干;一干又病,病稍好了仍然又起来干!

九、秘密国民党时代的工作

在国共合作政策下,我是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国民革命的工作。在一九二三年,江西的国民党部就秘密的成立了。江西当时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认国民党为赤化党,是施行压迫的。如捉到国民党员,轻则坐牢,重则枪毙。当日北洋军阀之压迫国民党,亦犹今日国民党之压迫共产党一样,不过侦探技术,处决方法,后者比前者更进步更毒辣罢了。

我们就在这种严重环境之下,秘密的工作着。组织工作的方法,是自上而下的,先组织了江西临时省党部,随在各县组织了十几县县党部。开过了一次秘密的全省代表大会,选举省执委,成立正式省党部。省党部主要的负责者,就是赵醒侗同志。工人与农民运动,亦在开始进行。对于“拥护中山北上”,与“追悼中山逝世”的两次运动,是做得比较广泛而深入,唤起了江西广大群众对国民革命的认识和同情。

这里要讲到赵醒侗同志的事迹:他是江西南丰县人,他是一个破产的商人。他在上海工作时,生活非常艰苦。他到各处活动,全靠两脚走路,连坐电车的钱都是没有的。他是共产党员,他是接受党的命令,来积极的参加国民革命的工作。他在北伐军到南

昌前的三个月被军阀捕住 ,关押于军法处两个月就枪决了。后来很少人知道他 ,但在江西 ,他却是为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 !

在这长期的秘密工作中 ,我的肺病更加加深了 ,更容易吐血了 ,走多了路吐血 ,睡晏了觉吐血 ,受了什么刺激也吐血 ,进了好几次医院。但我仍然是干而复病 ,病好复干。

十、北伐军到了江西以后

在一九二六年一月 ,我被派去参加广东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 ,到了广州。由反革命的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地方 ,走到革命的策源地——广州 ,觉得各种现象 ,都是生气勃勃的 ,另是一种的。当轮船驶进虎门要塞时 ,看到环要塞的一道粉白围墙上 ,写着“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十个大字 ,精神为之一振。到了广州 ,看到各处所贴的崭新的革命标语 ,省港罢工工人的坚决斗争 ,各地革命农民代表的踊跃赴会与革命军人的和蔼可亲 ,这些情形 ,都使我感着愉快。农民代表大会 ,经过了五天 ,我从彭湃同志的谈话、演说、报告中 ,学得了许多农民运动的方法。(彭湃同志是广东农民群众最有威信的一个首领 ,他于一九二九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屠杀了 ! 他的名字 ,是永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辉耀着 ,广东的农民群众 ,也永远不会忘记当日领导他们向地主斗争的领袖 !)后参加十万人的广州纪念大会 ,又随劳农两大会的代表——中国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与广东农民代表大会 ,同时在广州开会——到广州国民政府 ,请愿出师北伐 ;后又到省港罢工

委员会、石井兵工厂等处参观,都觉得很是满意。满望回到江西,大大的作一番运动,那知刚到上海,又吐起血来了。这次肺病大发热度升到摄氏表四十一度,几至于死。

得到中国济难会的帮助,在上海医院医治了两个月,才能缓缓的行步;后又转到牯岭普仁医院医了一百多天,肺病才得到一点转机。这次若不得济难会医药费的帮助,早就病死离去世了。

在牯岭医院中,天天盼望着北伐军胜利的消息。一日,从病友处忽得到一张武汉报纸,乃是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报纸,我把那张报的每个字都念过了。不禁狂喜!再过不久,北伐军占领了江西,我就依照党的指示,下牯岭到南昌来工作。

本来,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江西,革命运动应该彻底进行。但当时共产党的中央,被陈独秀腐朽的机会主义所统治,离开阶级立场,背叛阶级利益,放弃革命的领导权,阻止工农群众斗争的开展和深入,以致党脱离群众,不能领导群众;不去组织工农的军队,也不去进行国民军中的工作;只是一味的去妥协资产阶级,以求其所谓民族联合战线的巩固!这样可耻的机会主义,将第一次大革命,一直领导到失败。

我当时当任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的重责,因党没有正确路线的领导,虽说是组织了六百万农民协会的会员,但农民斗争没有更高层次的开展,没有积极地领导农民群众向剥削阶级进攻,以致会员没有得到更多革命的实际利益,农民对农民协会也就不会有深厚的热情;其次,组织训练工作,也做得十分不够,农民协会的工作方式,也是带着官僚主义的,如我在省农民协会时,除开会外,就只批批各县来的“等因奉此”的官样公文,连南昌近郊的农民运动,也没有很好地进行。尤其重要的是农民武装——农

民自卫军没有积极的去组织和锻炼——这些都是使农民协会不能有真实的力量原因。

当时,江西的A B团却非常积极地进攻省农民协会,要夺到他们手里去。他们把持着省党部,今天对省农协一个决议,明天对省农协又要玩个花样,我是首当其冲的人,我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每天早晨起来,拿起报纸来,首先就要看省党部又有什么进攻省农协的新办法;为对付他们的进攻,确费了不少的心思。他们委派了两个委员到省农协,当然不是来做工作,而是来和我们捣乱子;每次省农协开会时,我总与他们先争后闹,最后就拍桌大骂而散。

江西省农民协会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他们首先就要圈定省农协的委员;我电问中央农委——中央农委书记为毛泽东同志,如何对付;得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他们圈定不成,就用金钱收买选票,结果露出马脚,大闹笑话!大会选举他们算是失败了,省农协没有被他们夺取去!他们散布谣言说,要用手枪暗中打死我,我也不以为意。

过了不久的时候,朱培德的态度,一天一天的右倾,公开说工农运动过了火,现在要开一开倒车等反动话;可是我们省委也没有想出一点革命的应付方法,整天只是机会主义的叫同志去拉拢影响而已。

“欢送共产党员出境!”共产党员如果不出境,就要不客气

A 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A 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

朱培德,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兼江西省政府主席。

的对付！”“制止工农运动的过火！”这些严重示威的反革命标语，都是以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军队的署名到处贴出来了。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我几次跑到省委去说，要省委急电中央想办法，省委总是说：“把党的机关逐渐秘密起来，你们还是尽力去拉拢和影响他们。”

在六月的一天——我忘记了是那一天，欢送共产党员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我正在省农民协会看各县农民斗争的报告，一个有地位的人，喘气不止的跑来通知我说：“你赶快走吧，朱培德今日要送你们去武汉。”他连催我走，我就一气跑去省委机关。我刚离开省农协不久，朱培德派来的一营兵，就把省农协围住，将我的卧房，翻箱倒柜的检查，又将省农民自卫军一连人缴械。这次他扯去了假面具，他那狰狞的地主将军的面貌，完全暴露出来了。

过后一刻时，得悉朱培德一共要欢送二十四名共产党员出境（其中有几个是左派）。他做了许多假把戏——如请酒饯行，送旅费和安家费，每人一千六百元，派花车给这些人坐等等；这次还不敢公开屠杀，因武汉还未失败。省委决定我不要去武汉，要我到吉安去做农民运动。我就藏在省委机关暂住，适彭湃同志也来了江西，我们不期而遇的同住了几天。

就在去吉安之前几天，我与我的妻——缪敏同志结婚。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只是几个同志吃了一餐好菜饭就算了。

自北伐军到江西以后，我是做了近十个月的公开工作。现在细想起来，深觉得那一时期的工作，既无明确的政治路线，又无

一定的工作方针,虽然也是一天忙到晚,但是没有忙出一个什么好名堂来!那时的工作,可以说是上层的而不深入下层;是空洞洞的而不实际化!是带着腐化享乐的倾向,而没有艰苦的去进行工作——总之,是机会主义的,而不是布尔塞维克的。这样的党,这样的工作,那里会积聚起雄厚的力量,去打倒阶级敌人,去达到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暂时的同盟者,一翻转脸皮,说句假客气的话:“欢送你们共产党同志出境!”你就只得很快滚蛋了!

别了,南昌!汽笛一声,我坐着小轮船向吉安前进。

十一、吉安一带的减租运动

“二五减租”,本来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改良主义的口号;但北伐军到了江西,已经一年,就连这一最低限度的改良主义的政策,也未见实行;政府并没有发布明令,说要实行“二五减租”,“实行二五减租”,不过仍是壁上贴着的标语上的一个口号罢了。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欺骗农民,多么使农民群众失望呵!

我从南昌秘密到达吉安的时候,正当着秋收要交租了;于是,我在党的决议之下,经过农民协会的组织,深入群众去进行减租运动。

我到达吉安、吉水、莲花、安福四县工作,在这四县,都召集过农民代表大会及农民群众大会。我曾经进行这几县农民耕种土地的用费和纳租额的调查,结果,发现农民租耕地主的一亩田,若将人工、牛工、谷种、肥料各项费用,总算起来,如果这亩田

的收获物,全部归农民所有,农民是可以获得一些利润的;但从收获物中,缴去对成或六成的地租,则农民所得到的,一律少于他所去用的,就是说,农民租耕地主的田,一概都是要亏本的。亏本的多少,因地不同,有的地方每亩田要亏本七八角钱,有的亏本一块多钱,有的更亏本一块半钱至两块钱的。这亏本数之由何填补,我在第一段里已经说过了。吉安一带农民用以填补亏本数的方法,正是与弋阳九区农民所采用的方法,不约而同。那末,这一带农民群众生活的痛苦,当然是无须描述了。

我在农民代表大会与农民群众大会上,不必说什么理论,只把这种地主剥削农民的实际情形,用通俗易懂的话,具体的说与他们听。我在详细说明了这样情形之后,我再做一简短的结论:

“同志们,我们贫苦农民,做牛做马替地主耕田,就算不望赚得什么,至少也不应该让我们亏本!过去我们糊涂一生,不会打算,替地主耕田,还要替他们赔这么多的本钱,天下应该有这样的道理吗?我们农民越做越穷,越做越苦,从前,总以为是八字坏,命根苦,现在晓得原因在那里了——我们没有土地呀,我们租耕地主老的土地要亏本呀,这就是我们一天一天穷苦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现在的减租运动,当然还远谈不上‘我种出来的东西,应该归我所有’——农民将来一定要做到这种地步,才算得到解放了;现在只是要求替地主耕田不亏本罢了!”这些话,每每能够提起农民群众对地主阶级剥削清楚的认识,与激动他们深刻的仇恨。于是会场的空气热烈起来,到会各色各样的农民们,都表现出不能再忍耐下去的愤怒态度,散会时的口号,吼得特别洪大!

为着“二五减租”,成千成万的穷苦农民,都托起旗子,带着

武器 ,起来示威游行了 他们的队伍 ,常常拖长十余里 ,洪亮的革命口号 ,从他们队伍里怒吼出来 是的 ,他们不但要求减租 ,而且要求土地 ,要求根本毁灭豪绅地主的封建剥削制度 ,他们要从重重的压迫下 ,站起来伸一伸腰儿 ,做个自由的人 !

在广大农民群众雄赳赳的游行示威下 ,一班社会的吸血鬼们 ,平日不劳而食 ,作威作福 ,到此时 ,都纷纷逃走了 ,这时候不但减租 ,根本就没有人敢来收租了。

直到大革命失败后 ,豪绅地主反攻过来 ,那时不但全部收了租 ,而且将在减租运动中出头一点的农民 ,捕捉和屠杀了一大批 !

在吉安一带两个月的工作中 ,我才算真实的实习了群众工作 ,我学得了怎样去宣传、组织、领导群众斗争的方法 ;回忆在省农民协会批批公文的工作 ,不过是官僚的工作而已 ,真没有什么意思。

在此 ,我要纪念莲花县的一个同志 ,他姓朱 ,因年久忘记了他的名字。他当时是莲花县的支部书记(党在莲花 ,当时仅成立了一个支部) ,很积极在该县工作。在我离开莲花县的第二天 ,湖南方面的罗某匪军 ,进攻县城 ,他从城里逃出来 ,走到离城十里的一个亭子边 ,遇着了 一个劣绅 ,嗾使几个痞棍 ,将他就绑在亭子的柱头上剖肚挖肠的杀死了 他若不死 ,无疑的会成为我们党的一个得力干部。

情形一天一天变得不佳了 ,国共分家的消息也传到了 ,我们当时自然没有什么办法想 ,只是加紧去做群众工作。

即朱绳武同志。

因消息封锁,连“八一南昌暴动”,我们都不知道,江西省委确实是糊涂的很,政治上如此重大的变化,事先都不派个交通送封信给吉安,让我们睡在鼓子里。当时,扎在吉安的,为白军第七师,该师师长王均,不动声色的以开联席会为名,将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同志和县党部商民协会的两个同志(都忘了姓名)骗去杀了;又派军队将农民自卫军包围缴械,形势遂突变严重,吉安,不得不转入完全秘密状态了。

我原要去永新工作,永新的地主豪绅正在带着他们的军队,进攻永新城,吉安的党派我去指挥安福农民自卫军,打退他们,各项都准备好了,至此遂不果行。

我避在吉安乡村一个农民家里,住了十几天,找不到吉安党的机关,觉得尽这样住下去,不是个道理,乃决计回弋阳活动。

那时,大概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中旬。

十二、“重起炉灶,再来干吧!”

自国共合作以来,共产党员为国民革命所尽的力,所流的血,所付与的牺牲,不可谓不多了。正因全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群众中的努力工作,使全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同情和参加国民革命,又因得到无产阶级国家大力的帮助,国民革命的势力,才能在很短时期内,由统一两广而伸长到中国的中部。只因

即梁一清(一八九九——一九二七),江西吉安人。中共党员,吉安总工会委员长,八月十二日被敌人杀害于吉安城。同时被杀害的两同志,即吉安商民协会会长晏然和农民自卫队长钟翊卿。

当时共产党中央,为陈独秀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统治着,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不争取革命领导权,拿到无产阶级的手里;而对于不能彻底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事事退让,拱手将革命领导权送给它,结果,民族资产阶级畏惧工农革命势力的发展,乃中途叛变革命,投入于帝国主义的怀抱中,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结成反革命的联盟,来进攻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就因此失败了。昔日在革命运动中努力拚命的共产党员,到此,被捕的,被捕,逃走的,逃走,坐牢的,坐牢,杀头的就更多了——这就是血腥的清党运动!有些在大革命时,企图升官发财而混入共产党的投机份子,现在原形毕露,纷纷登报声明脱离了;另有一些懦怯份子,对反革命的屠杀恐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躲藏起来,消极不做工作的也有,逃入寺庙去当和尚的也有——这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内部的自然清洗。只有那真正坚决革命的共产党员,仍继续不懈的奋斗着。这一次,共产党的组织,是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党员牺牲不小;工农群众由地主资本家的反攻而被屠杀的更不知有多少万人!至今想来,这只机会主义的陈独秀,你造的罪恶也不算小了。

我自一九二二年参加革命,到一九二七年,共有六年,都是做国民革命的工作。在这六年过程中,虽因肺病的纠缠,当然妨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新青年》杂志,宣传民主和科学,倡导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担任党的中央局书记、委员长和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因进行反党活动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死于四川江津。

害不少的工作时间,但只要有一天病好,我就得积极工作一天;此时,国共分了家,从前在一块做工作的暂时同盟者,现在都现出狰狞的反革命的脸孔来了。不好耍的,一见到他们,就要被他们一口吞了去,就要死!不是朱培德欢送(?)去武汉的时候可比了,要找个安全的站脚地,都是很困难的了。

然而,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我当时还不了解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而只认为是党不注意武力的争取;他们有军队有枪,我们不要军队不要枪,于是他们的枪头向我们倒下来指着,我们自然要逃走了。假若我在省农协工作时,中央指示要组织军队,那江西八十一县,每县组织一营农民自卫军,是很不难的;有了八十一营农民自卫军,朱培德欢送(?)我们出境,请我们滚蛋,我们倒要先欢送他,叫声“朱先生,请!你滚蛋!”了。就在现在,我们有了相当的武力,他们反革命要杀我们,我们就和他们厮杀一场,看他们又能怎么样!我这种思想,当然是有理由的,这种不要武力,并自动解除武装,缴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给敌人的错误,是这次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但这错误的来源,还是由于陈独秀可耻的一贯的机会主义的路线而来的,这是我没有懂清楚的,我只简单的专看到“不该不要武力”这个问题罢了。我越想越气,越愤激!

虽然如此,我又想转来了;这次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的高潮,必然要很快到来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要覆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产主义;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绝对的真理,同时,这也是我的基本信仰。好吧,错误是错误过去了,失败是失败过去了,

算了吧！重起炉灶，再来干吧！

我把好一点的衣服脱下来，同人家换了几件破烂的衣服穿上，化装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没有照镜子，也不知道了，只是这样化装一下，一定与原相是有点不同了。我背起包袱，穿上草鞋，一个人独自走向弋阳。途中是经过了一些困难，也遇着一些有趣的事，如果是小说家用文艺的手腕描写出来，倒是一篇好小说。现在我是坐在囚牢里，是没有心情去写了。路上走了十几天，在一个晚上更深夜静的时候，摸到了家。喊了几声门，把睡着的父亲母亲喊醒了，他们打开了门，让我进去。“呀！你回来了！”这是我母亲第一句话；接着，我家里的亲人和村中的农民，都来看我。看到我穿着一身破衣，知道我是化装逃回来的，大家不免有点惘然之意。我嘱咐大家要守秘密，不能在外面谈说；大家都说：“这个自然。”我就躲在房里不出来，连吃饭也在房里。

潜伏各地的同志，一个一个被我派人去叫来了。

大家开了一个会，一致反对悲观动摇，灰心消极，认为“重起炉灶，再来干吧！”是对的。因决定从下层群众做起，不要怕艰苦，乃分头到各村去活动，在七天内，居然组成了二十几个党的支部，群众团体，也组织了同样的多。这是因为弋阳九区的群众，在早就受了不少的革命影响，北伐军到江西后，很快就组织了农民协会。第一件事，自然是打土豪劣绅！巨绅张大纲是捉起来了，其余的土劣逃的逃，罚款的罚款，都给了他们以重创！李烈钧的军队退到赣东时，土劣就请了一营人进攻九区，九区集合了五千农民同他们作战，第一天把他们打退了，后因指挥无人，大众溃散，被李军烧了二十几村房屋。漆工镇就在此次烧得精光。群众心里，是永远怀恨不忘的，这次有人去宣传组织，所以他们就很

快组织起来了。

检查我们的武装,实在太少了,力量太不够了,乃决定我去鄱阳搞些枪来。鄱阳原有一个警备团,有枪一百枝,团长为共产党员胡烈同志,可以说该团是共产党的。我从吉安回弋阳时,途经鄱阳,曾在船上找到鄱阳的同志来说话,要他们将警备团带到弋阳去,以保存实力。他们答应可以,所以我这次去鄱阳,满以为可以将该警备团带来,至少可带来一半;那知到了鄱阳,那班名为共产党员而实则反动派的鄱阳老,早就以牺牲警备团为与劣绅妥协的条件,将警备团断送了。胡烈同志撤了职,警备团里面的党员悉行开革,革命的警备团,现在变成豪绅地主忠实的守门狗了。我虽然气得要命,但亦无法可想。随后还是争红了脸,说了“你们把枪送给县衙门,就是反革命!”才勉强将存在一个负责同志家里的十枝枪拿得来,他们还准备将此枪送还鄱阳县衙门,以清手续呢!鄱阳那些假革命分子,以后都变为改组派姜伯璋的爪牙,破坏革命,不遗余力。

在鄱阳会到省委派来的特派员,听到了他关于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经过的报告,才知道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党已经严格的指斥陈独秀先生异常有害的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一路线将中国第一次震动全世界的大革命,活活的断送了。党重新决定了正确的策略,决定了“土地革命”的口号,决定秋收暴动等。我听到了他的报告,好不满心欢喜!

胡烈(一九〇五——一九三一),又名李新汉,江西波阳县人。中共党员,曾任波阳革命委员会主任,红军团政治部主任、团政委,一九三一年五月在闽北崇安战斗中牺牲。

为刘士奇同志。

我急速将十枝枪运回 ,准备秋收暴动 ,计划先攻下弋阳城 ,即以弋阳县为根据地——这当然是一种幼稚的盲动主义的幻想。

从此 ,我开始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了。

在此以前的六年 ,是我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而努力的时期 ;在此以后的八年 ,直至这次被俘为止 ,则是我为反帝国主义的土 地革命 ,为苏维埃革命而奋斗的时期。

十三、秋暴未成村先毁

在前说过 ,弋阳九区大劣绅张大纲 ,早就与我作生死对头 ,九区青年社曾经和他打了一年多的官司 ,早说过是我们打输了 ,因此 ,两下结下了深仇。他在当时 ,讼我们最大的罪名 ,就是说我是赤化党 ,想要造反 ,这在北洋军阀统治下 ,确是一个不好玩 的要杀头的大帽子 !当北伐军到了江西 ,他当然是一个明明显显的反革命、大劣绅 ,是半句话也没有说的。弋阳县的同志们 ,就把他捉起来了 ,捉到的时候 ,有个被他诬陷坐牢的同志 ,还打了他几个耳光以泄愤。后解来南昌 ,押在高等法院 ,“八一暴动”时 ,他却乘乱逃出来了。他是非常阴险凶恶的人 ,他既出来了 ,那能让过我们不报仇。就在这时 ,他运动了一营白军 ,来进攻我们。

恰当我们召集了各村的农民代表会议 ,是讨论秋收暴动问题 ,会尚未开成 ,而白军已离开不远。我们虽有了十几支枪 ,但还没有组成队伍 ,都是分散在各农民手里 ,自然没有抵抗力量 ,只

好各走各的散会了。

白军进攻的第二天,就到我村放火烧屋。我村家家都放了火,但放火后即开走了,群众躲在山上,看到白军开走了,马上一拥下来救火。还算灌救得快,救起了一小半,八十余家中,就有五十余家被烧个干净!被烧了屋的群众走回家来,不见房屋,只见一片断墙碎瓦,那能不伤心!女人们都大哭起来,边哭边骂;男人都咬牙切齿,指手顿脚的骂劣绅,咒白军,要与他们拚命。由此,可见用杀人烧屋的手段,去镇压群众的革命,不但无效,反而更激起群众深刻的仇恨,而使斗争加剧起来!

后来,每一次白军进攻,都在豪绅地主绝望的报仇心里指使之下,大烧大杀,有些村坊,被烧过好几次。我村除瓦屋烧完,茅屋还烧了四次。因此,引起群众几年不断的持久斗争;因为群众被烧了房屋,一方无所挂虑,另一方想起来就心痛,所以更加拚命斗争了。

我知道无力抗敌,又毫无斗争经验,乃与几个同志和十几个托枪的农民,到登山村暂避。登山村为一个四山包围的村落,有百余户,多靠做草纸营生,生活很苦,对革命很坚决,全村房屋也是被白军烧得一栋不剩的,这是我们一个可靠的革命村坊。我们暂避于此,布置着去怎样斗争。

由登山向北走五里,就到了磨盘山,这是一座大荒山,山上尽是些茂林修竹,只有一栋小屋子,是看山人住的,根本不能扎队伍。过去报纸宣传磨盘山如何如何者,多数系恶意的宣传,少数是以讹传讹。

我们在登山村住了两天,张大纲又领兵来围,我们早就得到消息,连夜离开了登山,让他们围了一个空。

计划的秋收暴动,算是受到打击没有实现了。

我因几日夜的过度劳顿,又受到激刺,吐血病又复发了。农民将我乘夜抬往一个亲戚家里去休养,整整的养了三个星期才复了原状。其他同志也都分散,运动一时成为停顿的现象。

我在病中,闻知同志们走散了,心里很难过,乃写信到各处找他们回来再干,并责备他们半途而止之非是(其实他们并无半途而止之心,也是缺乏斗争经验)。随后,他们都转回来了,领导农民群众再干,劣绅张大纲所请来的白军,大部份调转去县城,环境不象从前的严重,运动又从新发展。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意见,是要与万恶的豪绅地主拚命到底!

十四、再到鄱阳

我吐血病好了之后,即再去鄱阳,到鄱阳县委去请指示工作;那时,弋阳的区委,是归鄱阳县委指挥的。我将各种情形报告之后,县委指出了我们的群众准备工作还是不够,所以受着白军进攻,就无力击退他。又以我在弋阳做工作,目标太大,惹敌注意,派我到横丰去当区委书记,调黄道同志来当弋阳区委书记。我经过县委的讨论后,更深的感觉争取群众的重要,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团结,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力量。

我从鄱阳匆匆回弋阳九区时,同志们已经干得很起劲,并还缴到敌人两条枪,大家更兴奋了。不久,张劣绅请来的白军,全部

横丰即横峰,以下同。

退走,我们就发通告,召集我们所能领导的农民群众,集中出发,攻击张劣绅所盘据的根据地——烈桥。应召而到的群众,有三百余人,沿途临时加入的群众,则有三千余人;攻入烈桥时,张劣绅与其党徒,均逃遁一空。此役,张劣绅受了很大的惊慌,乃远逃南昌、上海,提个蓝子卖些肥皂、洋袜为生,俨象从苏联驱逐出来的白党一样的穷途末路,后病死在外。从此,九区就成了赤色的九区了;斗争了八九年,始终坚持,成为赣东北苏维埃革命最巩固的根据地。

我依照党的决定,潜赴横丰工作,正是十一月中旬的时候。

我到横丰的第三天,得悉我妻在鄱阳被捕的消息。因鄱阳那几个假革命分子的告密,机关破坏,共捕去三人,两个负责同志(忘记他们的姓名,只知道有一人是姓林的,四川人,做过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捉去第三天就枪毙了,死时极壮烈。我妻因年幼,又无确证,在狱四十余天得释出。

十五、横丰的年关暴动

横丰农村经济的衰败,农民群众的受剥削和生活的贫困痛苦,比较起弋阳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前已说过:天下老鸦一般黑,又岂独横丰如此,中国其他各地方,又何莫不皆然。在这样的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由于叛徒告密,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兼波阳县委书记林修杰、特委军事部长兼赣东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周菽萑和方志敏的妻子缪敏等三人被捕。林、周二同志壮烈牺牲。缪敏因当时年仅十六岁,坐了四十天的牢,获保释放。

地方,群众如此的贫穷、痛苦、怨恨,和急急的要求解放,爆发一个革命的暴动,乃势所必至之事。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正如一箱火药一样,只要有根导火线,马上就要哄然爆炸的。

千千万万的农民,缺地或无地,自己亏本的租耕地主的土地,“锄头挂上壁,马上没饭吃”,终年辛苦种田,弄得自己挨饿受冻,不能得到最低程度的温饱,这种情形,能够永久继续下去吗?能够永久压制他们不起来反抗吗?能够永久压制他们不起来要求土地吗?这是做不到的,这是谁也做不到的。

现在国民党所有党国要人,不惜出卖中国,求得帝国主义大力的帮助,用飞机大炮、枪和刺刀,用各种他们能想到的方法,去“围剿”红军和苏区,想把全中国正在如火如荼的反帝国主义的土 地革命运动,浸到血泊中去。谁能保证他们的幻想能够实现呢?谁能保证他们到最后不会落得一场空忙碌呢?哼!你想消灭革命,量量你自己有多大力量,你能不能够消灭中国千千万万工农群众的贫穷?你若能够的话,那也省得你劳力,革命包管不会起来;你若不能够的话,那任凭你怎样“快干、实干、硬干”,终究干不出一个什么名堂来,譬如打火一样,这里还未打熄,那里,那里又都燃烧起来!哼!我还要问你,你想消灭中国共产党?也要量量你自己有多大力量,你若能够把中国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杀个干净,自然共产党就没有了;但是,不怕你的屠刀多么大,多么快,想杀完中国的工农,是做不到的;那么,就算你再怎样残暴不人道,捉到共产党员就杀,我可以肯定的说,杀了一个共产党员,还有几十几百几千几万个新共产党员涌现出来,越杀越多,越杀越会顽强的干!历史注定了你们反革命一定要死灭,无出路,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

话太说长了,还是转到本题来,谈横丰的年关暴动吧。横丰象一个革命的火药箱,我毫不讳言的,我是燃线人,我走进横丰,把这火药箱的线点燃着,火药爆炸了——革命的暴动很快就爆发起来了。

我到横丰,首先找到黄道同志,他是在“八一暴动”后跑回来隐藏在家的。我将许多情形对他说明之后,我们召集了一个会议,讨论了横丰工作问题。他介绍了横丰的同志给我认识,他也就到弋阳九区做工作去了。

正当大革命失败之后,横丰的共产党员和群众,都受到反革命相当的打击,有的罚过款,有的才从福建逃回家来,情绪不免低落了一些。而且我们提出平债分田的口号,又没有前例可见,究竟做到做不到,不免引起群众的怀疑。他们说:“欠财主老的债,会让我们平了吗?地主老的田,会让我们分了吗?靠得住做到吗?”有的还说:“你是不是有谕子来的?没有谕子来,就是犯法的。”

经过我刻苦耐烦的解释,一而再,再而三,总和他们详细的讲,不使他们听懂了点点头不止。

好了!在几天之内,居然被我说服好几个群众了!他们在被我说懂了之后,说:“照你这样说,革命是会成功的。”我说:“当然的。”我嘱他们照我一样的话,去向村中别的穷人宣传,并邀集起来结团体。经过他们“你邀猪仔狗仔”,“他邀大仔细仔”的邀集介绍,没得一两天,就邀集三十四个人。他们来通知我晚上去他们的村里开会,把团体结好。我与他们开了会,说得这三十四个人

“谕子”是封建皇帝对臣下和百姓发出的指示和命令的俗称。

都高兴得很。在会中我说：“没有钱用，欠了财主老的债的同志有几个，请举手”，三十四个人一齐举起手来；我又说：“自家没有田种，向地主老租田种，交租给地主老的有几个，请举手”，大家又一起举起手来。他们举过了手，嘈杂地说：“那一个不是穷的，不穷也不来革命了。”随后，我又问：“大家赞成平债分田吗？”大家一齐举起手来，齐声叫道：“赞成呵！”大家放下手来，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说：“这个还不赞成！？我们吃尽了他们的亏！”

于是一个一个地宣过誓：“斗争到底，永不变心！”在红纸名单上自己的名字下画过押，喝过一杯酒，一组一组地编好组，选出团长、委员，这村子的农民革命团，就算是组织成立了。

当时，我们认为农民协会的这个名字弄腻了，故组织农民革命团；凡村中的工人、雇农、贫农、中农，都可以加入，是农村工农群众统一的联合组织。主要的口号，是打倒豪绅地主，实行平债分田，建立工农政府（还没有提出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口号）等，这些口号，很能吸引劳苦群众来参加革命。

一村的农民革命团组织起来，即由这一村发展出去，不上十几天，三四十里内的村坊，都逐渐有了农民革命团的组织了。农民革命团一经建立，这村中的权力，即暗地转入于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之手；从前村中的叫鸡公、富老板，都没有人齿他，退居一隅了。

有些工作同志太幼稚，不知道怎样去开会说话，我就带他们一路去开会，叫他们坐在旁边听着看着，如此几次，他们也学会了宣传、组织群众的办法。分派他们在各地进行工作，各地的农民革命团也逐渐建立起来。

中国旧历年关，正是工农劳苦群众最难过的鬼门关。那时正

当旧历年关迫近之时,豪绅地主都纷纷向工农群众逼租逼债。起初还设词拖延,愈逼愈紧,无法尽着拖延下去。于是各村农民革命团的群众,每天都有十几班跑到我跟前来催问:“什么时候暴动呀?”“还早啦,准备还不足的很!”我答复他们。“赶快动手,实在忍不住了,要逼死人呵!”他们再三说。总要和他们说许多话,才把他们说回家去。但过了几天,他们又来催问:“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暴动?”

现在来叙述一下横丰暴动时的故事,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横丰留德兰家的农民革命团长,是张长金同志,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学过了一些武艺,力能敌住两三个人。他与他同村的几个人,用土法开了一个煤洞,每天钻进洞里去挖煤,好的日子,可以挖出两块钱煤来,不好的日子,只能挖出块把钱的煤。为着每天一两块钱的煤,要脱得一身精光,在漆黑无光,水蒸汗臭的煤洞里,过上十几点钟,挖的挖,拖的拖!爬出洞来,满脸满身的乌黑,真不象个人样,倒象个黑鬼了。这样赚得来的几个钱,真是一文钱,一滴血!横丰县衙却要每月都来抽他们的捐,怎叫他们不痛心呢!?

有一天,县衙门来了一个收煤捐的委员,到他们茅屋的煤厂里坐下。这委员的神气,十分骄傲,眼睛朝着天不理人,这是他向来如此的,用不着怪;今天,委员到厂里坐了一下,就有点冒火的样子。

在从前,收捐委员到厂来,真算是贵人下降,那还了得,挖煤的黑鬼们,那一个不是恭恭敬敬的招呼他;倒茶的倒茶,送烟的

应为楼底兰家。

据查是兰长金同志,以下同。

送烟,忙个不了。就算委员喝惯了又香又嫩的茶叶泡的茶,那会喝煤厂里有气味的粗茶,吸惯了很好的香烟,那会吸黑鬼们吸的旱烟;但黑鬼们总得如此做,不然,那就算不敬了。至于捐款呢,不劳委员开口,有钱赶快拿出,双手捧上去,还要说:“有劳委员走路,真对不住!”没有钱,就更得嘻皮笑脸的向委员赔小心,说好话,恳求委员宽限几天,准会送县缴交。今天却不同了。黑鬼们有了组织了,几千人结成了革命的团体,债要平,田要分,捐税那还不要废除!有了团体就有了力量,县官都要杀,那怕你这个什么鸟委员。所以在委员进厂来的时候,烧锅的黑鬼,就看到象没有看到一样,睬也不睬他,只向煤洞里喊出那些挖煤的黑鬼。他们爬出洞来,也不睬他,只管自己坐的坐,吸烟的吸烟。这样情形,委员那能忍耐得住,那能不七窍冒火的发起怒来!

“你们每月五块钱的捐,不按期送县缴纳,还待我来催!”委员大声说,脸上都发红了。

“近来煤出得不旺,凿进一洞又一洞,尽些些石壁烂皮!”一个黑鬼一边吸烟,一边懒懒地说。

“我们官府,那管你们那些,我们只是要捐!”委员说。

“没有煤,我们饭都没有得吃,还有钱交捐吗?你这个人讲的话,全不懂道理!”张长金忍不住大声叫起来。

“呵!原来你们还抗捐不交。我也听到你们这里结党要造反,现在是很清楚了。看!我回衙门报告,明天就把你们一齐捉进牢里去,坐到头发三尺长,你们这班狗东西!”委员高声骂起来。

“你说那个是狗,你才真是狗!不交捐,咬我的卵去!”张起来回骂。

这一气,气得委员非同小可!他立刻跳起来,赶上去照着张的脑壳一拳打下去。张是个活手,早将来拳格住,顺手向委员的肋夹下一推;委员是个斯文人,官架虽大,力量很小,那里经得住张的猛力一推,早已两脚朝天,滚倒在地上。委员毕竟是官场中人,善识风头,看到今天势风不对,再不知机,必定还要吃大亏。就很快翻身从地上爬起来,急向外跑。一面跑,一面喊:

“你们抗捐不交,还要殴打委员,看明日派兵来捉你们这些狗!”

“咬我的卵!咬我的卵!……”张还在回骂。

委员边走边骂的走远了。

黑鬼们不免有些后悔起来,今日这样的粗莽,恐怕是惹出大祸来了。看今天的样子,委员是不肯甘休的,明天县衙门定要发兵来,兵一来不是好耍的,不是家破,便是人亡。张团长呢,毫不畏惧,用拳头往胸前一捶,说:“怕什么!组织农民革命团是做什么用的!打起锣来,召集各村的革命团的人来,追上去把那委员捉回来,杀了去,就没有人去请兵来了。”

黑鬼们都赞成张的意见。大家就飞跑回村,找到一面铜锣,就大敲起来。一面敲锣,一面高声喊:“革命团的人都快点来,去捉那只狗委员,他要请兵来捉我们革命的人。”

各村组织好了的农民革命团团员,在家里的或在田坂上做工的,听到锣声和喊声,都一齐托梭标的托梭标,拿大刀的拿大刀,立刻集合了四五百人。就拚力赶上去,那里还赶得上,委员早已跑进城去了。

这伙人赶到离城几里的地方转回来,并不解散,集合到兰家村的祠堂里,承猪煮饭吃,准备第二天真有队伍来,就同他杀一

场。

那时,我回到弋阳九区开会去了,他们连夜派人来赶我转去指导他们。来人将情形告诉我之后,我立刻动身转回横丰。

我刚达到兰家村,大家就围拢了来,我看看是有千多人。我知道这一暴动,准备还不十分充分,但事已至此,年关快到,是不能再按捺下去了。当他们围拢过来向我问:“同志!怎么办?”我答说:“照往日开会所讲暴动时应该做到的事,努力做去,暴动吧!”

在这一晚上,群众都拿着刀枪绳索,自动的到高利贷者地主的家里去取回借字契据。平素,他们一升租谷一文利钱都不肯让的,这时,却驯驯服服将借字契据全拿出来,交给暴动者,并假意说:“革命也是好事啦。”

当晚,我发出各地同时暴动的通知,如葛源、青板桥等地,也都暴动起来。

自我到横丰开始工作至暴动之日,共只有二十五天,暴动的范围,却占了横丰全县的一半地区,参加暴动的群众有五万余人,这可见工农群众要求革命的迫切!

我们就在这时,听到了“广州暴动”的消息,心里非常兴奋!后来又听到“广州暴动”被改组派的军队联合英帝国主义的兵舰进攻而失败了,改组派在广州屠杀工人五千余人,心里又非常愤恨!“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阶段,从此,我们是为苏维埃革命而奋斗了。

横丰暴动,支持了两个多月,全是武装的暴动群众的力量;横丰城扎了一营兵,不敢出城一步,我们还经常到城边去放炮示威,而我身边所带到的,只有一条半截的套筒步枪。

两个月后,才有白军两营来进攻,因种种原因,这一群众的

年关暴动,就在白军进攻之下,暂时被镇压下去了。

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主要的是——

第一、当时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红军。我们虽有二三十枝枪,都还是分散的,没有组织队伍,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没有红军,是可以组织和爆发一个群众的暴动,但是在暴动之后,不积极去建立坚强能战的红军,无论如何,暴动是不能长久支持下去。

第二、土地问题没有迅速解决,田没有着手去分配,就不能巩固群众坚持斗争的决心。

第三、党的工作太不够了,党的领导机关尚未建立健全,形成了个人的领导。有许多暴动村坊,有了群众的组织,尚没有党的组织。

第四、领导者的幼稚和缺乏斗争经验;白军一进攻,就想不出更多有效的斗争方法,且表现惊慌不沉着,离开了暴动区域。群众失掉了领导者,自然不能继续斗争。这种错误,当然都是我的错误,以后经常想到横丰年关暴动的经过,总感着极大的警惕!

这次暴动,虽然是暂时失败了,但给了群众许多实际利益——如平债分谷分财物等,消灭了一些为群众深恶痛恨的豪绅地主,使群众认识自己团结力量的伟大,革命的实际教育,已深入于群众的脑中,为后来争取横丰为根据地立下基础。

这里要附带讲的,就是邵式平同志在横丰暴动之前,曾来过九区开过一次会;会中决定去弋阳七区活动,未得成效,到此时仍回九区。大家又决定派他去横丰接替我的工作,我留弋阳工作。

十六、一九二八年的艰苦奋斗

一九二八年为我们极端艰苦斗争之一年。此时，我们的根据地，只有弋阳九区四十余村，与横丰十余村，纵横不过六七十里。军队虽然是组织了，但枪枝不多，子弹缺乏，特别是军事干部的缺乏，我们拿住三个在白军内当过几个月兵的人，来做我军的队长班长，军队当然没有什么战斗力。进攻我们的白军，总是两营或一团，欺我军战斗力弱，每村少仅一排多则一连的驻扎，差不多将我们全部所有村庄都扎满了。并且天天派队围山搜山，弄得我们不但无扎机关之处，连藏身地也难找到。日间不能走路，要在夜间悄悄的走；大路不能行，要找偏僻的小路走；房屋不能住，要躲在树林里、岩石下或水沟里的茅蓬里去住。一天要跑几次兵，晚间躲在茅蓬里睡觉，也得留心警戒，稍一不慎，就有被敌人打死或被俘的危险；环境的险恶和困难，是无以复加。

但是，我们是为着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解放，抱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痛苦，而精神还是非常愉快的。愈艰苦，愈奋斗！愈奋斗！愈快乐！有时，我们受着白军的追逐，飞快的爬山越岭；一脱离白军追逐时，我们又唱起革命歌来了，又找到群众开会谈话了。

在那种环境之下，我们能继续斗争，而不至于失败，是有下列几个原因：

一、我们当时的群众工作，是做得很充分的。我们是亲密的与群众联系在一起，大家都是家人兄弟一般。群众不怕受着白军

怎样的摧残(这种摧残是异常毒辣的,要叙述出来,是要写一大篇),仍然斗争不懈。群众的房屋被烧毁了,饭锅被打破了,只剩个半口锅,用三个石头搁起来弄饭。我问他们:“同志们,很苦吧!”他们总是这样答复:“不要紧,革命成功了,就有好日子过了。”群众既如此坚决的参加革命,拥护我们,白军当然不奈我们何。

二、弋阳九区一带,不但地形很好,而且粮食也不缺乏,故能与白军周旋几年,不至失败。

三、就是白军的内部冲突,在一九二八年,军阀混战,经常发生狗打狗的,打了一回又一回。每打一回,进攻的队伍就要调走一次,给了我们休养整理的时间,就算这时间很短,也是很可宝贵的。这对于我们是多少有帮助的。

最紧急最困难的时候,要算是这年的五月了。白军来一次大举进攻,想一举歼灭我们,敌人把我们重要的村庄都占据着;我们的军队,还是经不住战斗。群众躲山过久,随身带的粮食吃光,也难得再支持下去,这时候的形势,确是十分危急!于是我们领导同志,都在一个名叫方胜峰的和尚庙里集会了。会中,有几个同志主张将队伍拖望白区跑,我与另几个同志,则坚决反对这个主张。我们认为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尚站不住脚,拖到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还能存在不被消灭吗?而且,我们一跑,群众失掉了领导者,革命运动就要立刻失败。经过详细的讨论,都认为逃跑主义是错误的,乃决定好几种斗争方法,分头去进行。好的很,我们依照会中决定的方法去斗争,都得到一些新的胜利,局面又重新开展了。这次会议,的确是赣东北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会议,如果这次决定逃跑,赣东北革命运动至少要有一个时期的

停顿,说不定干部和队伍都要受着损失。

在渡过了这个难关以后的几个月,白军有时进攻,有时又退出去,我们没有得到发展,也没有受到损失。

十月尾,我潜赴湖口,出席江西全省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紧接着第六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之后而开的,讨论了并决定了好几个重要问题。

我会毕回来之后,得悉由于邵式平诸同志对士兵运动的努力,有七十余名白军士兵,哗变来当红军。这不但突然增加了我们一倍以上的武装,而且给了我们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使原无多大战斗力的红军,逐渐强大起来,而成为能战的红军——这就是红十军的基础。后来,这些干部,经过长久的锻炼,都成为红军的高级干部,如颜文清、匡龙海同志,都做了我们红军的师长,其余当任团营长的很多。他们历次作战,都很坚决勇敢,立下了不少可敬的战功。

在这年末,靠近九区的德兴磨角桥一带地方,有三十几个村坊的工农群众,举行年关暴动,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我们的苏区根据地,扩大了四十余里。

艰苦险恶的一九二八年,终于挣扎过去了。无论在苏区方

指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至八日在湖口召开的中共江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十四人,代表党员五千多人。会议传达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总结了“八七”会议以来党的工作,选举了新的省委机构,方志敏当选为省委委员,通过了政治任务、组织、宣传、工运、农运、军事、苏维埃、共青团等项工作决议。

此人后投敌叛变。

匡龙海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底在德兴县磨角桥率领国民党军周志群旅下属的九连、十一连宣布起义,星夜投奔红军,起义后历任红军连长、团长、挺进师师长、红十军代军长。

面,红军方面,白区工作方面,都得到了一些新的发展,虽然发展是不大的。

十七、击破了砍树运动

为要一举扑灭这一小块革命根据地,广信、饶州十余县的豪绅地主反动派,组织联合“围剿”。他们认为我们藏身之地为山林,如果树木砍光了,红军和群众都没有藏匿之所,那就不难一网打尽了。因此,这次联合“围剿”,特别着重砍树!

在各地各村,或用威迫,或用钱买,开始去组织砍树队,这是一九二九年五月间的事。他们准备组织好几万人的砍树队,几天工夫就把九区的树木一齐砍光。他们下了严令,各村都要组织砍树队;凡加入砍树队的人,每人要备柴刀一张,锯一把,米几升。砍树队出发之前,由各村不愿或怕当砍树队的人,凑出钱来,送给砍树队,每人至少二十元。出发之后,砍树队如被红军打伤,每人赏洋一百元;如打死了,则得偿命钱三百元,为了组织砍树队,闹得乡村中鸡犬不宁。以弋阳县做得最起劲,其余各县,虽有成议,表现冷淡。

由于弋阳县官和豪绅地主们的威迫利诱,确也组织起砍树队六千余人,声势确也不小。

我们对于砍树队的策略,是派了很多人打入砍树队,从内部去活动。一面宣传同阶级相残杀的错误,工农不打工农,穷人不打穷人,启发他们的阶级同情;另一面即宣传红军打仗,十分厉害,进九区去砍树,一定要被打死,难有生望。砍树队经过这样的

宣传,十分的劲头,已软下了八分,都怕有进无出,有去无归。有些人就愁生哭死地要退出砍树队;有些人则怀着这样的想头:跟进去试试看,红军真打来,拔起脚跟跑就是了,这笔出发费总是稳得到了手。

七月间,联合“围剿”开始了,砍树队也跟了进来。

但是,这次砍树队来的步骤,极不整齐,有的先来,有的后到;有的到了半路就走散了一半;有的是自己打谣风自吓自的跑光了。如弋阳四区的砍树队一千余人,集中在一栋祠堂里睡觉。半夜时分,有个睡在戏楼上的砍树队员,起来撒尿,将尿撒在楼下的壁板上,撒得沙沙的响。就有一人从朦胧的睡梦中,跳起来大喊:“不好了,红军打来了!”这一喊将满祠堂睡着的人,一个一个都惊醒了。大家也摸不着头脑,也不问情由,向着门口就跑,就钻!就挤!于是你挤我,我踏你,人堆人的压倒在一地,弄得狂喊救命,哭声连天!后来看到红军并没有来,好容易一个个的爬起来,查问原因,才知道是人心惶惶,听到尿撒在壁板上的沙沙声,就说为红军的枪声,以致混乱一场!检查一下人数,有三十几个人受了伤,被柴刀割破了脚的,被梭标刺破了腿的,被铁锯挂破了手的,受伤的人,鲜红的血流出来,呼娘喊爷的叫痛,不免叫他看到心寒,大家就纷纷议论,认为尚未出兵,先就伤人,一定是凶多吉少,不如逃走,以免送死。于是各溜各的,一下子就溜得一个人也没有了。

弋阳方面的白军和砍树队,开进九区以后,只是放火大烧,烧了十几村的房屋,并未动手砍树。因为连绵不断的山,遍山的树,要砍从何砍起,砍光更谈不上。这时,设计砍树剿匪(?)的军师们,才知自己的不高明。同时,白军跟随着几千没有组织好的

农民,不但吃饭为难,就是作战也很不便的。白军在九区扎了两天,就慌忙的退走了,我们红军已赶回来,埋伏在要口上,开枪一打,白军倒有些战斗经验,不太着慌,可怜那几千名砍树队,吓得在地上打滚,好几里地上的草都滚蕞了!白军边打边退,退到弋阳城。除伤亡三十余人外,柴刀、铁锯、梭标,抛弃了不少。

劳碌了几个月的砍树运动,至此全被击破了。

十八、弋阳的赤化

在白军进攻十分紧张的五月间,党决定我为弋阳县委书记。这时候,在弋阳地区不能找到一个开会的地方,县委和区委联席会议,都移到德兴一座高山上群众躲兵的茅蓬里去开。(群众为要躲避白军的屠杀淫抢,统在高山上打茅蓬住,平日无人到的高山,至此,男男女女,分蓬而居,俨成了一个热闹的村落。)但是全县工作同志,在县委领导之下,斗争精神都极紧张热烈,都是不分日夜的拚命工作,我自己自然兴奋的很,通常是每日做十四小时的工作。除了吃饭走路,全部时间,都是开会演说,与群众谈话写文件,总要弄到非常疲倦不能再挨下去的时候,才去睡觉。记得有一次开区委训练班,开了三天,每天我都讲课十二小时(那时县委只有我一个人在机关工作,其余常委都是当任旁的工作),上午讲四小时,下午讲四小时,晚间还要讲四小时。我倒越讲越有劲,而听讲的工农同志,反而有些支熬不下的,他们对我说:“你有这样大的劲头,我们都弄你不过。”

不向困难投降,而要战胜困难;不怕生活艰苦,而要忍受一

切的艰苦 ;不怕工农群众文化知识的低下 ,而要不惮烦的去说服 ,去教育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工作精神。用这样的精神去工作 ,所谓“至诚感人 ,金石为开” ,群众那有不被我们说服争取过来之理 !成千成万的群众 ,都跑向我们这边来了。从前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 ,现在建立起组织来了 ;从前在豪绅地主欺骗压迫下反对革命的地方 ,现在都来拥护革命了 ;从前在九区周围有一条反革命的包围圈 ,现在是无形消灭了。从一九二七年的十月直至一九二九年的六月止 ,整整有一年另八个月 ,我们被封锁在这狭小的九区的铁圈里 ,不得伸展出去 ,到这时 ,党的组织 ,才由九区一隅伸展到弋阳全县 ,这真使我们快乐的很。

在击破砍树运动以后 ,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仰 ,完全失堕了。“砍树 !饭桶子的计划 !”这是一般群众对反动派的评论。在党的领导之下 ,群众斗争的勇气提高了 ,又值秋收时节 ,群众不愿交租给地主 ,就掀起了弥漫全县的秋收暴动的风潮 !弋阳在信河北岸的地方 ,全暴动起来了 ,建立起苏维埃政府。扩大了苏区一百余里 ,增加群众八万余人。只剩了一座弋城 ,还在反动派手里。信河南岸的地方 ,也建立秘密的党的组织。

就在这个时候 ,贵溪也起了几万人的秋收暴动 ,因为在方胜峰庙里会议的时候 ,就派了黄道同志秘密去贵溪进行工作 ,经过一年余的准备 ,乃成熟了今日的秋收暴动 ,恰与弋阳的秋收暴动相呼应着。

弋阳的工作基础 ,当然比较贵溪强些 ,为巩固贵溪的暴动胜利 ,党又派我到贵溪去工作。

我当任弋阳县委书记 ,历时共四个月。

十九、贵、余、万的赤化

我刚达到贵溪 ,就遇着白军从贵城来进攻这新暴动区 ,想一下子把它镇压下去。白军进攻时 ,到处烧杀淫抢 ,是他们的拿手买卖 ,到处皆然 ,不必细述。

当时 ,我们还仅有红军三连 ,就开去打 ,向前一个冲锋 ,已将白军的前卫击溃了 ;再冲上去 ,白军的水机关枪响了 ,冲锋的队伍 ,马上溃退下来。这是什么道理 ,难道碰着了鬼 !?原来我们这三连红军 ,自成立以来 ,有了一年半的时间 ,虽经过不少次数的战争 ,但作战经验究竟还幼稚得很 ,没有遇着过用机关枪的敌人 ,没有听过机关枪响 ,所以今天听到机关枪响 ,就惊慌溃退下来。不但没有缴到枪 ,反伤亡了七人 ,白军就进占了贵溪暴动的中心地——周坊。

红军在贵溪作战未获胜 ,乃开往横丰 ,攻敌弱点 ,没费什么大力 ,就攻下了横丰城 ,缴到一批枪械。

红军开走之后 ,我检查贵溪工作 ,知道贵溪同志都很幼稚 ,连普通的革命常识都还没有学到。我就替他们开训练班 ,从头教起 ,告诉他们如何去工作 ,如何去领导群众斗争。

训练班开后 ,所有工作同志都分派下去领导群众斗争 ,将驻周坊的白军用群众的力量围困起来。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 ,就是靠近周坊的村坊 ,群众也是在家眺高守夜 ,拿起武器斗争着 ,白军扎在周坊 ,不敢出村一步。

过了二十多天 ,红军又开来贵溪作战了。周坊只剩了一连白

军和余江靖卫团。红军就决定进攻周坊白军。接火之后,白军全连人蹲在壕坑里应战,却让后面一座俯临壕坑的小山给余江靖卫团去守。红军派出一个连向这小山上冲去,还距离几百米,靖卫团就一溜烟逃跑了。红军占领了这小山,即向壕坑里猛射。伏在壕坑内的白军,听到背后打起枪来,还以为是靖卫团瞄错了目标,后看见山上插了红旗,知道是红军占领了这个重要阵地,乃急急退出战斗,但已来不及了,归路被截断了!红军从四面冲过来,白军都束手被俘。此役缴到一连步枪外,并缴到水机关枪一架。这是我红军缴水机关枪的第一次。此次胜利,提高了红军的战斗情绪,从此不怕同有机枪的敌人打仗了。

第三天,红军又在德兴梅溪坂地方,击溃了白军一营,白军虽带了三架水机关枪齐放,红军还是向前冲锋。白军溃退时,三架机关枪都丢在水沟中,可惜未寻着。这与一个月前听到机关枪响就溃退下来者,全是两个样子。

周坊的胜利,更加使群众高兴,斗争更加勇敢,贵溪苏区,就很快发展出去,贵城之外,都成了苏区。

我又从余江、万年逃难的同志中,挑选出好几个人来,放在县委机关训练。后派他们各回本县工作。我经常去指导和帮助他们,余江、万年的工作就渐渐的开展了。红军后来又在余、万打了几个胜仗,遂创造了余江、万年的苏区。这两县的群众斗争,也很顽强,不怕白军怎样摧残,他们仍是坚持不懈。最可敬的,就是万年东源村的群众,拿两枝枪同驻富林的白军打了整整的一年,结果,驻富林的白军,还是抛弃碉堡逃走了。

因为红军的胜利和苏区的扩大,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的环境,是大大的转好过来。在西线,扩大了弋、贵、余、万四县苏区;在东

南线,横丰苏区扩大了几倍,差不多全县都收入苏维埃版图;上饶也举行了年关暴动,成立上饶苏区;在北线,德兴苏区也有新的发展。白军小的部队,是不敢随便进入苏区。因此,我们脱离了天天爬山爬岭,躲山躲坞的生活,比较安稳的建立起机关来工作了。

党派周建屏同志于此时到了。他领导红军打了许多胜仗,他是创造红十军的一个主要领导者。

总结一九二九年,是我们胜利发展的一年!不过红军的胜利,比较苏区的发展,是要落后一点。军事干部不强,军事领导机关不健全,是其主要原因。赣东北苏区历史虽长,但发展远远的落后于中央区和鄂豫皖区,这就是一个最吃亏的地方。

二十、五个月的军事工作

胜利的一九三一年到来了。

在二月初,党决定调我去作军事工作,要我当任赣东北军委会主席。我接到了通知后,就离开贵溪回来。我当任贵溪县委书记,历时五个月。

当我接受军委工作的时候,我们是有了一个“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有步兵五连,机关枪一架,我们叫这架机关枪,为不一

周建屏(一八九二——一九三八),江西金溪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和“八一”南昌起义。一九二九年秋被派到信江苏区工作,是红十军的创建人之一,历任红十军军长、红七军团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副旅长、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等职,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小觉镇病逝。

中用的公机关枪,到于今还没找到配对的爱人,还是孤伶伶的独自一架。在各县还有一些游击队。军委会范围很小,从主席到卫兵,共只有二十余人,机关扎在群众家里,房屋很小。

我锐意要整顿和锻炼我们的队伍,要把独立团练成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精锐队伍。因为队伍不多,所以我采取的工作方法,是自己亲自深入队伍中去检查,去讲话,去指导,去督促。发布一种工作的命令,我必要将这命令的意义和内容,向战士们解释清楚,使他们都懂得为什么要如此做以及怎样去做。对于战斗员的生活,极力改善,加以爱护,亲之爱之如家人兄弟一般。对于军纪,特别是作战的军纪,不论何人,都是严格执行,不稍宽贷,首先我自己就做到一个模范的遵守红军纪律的人。对于训练,主张认真切实,无论操场讲堂,不许丝毫敷衍。对于管理,主张严格,一举一动,都需照规定执行。只有如此,才能渐渐地扫除从农民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红军附带而来的游击主义的习气。虽然在当时,我们手中没有一本关于红军政治工作的书籍,政治工作的方法懂得很少,但我注重多开会议,多讲多说,也就可以将红军的政治水平和战斗情绪,提高起来。

经过一个短期间这样的整顿训练,独立团原有的一些散漫混乱的现象,逐渐肃清,变成整齐严肃的正规红军了,战斗力也随之较前加强。各县游击队和补充营(四连人)也经过同样的整顿,都日有进步。

自己打自己的蒋、阎、冯军阀大混战爆发了,进攻我们的队伍,大部分调走了,各地方差不多都是靖卫团驻守,这些靖卫团都是畏红军如虎,一打就要缴枪的。所以独立团在群众拥护帮助之下,每月都打了好些胜仗,消灭了许多靖卫团,同时,也打败了

好些白军的队伍。红军每月所缴的枪,比一个普通兵工厂造出的枪还多。

其中以消灭德兴黄柏塘靖卫团之仗,是有趣的,可以看出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黄柏塘靖卫团,是一队最凶恶的地主武装,士兵尽是当地的流氓地痞,压迫敲诈群众非常厉害。在四月的一天,该队盘驻于张家川村,群众来报告了消息,红军当夜就出发去消灭它。那晚,天下大雨,黑暗无光,的确是暗到伸手不见掌的。又要越过一座有名的又高又峻的大茅山。红军打敌人要紧,不怕那些困难;每人将面巾搭在自己头上,后面的人,可以看到前面人头上的面巾,发出一毫米的白光,借此脚跟脚的走去。越过高山时,跌死了一匹马,跌伤了好几个战斗员,跌倒又爬起来的人是很多了,终于在拂晓时达到张家川。该靖匪满以为又雨又暗,那里会有红军飞来,大家都安安稳稳的睡觉。听到枪响时,红军早已冲到身跟来了。捉到了一部分,多数都往村前正在涨洪水的河里跳去溺死了。这靖卫团消灭之后,全县群众都快乐的很,“这一伙害虫也会死!”苏区马上发展了三个新的区。

其次,就是独立团进攻秧坂之战。秧坂是乐平东南乡的一个大村,驻扎了白军和靖卫团,建筑了工事,经常进攻我弋阳七区的苏区,把七区八十余村的房屋,十成烧掉了七成。七区群众,恨之入骨,每天都有十几张报告到军委会,要求派红军去消灭秧坂的土匪军。在五月五日——马克思的生日,独立团开去进攻秧坂,军委会下了最严格的命令,进攻驻秧坂的白军,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后退者枪毙。拂晓时分,红军开始了攻击,白军伏在做好了了的壕坑里打枪,红军就沿着大田坂上冲锋前进;冲到敌人的壕坑边,一个冲上去打倒了,第二个又冲上去;第二个又打倒了,第

三个 ,第四个……仍是联络不断的冲上去 !守兵恐慌而动摇了 ,枪只是乱放打不中一个人 ,看到红军雪白放亮的刺刀刺上来 ,拔起脚就朝后跑 ,但红军已冲到身边来了。于是打死的打死 ,被俘的被俘 ,脱逃的只是少数。红军得了完全的胜利 ,只死五人 ,伤二人 ,就是在冲锋时被敌打倒的。“胜仗伤亡少” ,这话是不错的。第二日 ,红军又在众埠街打了胜仗 ,接着就将乐平东南乡各村埋藏的地主武装缴出。在一星期内 ,共缴到长短枪三百余枝 ,而独立团本身所有的枪 ,也只有三百余枝。

从此以后 ,独立团势如破竹的连续攻下河口、景德镇、弋阳、余江、乐平、德兴等城市 ,缴获不少。袭击景德镇的行动 ,算是执行得很好的。独立团在一日夜间 ,行军一百四十里 ,晚间又是倾盆大雨 ,洪水骤涨 ,桥梁冲倒不少。红军冒雨悄悄的前进 ,行过各村镇 ,居民都睡着。当红军到达景镇时 ,商团还不知是什么队伍 ,有几个商团士兵 ,在街上买东西 ,见到红军 ,还举手敬礼。只打了几十枪 ,就将在镇队伍完全缴械了。红军在镇 ,纪律极好 ,公平买卖 ,没有扰民之事发生。那时 ,红军禁吸烟 ,几千人没有一个人吸纸烟 ,这不能不使镇上的人惊奇起来 ,为什么在乡村里能训练出这样的军队来。

我们红军力量 ,加倍的加强了。客观环境又甚顺利 ,在津浦路上 ,蒋、阎、冯还在酣战 ,无力顾及我们 ,我们就在这时 ,得着了极大的胜利 ;在三个月内 ,独立团发展了实力三倍以上 ,占领了好几个城市 ,苏区纵横五百余里 ,人口有一百余万。

“左”的盲动主义的立三路线 ,统治着党的中央 ,来了一个指示 ,要将独立团改为红十军 ,调我去当任苏维埃工作 ,红十军马上就要开去彭泽、湖口方向行动 ,为得是要执行全国的暴动计

划。

在一九三一年七月×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宣告正式成立,辖步兵三团,以周建屏同志为军长,邵式平同志为政治委员,并誓师出发湖口、彭泽方面行动。在湖口江桥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南京的税警团,缴到许多新式武器。

我当任军委会的工作,历时五个月。

二十一、国民党第一次“围剿”

八月一日——南昌暴动的纪念日,在弋阳的芳墩,开江西东北全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三百余人,决定了一些重要问题,选出了执行委员,成立江西东北革命委员会,我当选为主席,从此,我就专做苏维埃的工作了。

全国红军猛烈的发展,根本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所以蒋介石极力求得内部妥协,很快的结束了津浦线上的战争,而将他的军队,集中起来,调来江西“围剿”红军,进行第一次的“围剿”。

第一次“围剿”是在十一月开始的。白军第五师,由彭泽、湖口方面急进,向我红十军压迫,使我军退出景镇、乐平等地区。这些区域,虽建立了苏维埃,名为新苏区,但群众工作太差,土地未分配,群众武装和游击队未建立,故红十军退到那里,新苏区就坍台到那里。红十军直退到万年珠山桥,才与五师接触,未获胜利,乃开往上饶方面行动。

芳墩即芳家墩,以下同。

这时上饶城无白军,只有靖卫团兵两百余名,红十军进攻该城,那两百靖匪,怎能守住这座大城。接火未一刻钟,就被红军攻入,这靖卫团是全部消灭了。第三天又进攻河口,扎河口的是新编十三师的李坤团,经三小时的激战,李团大部被消灭,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全都缴来了。这两仗可说是一次“围剿”中打得较好的仗。

可惜自这两仗之后,红十军就没有打得什么好仗,不久,白军第四师、第五五师都开了来。白军在苏区东打西打,苏区受了很大的摧残和损失。

我们所占领的城市,除横丰城外,全部失掉。

苏区一年来没有白军进攻,群众的武装组织——如赤卫队、少先队等都松懈下来,群众的武装,也多生锈或遗失。现有白军进攻,群众自然减少了斗争的力量,只晓得牵牛挡被袂去躲兵。革命委员会看到如此下去,是很危险的,乃下令要各级苏维埃,立即将各村的贫农团整顿恢复起来,并以村为单位,合起伙食,吃大锅饭,脱离生产,集中武装,配合红军作战。如此做了十多天,群众都有组织的上了火线,红军才不是单独对白军作战,是有群众配合帮助了。苏区自白军进攻表现出来的那种风雨飘摇的形势,才转变过来,渐渐的转入于巩固之中。

一九三一年,可说是大胜利的一年;假若我们不执行错误的立三路线(虽然在执行中,因行不通,修改了许多),那我们所获胜利必更大。但错误是已经不可挽回的错误过去了。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二十二、红十军第一次进闽北

红十军自上饶、河口胜利后,就好久都没有很好地打过胜仗。一来,红军中的政治军事工作,都做得不好;二来,十军的领导同志对战略战术的了解,不但模糊,而且错误。在敌人残酷地“围剿”苏区中,红军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配合游击战争和群众斗争,坚决的打破敌人“围剿”,来巩固苏区根据地。他们不这样去认识自己的任务,反而发出一种“要巩固赣东北苏区,首先就要巩固中央苏区,中央苏区巩固了,赣东北那还会不巩固起来”的奇怪理论,因此,他们认为红十军不应该再在赣东北苏区作战,应该就拖到中央苏区去。他们这样的理论,当然仅是一种表面的谰词,实际上确是对敌人“围剿”,动摇恐慌,认为无力战胜敌人,因而想一跑了事。这明明显显是十足的逃跑主义,不克服这种逃跑主义,红十军是不能胜利的,赣东北苏区是不能巩固的。当时白军在苏区内横冲直闯,要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不是困难之事,可是十军领导同志对战术的运用上,也多是犹豫迟疑,不少缺点;大仗打不胜,不能打;小仗又不愿打,结果等于无仗可打。我们当时是认识了他们错误的危险性,与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并用政府的命令,制止他们的逃跑思想;可是因为我们理论上的幼稚,不能从理论上明确的说服他们,他们还与我们争论了不少的时间。从此,我们得到一个宝贵的革命教训,就是在革命胜利发展,环境十分顺利的时候,最要防止胜利乐昏了头脑,而发生“左”倾盲动,以及腐化享乐,不艰苦做工作;在敌人积极向我们

压迫 环境险恶的时候 就最要防止右倾动摇 退却逃跑 投降主义与逃跑主义的危险。因为红十军没有得到很多胜利 白军在苏区烧杀淫掳 苏区群众受着极大的摧残和痛苦 并引起苏维埃政权的不巩固 党又决定我去红十军工作一个时期 以求得红十军工作的转变。

在一九三一年三月间 我到红十军去暂代政治委员。(那时 邵式平同志早已调回当任军委会主席 涂振农 同志当任十军政委。)在前说过 我对于红军中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是不够的 中央出版的各种红军的政治工作的书籍 我们没有接到一本 许多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的方法 我都很少知道。但我有的是革命的热诚和积极性 我仍如在军委会工作一样 深入队伍中去 不惮烦的去检查 去讲说 去指导 去督促 内务 操场 讲堂 以及关于各个战斗员身上许多琐屑的问题 我都亲自过问 军中会议 我亲自参加的多。好的事尽量发扬它 不好的事则严格指责 不稍宽假！在我的影响之下 红十军的指战员同志都高兴热烈起来 在葛源一个星期的整顿训练 军中一些散漫混乱的现象 纠正了不少 与从前颇不相同。

白军十八师有一团兵进驻贵溪周坊造碉堡 已造了一丈多高。周坊与贵城 距离五十多里 都是苏区地方 他这团兵无联络无接济的孤军深入 自然容易打坍他。红十军开去贵溪行动 两日打了两次埋伏仗 都取得了胜利 周坊的白军就动摇退走了。第三天 红军又开去攻击余江 横山徐家的保安团 干保安团占驻横山徐家村背的三个山头 山头上都挖了立射散兵壕 扎了鹿

涂振农于一九四二年在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工作时被捕叛变。

些工事颇称强固,红军须通过一个大田坂,才能进攻到山脚下。接火后,保安团伏在壕内向着在田坂上冲锋前进的红军快放,的确是弹如雨下,红军接连倒下来十几个,仍冒弹跑步前进,将冲到山脚下时,保安团动摇了,翻身就跑,红军脚挨脚地追去,追了十余里,将其一营消灭,才集合回来。红十军这次在贵、余三日三仗,三仗皆捷,将贵、余苏区巩固下来。

正当此时,闽北苏区,大为吃紧,闽北红军独立团屡次失利,团长牺牲,士兵动摇,失却胜利信心。闽北白军欺独立团的子弹缺乏,不耐久战,专以小部分兵力,利用土屋,开凿枪眼,来对抗红军。白军常以一排兵扎一村庄,也不要怎样警戒,只放个卫门哨,看到红军来了,卫兵钻进门内,将门关上,就在墙上预先凿好了的枪眼放枪,红军往往对打个整天,都不能攻进,还要伤亡好多人。团长潘骥同志(他是余干人,是白军中哗变过来的,他训练队伍很好,作战也勇敢。)就在攻土屋时,被敌弹打破了全个嘴巴,抬回来待了三天就牺牲了。白军就用这个战术,分散兵力,将闽北苏区一些较大的村庄,全都占据着,闽北只保存了崇山峻岭中的几十个小村落。

闽北派了一个同志来请求援助,红十军乃开进闽北作战。

由上饶渡过信河,出石溪,遇着白军一个旅长、两个团长,坐了三顶绿呢大轿来,一打,大轿丢下逃走了。当晚占下石塘宿营。到了闽北,派了一部队伍,去围攻长润源土屋中之敌,他们的卫兵,见得我红军来,仍是向屋里一溜,将门关上。我们将土屋围攻了一天两晚攻下了,屋内的白军和反动派全部被俘,从此,白军

此人为杨良生,后投敌叛变。

就再不敢利用土屋作战了。

长涧源战后的第二天，红十军开去打赤石街。约摸早晨三点钟，红军的前卫团，达到赤石街，与守敌乒乓的打响了。斯时除枪声外，真是万籁无声，周围寂静，在近处只听出很细微的沙沙的队伍行步声。“的的打打的的的，的的打打的打打！”前卫团吹起前进号来了。在这寂静的空气中，传来这几声尖锐的号音，觉得又是清脆，又是悲壮，使人人都发生拚命冲上去的兴奋情感！号音吹过，队伍突然快步的行进了。赤石街是临崇河的一个市镇，除临河一面，三面都筑起了两丈高的围墙，并有八个碉楼，守敌为福建海军陆战队。我红军冲锋真不怕死，打倒一个又上去一个，经三小时的激战，我军伤亡了七十余人，还没有冲上墙去。地上躺着几十个从前线抬下来的负伤战士，从他们的伤口中，鲜红的血一阵一阵地淌流出来！军医忙着替他们扎绷带。我走过去安慰他们说：“同志！你们宝贵的血是为苏维埃政权流的，请忍耐痛苦，我们会竭力替你们医好来的！”他们都答复说：“不要紧的，请你督促队伍杀上去，将土匪军消灭去就好了！”崇安城的白军，打接应来了，我们早已配备了充分的兵力去对付他们。他们队伍刚刚展开，我红军就是一个猛冲锋，他们那里挡得住，马上就溃走了。机关枪迫击炮都丢了下来，红军随后紧追着，大部分缴了械，一小部窜入崇城，另一小部来不及进城，都跳到崇河溺死了。赤石街守敌，看到援军失败，也慌慌的逃走，红军占领了赤石街。

一直到现在，我脑中还清晰地存留着一个英雄的肖影，这就是我们的卫兵连长；他的姓名我忘记了，好吧，他就做个无名英雄吧。他在击退崇城援敌的火线中，缴敌步枪三枝，但身负三伤。

我们叫担架将他抬着走,令他好好的休息。我对他说:“火线事你不要管,你静心养好你的创口吧!”他点点头。忽然另有一部敌军打来了,枪声颇激烈。他从担架上跳了下来,从跟随他的卫兵手里,拿下他用的驳壳枪,上好子弹,一步一颠的向敌方走去;他喊叫着指挥队伍冲上去,很快就将敌消灭;他又缴到枪五枝,但这次他却在阵上牺牲了。

崇安城本不难攻入,唯当日在赤石街激战与击溃崇城援敌中,伤员不少;我们这次算是在白区作较大战争的第一次,兢兢业业,唯恐失利,城内情况不十分清楚;傍晚时,又受了一个意外的敌人的冲击,将我第三团团政委胡烈同志打死,以致影响攻城决心,遂撤回坑口。可惜的很,当时没有坚决攻城。如果那晚攻城,城中两个正在战栗着的白军旅长,是很难有脱逃的可能了。

在坑口,我们在胡烈同志的棺前,开会追悼他及阵亡将士。当我们刚开口唱国际歌时,一阵悲哀情绪涌上来,喉咙哽咽着不能出声,一眶热的眼泪不觉就滚出来了。我们的老将军周建屏同志和到场的战士都流下泪来,我们是痛悼着我们失去了的英勇战士。

将在闽北缴到的枪枝,全数留在闽北,并留下一很能战斗的特务营,作为闽北红军的骨干。经过红十军这样重大的帮助,闽北党的工作,又作过严格的检阅,闽北的苏维埃运动,才又重新向前发展。

红十军这次进闽北,除军事上得到胜利,打了十一仗,仗仗皆胜,建立红十军在闽北的军威外,主要的,还是这次的胜利,奠定了闽北苏维埃和红军向前胜利发展的基础,这是政治上的一个极可宝贵的收获。

红十军因急于回赣东北苏区,在坑口休息了几天,即由上饶的另一路线折回。两日行军两百余里,就到了上饶沙溪街的对岸。当时,白军以红十军远出白区,企图在白区包围歼灭我们,将信河所有的船只,都调集于几个城市,使我们不得渡河。但红军是具有克服各种困难的力量,终于在沙溪下游五里之处,找到小船五只,先渡过一团人,占领了沙溪街,再将沙溪街河下扣系的船只开过来,全部红军就安稳的渡过春水泛涨的信河。回到赣东北苏区后,队伍已经是很疲乏的了。

红十军折回后,情绪高涨,个个都决心要消灭白军五五师,在白区都能打这多胜仗,在苏区打仗,更有把握得胜。时五五师有一团人驻芳墩,筑了城墙,企图久住。红十军只在冷水坞地方,截击它的交通部队一次,不上一刻钟就消灭他的一营,驻芳墩的残部,就连夜逃走了。

中央派来做红军工作的几个同志,已经到了,我就交卸政委的责任,仍回苏维埃工作。

此次当任军政委,虽只四十五天,虽比较做后方工作要辛苦得多,但精神却是十分愉快!因为我觉得人生最痛苦的,莫如战争的失败;而最快乐的莫如战争的胜利。战争一次一次的胜利,那胜利的喜悦心,简直会忘记一切疲劳和辛苦,就是几天不吃饭,也没有什么要紧了。

二十三、为国际路线而斗争

赣东北的党,是经过极端的艰苦斗争的锻炼的。不但是领导

同志,就是一般入党较久的党员,革命意志,也多是坚定而不动摇的。在艰苦顽强与阶级敌人作斗争这一点来说,赣东北的党,不会比那个地方的党逊色;在理论准备的程度上说,那就不免落后了一点。原因:(一)赣东北党的领导同志,从来就没有受过真正的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的教育和训练,在陈独秀机会主义时候,我们都是省一级的负责党员,但对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革命的转变等问题,不但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陈独秀、彭述之之流,也就没有摸到这些问题的门户;同时,那时党的工作作风,完全是家长制度,国际来的文件和指示,全没有翻印过,发给各级党部去讨论。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我在南昌,是当任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的重责,同时又是江西省委农委书记,做了十个月的工作,除了看看《向导》报外(《向导》报够不上是一种健全的党的机关报),其他的党内文件,就一本都没有看到,连党的五次大会的决议,也未见过。当时,我与其他许多同志,常这样想:国共合作,当然是不会长久下去的,什么时候会分家呢?分家时,共产党该怎样做呢,是不是要来一个暴动以打倒国民党呢?现在党该怎样准备呢?……这些问题,党始终没有为我们阐明过,我们也就得糊糊涂涂的过下去。本来上述许多革命的基本问题,列宁同志在生前就明白正确的解决了,写在他的著述里;可惜当时中国党的领导同志,庞然大物,不去虚心学习,自己陷入于机会主义的泥坑,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引导到失败。因此,无可讳言的,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门外汉。(二)一九二七年以后,我们与中央的联系,极不密切,中央的许多重要文件和书报,我们都很少接到——我们接到中央的一本书,就等于拾得一件稀有的珍宝一

样,争相传阅。所以我们理论的进步,自然迟缓的多。

在长期斗争中,在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中,我们不期而遇的是有过正确的立场,反对不正确的倾向,如屡次反对逃跑主义,反对过“左”倾向,紧紧的把握住“团结群众”的路线,以及反对立三路线等——立三路线开始传到赣东北时,我们曾经开会坚决反对过,认为是错误,后立三路线的中央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来了,大家才不敢说话——但是我们反对那种错误,都不能从理论上圆满地说明其错误的性质、由来与危险性,不过多半是觉得在实际上行不通罢了。

因为理论上的薄弱,政治上的幼稚,与夫领导同志的阶级性,有些问题是解决得不正确的。最中心的是土地问题的解决,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同时我们也执行了立三路线,虽在执行中,是打了好些折扣。

党中央的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正确领导之下开成功的,严格的揭发立三路线的错误,开展全党的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拿立三同志的路线与共产国际来信所提示的路线对照着,愈加清楚的看出立三路线是错误的,是有害的,是半托洛斯基主义的,是“左”倾盲动主义的;照这条路线做去,会将中国革命重复

立三,即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一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种“左”倾错误,称为“立三路线”。同年九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李立三本人在会上也承认了错误,随即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以后,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他改正了错误,在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引导到失败，实际上因执行立三路线，已使中国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国际路线，才是正确的，是列宁主义的，是领导中国革命到完全胜利的大道。中央四中全会的决议传到赣东北时，我们满心欢悦的完全同意中央的决议，拥护国际的路线，在党内开展了反对立三路线与拥护国际路线的解释运动。随后，中央又派了中央代表前来，召集党代表会议，将赣东北几年来的工作，来了一个总的检阅。主要的有下列二点：（一）揭发了赣东北工作中立三路线的错误及其恶果；（二）揭发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并决定肃清富农路线的实际工作，如按照阶级路线，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苏维埃的改造运动；农民群众阶级成份的重新确定；群众团体组织成份的审查和洗刷；以及党员成份的审查和洗刷等。党及群众工作方法亦须转变和改善。这次大会提高党员政治学习的热情，提高全党的理论政治水平，提高国际和中央在党员和群众中的威信。在群众中，则开展了反富农的阶级斗争，更加坚定和发扬基本群众革命斗争的决心和热情，苏区因之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

这次会议，最大的缺点，是：（一）没有十分抓紧最中心的红军问题，如扩大红军，加强红军，改善红军中的政治工作，领导红军争取战争的胜利等问题，都没有特别有利的决议。（二）对于已表现出来的右倾保守主义，没有尽情的揭发，给以打击。（三）对于赣东北过去工作的优点，如团结群众的工作，艰苦奋斗的精神，从前好几次反不良倾向的斗争等，都没有特地提出来，以作今后工作的教训，这未免有一概抹杀之处。此外还有其他错误。所以中央来信批评这次大会说，没有抓住共产国际来信所提出的三位一体的中心任务，并有些地方，表现出右倾的估计。中央

的批评,完全是正确的。

这次大会,是赣东北各种工作转变——转入国际路线领导下的关键,从此我们是在国际路线下作斗争了。

二十四、右倾保守主义是我们 最凶恶的敌人！

在一九三一、三二、三三,三个年头中,环境都是很顺利的。向周围广大的发展,并没有多大的困难。而障碍红军伟大胜利与苏区迅速扩张的,就是右倾保守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在赣东北确是根深蒂固,从来就没有受到最严格的打击和揭发,坐着顺利环境白白的过去,至今想来极为可惜!一九三三年十月间,我们接到中央的指示信,将我们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尽情的详细的揭露出来,给了右倾保守主义第一次的痛击。那时,我代理了赣东北党的省委书记,我是完全同意中央的指示,我尽我力所能及地领导党内同志们向保守主义攻击,无情的检阅和批评我们工作中保守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表现在:

(一)没有猛烈的扩大红军,对扩大红军的意义,了解不够;在一九三三年红五月扩红动员中,已报名当红军的几千人,却因粮食困难与武器缺乏的缘故,通告延期召集——这等于对扩大红军的怠工。

(二)红军始终不敢在白区进行较大的战争,一到白区,就是兢兢业业,唯恐失败,打个圈子就转回来,总在苏区内线作战,不但失掉了不少伟大胜利的机会,而且苏区也常受白军的进

攻蹂躏。

(三)各县独立营团和游击队,总是晚出早归,不敢在敌人空虚已极的后方,进行较长时间和广泛的游击。

(四)所有强有力的干部,都留在苏区内工作,不舍得派几个到白区去进行秘密工作,以扩大大块苏区。就是有白区工作的地方,也是发展迟缓,党没有经常的给以指示和督促,比较起一九二八——二九年向外拚命发展的精神,反而逊色多了。

(五)苏区有些建设——如建立公园等,是带着保守主义的意味,解决财政问题,也是面向苏区,而未着重在白区打土豪筹款。

因为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红军虽仍是不断的取得胜利,而且有几大胜利——如杨家门的两次胜仗,红十军第二次进闽北的胜利——是可夸耀的,但终究是远远的落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伟大胜利之后。苏区在三年中不但没有发展,且有部分的缩小,这都是值得引以警惕的。

保守主义的政治来源,中央指出是:(一)对于目前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估计不足;(二)对于工农红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三)对于苏区和白区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四)而对于反革命的力量,则过份估计,总之,是来源于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

中央的指示信,给了我们极大的热力,推动我们全体同志热烈的前进。我们除在政治上解释保守主义的错误外,在实际工作的布置上,有了许多新的转变:

我们着重扩大红军运动,将它列在工作日程的第一位,因此,扩大红军就收到更大的成绩,党员和群众中一些怕当红军的

观点,都克服过来,人人都视当红军为革命者应尽的光荣义务。

我们的红十军和独立营、团、游击部队,也开始向外出击,获得了好些胜利,但仍是极端不够。红军中的右倾保守主义的情绪,还未彻底肃清。

我们着重扩大苏区,在两个月内,我们扩大了新的十二个区,在未反保守主义以前,两年都未做到如此成绩。因时间过短,未能将它们全部巩固起来,有几个新区,在敌人碉堡政策的进攻下,被敌占领,暂时失败。

白区工作,是用了最大力量去进行。不久之后,我们于发展了苏区周围的白区工作外,重新开展了皖赣、皖南的工作,现该二处都建立了苏区和红军。我们计划在四个月内建立一百五十个区的秘密工作,没有全部完成计划。

其他工作,也都得到相当的成绩。

残酷的五次“围剿”到来了,敌人以堡垒主义的战术逐步向苏区推进,形势较前紧张,斗争更加激烈,同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就更加加多了。回忆从前环境顺利的时候,保守着不积极向外发展,丧失了许多良好时机,真是十分可惜!

右倾保守主义,是赣东北最凶恶的敌人,就是这次红十军团受了损失,其原因也可说是由于保守主义,假若很早就注重皖南工作,就派得力人员到皖南去,这次必能帮助红军完成其创造新苏区的任务。可惜皖南工作开展太迟,又因皖南党的领导者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工作多是有名无实,没有给红军以有力的帮助,以至红军折回苏区,受到损失。只有肃清保守主义,才能在最近的将来,工作会有一个更大范围的开展。

二十五、肃反斗争

阶级敌人,不仅集中军队从外部来进攻苏区;而且派遣反革命派——如A B团、改组派等,秘密到苏区活动,从内部来破坏苏区——这是他们所谓“七分政治”的一种阴谋。

因为鄂豫皖苏区肃反胜利的影响,引起了赣东北党对肃反工作的注意。首先查觉潘务行、何东樵等健康会的组织,追究这一组织的根源,原来就是改组派的组织,所谓健康会,不过是他们一种表面的掩饰而已。由此追根查底的审究下去,发觉吴先民等也在其内。因此,红军中、地方中和闽北的反革命组织,都连带破获出来。这次给了反革命组织以致命的打击。

因为反革命组织的破获,肃清了隐藏在苏区的敌人侦探和奸细,断绝敌人的内应,使敌人进攻更加困难,使苏区和红军得

改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系。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府实行反共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后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不满蒋介石独揽大权,于一九三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

潘务行、何东樵等是党从上海派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工作的革命知识分子干部。潘从事文化工作,何从事工会工作。他们在闲谈中提倡健康,要注意卫生、锻炼身体、经常洗脚、爬山等。王明“左”倾错误在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执行者曾洪易即认为他们以“健康会”的名义进行改组派的活动,错误地将他们杀害。同一罪名被杀害的,还有与潘、何从上海同来从事互济会工作的罗子华。

吴先民(一九〇五——一九三二),江西横峰县人。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赣东北省委委员、红十军政治部主任,代理政委等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肃反时被错杀,一九四五年“七大”时,党中央为吴先民的问题平了反。

到更大的巩固。同时,打击了许多不正确的倾向,这些倾向,都足以助长反革命的活动。

我对于这次肃反斗争,自然是热心参加的。本来我的痔疮是刻不容缓的要割了。痔疮患了十几年,起初还不怎样难过,现在是愈下去愈厉害,天天流脓流血,好不痛苦。请医生看过,医生说要赶快开刀割治,否则,到后来更不好医的。医生把开刀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并送了泻剂给我服。我想在肃反斗争紧张的时候,我个人却睡到医院里去割痔疮,心里怎样会平安下去,乃回复医生暂不割,等有暇时再来,泻剂也退还医院了。我也常到保卫局审问捉来的反动派。在审问中,我感觉到当时的肃反工作,有些地方是错误的,极不满意。

不容讳言的,这些严重错误是明显的表现在:

(一)肃反中心论的错误,就是认为一切工作的毛病,都是反革命在其中捣鬼,肃清了反革命,一切工作自然都会好了;所以肃反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我们主要的力量,都要放在肃反工作上。当时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就是肃反中心论者,他在保卫局帮助审问案情,差不多待了两个多月,其他工作,无形的放松下去。因为肃反中心论的错误,大家都集中精神,埋头去做肃反工作,而对于最中心的战争任务,反没有怎样注意了。

(二)肃反工作的扩大化,就是认为反革命在苏区已经有了庞大的组织,雄厚的力量,到处都有了反革命派的混入活动,到处疑神疑鬼。这是夸大反革命的力量,过低估计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力量。因为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威信,群众的阶级性及其组织力量,以及反革命派不能和共产党员一样不畏艰苦危险的深入群众工作的关系,在苏区内,反革命派决不能很容易的大规模发展

起来,这是极显明的道理。当时肃反工作就忽视了这一点,将肃反工作扩大化,没有指示全党要清楚的分出那些是政治上或行动上的错误,那些才真是反革命的阴谋。“你这错误,不是简单的,我要用肃反眼光来观察你。”这是几句普通流行话,表现出肃反工作扩大化的精神来。我们固然要反对缺乏无产阶级的警觉性,使反革命派能藏在苏区活动,同时,也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张惶失措,疑忌过多,这不但不能团结干部,而且会引起“人人自危”的恐慌。

(三)肃反工作的简单化,就是不注意侦察技术,搜集确证,而只凭口控捉人,这往往会乱控乱捉,牵连无辜。这次肃反,不能说没有乱捉了人,而且还有错办了人的。放走一个反革命派,固然是革命的损失,错办了一个革命同志,又何尝不是革命的损失!

当时,我说不出这些理由来,只是感觉得不对。党的主要负责同志,个人独裁欲和领袖欲太重,不容易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尽说肃反要慎重,还说你对肃反不坚决。我与式平同志为吴先民问题,同时也就是为肃反需要慎重,不应刑讯问题说话,就受到党的处分。

我们丝毫不能放松肃反工作,我们要经常提醒党员和群众对肃反工作的注意,不让反革命派来阴谋破坏我们的革命事业。但是,肃反工作,不是一切问题的中心,革命战争才是目前中心的中心,肃反工作只是帮助达到战争胜利的一种重要工作。绝不能使肃反工作扩大化、简单化,错办革命群众和同志。我现在肯定的说,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无形中使革命受了不少的损失,应该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来揭发过去肃

反工作的错误,以作今后的教训。一切惧怕自我批评,庞然大物的以为自己什么都是正确的,没有错误,这正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正足以损害革命的胜利。

二十六、红十军第二次进闽北

一九三二年九月间,党决定红十军第二次进闽北作战。这次进闽北的主要任务,是要从争取战争的胜利中来扩大闽北苏区,特别着重打通闽北与赣东北两个苏区的联系。当时,两个苏区相隔只有三十余里,我们认为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再努力作争取群众的工作,这界于两苏区之间的三十余里的地区,是不难很快赤化的。

党决定我随军,负领导军事行动的责任。

我军由横丰渡信河,一晚行军,第二天就到达铅山的杨村,第三天到紫溪。我们在紫溪开会,决定了在闽北的作战计划:第一步,以红十军大部攻赤石街,另派一小部配合闽北独立师同去攻新村街,这两个市镇占领起来,就可以完成崇安全县苏区;第二步,红十军与独立师去进攻浦城,一面开展浦城方面的苏区,同时争取一批给养;第三步,红军自浦城开回后,即在铅山方面行动一时期,以完成打通两个苏区的任务。作战计划决定后,即开始动作。

赤石街、新村街两个市镇都同时被我军攻下了,消灭刘和鼎部一团的大部,并缴无线电机一架,这是红十军第一次缴到无线电,我们欢喜的很。驻赤石街的这团,所以会失去无线电,据俘来

的无线电队长说,是因这团长平日吃了抬无线电机三十余名伙子的缺额,临时,找不齐那多伙子,延误了时间,以致被红军碰着缴来了。

进攻浦城,途经洋溪尾。我军的前卫刚过了洋溪尾,就遇着有一个白军营长带了一连兵到洋溪尾来收赌捐,两下开火打了几十枪,就将该连大部份消灭了,营长被俘了来。营长是个胖子,面色白晰,一望就知道不是军人出身,而是个有钱的少爷。一问,果然不错,他是一个少爷,家里很有钱,因羡慕挂横皮带的荣耀,用了三千大洋,才买到这个营长来当,他没有打过仗,他听到枪响,就往柴窝里躲,所以被俘。他那种哀求饶死的情形,的确又是可怜,又是可笑。我们答应不为难他,他就跪下地去忙磕了好几个头。这是我们从没有看过的礼节。我们赶快叫他起来,随着红军一路走,他感激不尽。

在洋溪尾败下来的那一连的残兵,不顾命的逃去浦城县,他们刚到城门口,就一边跑,一边喊:“土匪(?)来了!土匪(?)来了!赶快关城门!”城中守兵有一团人,当时莫名其妙,后问清情形,就急忙关城门,堆沙袋,上城守御。

我们原拟袭击浦城,因残兵报信,变成硬攻浦城了。清晨时分,我军攻击了两次,因楼梯太短,未爬上,乃下令停攻,要各部队准备长楼梯,选好自己的爬城点,到傍晚时分一齐爬城。在下午三点钟,我闽北独立师的李金泉团长被敌打死了!一个开花子弹由后脑穿进口里穿出,将他下嘴巴都炸完了。他是弋阳八区人,是一个雇农。他在红军中很勇敢,他生前共缴到敌枪七十余枝。他的死是值得 we 哀悼的。浦城县长起初倒很热心,亲自提面铜锣,自东街敲到西街,一边敲,一边喊道:“各商店都起来抵

御土匪(?),土匪(?)进了城 ,房屋都要烧光的。”他敲锣喊叫完了 ,回转衙门 ,恰好我军一个迫击炮弹 ,落到衙门里 ,离他有百多步远 ,并未开炸 ,然而却可把这位热心御匪(?)的县长 ,登时吓出了一头冷汗 !他将舌头一伸 ,说 :“呀 !幸喜未开花 ,否则 ,我还有了人 ?!”他的热心 ,顿时冷了下来 ,他东躲西躲 ,生怕再有迫击炮弹落到他的头上。他再也不上街喊叫了 ,他只望天一黑就溜出城去。

天一傍黑 ,四城的枪都响得激烈了 ,首先 ,有一队人爬上城去 ,接着四处都爬上了队伍 ,遂占领浦城。除缴到一些枪外 ,在县衙门又缴到无线电一架。白军的团长与这位热心的县长都逃出城去了。

现在我来讲一讲我们入浦城后的一些情形 :

在浦城城内 ,未逃出去的白军兵士 ,都脱下军装 ,化成平民模样 ,仍在街上行走 ,我们是无从认出的。我们带了两个红色战士 ,他们曾经被白军俘去 ,在浦城白军中当兵六个月 ,然后又拖枪逃回来。因为对浦城路熟 ,将他们带在军中 ,他们跑到街上去 ,都认识了化装的兵士 ,要他们带去搜枪 ,倒搜出了不少的枪枝。洋溪尾保卫团团长 ,也在一栋房子的夹墙里搜出来了。

早就听说浦城县是闽浙边的一个重要的城市 ,商业很是兴盛 ,但入城后一查 ,商业是凋疲不堪。全城虽有百多家较大的商店 ,都只有门面装摆得好看 ,真正资本殷实的不上十家。福建军阀苛捐杂税的剥削 ,与无厌的需索 ,不但工农群众穷苦异常 ,就是商家也弄得一天天的衰败下去 ,各商家都发行百枚的铜板票 ,花花色色 ,堆满市面 ,这确是一种奇异现象。

浦城的豪绅地主,倒是很会享福摆脸。他们住的都是几进的宽敞房屋,卧房里摆列得很漂亮;有的洋化土豪,完全是西式铺摆,这当然是工农血汗的结晶!他们都是大地主,有几百担租和上千担租的。我们在此捉了几十个来筹款,给了他们素未受过的打击。

我在街上看到有个人化装苦力,形迹可疑,叫住他来一问,知道他是一个日本留学生。我与他谈了一些话,就问他对红军有什么意见,他却说:“我是不赞成红军的,红军是会烧杀淫抢的。”我听到他说过了,并不发怒,却平心静气的问他:“你说红军会放火,这次到浦城,在那个地方烧了一栋屋,请指出来!”“没有烧。”他说。“靠近城门口的几十栋房子,城中白军因怕红军利用房屋接近过来,用布匹蘸洋油从城楼上抛下来烧了,你知道不?”“知道的。”他说。“不是红军烧的吧?”“不是的。”他说。“你说红军会杀人,现到了浦城,杀了哪一个,请指出!”“没有杀。”他说。“你说红军会淫,现到了浦城,奸淫了哪个妇女,请指出!”“没有淫。”他说。“你说红军会抢,现到了浦城,到底抢了谁个或谁家的东西,请指出!”“没有抢。”他说。“你这也说没有,那也说没有,那你为什么说,红军烧杀淫抢呢?”我带着比较严厉的神气去诘问他。“我听到人如此说,我是人云亦云而已。”他答道。“不顾事实,乱造谣言来诬蔑红军,那是不合理的。”他只点头称是。后查知他是个有四百担租的地主,呵!怪不得他来反对红军。

浦城工人及贫民自红军入城后,即起来帮助红军。红军向她们宣传,分散土豪的财物给他们,帮助他们组织工会和贫民协会。他们了解红军是为他们谋利益谋解放的,都起来指教红军去捉土豪,去搜取藏匿着的枪,并将他们拣到的枪送给红军。群众

对革命要求的迫切,到处都是一样的。

城市女子照一般道理来说,应该比乡村女子进步。但我们苏区乡村的女子,剪了头发,放大了脚,学得许多革命知识,能演说能做事的,是很多的。现在看到浦城的女子,贫家人面目黄瘦,愁眉不展,富家人扭扭捏捏,只知打扮得好看,知识低落得很。两下比较起来,觉得他们比苏区的女子落后多了。

还有一些情形,不能多写下去。

我们在浦城住了三天即开回崇安苏区。

时白军七十九师,已全师开来铅山,要来阻止红军的转回赣东北。在铅山的车盘地方,我们与该师作了两天的激战,曾击退它几次,给了它重大的打击。我们因与强大敌人作正面的战争,是无利益的,遂于晚间让出车盘,另由一条路折回赣东北苏区。我们在车盘作战了三天,几千红军痢出来的屎确是不少,我们临走的时候,大家笑着说,就拿着这些屎粪来款待七十九师吧。

因为一天一晚行军的过度疲劳与事先没有渡河的准备,到横丰渡河时,被白军五师截击,损失了一百多枝枪,这是红十军第一次受到的损失。

在红十军第二次进闽北的战争中,在军事上是获得了不少的胜利;在政治上发展了崇安浦城的苏区,只是第三步作战计划没有实现,与渡河被敌截击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二十七、苏维埃模范省的荣誉

我自一九三一年当任苏维埃工作,直到一九三四年都未有

更换过,足足做了四年之久,自然做了不少的工作。关于赣东北苏区的各种建设,假若还有时间的话,当另写一专篇,此处怎样也不能详述出来,现在只讲下列各件事情。

第一、苏维埃的民主精神。目前苏维埃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对于压迫剥削阶级,如地主资本家等,是实行专制,剥夺其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对于工农劳苦群众,则实行最高度的民主。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都要经过工农群众或代表大会的选举,如被选人发生违背群众利益的错误行动时,群众可以开会直接撤换他,另选他人。各级苏维埃重要的工作方针和计划,都要经过各级代表大会的决议。苏维埃要分期将工作向群众做报告。群众听到工作报告之后,可以提出批评的意见。群众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随时到苏维埃政府报告,政府必须接受,如性质重大,就要拿到会议上讨论执行。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非常亲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忠实的为群众谋利益。它能不用一点威力和强迫,领导群众向敌人斗争,作各种建设事业。苏维埃政府,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德谟克西 的政府,也是最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的强有力的政府。

第二、苏维埃的创造精神。我们苏维埃政府,目前是处于敌人四面围攻和封锁之中,自己的根据地,又是落在经济落后的农村。摆在它的面前,是有不少巨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在其他任何政府,都是没有方法解决的,然而不解决这些困难,政府就要立即溃灭。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的政府,它具有新兴阶级极大的创造力量,它能从各种困难中,想出许多有效的新方法来解决困

难。如解决被敌人严密封锁的经济问题,解决经过八九年战争的财政问题,还解决其他许多重大问题,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的特创的新方法去解决的,表现出苏维埃惊人的创造力量!

第三、苏维埃的进步精神。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差不多全部为工人农民,他们在过去,肉体和精神都受着统治阶级的摧残!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知识程度,都是很低落的。但他们一旦被群众选入苏维埃来工作,苏维埃加紧的教育他们,他们加紧的学习,进步极快,不要很久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处理各种政治和斗争问题,而且处理得很适当的。例如苏维埃的某部长,是工农分子,那部的秘书是一个大学生,秘书起草的文稿,部长常要给他不少地方的修改。他们往往只用少数的经费,作出很多的事业。如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的地雷部长,他是个撑船工人,他每月只用大洋三千元,能造出大小地雷一万五千个,顶小的地雷,六斤重一个,顶大的地雷,是一百二十斤重一个,二三十斤和四五十斤重的是中等的地雷。每个地雷,平均计算,只合大洋二角。他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就是他能够鼓励工人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工人的战争热情,故所费小而获效大。现在有不少的官僚政客、知识分子,看不起工农的力量,他们常不屑地说:“无知识的东西。”其实工农的进步极快,他们一掌握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之下,管理政治,有条有理,比较当今的执政者,贪污腐化,敷衍塞责的,要高明几百倍呢!

第四、苏维埃的刻苦精神。苏维埃目前是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的环境中,一切物质,一切力量,都付与战争,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为战争的领导者,自应以身作则,节衣缩食,刻苦耐劳,为着

战争。赣东北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除食米外,每天都只发四分大洋的菜钱,苏区货物,虽都算便宜,但伙食是不算很好的。除伙食钱外,零用费是没有发过的。他们吃着这样的伙食,并无一句怨言,他们知道所做的工作不是为那个人的利益,而是为着阶级的利益,也就是为着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知道革命成功后,将与苏联一样,实行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时的幸福,就会永无穷尽。他们忍受着目前暂时的艰苦,孜孜不倦的为着苏维埃工作。这正是他们深刻的阶级觉悟,与对阶级无限的忠诚的表现。

第五、苏维埃的自我批评的精神。苏维埃为工农政权,它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它的政策和工作,都须对工农群众阐明解释,使群众了解并执行。它有时做了策略上的错误,或者它的个别工作人员的错误,它都对群众提出来说明,使群众认识。绝不遮掩自己的错误,更不迟缓错误的改正。他不象地主阶级的政府,利用自己御用的新闻报纸,天天向群众扯谎,不说一句真实话,明明是投降出卖,却要说“长期抵抗”,明明是鸦片官卖,却要讲“严厉禁毒!”想以一手遮尽天下眼目。这种欺骗民众的勾当,是苏维埃政府所最坚决反对的,而却是地主资产阶级政府所赖以生存的一种要素。

苏维埃政府亲密的与工农群众联成一片,群众认苏维埃是自己的。

苏维埃时时刻刻都是想着如何去领导和组织工农群众去参加国内战争,因为这种战争正是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必须进行的战争。这正如国际歌上所讲的“这是最后的战争!”这次战争胜利以后,就再不会有战争发生了。

苏维埃政府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如何去改善群众的生活,使

群众生活日渐向上,虽然群众在革命后的生活,比较革命前有着显著的进步,但苏维埃仍时刻关心他们的生活,设了许多方法,帮助和指导他们走进更进步的生活。

因为如此,群众对苏维埃的信仰和拥护,日益增高,他们诚心的服从苏维埃的指导,苏维埃决定要做的事,不用一点威力和强迫,他们都乐意的去做。他们宁愿牺牲一切,帮助苏维埃,他们爱护苏维埃,比爱护他们的家庭还更恳切!

因此,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毛主席称许赣东北苏维埃的工作说:“赣东北省和兴国县的苏维埃工作,都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主要的是因为他们能将战争动员与改善群众生活两下密切地联系起来。”(大意如此)毛主席的评语,是正确的。这段评语,更加提醒我们对苏维埃工作主要的注意点,使我们更加兴奋的去加紧工作。

“苏维埃模范省”这是一个难得的荣誉,赣东北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保持这个可宝贵的荣誉呵!

二十八、五次“围剿”的战争

五次“围剿”,是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和更大帮助之下举行的。敌人因一、二、三、四次“围剿”的惨败,五次“围剿”是经过较

原文为“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象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二二页。

长时期的准备,根据过去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战略战术上都有新的改进。不采取从前急进深入的战略,而以堡垒主义的战术,逐步向苏区推进,造成封锁线,逐渐缩小苏区,等苏区缩小到很小范围时,即举行总攻,来包围消灭红军。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军官训练团,训练他的干部,使了解并执行他的新战术。在财政准备上,即向帝国主义借款几万万元,以作五次“围剿”的战费。同时,加紧对苏区经济封锁,使苏区经济困难,无法长久支持下去。

集中最强大的军队进攻中央苏区,对其他各苏区也不放松进攻。

我们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就是集中主力于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建筑堡垒工事,在自己堡垒工事面前,实行短促的突击,以打破敌人的进攻,保卫基本苏区。同时,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

我们在中央决议之下,开始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战争。

首先,我们在红军和工农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战争动员,这种动员,不止进行一次两次,而是不断的进行的。红军和苏区几十万工农群众的战争热情,都提高起来了,造成了浓厚的战争空气。

我们决定在各个险要的隘口上,建筑赤色堡垒。赤色堡垒的建筑,是要顾到敌人的大炮和飞机的轰炸,要建筑的十分坚固。每个堡垒,都要一万余工才能造成。群众是几千几千的动员来造赤色堡垒,抬石头的抬石头,砍树竹的砍树竹,挑土的挑土,在革命竞赛精神之下,他们忙着忙着的去做。他们虽没有学过军事,学过筑城学,但由于他们的战争热情和创造性,他们居然能够造出很坚固难攻的堡垒来。石堡在中心,堡外为有

掩体的盖壕，壕外为铁丝网，网外为木城，木城外又是一道盖壕，壕外又是土城，土城外才角槎槎的装上鹿砦。这些近乎现代式的堡垒的筑城，真不能不令我们惊叹着群众力量的伟大。如果不是群众的力量，谁能在很短时间内，建筑起那么多那么坚固的堡垒来呢？

我们在横丰介石村，造第一个石碉，尚未造成，白军二十一师就派一团兵来攻，守兵为横丰独立营之第一连。因红军增援队没有迅速的增援，致被攻下，全连牺牲。白军也伤亡几百人。

我们不因这次的失利而灰心于堡垒战，仍继续建筑堡垒，以抵抗敌人。进攻的白军主力为二十一师，进攻的主要方向，为上饶、横丰，红十军因此也就经常在上饶、横丰作战。

红十军为保卫基本苏区，在五次战役中，打了几十次激烈的血战，其中以横丰莲荷之战，上饶坑口之战，和横丰管山之战，打得最为英勇。莲荷之战是一夜的血战，红十军攻下了敌之一个排堡，夺获了步枪和机关枪。坑口之战，是一夜的猛攻，屡退屡进；管山之战，是一日一夜的激战，双方打得血肉横飞！这三战虽没有将敌人击退，但给了敌人重大的打击和威胁。在这三战中，我军伤亡近八百人，如此，可见红十军的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敌人的伤亡总在千数百人。

红军本长于运动战，很少打过堡垒战的。但从五次战争起，不但我十军能打堡垒战，而且各县独立营、团甚至游击队也都能学会打堡垒战了。赤色堡垒，我们都是派很少数的枪固守的，有的赤堡只有三枝枪。主力红军是拿来作突击部队。这些守备队，在为“苏维埃政权流最后的一滴血，以血与肉保卫基本苏区”的口号之下，都很坚决顽强的固守自己的阵地，直到阵地不能再固

守时,他们往往与自己的阵地同殉。

在此,我要特地提出几个模范的赤堡守备队英勇作战的事迹来,以表示我对他们的纪念和敬意!

莲荷赤堡的守备队,可以说是很坚决的。敌人的碉堡,离开它只有二百米,敌人自第一次进攻这赤堡遭受了严重打击后,不敢再攻,天天只开炮对准赤堡打,每天总要打三四十炮,赤堡被炮弹穿成大洞,外墙工事被打破,守备队毫不动摇,就是有被炮弹炸伤的,也躺着不呻吟一声,为的是怕动摇别个守兵的决心!如此支持了一个多月,敌人的飞机,也飞来三次向赤堡抛了几十个炸弹未命中。后因敌人在赤堡的后方建堡,断绝了接济,才用绳迫下堡来。

上饶老鸦尖的赤堡,敌人向它放了一千余炮,赤堡的上层,打了一个一丈宽阔的大洞,但守备队仍坚持固守着。有一天,敌人打了二百余炮,一炮穿进赤堡,将堡内的稻草燃烧起来,烧出很大的烟。敌人看到,都拍手大叫:“堡垒打坍了!堡垒打坍了!赶快冲上去!”就有敌人一营向赤堡冲来。我守备队放着他们冲过来,不打枪也不作声,只是将步枪上好子弹瞄准着,将榴弹上好底火,将埋好的地雷的绳子捏住在手里,等到敌人冲到工事边,动手破坏鹿砦时,于是步枪、榴弹、地雷都一齐打起来,打得烟雾弥天!未一刻钟,这一营敌人的大部分都横尸堡前,其余都受伤,未伤的只有几十个人,大家搀扶着退走了。晚间,我守备队出堡,拾到好些枪和子弹。上饶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同志也真是勇敢,当晚就带了一百多群众,每人驼一块五六十斤重的石头,爬上一千五百米高的老鸦尖堡垒上去,将打破了的堡垒又填补起来。第二天敌人又打了二百余炮,我守备队却召集党的会议,检

阅昨日的战斗,并互相鼓励要坚持到底。第三天第四天敌人都放了同数的炮,堡垒打破了,晚间又去补上。

第五天,敌人以十生的五野炮一门,七生的五钢炮二门,重迫击炮二门,连珠的向赤堡打来,打了二百余炮时,赤堡的上层倒塌下来,周围的鹿砦、木城、外墙和壕坑统被炮弹轰平。于是敌人以五营兵力,由四面冲上来,机关枪响得象炒油麻一样,掩护他们冲锋。我守备队既无掩体抵抗,只好躲入赤堡的下层,但下层没有开枪眼,不能还击,只贮了黑硝三百余斤及大小地雷二百余个。等敌人围拢了赤堡,我守备队知无生望,犹不忘杀敌,乃投火硝中,轰然一声,赤堡象天崩地裂一般的开炸了,敌人炸死不少,我二十余名英勇的守备队,也全部炸得无影无踪了!我一想起他们如此壮烈的牺牲,总忍不住要滚出眼泪来!

总计敌人攻我这个赤堡,打了一千余炮。我十五枝枪的守备队,竟坚持抵抗了五天,最后以身殉堡,比较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济南城和沈阳城,还没有打几十炮,而十几万大军,即无抵抗的溃窜,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无愧的了。

再还要说到横丰青山殿的阵地,我守备队也只有十五枝枪。敌人以五营兵来攻,在三天之内,也打了五百余炮,将我阵地上的工事都轰平了。敌人六次冲锋都被我守备队消灭和击退,第七次终被冲上来了,这时我守备队的子弹和榴弹都打完了。我守备队长被敌炮轰塌石门压死时,左右两手还各捏住一个装好底火的榴弹。

此外,贵溪、怀玉、乐平、德兴各县赤堡的守备队,都作出光荣的战绩,此地不能详述。

同志们!请你们接受我热烈的革命敬礼!我是至死都不忘

记你们呵！

为打破敌人五次“围剿”，上万的工农群众，被动员上火线了。他们组织起工农游击队，他们没有快枪，只有以地雷为杀敌的主要武器。在党的领导督促之下，地雷杀敌，发扬了极大的威力，每天要打死打伤敌人两三百，打得敌人只躲在乌龟壳内，不敢出外一步。我想，假使我们与帝国主义开战，我们有了新式的地雷，全国工农群众都发动起来埋地雷杀敌，定可以打得帝国主义的军队无办法。

这里，我要说到我们兵工厂的工友了！他们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真是令人敬佩！在五次战役中，他们加紧的工作，子弹比较从前多造出百分之三百，榴弹多造出百分之五百，迫击炮弹改良了，而且多造出百分之四百。他们用少的可怜的机器（只有一架车床），居然造出了花机关和轻机关枪，更居然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来。当他们第一次试炮，听到轰然一声，炮弹平射出去，弹落处打进土内三尺多深的时候，他们乐得象发狂一般的吼跳起来！自后，他们的铁锤，打得更着力更响了，火炉镇日夜地红燃着，车床镇日夜地在转动，他们的热诚、努力和创造性，完全表现出革命先锋队的精神和榜样来！如此，我更坚信，中国到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必能与苏联的无产阶级媲美。

关于五次战争的经济动员，也得到工农群众热烈的响应，他们确是实行了“节衣缩食”的口号。他们原就很少的四分大洋一天的伙食费，还要从中节省出半分一分来帮助战费。在推销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公债时，大部分工人都自愿的拿出三个月的工资来购买公债票；红军战士，纷纷写信回家，要家里柴

谷送钱来买公债票。(红军这次买公债票,买了飞机!)苏区的男女老少,都拿出钱买公债票。乐平有一个妇女买了三百元的公债票。发行十万元决战公债票,结果超过预定额四万元。

游击战争,在党的领导之下开展了,特别是皖赣皖南游击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游击区域,现已成为新的苏区。中央的意见,认为在五次战役中,赣东北的游击战争,是可作为模范的。

我们——党、团、苏维埃、红军以及全苏区的工农群众,在五次战争中,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给了敌人重大的打击,打死打伤敌人在五万人以上,但终没有将敌人打退,敌人步步筑垒前进,终于迫近了我们扎机关的葛源。其原因有下列几点:

一、敌人有飞机大炮的重兵器,而我们没有。敌人能用炮火毁坏我们坚固的堡垒,而我们没有炮火去毁坏他们极简单极薄弱的碉堡,他们欺我们无炮,只造个简单薄弱的碉堡,已足以抵抗我们的进攻;他们造这样的碉堡,费力不大,可以造得快,造得多。

二、我们差不多是等于没有建立谍报工作,不明了敌人行动的计划,眼睁睁的失去了许多胜利的机会。

三、我们过于机械的执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规定的战略,而不知灵活的将主力红军调动打击弱的敌人——如五五、五七、十二、浙江保安师。我们红十军打他们,是可以拿得住得胜的。(这与未建立很确实的谍报工作,有密切关系。)

四、我们在战术上有许多缺点。每次战争,总因战术上的缺点,减少胜利的获得或甚至遭受损失。

我们是没有胜利的完成五次战争的任务。

因为根据地范围的日渐缩小,苏区壮丁的减少,经济和财政

的困难,更因中央野战军出动的影晌,主力红十军乃决定离开赣东北苏区,开去皖南行动,企图在皖南创造一块新的苏区出来。

二十九、皖南的行动

红十军团开皖南行动的主要任务,是要争取野战的胜利,开展游击战争与群众斗争,创造皖南新的苏维埃根据地,配合全国红军的战斗,争取全线的反攻形势,以最后的击破敌人的五次“围剿”。中央命令我为红十军团政治委员会的主席,以领导这次行动。我对于这次行动的胜利,是有极坚决的信心的,虽然我的痔疮大发,每天流很多脓血,不但不能走路或骑马,而且不能坐椅子,要坐总是半躺着坐,我还是忍住痔痛出发,我下了决心去完成党所给我的任务。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原为七军团,后改为十九师)先两星期出发,它经玉山、常山、遂安、淳安、分水,折入皖南的旌德而至太平。它与浙保安师和补充五旅,各接战一次,均获胜,并攻下旌德县城。我们红十军(后改为二十师)由德兴出发,经开化、婺源、休宁而至太平。我们沿途无战,只拆毁敌筑的碉堡百余座。到兰渡地方,截获了敌二十一旅的汽车四架,获枪百余枝,迫击炮二门,我们早就用无线电约好,两军在太平县的汤口会合了。会合之后,大家情绪都很高涨。

我们会合后在皖南打的第一仗,就是谭家桥之战。这一仗关系重大,差不多是我们能不能在皖南站脚,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的一个关键。两方的兵力,我方为九个营,敌方为十个营,为俞济

时所指挥。经过八小时的激战,结果我们掩护退却。主要原因是战术上的缺点:第一、地形的选择不好,敌人占据马路,是居高临下,我们向敌冲锋,等于仰攻;第二、箝制队与突击队没有适当的配备。我们没有集中主要力量,由右手矮山头打到马路上去。第三、十九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十九师的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指挥之未能完全一致。

因此,这仗没有解决战斗任务,虽然只损失二十余枝枪,但人员伤亡三百余人,尤其是干部伤亡过多。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同志,因伤重牺牲了!他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七军团,在两年之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缴获步枪六千余枝,轻重机枪三百余架,并缴到大炮几十门。他还只有二十四岁,很细心学习军事学,曾负伤五次,这次打伤了小肚,又因担架颠簸牺牲了!当然是红军中一个重大的损失!八十七团团团长黄英特同志也在阵上牺牲,他是从井冈山斗争下来的同志,曾负伤四次,每次作战都极英勇的站在前线指挥。此外还有好几个负重要工作的同志负伤。这不能不影响红十军团的战斗情绪。

自此战后,就没有与敌人作过激烈的决战,虽经过大小十余战,总是小战获胜,大战掩护退却,一路避战,以至最后被迫离开皖南。

寻淮洲(一九〇一—一九三四),湖南浏阳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长、军长等职。一九三四年,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时任七军团军团长,后七军团改为十九师,任师长。

在皖南行动不能完成任务的主要原因：(一)谭家桥之战，因战术上的缺点而失利。(二)自谭家桥战后，采取右倾的避战路线，没有下决心争取战术上的优势，与敌人决战，消灭敌人。因一味避战，使红军不但不能得到必需的休息，而且常常走小路，爬高山，致全军过度的疲劳。(三)帮助红军战斗的游击战争，没有很快的进行。(四)在每天行军中，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管理，都没有积极进行，军中存在的“没有时间来工作”的观点，没有及时揭破，鼓励全军指挥、政治工作人员忘餐废寝的来进行工作。(五)军纪已随之放松，有不少违反重要军纪者，没有立即予以处分。(六)客观的原因，就是敌人兵力比我们占绝对优势，而皖南党给我们的帮助是太不够了。皖南工作，因保守主义没有很早派得力同志来建立，后派来的主要负责同志，又犯了右倾错误，损害工作不少！总括的说，皖南行动的主要错误，是政治领导上的右倾，和军事指挥上的犹豫迟疑！

中央因我军在皖南行动的困难，来电要我们改向浙西南行动，我们就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离开了皖南。

三十、在怀玉山被围

红十军团在皖南行动一个多月，没有得到一天很好的休息，队伍确是疲乏不堪，战斗情绪和战斗力也降落得很。在如此情形之下，找一个地方休息整顿，当然是必需的。但赣东北苏区，自红十军离开后，已被敌人造了纵横的好几条封锁线（这种情形事先未得电报，不知道），已不能再为主力红军休养整顿之所。一来，

进苏区通过敌人封锁线很难；二来，进了苏区，在被封锁线圈得很小的地方内，易被敌人包围；三来，再出苏区，又要通过封锁线，更加困难。当时，我却只顾到军队的急须休养，就没有严重注意上列的困难，依着从前斗争的经验，以为到了苏区总有办法可想，故决定进入赣东北暂行休整，不料这种决定，正等于老鼠钻牛角，为这次失败的主因！

我们由开化的杨林，越过好几条高岭，才到了港头村，大家都已走得筋疲力竭，同时又买不到米煮大锅饭吃，各人找到了一点米，就各用洋磁缸煮饭吃，这样就更造成队伍的涣散，而无法指挥。这时，真是到了弹尽粮绝人疲乏的地步，队伍差不多是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我军刚达到港头，敌补充五旅已由捷径追击到了港头，两下开火一打，我军被打成两段。前一段约八百余人，由我与乐、刘、粟诸同志带到陈家湾村；后一段约二千余人，则由刘畴西、王如痴同志率领。前段的队伍，当晚就由陇首通过进赣东北苏区了。我因大队伍尚在后面，在责任上我不能先走，故

乐、刘、粟，即乐少华、刘英、粟裕。乐少华当时任红十军团政治委员，刘英任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任红十军团参谋长。

刘畴西（一八九八——一九三五），湖南望城县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黄埔军校军官教导团连党代表，参加第一次“东征”时，因伤重割去左臂。后在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任营长、团参谋长，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一九二九年派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任红三军第八师师长。一九三三年调任闽赣军区司令。一九三四年任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军团长。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被捕，同年七月被杀害于南昌。

王如痴（一九三——一九三五），湖南祁东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军第八师政治委员，新红十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十九师参谋长。一九三五年一月被俘，同年被杀害。

留下与刘、王同志会齐。这时,敌四十九师、二十一旅、浙保安师都赶到了,敌人共有十四团兵力在纵横不过十五里的周围驻守着,我们已处在敌重重包围之中。

我们决定通过金竹坑的封锁线,这是一个生死关头。这次若通过去,队伍可以保存,不致损失,但当时,我们对被敌包围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没有下最大决心,硬冲过去。在金竹坑敌人打枪拦阻之下(敌只一排人),仍旧折回,这就算是决定了我们的死命!

第三天,我们就在八礑、分水关之间被围。开始,我们分兵抵御八礑来堵我之敌及怀玉山来追我之敌,激战五小时,八礑之敌几次冲锋都击退了,怀玉山之敌,没有击退,冲上来了,我军向另一条路退走时,敌四十九师又从三亩、八亩地方拦头打来。这时,指挥员动摇,不沉着指挥应战,队伍也就无秩序的乱跑,躲到树林中去了。敌人从山上缓缓的下来,并没有缴到我们的枪。

晚间,我站在山头大声叫喊,并烧着两堆大火,喊藏躲着的红军出来,被我喊出八十余人,其余,因疲劳过度又饥饿无力,都睡着不起来。

次日,敌四处搜山,所有躲在树林里的战斗员,大部分搜了出来。就在那一天被俘去八百余人,缴去枪四百余枝。

以后连续十余天的搜索,几枝枪十几枝枪几十枝枪被搜缴去的近五六百枝。八年斗争创造出来的红十军团,除皖南留下一营与已转回赣东北八百人外,差不多是完全损失了!

十军被敌一批一批的缴枪的时候,我躲在树林里,真是心痛如刀割!几次想拿起手枪向自己脑壳上放一枪自杀,但转念:自杀非共产党员应取的行动,这次遭了失败,就悲观不干了么?

不！还是要干！损失了这队伍，凭着半年一年的努力，仍是很快可以恢复起来的，怕什么！悲观什么！总要紧牢记起这次血的教训，努力的干！忘餐废寝的干！不怕不成功的！本来我是可以到白区去暂避一下，但念着已有一部分队伍回赣东北，中央给我们的任务又刻不容缓的要执行，所以决心冒险很快转回赣东北，一方面接受中央的批评和处分，开会总结皖南行动，作出结论，同时，整顿队伍，准备再出。因此，我与刘畴西同志冒雨冒雪，不分昼夜的爬山越岭，要偷过敌人封锁线！虽然七天没有吃饭，饿得两脚走不稳，打破脚；虽然镇天冻得发抖，虽然每晚不得睡眠，人是疲劳到了万分，但我总是咬紧牙关，忍受下去！吃不得苦，革不得命，苦算什么，愈苦愈要干，愈苦我越快乐。想至此，我独自微微的笑了。“反动派呀！反动派！这次，我们若能逃出罗网，我们要与你拚一死命！不打倒你，我们是不会休止呀！”我躲在树林中冻得浑身发抖的时候，总是独自细声的自语！

不幸的很，我们终没有逃出敌人的罗网，而在陇首封锁线上被白军四十三旅俘住了。

十余年积极斗争的我，在可痛的被俘的一天——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以后，再不能继续斗争了！

三十一、被俘以后

地主们！资本家们！国民党的军阀们！不错，我是你们的敌人，你们一个可怕的敌人！你们出赏洋八万元来捉我，出三万元

来捉我们的刘畴西同志 ,出二万元来捉王如痴同志 ,现在都被你们捉住了。呵 !你们张开满口獠牙的血口哈哈的笑了 !你们开庆祝会来庆祝你们的胜利了 !你们满心欢喜以为又可安心去吞食工农群众的血肉了。且慢 ,吃人的东西 !莫要欢乐过度 !我们虽死 ,继续我们斗争的 ,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呀 !你们只能杀死我们几个 ,决不能消灭中国革命啦 相反的 ,中国革命工农的铁拳 ,终有一天会将你们完全打得粉碎 !

当我两次冲封锁线没有冲过去的时候 ,天已大亮 ,又钻在敌人碉堡监视之中 ,无法再跑 ,只得用烂树叶 ,铺在身上 ,睡在柴窝里。心里想着 :“方志敏呀 !你的斗争 ,就在这次完结了吧 !”又转心一想 :“不要管它吧 ,如被搜出 ,只是一死了事 ,如万一不被搜出 ,那还可以做几十年工作凑。”想至此 ,心里倒泰然起来了。白军搜索六点多钟之久 ,都没有搜到我 ,后来却被两个白军士兵无意中发现了。我从柴窝里站起来 ,就被他们拉去白军营部 ,后押到陇首的团部 ,才知刘畴西同志已先我被捕了。当我到陇首团部时 ,团长是一个胖胖的麻子 ,副团长稍瘦。他们都笑容满面的迎了出来 ,表现出他们将得首功的欢悦。他们虚伪的对我说了恭维话 ,我也得对他们点头笑笑。晚间 ,他们要求我写点文字 ,我就写了几百字的略述 ,略述中着重说明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我相信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 ,我愿为革命牺牲一切等 ,以免他们问东问西的讨厌。

次日解玉山 ,再解上饶 ,就钉起了脚镣。自生以来 ,没有带过脚镣 ,这次突然钉起脚镣 ,一步也不能行。上饶反动派召集“庆祝生擒方刘大会” ,他们背我到台口站着 ,任众观览。我昂然的站着 ,睁大眼睛看台下观众。我自问是一个清白的革命家 ,一世没

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这里是指无产阶级的道德),何所愧而不能见人。观众看到我虎死不倒威的雄样子,倒很惊奇起来。过后他们怎样说我,我不能知道也不必去过问了。到了弋阳和南昌,也同样做了这套把戏,我也用同样的态度登台去演这幕戏。

经过我们不客气的说话,军法处算是优待(?)了我们,开三餐饭,开水尽喝(普通囚犯一天只吃两餐饭,喝两次开水),并且还送了几十元给我们另用。但我们比普通囚犯,却要带一副十斤重的铁镣,这恐怕是特别优待吧!

我写一个条子给军法处,要求笔墨写我的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军法处满口答应,以为我是要写什么有益于他们党国的东西。我在狱中写下这一本略述,当然是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

我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同志同押在一个囚室内。仰山初进狱时,虽身负三伤,但胃口很好,每餐要吃黄米饭,吃了三天就病了。愈病愈凶,以后病得聋天哑地,对面都认不清人。刘、王两人常下棋,我对棋是个门外汉,看也无心去看,只是看书与写文字。我曾嘱王写一写红军的建设,他认为写出寄不出,没有意义,不肯写,仍旧与刘整日下棋。我因他的话,也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

曹仰山(一九一五—一九三五),湖南双峰县人。一九二七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国民党部队工作。一九三二年在余江组织国民党五十二师三一七团部分士兵投向红军。后任红十军参谋长,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总教育长。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怀玉山负伤被俘,同年被杀害。

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再为党工作。但是,我们绝不是偷生怕死的人,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到现在无法得生,只有一死谢党的时候,我们就都下决心就义。只是很短时间的痛苦,碰的一枪,或啪的一刀,就完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们常是这样笑着说。我们心体泰然,毫无所惧,我们是视死如归!

早晨醒了,还睡在被窝里睁开眼睛未起来,这时候,最容易发生回忆。在回忆中最使我感觉痛苦的,就是想到这次红十军团的失利!当时,不懂得错误在那里,现在想起来,明明白白的,那些是错了的,那些是失败的根源,如果不那样做,如果这样做,那还会失败?自己那还会做俘虏?正如刘、王下棋,忽然一个叫起来:“唉!动错了一着!”“蠢子!木头!为何从前都精明,而这次却如此糊涂!”我在自己骂自己。有时,我捏紧拳头用力的向自己身上捶一拳,独自忿忿的说:“打死你这个无用的死人!”“唉!唉!羞辱呵!被万恶的国民党,缴枪……俘虏……”我的眼睛觉得有点潮热了。

“老方,你在做什么,还不起来!”刘或王在喊我。“大错已成,回想何益,算了罢!”我从被窝里爬起来。

我们在饭后或临睡之前,总会坐在一起谈话,谈话的范围很广,差不多各种问题都谈到。当谈到我们这次惨败的影响时,大家都感到一种异常的沉痛!我们的中央,一面要责备我们,一面又要可惜我们!”王说。“呵!赣东北的同志们,这次你们都吃了我们失败的大亏!你们又要重过一九二八年的艰苦生活了!”我说。谈至此,大家都静默下来,不是调转话头谈别的,就是各自移

动钉着铁镣会叮叮当当响的脚,回到自己竹床上倒卧下去!

红十军团三十五个干部从杭州解到军法处来了。他们都用绳子绑起手,满身淋着雨,一个兵押着一个,从电灯光下走进来。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呵!可敬可爱的同志,因为我领导的错误,害得你们受牢狱之苦,我真愧对你们了!

军法处以我与刘、王在一处,不便向我劝降,于是将我移到所谓优待室内来住,房屋较好,但很寂寞。自到优待室后,无人谈话,只是一天到晚的写文稿。吃人的国民党,你想我投降,呸!你是什么东西,一伙强盗!一伙卖国贼!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是共产党员,我与你是势不两立,我要消灭你,岂能降你!我既被俘,杀了就是,投降,只证明你们愚笨的幻想而已!

因同狱难友的友谊,传阅报纸,得悉我中央红军在黔北大胜利,消灭了王家烈匪军的全部及薛岳两师,红四方面军在川北,肖、贺红军在湘南同样获得胜利,不禁狂喜!暗中告诉了在狱同志。亲爱的全国红军同志们!我在狱中热诚的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并望你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坚决战斗,全部消灭白军,创造苏维埃新中国!

无意看到了刘炳龙,他是贵溪人,老十军渡河时,他是一个团政委,他到中央苏区以后,分配地方工作,似乎当过赣省委书记;我望见他,点头招呼他,他也向我微微点了点头。后看守兵告诉我,他是拖枪来投降的,初不相信,一查果是真的。呀!你也这样无耻去做叛徒!可杀的叛徒!好吧!你与孔荷宠这个跌落的垃圾,一块去进国民党肮脏的垃圾桶吧!

肖、贺,即肖克、贺龙。肖、贺红军,指当时贺龙、肖克指挥的红二军团。

昨天下午,军法处将李树冰、胡天桃、周群 三同志牵出去枪决了!同志们!你们先死几天,我们马上就要跟着来死的,我不必为你们伤心了!

阅报,知江西的反动派,正在筹备一个大规模的剿匪(?)阵亡将士追悼会,我就想到,就在追悼会的那天,他们一定会绑我们出去杀头,去做追悼大会的祭品。在我眼中,立刻现出一副这样的图画:四颗鲜血淋漓的头,摆在他们阵亡将士的祭案上,许多西装或挂皮带的法西斯蒂们,都在张开血口狞笑,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落幕。我想到这里,并不恐怖,这样的死,也很痛快!“看守同志,替我去买碗面来吃吧!”

这篇略述,从此结束,底下附录我在狱中写出的几封信。

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单行本刊印

李树冰,即李树彬,是红十军团十九师政治部主任。胡天桃,即胡天陶,是红十军团二十一师师长。周群是红十军团保卫局局长。

我们临死以前的话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我们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致红十军团开入狭隘的敌人碉堡区域,在怀玉山地方,受七倍于我的敌人之包围,弹尽粮绝,人马疲苦,遭受极大的损失。我们急于转回赣东北苏区,一方面接受中央的批评和指示,检查皖南的行动,作出正确的结论。另方面整顿队伍,准备再去执行新的任务。故不避危险,不顾雨雪和饥饿(七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不分昼夜,绕过敌人之封锁线,但因叛徒告密,与自己的疏忽,在陇首村封锁线上,被敌白军四十三旅俘住,时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一时。

我们被俘后,即解南昌,脚铐重镣押于军法处看守所。同被囚押的,有红十军干部周群同志等三十五人(周群、李树彬、张胡天同志后来,近一月即被敌枪毙)。同囚室的则有我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同志四人。曹仰山在被俘时,负伤三处,入狱后,三日即大病,病了一个多月,现在好了一点,骨瘦如柴,远望活象一个骷髅。接着王如痴同志又患肋炎症,热度达摄氏四十度,刘畴西同志也病了,狱中囚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患病的。只有我

即胡天桃,参见本书 105 页注。

小病十几天,整天拿着笔写文章,不管病与不病,都要被敌枪毙的。

我们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毫无所怨,更无所惧,只有两件事,使我们不能释怀:作过某些错误,但经党指出,莫不立刻纠正,我们始终党的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竭诚的信仰者,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的伟大和它领导世界革命的正确,我们相信中国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伟大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我们坚决相信在国际和中央列宁主义领导之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必能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全部成功!

苏维埃的制度将代替国民党的制度,而将中国从最后崩溃中挽救出来!

共产主义世界的系统,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而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从痛苦死亡毁灭中拯救出来。全世界的光明,只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我们临死前,对全党同志诚恳的希望,就是全党同志要一致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发扬布尔什维克最高的积极性,坚决性,创造性,用尽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学习列宁同志“一天做十六点钟工作”的榜样,努力为党工作,积极开展城市工人运动(这是我党目前工作最薄弱的一环),不惮艰苦的进行国民党军中的士兵运动(白军士兵不满已到极点),广泛开展农民运动,争取千百万被压迫的工农士兵群众到党的旗帜之下来,很快实现党所提出“创造一百万强大的红军”的口号,在中国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分散国民党的兵力,使国民党象打火一样,此处打不熄,那处又燃烧起来,不能集中大的兵力,来进攻我主力红军。在各地积极创造新苏区,来拥护和援助主力红军,使能很快击破敌人,造成全国的反攻形势,汇集全中国苏维埃运动

的洪流 ,冲毁法西斯国民党血腥统治 ,达到独立自由的工农的苏维埃新中国的建立 !

在此时 ,如有那些同志不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 ,而消极怠工 ,那简直不是真正的革命同志 ,而是冒牌党员。这样的人 ,是忘记了国民党囚牢里有好几万党的同志 ,正在受刑吃苦 ,忘记了国民党的刑场上党的同志流下的斑斑血迹 ,忘记了我们的主力红军正在川黔滇湘艰苦的战斗 ,更忘记了千千万万的工农劳苦群众正在啼饥号寒无法生存 !

亲爱的同志们 ! 我们因错误而失败 ,而被俘入狱 ,现在是无奈何的要被法西斯国民党屠杀了。我们要与你们永别了 !

法西斯国民党在用种种威迫利诱的可耻手段 ,企图劝诱我们投降。投降 ?你国民党是什么东西 ! —— 一伙凶恶的强盗 ,一伙无耻的卖国汉奸 ! 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 ! 我们与你们反革命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 ! 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

我们现在准备着越狱 ,能成功更好 ,不能成功则坚决就死 ! 在法西斯匪徒们拿枪向我们的头颅胸膛发射 ,或持刀向我们头上砍下之前 ,即在我们流血之前 ,我们将用最大的阶级愤怒 ,高呼下列口号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打倒卖国的国民党 !

红军最后胜利万岁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苏联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万岁！

方 志 敏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写完

六月二十九日密写于南昌军法处囚室

据巴黎《救国时报》社《民族英雄方志敏》版本刊印

在狱致全体同志书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

赣东北,闽北,皖赣,皖南各负责同志并转全体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关于我们这次失败的原因、经过,以及我们入狱的愧悔交集,在别的文件上已经说明了,不再赘述。现向同志们贡献的有下列意见:

(一)我在狱中细思赣东北苏区的发展与红军的胜利,所以落后于中央苏区和川陕苏区的原因,实不能不归咎于右倾保守主义。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三个整个年中,赣东北苏区的环境是相当的顺利,极有利于大发展。然而这三年中,不但没有发展,且缩小了一部份。红军的胜利,也极不够。其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存在着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对于白区工作,没有予以极大的注意,没有遣派得力干部,没有严厉揭发白区工作的右倾错误与加紧指导和督促。红军则尽在苏区作战,没有大胆到白区去进行极大的战争(红十军第二次进闽北,是冲破保守主义而在白区进行较大战争,就得了很大的胜利),自然损失了不少伟大胜利的机会。而各县独立营和游击队,多是晚出早归,不能在白区进行多时间的游击战。当时苏区周围的白区,是异常空虚,群众是异常的要求革命,而我们的目光只看到苏区以内,极端缺乏向外积极发展的精神,较之一九二八——二九年的进取

精神,都有逊色。宏义同志到赣东北后,对于右的富农路线、“左”的立三路线以及其他政治上错误的观点,都给了正确的纠正,但对于保守主义不但未有揭发,而且不自觉的多方掩护自己的与党内一般同志的保守主义的观点,使他在党内成为对外发展的阻碍。在一九三一年末,红十军领导者的右倾,已经十分明显,当时省委给其纠正,也极不够。中央几次批评赣东北党右倾错误的指示信,都没有虚心的接受和讨论,这不能不是党的重大损失(宏义同志压制党内自我批评错误,过去是很明显的)。中央一九三三年七月的指示信到后(十一月才接到),党内才开始了反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皖赣皖南新苏区的创造与游击战争的开展,明显的是赣东北党执行了中央指示信的结果。一九三四年,正当着敌人五次围剿,苏区周围的封锁线渐次造成,给对外发展不少的困难。回思一九三四年前三年,确实深感着那时错失了许多有利发展的机会。就是这次红十军的失利,固然主要是我们领导上的错误和无能,但是进一步追问,则保守主义且是这次失败的远因。因过去对皖南工作的忽视,以致红十军在皖南行动,没有得到当地党的和群众有力的帮助,不能得到一个整天的休息(当然主要没有取得战争的胜利),因而折回苏区,受到失败。故我希望同志们谨记取过去血的经验及教训,时时注意加紧反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积极向外发展,积极扩大和加强红军,

宏义,即曾洪易。曾洪易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七日以中央代表的名义来到赣东北苏区。他全面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治上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组织上搞什么“改造党的各级领导”,军事上实行所谓“持久围攻堡垒的战略方针”,大搞肃反扩大化,使赣东北根据地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一九三五年初,曾洪易叛变投敌。

积极扩大进行游击战争,用尽一切力量创造起新苏区。在中国革命形势更加发展的将来,将成为夺取京、沪、杭中心城市的红军根据地,意义是非常伟大的。

(二)关于红军工作,我觉得过去赣东北的党是注意不够。对于创造铁的红军任务的重要性,还有认识不够的地方。因而党的力量分配,红军方面之比重,是嫌轻了一点,与中央对于红军干部的提选和分配比较起来,可以说我们没有照着中央一样做的。举例来说,红军第五分校,是赣东北创造红军干部唯一的机关,而省委负责同志,简直没有人去担任功课,就是每星期日,也没有人去讲演。这种忽视培养红军干部的错误,也是红军发展落后的一大原因。关于红军政治工作,我们过去做得不够。红七军因过去政治工作也做得不很好,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与战斗员有时有隔膜,并且有时态度不亲爱和缺乏耐性,因此,在皖南行动时,我曾向刘英和乐少华同志建议,要严格检察自己政治工作方法优点和缺点,积极发扬其优点,改正其缺点。特别在白区长期作战过程中,战斗员的疲乏与个别的悲观失望是不可免的,必须有刻苦的耐劳的政治工作,以提高其勇气及胜利信心(但须注意对形势严重性的估计不足)。坚决反对没有时间进行工作的观点,要有废餐忘寝的工作精神去做。这次在皖南行动,我们固不能说是不疲劳,然而领导者(是要由我负责)没有及时打击“没有时间进行工作”的观点。我与全军军政人员大家缺乏拚死命的工作精神,去利用行军休息一分一秒钟时间进行政治工作,加紧战斗员的教育和鼓动,甚至有一时期,军中党的工作陷于停顿状

刘英,当时任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

乐少华,当时任红十军团政治委员。

态,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错误呵!此外赣东北的谍报工作,始终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这对于红军的胜利,可说是极大的损失!同志们,过去我们若能有很好的谍报工作,我红十军要打多少伟大胜利的仗呵!只要想起敌人第九师百余只运械船之未被全截到(那次运械船,若截到则红军发展将有另一种形势)与去年五五,五六,浙保卫师未予以及时打击,至今尚甚痛心。所以我希望同志们:

一,以后要分配最好的力量去作红军工作;在国内战争中,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锻炼铁的红军,取得战争胜利!

二,对红军干部的培养,党要十分用力!

三,所有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加紧学习军事知识,学习战略战术,同时要大胆的到前线领导战争,绝对不能让一个领导者成为一个军事的门外汉。

四,各地党部(只要领导红军的)都要设法购置或收缴无线电机,用极大力量打入敌人的机关中侦察消息,建立健全的谍报工作。

(三)赣东北群众工作,我认为在全国苏区中不是落后的,而且有许多地方可为模范,可为其他苏区取效的。即此次主力红军西征,江西福建苏区的群众,就及赣东北群众斗争的坚持,赣东北群众革命的忠诚,对革命领导同志的爱护与在斗争中的刻苦和顽强,都是值得赞美的。这次敌人对我谈话,认为赣东北群众“匪化”(?)太深与受共党的麻醉太大,无法收拾。这并不是赣东北群众有什么特殊性,主要的是由于党的群众工作之深入和刻苦。这种群众工作作风,应予以不断的发扬和发展。我希望同志们更加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十分艰苦耐劳地教育群

众,坚决的站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斗争!

(四)赣东北肃反工作,固然获得了胜利,但其中严重的错误,却也不少。在一九三二年的肃反斗争中,很明显的我们是犯了“肃反中心论,肃反扩大论的简单化”的错误。同时,是当时我们未免过份赞扬自己的成绩,不愿意也不敢去检查一下自己的错误,一直到去年,在赣东北党的文件上,还没有明白承认过去肃反中的错误。当时若有附带的责备到一些,我坚决的向同志们说,在这几年的肃反运动中,特别在一九三二年,我们确实是错处分了一部份人,错捉了一部份人。赣东北有没有隐藏反革命份子呢?无疑义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有没有反革命的组织呢?无疑义的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庞大。这是因为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力量和威信与工农群众的觉悟和组织,都要寒反革命派之胆,而阻止和阻碍其发展(如弋阳反革命之组织只发展了三人),没有党、团或苏维埃中下级干部,会轻易加入反革命组织的。因为我们保卫局工作之不十分健全,真的反革命派,确有些漏网(如闽北);同时,有一部份革命同志,确有过无辜受祸的。我屡次向同志们说,过去肃反工作有错误,致有同志疑我对肃反不坚决或缺乏阶级警觉性。实际上,我痛恨反革命派极为深刻。同时,我时常和我共同工作的同志们注意肃反,就在今天,我们不能丝毫放松肃反工作,而且要依着形势的发展而更加紧肃反工作,对反革命是要采取最严厉最断然的手段的,我们反对的,只是过分夸大反革命的力量,蔑视党和苏维埃政治力量和威信,对同志之不信任和多怀疑,易下判断以及不去努力收集确证,这些都是要不得的。肃反的错误,会造成群众间的恐慌与干部的消极和不安。同时也在不自觉中损失了工作干部,我想我们在这方面无形损失,

也是不小的。错放一个反革命份子与错处分一个革命同志,其损害党和革命利益是同样的。

(五)赣东北白军士兵运动的成绩是极端不够的。红军胜利不够,固然影响到兵运成绩,但主要的,还是过低估计了白军士兵革命的积极性,与过份估计白军组织中的白色恐怖,结果只能在外面宣传,而很少派得力同志到内部活动。实际上,以我这次的经验来说,白军士兵生活之痛苦,是已到极点。因“刮”民党的财政破产,对士兵的薪饷一再扣减。例如军法处看守所的卫兵,是江西保安队第二团之一连士兵,每天要站八小时的岗,一个月连伙食房子只得两元大洋,每站一小时的岗,只得两个半铜元,南昌生活程度如是之高,这一月两元,到底拿来买鞋还是买香烟?!所以士兵都心怀不满,口出怨言,开小差的,差不多天天都有。在前线作战的军队生活更苦,尤其是在作战外,还要修路造碉堡,这里面只要有人打进去稍作活动,就可以激成兵变和起义。可惜我们竟无人打入,坐令士兵们的不满,只能向着开小差的一条路上走。再则白军士兵亦极易接近。如我虽是一个重囚,找他们谈话时,他们都很和蔼可亲的来和我谈,自生活问题谈到革命问题。他们之中很多被红军俘虏过,到过苏区,都众口同辞的说,苏区好,红军好,很容易结成朋友。我向同志们建议:

一,要训练一批得力同志到白军内当兵,从内部进行活动最为有力。到白军去当兵的同志,一定要经过充分的训练。

二,组织白军驻地能接近白军的群众,使其进行兵运。例如筑有碉堡的地方,只要有可靠群众,其守兵是不难运动的。只有运动守兵使其哗变,才能粉碎敌人碉堡政策,以恢复苏

区。

三,对于白军俘虏以后,还要十分优待,加紧教育他们,并与他们发生一种友谊的或带封建性组织的关系,使他们出来不致忘掉苏区。这次我们更感觉到优待俘虏工作之极端重要性。

四,拖枪来归者须给钱,并加以训练,除留用外,须派出来进行兵运,此项工作做得好,兵运极易收效。总之,要严格与不做兵运工作或以兵运工作做不出什么成绩的观点作斗争。同时,对于俘虏兵须大胆留用,不要怕惧,只要政治工作做得好与待遇适当,俘虏兵决不致有损害于红军。要打破过去对俘虏兵机会主义过低的估计与畏怕心!

(六)怕做城市工作与城市工作之无成绩,恐怕是赣东北党最显著的弱点了。有些同志对于城市的白色恐怖过分估计,好像敌人是千耳千眼,不但不能活动,且不可一日居住,这完全是错误的。只要这个同志有相当城市生活的经验,找到适当的职业以为掩护,有相当够用的经费,加上同志的刻苦工作和注意秘密工作的技术,城市工作的成绩是可预期获得的。无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学生运动都可以做出成绩来。现在到处人心惶惶,除一部份特别反动的地主资本家和法西斯匪徒外,谁会留恋于万恶的“刮”民党统治,谁不心怀愤恨和激怒,不过因无人领导,表面上是归于沉寂而已。我希望同志们火速训练一批城市工作人员出来。选择一部份斗争较久,有工作能力的干部,给以充分训练,派去城市工作,并经常予以指导和检查,必能获效。严格与忽视城市工作的倾向作斗争!

(七)训练干部的工作,是更加重要。过去赣东北所办的党

校,成绩较小。主要原因,我认为由于理论与实际之不相联系的教授方法,有很多缺点;而校中负责人,又多是兼职,不能专心于校中的教育工作。教员钟点到了上课,下课就走了。对于校内的思想斗争,理论和实际工作的讨论,少有得力同志去参加指导。我提议:

一,在目前环境之下,想安稳办党校是不可能,只能开少数人短期训练班或各种会议进行教育工作。将目前发生各种实际问题拿来与党的理论、党的决议联系起来说明和解释,这样来提高同志的能力。

二,多注意日常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应多解释和指导,以增长他们工作能力及斗争经验。

三,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和政治教育,积极提高党内同志政治理论的水平线。

四,我诚恳的盼望同志十分努力训练出一千个新的工农干部,以填补我们这次失利的损失。

(八)在敌人造碉堡推进苏区环境之下,又加我们这次失利的环境影响,斗争条件将更加艰苦,不亚于一九二八——二九年时候。但我坚决相信,久经战斗的你们,以及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各地同志,定能胜任这艰苦战斗任务的,并能在百折不挠的战斗中,终于要战胜敌人的!我希望同志们在这革命大转变的关键,大家都要咬紧牙关,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不怕劳苦,发扬布尔塞维克最高的积极性、顽强性、坚持性,务要完全消灭敌人,为被日寇和法西斯“刮”国民党屠杀的同志们复仇,为争得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是不能再与你们共同奋斗了,我

是如何的惭愧着和难过呵！我上面所说的意见，都是我最近感触到，当然里面免不了有错误。说错了请你们批评，说对了的，请你们执行。我们虽囚狱中，但我们的脑中，仍是不断的思念着同志们的奋斗精神，总祈祷着你们的胜利和成功！我直到现在，革命热诚仍和从前一样。我正在进行越狱的活动。我想，我若能越狱出来，我将用我最高的努力去创造新苏区和新红军，以恢复这次损失！同志们！越狱恐难可能（主要的是无外援），那时只有慷慨的就死了，我不能完成的工作责任，只有加重到同志们的肩头上了！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你们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我与刘、王、曹同志等都是敌人刀口下的人了，是再也想不到为党拚命工作的机会了。这是无可奈何的！我能丢弃一切，惟革命事业，却耿耿在怀，不能丢弃！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经常记起你们多年在一起奋斗的战友们之惨死，提起奋勇的精神，将死敌的日本帝国主义赶快赶走，将万恶的国民党统治赶快推翻吧！谨向你们及你们领导下的红军和工农群众致热烈的革命敬礼！！

是你们诚挚的战友

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写成

六月十九日密写

据巴黎《救国时报》社《民族英雄方志敏》版本刊印

刘、王、曹，即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见本书第 98 页注，第 102 页注

可爱的中国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

这是一间囚室。

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黯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对天空开了两道玻璃窗，光线空气都不算坏。对准窗子，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桌边放着一把锯短了脚的矮竹椅；接着竹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的摆在床的里沿。在这室的里面一角，有一只未漆的未盖的白木箱摆着，木箱里另有一只马桶躲藏在里面，日夜张开着口，承受这室内囚人每日排泄下来的秽物。在白木箱前面的靠壁处，放着一只蓝磁的痰盂，它象与马桶比赛似的，也是日夜张开着口，承受室内囚人吐出来的痰涕与丢下去的橘皮蔗渣和纸屑。骤然跑进这间房来，若不是看到那只刺目的很不雅观的白方木箱，以及坐在桌边那个钉着铁镣一望而知为囚人的祥松，或者你会认为这不是一间囚室，而是一间书室了。

祥松即方志敏烈士自己。

的确,就是关在这室内的祥松,也认为比他十年前在省城读书时所住的学舍的房间要好一些。

这是看守所优待号的一间房。这看守所分为两部,一部是优待号,一部是普通号。优待号是优待那些在政治上有地位或是有资产的人们。他们因各种原因,犯了各种的罪,也要受到法律上的处罚;而他们平日过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身体,都是不能耐住那普通号一样的待遇,把他们也关到普通号里去,不要一天两天,说不定都要生病或生病而死,那是万要不得之事。故特辟优待号让他们住着,无非是期望着他们趁早悔改的意思。所以与其说优待号是监狱,或者不如说是休养所较为恰切些,不过是不能自由出入罢了。比较那潮湿污秽的普通号来,那是大大的不同。在普通号吃苦生病的囚人,突然看到优待号的清洁宽敞,心里总不免要发生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天狱之感。

因为祥松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他原来的主义信仰,才将他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

祥松前在普通号,有三个同伴同住,谈谈讲讲,也颇觉容易过日。现在是孤零一人,镇日坐在这囚室内,未免深感寂寞了。他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想借烟来散闷,酒来解愁,也是做不到的。而能使他忘怀一切的,只是读书。他从同号的难友处借了不少的书来,他原是爱读书的人,一有足够的书给他读读看看,就是他脚上钉着的十斤重的铁镣也不觉得它怎样沉重压脚了。尤其在现在,书好象是医生手里止痛的吗啡针,他一看起书来,看到津津有味处,把他精神上的愁闷与肉体上的苦痛,都麻痹地忘却了。

到底他的脑力有限,接连看了几个钟头的书,头就会一阵一

阵的胀痛起来,他将一双肘节放在桌上,用两掌抱住胀痛的头,还是照原看下去,一面咬紧牙关自语:“尽你痛!痛!再痛!脑溢血,晕死去罢!”直到脑痛十分厉害,不能再耐的时候,他才丢下书本,在桌边站立起来。或是向铁床上一倒,四肢摊开伸直,闭上眼睛养养神;或是在室内从里面走到外面,又从外面走到里面的踱着步;再或者站在窗口望着窗外那么一小块沉闷的雨天出神;也顺便望望围墙外那株一半枯枝,一半绿叶的柳树。他一看到那一簇浓绿的柳叶,他就猜想出遍大地的树木,大概都在和暖的春风吹嘘中,长出艳绿的嫩叶来了——他从这里似乎得到一点儿春意。

他每天都是这般不变样地生活着。

今天在换班的看守兵推开门来望望他——换班交代最重要的一个囚人——的时候,却看到祥松没有看书,也没有踱步,他坐在桌边,用左手撑住头,右手执着笔在纸上边写边想。祥松今天似乎有点什么感触,要把它写出来。他在写些什么呢?啊!他在写着一封给朋友们的信。

亲爱的朋友们:

我终于被俘入狱了。

关于我被俘入狱的情形,你们在报纸上可以看到,知道大概,我不必说了。我在被俘以后,经过绳子的绑缚,经过钉上粗重的脚镣,经过无数次的拍照,经过装甲车的押解,经过几次群众会上活的示众,以至关入笼子里,这些都象放映电影一般,一幕一幕的过去!我不愿再去回忆那些过去的事情了,回忆,只能增加我不堪的羞愧和苦恼,我也不愿将我在狱中的生活告诉你们。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所以不能告诉你们一点什么好的新闻。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却是另外一个比较紧要的问题,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罢。

我自入狱后,有许多人来看我;他们为什么来看我,大概是怀着到动物园里去看一只新奇的动物一样的好奇心罢?他们背后怎样评论我,我不能知道,而且也不必一定要知道。就他们当面对我讲的话,他们都承认我是一个革命者;不过他们认为我只顾到工农阶级的利益,忽视了民族的利益,好象我并不是热心爱中国爱民族的人。朋友,这是真实的话吗?工农阶级的利益,会是与民族的利益冲突吗?不,绝不是的,真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的人,才正是为民族谋解放的人,说我不爱中国不爱民族,那简直是对我一个天大的冤枉了。

我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私塾中读书,无知无识,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自然,不知道爱国为何事。以后进了高等小学读书,知识渐开,渐渐懂得爱护中国的道理。一九一八年爱国运动波及到我们高小时,我们学生也开起大会来了。

在会场中,我们几百个小学生,都怀着一肚子的愤恨,一方面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无餍的侵略,另一方面更痛恨曹、章等卖国贼的狗肺狼心!就是那些年青的教师们(年老的教师们,对于爱国运动,表示不甚关心的样子),也和学生一样,十分激愤。宣

曹、章,即曹汝霖、章宗祥;一九一九年时北洋军阀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僚。

布开会之后,一个青年教师跑上讲堂,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一条一条地边念边讲。他的声音由低而高,渐渐地吼叫起来,脸色涨红,渐而发青,颈子胀大得象要爆炸的样子,满头的汗珠子,满嘴唇的白沫,拳头在讲桌上捶得碰碰响。听讲的我们,在这位教师如此激昂慷慨的鼓动之下,那一个不是鼓起嘴巴,睁大着眼睛——每对透亮的小眼睛,都是红红的象要冒出火来;有几个学生竟流泪哭起来了。朋友,确实的,在这个时候,如果真有一个日本强盗或是曹、章等卖国贼的那一个站在我们的面前,那怕不会被我们一下打成肉饼!绘中,通过抵制日货,先要将各人身边的日货销毁去,再进行检查商店的日货,并出发对民众讲演,唤起他们来爱国。会散之后,各寝室内扯抽屉声,開箱声,响得很热闹,大家都在急忙地清查日货呢。

“这是日货,打了去!”一个玻璃瓶的日本牙粉扔出来了,扔在阶石上,立即打碎了,淡红色的牙粉,飞洒满地。

“这也是日货,踩了去!”一只日货的洋磁脸盆,被一个学生倒仆在地上,猛地几脚踩凹下去,磁片一片片地剥落下来,一脚踢出,磁盆就象含冤无诉地滚到墙角里去了。

“你们大家看看,这床席子大概不是日本货吧?”一个学生双手捧着一床东洋席子,表现很不能舍去的样子。

大家走上去一看,看见席头上印了“日本制造”四个字,立刻同声叫起来:

“你的眼睛瞎了,不认得字?你舍不得这床席子,想做亡国奴!”不由分说,大家伸出手来一撕,那床东洋席,就被撕成碎条了。

我本是一个苦学生,从乡间跑到城市里来读书,所带的铺盖

用品都是土里土气的,好不容易弄到几个钱来,买了日本牙刷,金刚石牙粉,东洋脸盆,并也有一床东洋席子。我明知销毁这些东西,以后就难得钱再买,但我为爱国心所激动,也就毫无顾惜地销毁了。我并向同学们宣言,以后生病,就是会病死了,也决不买日本的仁丹和清快丸。

从此以后,在我幼稚的脑筋中,作了不少的可笑的幻梦;我想在高小毕业后,即去投考陆军学校,以后一级一级的升上去,带几千兵或几万兵,打到日本去,踏平三岛。我又想,在高小毕业后,就去从事实业,苦做苦积,那怕不会积到几百万几千万的家私,一齐拿出来,练海陆军,去打东洋。读西洋史,一心想做拿破仑;读中国史,一心又想做岳武穆。这些混杂不清的思想,现在讲出来,是会惹人笑痛肚皮!但在当时我却认为这些思想是了不起的真理,愈想愈觉得津津有味,有时竟想到几夜失眠。

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纯入迷。

朋友,你们知道吗?我在高小毕业后,既未去投考陆军学校,也未从事什么实业,我却到N城来读书了。N城到底是省城,比县城大不相同。在N城,我看到了许多洋人,遇到了许多难堪的事情,我讲一两件给你们听,可以吗?

拿破仑(一七六九——一八二一),即拿破仑第一,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一七九九年,在法国大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雾月十八日(十一月九日)政变,自任第一执政。

岳武穆,即岳飞(一一一三——一一四二),宋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抗金名将。后因秦桧诬反被杀害。宋孝帝时追封为武穆。

N城,指南昌。

只要你到街上去走一转,你就可以碰着几个洋人。当然我们并不是排外主义者,洋人之中,有不少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同情于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只是那些到中国来赚钱,来享福,来散播精神的鸦片——传教的洋人,却是有十分的可恶的。他们自认为文明人,认我们为野蛮人,他们是优种,我们却是劣种;他们昂头阔步,带着一种藐视中国人、不屑与中国人为伍的神气,总引起我心里的愤愤不平。我常想:“中国人真是一个劣等民族吗?真该受他们的藐视吗?我不服的,决不服的。”

有一天,我在街上低头走着,忽听得“站开!站开!”的喝道声。我抬头一望,就看到四个绿衣邮差,提着四个长方扁灯笼,灯笼上写着“邮政管理局长”几个红扁字,四人成双行走,向前喝道;接着是四个徒手的绿衣邮差;接着是一顶绿衣大轿,四个绿衣轿夫抬着;轿的两旁,各有两个绿衣邮差扶住轿杠护着走;轿后又是四个绿衣邮差跟着。我再低头向轿内一望,轿内危坐着一个碧眼黄发高鼻子的洋人,口里衔着一枝大雪茄,脸上露出十足的傲慢自得的表情。“啊!好威风呀!”我不禁脱口说出这一句。邮政并不是什么深奥巧妙的事情,难道一定要洋人才办得好吗?中国的邮政,为什么要给外人管理去呢?

随后,我到K埠读书,情形更不同了。在K埠有了所谓租界上,我们简直不能乱动一下,否则就要遭打或捉。在中国的地方,建起外人的租界,服从外人的统治,这种现象不会有点使我难受吗?

有时,我站在江边望望,就看见很多外国兵舰和轮船在长江内行驶和停泊,中国的内河,也容许外国兵舰和轮船自由行驶吗?中国有兵舰和轮船在外国内河行驶吗?如果没有的话,外国人不是白白欺负中国吗?中国人难道就能够低下头来活受他们的欺负不成?!

就在我读书的教会学校里,他们口口声声传那“平等博爱”的基督教,同是教员,又同是基督信徒,照理总应该平等待遇,但西人教员,都是二三百元一月的薪水,中国教员只有几十元一月的薪水,教国文的更可怜,简直不如去讨饭,他们只有二十余元一月的薪水。朋友,基督国里,就是如此平等法吗?难道西人就真是上帝宠爱的骄子,中国人就真是上帝抛弃的下流的瘪三?!

朋友,想想看,只要你不是一个断了气的死人,或是一个甘心亡国的懦夫,天天碰着这些恼人的问题,谁能按下你不挺身而出,为积弱的中国奋斗呢?何况我正是—一个血性自负的青年!

朋友,我因无钱读书,就漂流到吸尽中国血液的唧筒——上海来了。最使我难堪的,是我在上海游法国公园的那一次。我去上海原是梦想着找个半工半读的事情做做,那知上海是人浮于事,找事难于登天,跑了几处,都毫无头绪,正在纳闷着,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散散闷。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在中国的上海地方让他们造公园来,反而禁止华人入园,反而将华人与狗并列。这样无理的侮辱华人,岂是所谓“文明国”的人们所应做出来的吗?华人在这世界上

还有立足的余地吗？还能生存下去吗？我想至此也无心游园了，拔起脚就转回自己的寓所了。

朋友，我后来听说因为许多爱国文学家著文的攻击，那块侮辱华人的牌子已经取去了。真的取去了没有？还没有取去？朋友，我们要知道，无论这块牌子取去或没有取去，那些以主子自居的混蛋的洋人，以畜生看待华人的观念，是至今没有改变的。

朋友，在上海最好是埋头躲在鸽子笼里不出去，倒还可以静一静心！如果你喜欢向外跑，喜欢在“国中之国”的租界上去转转，那你不仅可以遇着“华人与狗”一类的难堪的事情，你到处可以看到高傲的洋大人的手杖，在黄包车夫和苦力的身上飞舞；到处可以看到饮得烂醉的水兵，沿街寻人殴打；到处可以看到巡捕手上的哭丧棒，不时在那些不幸的人们身上乱揍；假若你再走到所谓“西牢”旁边听一听，你一定可以听到从里面传出来的包探捕头拳打脚踢毒刑毕用之下的同胞们一声声呼痛的哀音，这是他们利用治外法权来惩治反抗他们的志士！半殖民地民众悲惨的命运呵！中国民族悲惨的命运呵！

朋友，我在上海混不出什么名堂，仍转回K省来了。

我搭上一只J国轮船。在上船之前，送行的朋友告诉我在J国轮船，确要小心谨慎，否则船上人不讲理的。我将他们的忠告，谨记在心。我在狭小拥挤、汗臭屁臭、蒸热闷人的统舱里，买了一个铺位。朋友，你们是知道的，那时，我已患着很厉害的肺病，这统舱里的空气，是极不适宜于我的；但是，一个贫苦学生，

K省，指江西。

J国，指日本。

能够买起一张统舱票,能够在统舱里占上一个铺位,已经就算是
很幸事了。我躺在铺位上,头在发昏晕!等查票人过去了,正要
昏迷迷的睡去,忽听到从货舱里发出可怕的打人声及喊救声。我
立起身来问茶房什么事,茶房说,不要去理它,还不是打那些不
买票的穷蛋。我不听茶房的话,拖着鞋向那货舱走去,想一看究
竟。我走到货舱门口,就看见有三个衣服褴褛的人,在那堆叠着
的白粮包上蹲伏着。一个是兵士,二十多岁,身体健壮,穿着一件
旧军服。一个象工人模样,四十余岁,很瘦,似有暗病。另一个是
个二十余岁的妇人,面色粗黑,头上扎一块青布包头,似是从乡
下逃荒出来的样子。三人都用手抱住头,生怕头挨到鞭子,好象
手上挨几下并不要紧的样子。三人的身体,都在战栗着。他们都
在极力将身体紧缩着,好象想缩小成一小团子或一小点子,那鞭
子就打不着那一处了。三人挤在一个舱角里,看他们的眼睛,偷
偷地东张西张的神气,似乎他们在希望着就在屁股底下能够找
出一个洞来,以便躲进去避一避这无情的鞭打,如果真有一个
洞,就是洞内满是屎尿,我想他们也是会钻进去的。在他们对面,
站着七个人,靠后一点,站着一个较矮的穿西装的人,身体肥胖
的很,肚皮膨大,满脸油光,鼻孔下蓄了一小绺短须。两手又在裤
袋里,脸上浮露一种毒恶的微笑,一望就知道他是这场鞭打的指
挥者。其余六个人,都是水手茶房的模样,手里拿着藤条或竹片,
听取指挥者的话,在鞭打那三个未买票偷乘船的人们。

“还要打!谁叫你不买票!”那肥人说。

他话尚未说断,那六个人手里的藤条和竹片,就一齐打下。
“还要打!”肥人又说。藤条竹片又是一齐打下。每次打下去,接
着藤条竹片的着肉声,就是一阵“痛哟!”令人酸鼻的哀叫!这种

哀叫,并不能感动那肥人和几个打手的慈心,他们反而哈哈的笑起来了。

“叫得好听,有趣,多打几下!”那肥人在笑后命令地说。

那藤条和竹片,就不分下数的打下,“痛哟!痛哟!饶命呵!”的哀叫声,就更加尖锐刺耳了!

“停住!去拿绳子来!”那肥人说。

那几个打手,好象耍熟了把戏的猴子一样,只听到这句话,就晓得要做什么。马上就有一个跑去拿了一捆中粗绳子来。

“将他绑起来,抛到江里去喂鱼!”肥人指着那个兵士说。

那些打手一齐上前,七手八脚的将那兵士从糖包上拖下来,按倒在舱面上,绑手的绑手,绑脚的绑脚,一刻儿就把那兵士绑起来了。绳子很长,除缚结外,还各有一长段拖着。

那兵士似乎入于昏迷状态了。

那工人和那妇人还是用双手抱住头,蹲在糖包上发抖战,那妇人的嘴唇都吓得变成紫黑色了。

船上的乘客,来看发生什么事体的,渐来渐多,货舱门口都站满了,大家脸上似乎都有一点不平服的表情。

那兵士渐渐的清醒过来,用不大的声音抗议似的说:

“我只是无钱买船票,我没有死罪!”

拍的一声,兵士的面上挨了一巨掌,这是打手中一个很高大的人打的。他吼道:“你还讲什么?象你这样的狗东西,别说死一个,死十个百个又算什么!”

于是他们将他搬到舱沿边,先将他手上和脚上两条拖着的绳子,缚在船沿的铁栏干上,然后将他抬过栏干向江内吊下去。人并没有浸入水内,离水面还有一尺多高,只是仰吊在那里。被

轮船激起的江水溅沫，急雨般打到他面上来。

那兵士手脚被吊得彻心彻骨的痛，大声哀叫。

那几个魔鬼似的人们，听到了哀叫，只是“好玩 好玩！”的叫着跳着作乐。

约莫吊了五六分钟，才把他拉上船来，向舱板上一摔，解开绳子，同时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味道尝够了吗？”“坐白船没有那么便宜的！”“下次你还买不买票？”“下次你还要不要来尝这辣味儿？”“你想错了，不买票来偷搭外国船！”那兵士直硬硬地躺在那里，闭上眼睛，一句话也不答，只是左右手交换的去摸抚那被绳子嵌成一条深槽的伤痕，两只脚也在那吊伤处交互揩擦。

“把他也绑起来吊一下！”肥人又指着那工人说。

那工人赶从糖包上爬下来，跪在舱板上，哀恳地说：“求求你们不要绑我，不要吊我，我自己爬到江里去投水好了。象我这样连一张船票都买不起的苦命，还要它做什么！”他说完就望船沿爬去。

“不行不行，照样的吊！”肥人说。

那些打手，立即将那工人拖住，照样把他绑起，照样将绳子缚在铁栏干上，照样把他抬过铁栏干吊下去，照样地被吊在那里受着江水激沫的溅洒，照样他在难忍的痛苦下哀叫，也是吊了五六分钟，又照样把他吊上来，摔在舱板上替他解缚。但那工人并不去摸抚他手上和脚上的伤痕，只是眼泪如泉涌地流出来，尽在抽噎的哭，那半老人看来是很伤心的了！

“那妇人怎样耍她一下呢？”打手中一个矮瘦的流氓样子的人向肥人问。

“……”肥人微笑着不作声。

“不吊她,摸一摸她,也是有趣的呀!”

肥人点一点头。

那人就赶上前去,扯那妇人的裤腰。那妇人双脚打文字式的绞起,一双手用力遮住那小肚子下的地方,脸上红得发青了,用尖声喊叫,“髹不得呀!髹不得呀!”

那人用死力将手伸进她的腿胯里,摸了几摸,然后把手拿出来,笑着说:“没有毛的,光板子!光板子!”

“哈,哈,哈哈……”打手们哄然大笑起来。

“打!”我气愤不过,喊了一声。

“谁喊打?”肥人圆睁着那凶眼望着我们威吓地喝。

“打!”几十个人的声音,从站着观看的乘客中吼了出来。

那肥人有点惊慌了,赶快移动脚步,挺起大肚子走开,一面急忙地说:

“饶了他们三个人的船钱,到前面码头赶下船去!”

那几个打手齐声答应“是”,也即跟着肥人走去了。

“真是灭绝天理良心的人,那样的虐待穷人!”“狗养的好凶恶!”“那个肥大头可杀!”“那几个当狗的打手更坏!”“咳,没有捶那班狗养的一顿!”在观看的乘客中,发生过一阵嘈杂的愤激的议论之后,都渐次散去,各回自己的舱位去了。

我也走回统舱里,向我的铺位上倒下去,我的头象发热病似的胀痛,我几乎要放声痛哭出来。

朋友,这是我永不能忘记的一幕悲剧!那肥人指挥着的鞭打,不仅是鞭打那三个同胞,而是鞭打我中国民族,痛在他们身上,耻在我们脸上!啊!啊!朋友,中国人难道真比一个畜生都不如了吗?你们听到这个故事,不也很难过吗?

朋友,以后我还遇着不少的象这一类或者比这一类更难堪的事情,要说,几天也说不完,我也不忍多说了。总之,半殖民地的中国,处处都是吃亏受苦,有口无处诉。但是,朋友,我却因每一次受到的刺激,就更加坚定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决心。我是常常这样想着,假使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那我又何惜于我这一条蚁命!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象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象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不象日本姑娘那样苗条瘦小。中国许多有名的崇山大岭,长江巨河,以及大小湖泊,岂不象征着我们母亲丰满坚实的肥肤上之健美的肉纹和肉窝?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子?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至于说到中国天然风景的美丽,我可以说不但是雄巍的峨嵋,妩媚的西湖,幽雅的雁荡,与夫“秀丽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可以傲睨一世,令人称羨;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自城市以至乡村,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都可以成流连难舍的胜景;这好象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姿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

来,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咳!母亲!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只因你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弄成贫穷已极;不但不能买一件新的好看的衣服,把你自己装饰起来;甚至不能买块香皂将你全身洗擦洗擦,以致现出怪难看的一种憔悴褴褛和污秽不洁的形容来!啊!我们的母亲太可怜了,一个天生的丽人,现在却变成叫化的婆子!站在欧洲、美洲各位华贵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如,就是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惭形秽得很呢!

听着!朋友!母亲躲到一边去哭泣了,哭得伤心得很呀!她似乎在骂着:“难道我四万万的孩子,都是白生了吗?难道他们真象着了魔的狮子,一天到晚的睡着不醒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伟大的团结力量,去与残害母亲、剥削母亲的敌人斗争吗?难道他们不想将母亲从敌人手里救出来,把母亲也装饰起来,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出色、最美丽、最令人尊敬的母亲吗?”朋友,听到没有母亲哀痛的哭骂?是的,是的,母亲骂得对,十分对!我们不能怪母亲好哭,只怪得我们之中出了败类,自己压制自己,眼睁睁的望着我们这位挺慈祥美丽的母亲,受着许多无谓的屈辱,和残暴的蹂躏!这真是我们做孩子们的不是了,简直连一位母亲都爱护不住了!

朋友,看呀!看呀!那名叫“帝国主义”的恶魔的面貌是多么难看呀!在中国许多神怪小说上,也寻不出一个妖精鬼怪的面貌,会有这些恶魔那样的狞恶可怕!满脸满身都是毛,好象他们并不是人,而是人类中会吃人的猩猩!他们的血口,张开起来,好似无底的深洞,几千几万几千万的人类,都会被它吞下去!他们的牙齿,尤其是那伸出口外的獠牙,十分锐利,发出可怕的白光!他们的手,不,不是手呀,而是僵硬硬的铁爪!那么难看

的恶魔 ,那么狰狞可怕的恶魔 !一 ,二 ,三 ,四 ,五 ,朋友 ,五个可怕的恶魔 ,正在包围着我们的母亲呀 !朋友 ,看呀 ,看到了没有 ? 呸 ! 那些恶魔将母亲搂住呢 ! 用他们的血口 ,去亲她的嘴 ,她的脸 ,用他们的铁爪 ,去抓破她的乳头 ,她的可爱的肥肤 呀 ,看呀 ! 那个戴着粉白的假面具的恶魔 ,在做什么 ? 他弯身伏在母亲的胸前 ,用一支锐利的金管子 ,刺进 ,呀 刺进母亲的心口 ,他的血口 ,套到这金管子上 ,拚命的吸母亲的血液 ! 母亲多么痛呵 ,痛得嘴唇都成白色了。噫 ,其他的恶魔也照样做吗 ? 看 ! 他们都拿出各种金的、铁的或橡皮的管子 ,套住在母亲身上被他们铁爪抓破流血的地方 ,都拚命吸起血液来了 ! 母亲 ,你有多少血液 ,不要一下子就被他们吸干了吗 ?

嘎 ! 那矮矮的恶魔 ,拿出一把屠刀来了 ! 做什么 ? 呸 ! 恶魔 ! 你敢割我们母亲的肉 ? 你想杀死她 ? 咳哟 ! 不好了 ! 一刀 ! 拍的一刀 ! 好大胆的恶魔 ,居然向我们母亲的左肩上砍下去 ! 母亲的左臂 ,连着耳朵到颈 ,直到胸膛 ,都被砍下来了 ! 砍下了身体的那么一大块——五分之一的那么一大块 ! 母亲的血在涌流出来 ,她不能哭出声来 ,她的嘴唇只是在那里一张一张的动 ,她的眼泪和血在竞着涌流 ! 朋友们 ! 兄弟们 ! 救救母亲呀 ! 母亲快要死去了 !

啊 ! 那矮的恶魔怎么那样凶恶 ,竟将母亲那么一大块身体 ,就一口生吞下去 ,还在那里眈眈地望着 ,象一只饿虎向着驯羊一样的望着 ! 恶魔 ! 你还想砍 ,还想割 ,还想把我们的母亲整个吞下去 ? ! 兄弟们 ! 无论如何不能与它干休 ! 它砍下而且生吞下去

指当时美、英、法、日、意五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

母亲的那么一大块身体 母亲现在还象一个人吗 ,缺了五分之一的身体 ?美丽的母亲 ,变成一个血迹模糊肢体残缺的人了。兄弟们 ,无论如何 ,不能与它干休 ,大家冲上去 ,捉住那只恶魔 ,用铁拳痛痛的捶它 ,捶得它张开口来 ,吐出那块被生吞下去的母亲身体 ,才算 ,决不能让它 在恶魔的肚子里消化了去 ,成了它的滋养料 我们一定要回来一个完整的母亲 ,绝对不能让她的肢体残缺呀 !

呸 !那是什么人 ?他们也是中国人 ,也是母亲的孩子 ?那么为什么去帮助恶魔来杀害自己的母亲呢 ?你们看 !他们在恶魔持刀向母亲身上砍的时候 ,很快的就把砍下来的那块身体 ,双手捧到恶魔血口中去 !他们用手拍拍恶魔的喉咙 ,使它快吞下去 ;现在又用手去摸摸恶魔的肚皮 ,增进它的胃之消化力 ,好让快点消化下去。他们都是所谓高贵的华人 ,怎样会那么恭顺的秉承恶魔的意旨行事 ?委曲求欢 ,丑态百出 !可耻 ,可耻 !傀儡 ,卖国贼 !狗彘不食的东西 !狗彘不食的东西 !你们帮助恶魔来杀害自己的母亲 ,来杀害自己的兄弟 ,到底会得到什么好处 ?!我想你们这些无耻的人们呵 !你们当傀儡、当汉奸、当走狗的代价 ,至多只能伏在恶魔的肛门边或小便上 ,去吸取它把母亲的肉 ,母亲的血消化完了排泄出来的一点粪渣和尿滴 那是多么可鄙弃的人生呵 !

朋友 ,看 其余的恶魔 ,也都拔出刀来 ,馋涎欲滴地望着母亲的 身体 ,难道也象矮的恶魔一样来分割母亲吗 ?啊 !不得了 ,他们如果都来操刀而割 ,母亲还能活命吗 ?她还不会立即死去吗 ?那时 ,我们不要变成了无母亲的孩子吗 ?咳 !亡了母亲的孩子 ,不是到处更受人欺负和侮辱吗 ?朋友们 ,兄弟们 ,赶快起来 ,救救

母亲呀！无论如何，不能让母亲死亡的呵！

朋友，你们以为我在说梦呓吗？不是的，不是的，我在呼喊着大家去救母亲呵！再迟些时，她就要死去了。

朋友，从崩溃毁灭中，救出中国来，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来，这是刻不容缓的了。但是，到底怎样去救呢？是不是由我们同胞中，选出几个最会做文章的人，写上一篇十分娓娓动听的文告或书信，去劝告那些恶魔停止侵略呢？还是挑选几个最会演说、最长于外交辞令的人，去向他们游说，说动他们的良心，自动的放下屠刀不再宰割中国呢？抑或挑选一些顶善哭泣的人，组成哭泣团，到他们面前去，长跪不起，哭个七日七夜，哭动他们的慈心，从中国撒手回去呢？再或者……我想不讲了，这些都不会丝毫有效的。哀求帝国主义不侵略和灭亡中国，那岂不等于哀求老虎不吃肉？那是再可笑也没有了。我想，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朋友，你们说对不对呢？

因为中国对外战争的几次失利，真象倒霉的人一样，弄得自己不相信自己起来了。有些人简直没有一点民族自信心，认为中国是沉沦于万丈之深渊，永不能自拔，在帝国主义面前，中国渺小到象一个初出世的婴孩！我在三个月前，就会到一位先生，他的身体瘦弱，皮肤白皙，头上的发梳得很光亮，态度文雅。他大概是在军队中任个秘书之职，似乎是一个伤心国事的人。他特地来与我作了下列的谈话：

他：“咳！中国真是危急极了！”

我：“是的，危急已极，再如此下去，难免要亡国了。”

“唔，亡国，是的，中国迟早是要亡掉的。中国不会有办法，我想是无办法的。”他摇头的说，表示十分丧气的样子。

“先生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那里就会无办法。”我诘问他。

“中国无力量呀！你想帝国主义多么厉害呵！几百几千架飞机，炸弹和人一样高，还有毒瓦斯，一放起来，无论多少人，都要死光。你想中国拿什么东西去抵抗它？”他说时，现出恐惧的样子。

“帝国主义固然厉害，但全中国民众团结起来的斗争力量也是不可侮的啦！并且，还有……”我尚未说完，他就抢着说：

“不行不行，民众的力量，抵不住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中国不行，无办法，无办法的啦。”

“那照先生所说，我们只有坐在这里等着做亡国奴了！你不觉得那是可耻的懦夫思想吗？”我实在忍不住，有点气愤了。他睁大眼睛，呆望着我，很难为情的不作答声。

这位先生，很可怜的代表一部分鄙怯人们的思想，他们只看到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忘却自己民族伟大的斗争力量。照他的思想，中国似乎是命注定的要走印度、朝鲜的道路了，那还了得？！

中国真是无力自救吗？我绝不是那样想的，我认为中国是有自救的力量的。最近十几年来，中国民族，不是表示过它的斗争

当时印度、朝鲜还未独立，这里是说亡国的意思。

力量之不可侮吗？弥漫全国的“五卅”运动，是着实的教训了帝国主义，中国人也是人，不是猪和狗，不是可以随便屠杀的。省港罢工，在当时革命政权扶助之下，使香港变成了臭港，就是最老牌的帝国主义，也要屈服下来。以后北伐军到了湖北和江西，汉口和九江的租界，不是由我们自动收回了吗？在那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威权，不是一落千丈吗？朋友，我现在又要来讲个故事了。就在北伐军到江西的时候，我在江西做工作，因有事去汉口，在九江又搭上一只J国轮船，而且十分凑巧，这只轮船，就是我那次由上海回来所搭乘的轮船。使我十分奇怪的，就是轮船上下管事人对乘客们的态度，显然是两样的了——从前是横蛮无理，现在是和气多了。我走到货舱去看一下，货舱依然是装满了

“五卅”运动，指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激起的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群众近万人到“公共租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遭到英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这次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工人、学生、商人和农民在各地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罢市、罢课，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为了声援“五卅”运动，香港工人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开始举行总罢工，参加人数达二十五万；六月二十一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也开始举行罢工。这两处反英的罢工合称为省（指省城广州）港罢工。六月二十三日，两处罢工工人合组罢工委员会，并成立纠察队，封锁香港和沙面租界，使英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严重打击。这次罢工坚持一年零四个月。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胜利结束。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人民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集会。当宣传员在英租界附近广场演讲时，英帝国主义公然指使大批武装水兵用刺刀驱赶听众，当场刺死中国海员一人，刺伤群众数十人，激起了武汉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一月五日，武汉数十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大会。会后革命群众英勇地驱逐了英国巡捕，占领了英租界。武汉国民政府接受了群众的要求，派军队进驻租界，正式收回了英租界。六日，九江工人也英勇地占领了九江英租界，并由武汉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斗争下，英帝国主义不得不在二月十九日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定，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

糖包,但糖包上没有蹲着什么人。再走到统舱去看看,只见两边走栏的甲板上,躺着好几十个人。有些象是做工的,多数是象从乡间来的,有一位茶房正在开饭给他们吃呢。我为了好奇心,走到那茶房面前向他打了一个招呼,与他谈话:

我:“请问,这些人都是买了票吗?”

茶房:“他们那里买票,都是些穷人。”

我:“不买票也可以坐船吗?”

茶房:“马马虎虎的过去,不买票的人多呢!你看统舱里那些士兵,那个买了票的?”他用手向统舱里一指,我随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果就看见有十几个革命军兵士,围在一个茶房的木箱四旁,箱盖上摆着花生米,皮蛋,酱豆干等下酒菜,几个洋磁碗盛着酒,大家正在高兴地喝酒谈话呢。

我:“他们真都没有买票吗?”

茶房:“那里还会假的,北伐军一到汉口,他们就坐船不买票了。”

“从前的时候,不买票也行坐船吗?”我故意地问。

茶房:“那还了得,从前不买票,不但打得要命,还要抛到江里去!”

“抛到江里去?那岂不是要浸死人吃人命?”我又故意地问。

茶房笑说:“不是真抛到江里去浸死,而是将他吊一吊,吓一吓。不过这一吊也是一碗辣椒汤,不好尝的。”

我:“那么现在你们的船老板,为什么不那样做呢?”

茶房:“现在不敢那样做了,革命势力大了。”

我:“我不懂那是怎样说的,请说清楚!”

茶房:“那还不清楚吗?打了或吊了中国人,激动了公愤,工

人罢下工来,他的轮船就会停住走不动了。那损失不比几个人不买票的损失更大吗?”

我：“依你所说,那外国人也有点怕中国人了?”

茶房：“不能说怕,也不能说不怕,唔,照近来情形看,似乎有点怕中国人了。哈哈!”茶房笑起来了。

我与他再点点头道别,我暗自欢喜地走进来。我心里想,今天可惜不遇着那肥大头,如遇着,至少也要奚落他几句。

我走到官舱的饭厅上去看看,四壁上除挂了一些字画外,却挂了一块木板布告。布告上的字很大,远处都可以看清楚。

第 号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布告

为布告事。照得近来有车人及民众搭乘外国轮船不买票,实属非是!特出布告,仰该军民人等,以后搭乘轮船,均须照章买票,不得有违!切切此布。

啊啊,外国轮船,也有挂中国布告之一天,在中国民众与兵、工奋斗之下,藤条、竹片和绳子,也都失去从前的威力了。

朋友,不幸得很,从此以后,中国又走上了厄运,环境又一天天的恶劣起来了。经过“五三”的济南惨案,直到“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四省,就是我在上面所说那矮的恶魔,一刀砍下并生吞下我们母亲五分之一的身体。这是由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受了挫折,对于中国进攻采取了“不抵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出兵侵占山东省会济南,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军在济南屠杀很多中国人,造成济南惨案。

抗主义”，没有积极唤起国人自救所致！但是，朋友，接着这一不幸的事件而起的，却来了全国汹涌的抗日救国运动，东北四省前仆后继的义勇军的抗战，以及“一二八”有名的上海战争。这些是给了骄横一世的日本军阀一个严重的教训，并在全世界人类面前宣告，中国的人民和兵士，不是生番，不是野人，而是有爱国心的，而是能够战斗的，能够为保卫中国而牺牲的。谁要想将有四千年历史与四万万人口的中国民族吞噬下去，我们是会与他们拚命战斗到最后的一人！

朋友，虽然在我们之中，有汉奸，有傀儡，有卖国贼，他们认仇作父，为虎作伥；但他们那班可耻的人，终究是少数，他们已经受到国人的抨击和唾弃，而渐趋于可鄙的结局。大多数的中国人，有良心有民族热情的中国人，仍然是热心爱护自己的国家的。现在不是有成千成万的人在那里决死战斗吗？他们决不让中国被帝国主义所灭亡，决不让自己和子孙们做亡国奴。朋友，我相信中国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获救，这岂是我们的自欺自誉吗？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

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朋友,我的话说得太噜^囗厌听了吧!好,我只说下面几句了。我老实的告诉你们,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诚无伪;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心还是火一般的炽烈。不过,现在我是一个待决之囚呀!我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我今日写这封信,是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作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虽然我的呼喊,声音十分微弱,有如一只将死之鸟的哀鸣。

啊!我虽然不能实际的为中国奋斗,为中国民族奋斗,但我的心总是日夜祷祝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出来之早日成功!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瘠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 my 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我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

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气馁,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

你们挚诚的祥松

五月二日写于囚室

囚人祥松将上信写好了,又从头到尾仔细修改了一次,自以为没有什么大毛病了,将它折好,套入一个大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寄送不知其名的朋友们均启”。这封信,他知道是无法寄递的,他扯开书桌的抽屉,将信放在里面。然后拖起那双戴了铁镣的脚,叮铛叮铛走到他的铁床边就倒下去睡了。

他往日的睡,总是做着许多恶梦,今晚他或者能安睡一夜吧!我们盼望他能够安睡,不做一点梦,或者只做个甜蜜的梦。

附:

这篇象小说又不象小说的东西,乃是在看管我们的官人们监视之下写的。所以只能比较含糊其辞地写。这是说明一个×××员,是爱护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

据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影印手稿刊印

死！

—— 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

死神在祥松 与他同时入狱的三个同伴面前狞笑！象一只
猛鸷的鹰一样，正在张开它的巨爪，准备一下子就把他们四个人
的生命攫了去！

祥松即方志敏烈士自己。

“死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时候死,我们不知道,——生命是捏在最凶恶的敌人的掌心里!”这是他们入狱后常常说起的话。

千怪万怪,绝不能怪别人,全怪自己错误!咳!错误——一个无可补救的错误!过去虽也做过错误,但错误的危险性较小,影响较小,这次,这次是做了一个无可补救的错误,一个致命的错误啊!率领的军队受到损失,自己亦落于敌人之手。还有什么可说,还有什么可说呢?只有死就是了。

敌人们明明告诉了他们,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投降,而得暂时的苟生,一条就是死!他们不约而同的选定了后一条路。投降?不能够的,决不能够的。

抛弃自己原来的主义信仰,撕毁自己从前的斗争历史,匍的一声,跳入那暗沉沉地秽臭的污水潭里去,向他们入伙,与他们一块儿去抢,去掳,去刮,去榨,去出卖可爱的中国,去残杀无辜的工农,保住自己的头,让朋友的头,滚落下地;保住自己的血,让朋友的血,标射出来。这可都能作下去?啊!啊!这若都能作下去,那还算是人?!是狗!是猪!是畜生!不,还是猪狗畜生不食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作那叛党叛阶级的事情,决不能作的。

于是大家都在那幽暗熏臭的囚室里,东倒一个,西倒一个地卧在竹床上,心平气静地等候着那一刻儿的到来,等候着那一颗子弹,或是一刀!

“脖子伸硬些,挨它一刀!临难无苟免!”那个在征剿革命的叛逆的东征战役中,被打残了一只左手的只手将军田寿 说。他

说时 ,用劲地伸出他的脖子 ,做个真象有一个刽子手持刀向他脖子上砍下去的样儿。

“对 ! 必须如此 !”那个经过百战以上身子瘦瘦的病知 说。

“我们必须准备口号 ,临刑时 ,要高声的呼 ,用劲的呼 ,以表示我们的不屈 !”在这次失败中负主要责任的囚人祥松说。

那个在被俘时负伤三枪 ,卧在床上正在发寒发热 ,神思昏迷的仰山 ,不知怎的 ,被他听明白了口号两个字 ,就用他那有气无力的声音 ,仰起头来很关心地问 :

“口号 ? 你们是不是在讲临刑时的口号 ? 要准备几个口号——有力的口号 !”

“仰山 ! 你安心的睡吧 ! 不要你操心 ! 口号容易准备的。”祥松说。

“要的 ,几个有力的口号 !”仰山的头 ,睡在那灰布大衣叠成的枕头上 ,上下点了两下 ,就闭上眼皮 ,去呻吟他的病和伤的痛苦去了。

大家沉默了下来。得一会 ,田寿与病知两个仍去下象棋 ;祥松因不懂象棋 ,只得独自去看从难友处借来的杂志 ;仰山照旧一声长一声短的呻吟。

午饭开来了。五碗菜 ,内有一碗汤 ,算是三荤两素。这是对他们特别的优待 ,与他们脚上钉着十斤重的铁镣同时而来的特别优待。左右两边柵子里的难友 ,吃了过于粗恶的菜饭 ,似乎有点羡慕他们每餐五碗菜的优待 ,他们却巴不得能除去那沉重压

病知即王如痴。见本书第 98 页注 。

仰山即曹仰山。见本书第 102 页注 。

脚,同时是一种莫大的羞辱之标志的脚镣,情愿去吃他们一样的饭菜。

仰山睡在床上,病得糊里糊涂,一点东西也不想吃,只是依着医生的话,喝点盐开水。这三荤两素的午饭,只剩得他们三个去吃了。

三双筷子,在五个碗内进出了一二十次,菜统吃光了,只剩下几个半碗的汤水。他们开始倒汤泡饭,要借汤水的帮助,去咽下那未完的黄米饭。

“同志!我们在这里吃饭,我有点怀疑到底是为谁吃的。”祥松有点感慨地说。

两人愕然。

“好象我们吃饭,不是为着自己吃的,是为着刽子手们的枪弹或刀吃的。吃胖了一点,让它们尝点油味儿。”祥松接着又说。

“不管它,生一天就得吃一天!”病知说。

“吃吧,不要讲死了就不吃。”田寿说。

三个又低下头来,用劲的去咽那汤泡饭了。

饭后,看守兵送进大半脸盆的水来,尽田寿先洗脸。

田寿剩下来的一只手,这次又打伤了。他请看守兵帮他洗了脸,又帮他洗头发。擦上那“金鸡牌”的香皂,一头满是白皂沫。

“只手将军,你把头发洗得那样干干净净做什么?”祥松带着一点与他开玩笑的神气说。

“我把头发洗干净,是准备去见上帝啦!”田寿带笑的答。

“见上帝?看不出你会说出这样有趣的话来!是的,你死了,

将会升入天堂 ,坐在上帝的右边。”

“我偏要坐在左边 !”

“好吧 ,你就在左边好了。哈哈 ,有趣 !”

哈哈 ,哈哈 ,哈哈……三人都同笑起来了。

仰山为笑声惊醒 ,又仰起头来问 :

“你们为什么笑 ?”

“仰山 ,只手将军说 ,头发洗干净了 ,是准备去见上帝 ,并要坐在上帝的左边。这话怪有趣的呀 !”祥松告诉了他。

“唔 ,有趣的话 !”仰山说了这四个字 ,那黄瘦得怕人的脸上 ,露出来一点勉强的苦笑。“哎哟 !”接着又叫痛起来了。

都倒在竹床上去睡午觉了。在牢狱里有什么可做 ?只有吃了睡 ,睡了又吃。牢狱里是叫一切康健的聪明的有作用的人 ,去睡 ,去病 ,去死 !

有十几年午睡习惯的祥松 ,往日无论怎样 ,午饭后必须睡一忽儿 ,那怕是五分钟 ,睡了一会 ,精神才会好起来。今天 ,他倒在竹床上 ,总不能入睡。越用劲去睡 ,越不能睡着。有许多思想钻入他的脑子来。他睁大着眼睛 ,出神地沉思 :

死 ,是无疑的了。什么时候死 ,不知道。生命捏在敌人的掌心里。是的 ,他要我们死 ,只要说个“杀”就得。一个革命者 ,牺牲生命 ,并不算什么希奇事。流血 ,是革命者常常遇着的 ,历史上没有不流血的革命 ,不流血 ,会得成功吗 ?为党为苏维埃流血 ,这是我十分情愿的。流血的一天 ,总是要来的。那一天是这样来的 :

看守所派人带了铁匠来开脚镣 ,假意地说 :“你们这几位 ,戴

着脚镣确太拖累了，奉上面命令，替你们开了去，让舒服些！”当然我们明知这是假话，真的意思，就是通知我们要枪毙或者要斩了，我们死了，损失了狱中的三副镣（仰山因重伤未戴镣）岂不可惜。……不过，恐怕也不一定要开镣，也许他们这次大量点，让着送了这三副镣，或者在死人脚上捶下这三副镣，也还不是可以的吗？不管它！看！看守所长，看守长，还有几个看守兵进来了。后面跟着十几个兵士，持着枪，弹巢里都按上了子弹，枪上都上好刺刀，白亮亮的。还有几个挂驳壳枪的，都站在囚室门外等着。看守所长——一个蓄了胡子矮而胖的中年人，走上前来一脸的奸笑，说：“对不起，处里提你们的堂，请即刻就去！”

“是解决我们吗？”我们当然要问一声。

“那里话，那里话，决没有的事，只是提堂罢了，各位放心，不要作慌！”

“施！作什么慌，我们早就准备了。去！”我们开步走，众兵士前后左右包围着同走。仰山呢？他病了不能走，怎样办呢？自然他们会有办法，会抬着他的床一起走。

到了处里，法官，什么法官，狗！已升了庭，屋外站了五六十个兵，都是挂驳壳枪的，见到我们去，视线全转到我们身上来了。每个人的眼睛里，似乎都在说：“再等一会，你们四个人都完了！”我们不理他们，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说，我们昂然走到法庭前站着，仰山的竹床自然也抬上来了。坐在庭上的法官，狗，旁边还有几个拿笔在等着写的书记官们。法官，狗！开口说，声音很粗很凶：

“你们四个人晓得犯了什么罪吗？”

“我们犯了什么鸟罪，就是没有同你们一起去卖国……”我

应该如此说。

拍！法官，狗！拿起戒尺在案桌上着力的拍了一下，圆睁着一双炯炯灼人的凶眼，喝道：

“绑起来！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罪恶滔天！奉令处你们死！”

“呸！发什么狗威！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正是你们的拿手戏！”我说。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共产主义万岁！”我们大声叫起口号来了。

“打！拖出去！”法官，狗！气得咆哮起来。于是兵士抢上来，向我们拳打脚踢，枪头乱打乱戳！十几个提一个，押上汽车。兵士们碰着了仰山负重伤里面还藏有许多碎骨的手，仰山尖音呼痛起来！嘟嘟嘟，汽车开动了！沿途有不少的人在看。沿途我们都高呼口号。一会儿到了刑场，兵士把我们提出来，一排儿站着。“跪下去！”刽子手下命令！“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膝头弯里猛着了几枪托，打跪下去了。于是哨子一吹，眼睛一阵黑，完了！完了！我们四个人，完了！

于是穿西装的，穿呢军服挂斜皮带的敌人们，都在张开血口狞笑，庆贺他们结果了四个巨敌。哼！魔鬼们！慢点！不要高兴过度了，我们四个虽死了，比我们更聪明更有能力的同志，还有千千万万，他们会因我们被惨杀，而激起更高的阶级仇恨，他们会与你拚命斗争到底！不怕你们屠刀大，你怎样也杀不完的！历史注定你要倒！我们一定要打倒你的！

“我们一定要打倒你的！”祥松想到这里，不觉大声喊了出来！

“你不睡,喊,发了疯?!”男寿仰起头来问。

“我在想事情,睡不着呢。”

二

在另一天喝了早晨的稀粥后,三个人就围坐在那张东摇西歪的杉木桌上闲谈起来。仰山仍然睡在竹床上呻吟,愈病愈瘦了。三人看看他的模样,以为他不要几天就会死去。“病死也是一样,不过受苦多了。”大家只能替他叹叹气罢了。

三个人闲谈着。在牢狱里,除吃饭,睡觉,看书,下棋,拉屎拉尿以外,就只有作无目的的闲谈。闲谈范围很广,古今中外,过去未来,统都谈到。没有一定的次序,没有预定从那里谈起,谈到那里结尾,大家都是随心所欲地漫谈,想到什么,就谈什么,这件事没有谈完,一个新的有趣的话冲上来,就又谈到那件事去了。

不知是怎么谈起,他们谈到人口问题上来了,大概是因为杂志上登载了苏联每年增加二百万人口的一条小新闻,就引起了这三个镣押狱中,生活苦闷的闲谈者的谈锋。

病知:“苏联每年增加二百万人口,它原只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照这个比例来算,那中国每年应该增加五百多万人口了。自民国元年起,到今年岂不要增加了一万万多人口了吗?”

祥松:“我看中国人口,近二十多年来,恐怕没有什么增加,或者减少了一些也未可知,就是增加一点,决增加不了多少。”

田寿:“中国人口的数目,始终是一个未曾猜破的谜,谁也没

有知道中国现在确有多少人,大家不过都是估估猜猜而已!”

病知:“中国人口虽不见得增加多少,大概减少是不会的吧!”

祥松:“当然不能说一定减少,但增加多少——好在我们没有一个确实的人口统计,我们不必去争一定是增加或是减少。但这是可以断言的,就是一个国家人口的增加,是决定于那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与一般国民生活的向上与安定。中国呢?国民经济正在总的崩溃,一般国民生活,正沉沦于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着,除少数剥削阶级外,人人都有‘今天不知明天怎样’的感觉。我不信吃树皮草根和观音粉的人们,能活长命和生育多。我们可以看到,自民国元年以来,连年军阀混战,没有停止过一年,最近,国民党又用全国力量,不,还联合着各帝国主义的力量,去进攻苏区和红军,这长期的战争,战死的人多少?因战争影响而死的人又多少?连年的水旱灾荒,饿死冻死的人有多少?西北数省有名的旱灾,就饿死了一千余万,一九三一年的水灾,死了多少,虽不得知,但想也可想到总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去年的旱灾,单是湖南一省就饿死一百八十八万人;因营养不良,因吃树皮草根和观音粉而渐渐的瘦弱,渐渐的病死的,更不知有多少人!打皮寒买不起一颗金鸡纳霜丸来治病,发伤风捡不起一帖午时茶来煎服,发霍乱买不起一瓶救急水来救死,生肺病更谈不上买鱼肝油或帕洛托了。这样贫病而不能得到医药的国家,我们能够望它人口增加吗?加上那班走投无路的人们,天天都不知有多少在投河吊颈,服安眠药水以自杀,这班不敢奋

打皮寒,即发疟子。

斗却敢自杀的人,也不在少数吧。因革命被杀或因文字或因语言遭杀的人,以及在监狱中活活的磨死的人又知有多少。还有那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所屠杀的,在东北四省、在上海战争以及在各地被他们屠杀的人们又谁能知有多少。中国是一个死神统治一切的国家,谁也不知他什么时候会死去……”

“中国人的命,不值一个钱,死个人象死一条狗一样 咳!”田寿长叹了一口气!

“死条狗还有人来看看,拖去箝毛剥皮,煮熟了吃,死个人,简直想也没有人想,象那两个昨天上午就死了,到如今还不见有人来埋。”病知指着囚室外两个睡得硬直直的死人说。

三个人都站起来向室外望一望,表现出一种怜悯同情的神色。

“左右两号十几个病得那么重的,也总是这几天内的货 听!他们叫得才凄惨呢!”两边号子里都传过来病犯呼痛的呻吟!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知道又挨得住多少天!”祥松指着仰山说。

“哎哟!给我一口水!”仰山对着祥松喊。

祥松倒了一杯盐开水,用茶匙灌给他喝,并问:

“仰山,现在你觉得怎样?”

“肚子里发烧,头痛得很,伤口也痛,我巴不得他们来补我一枪。”

“不要性急,忍受点吧。”

“总盼早死一点!哎哟!活受罪!好恶呀,让我活受罪。”

“田寿先生,烧饼!”看守兵送上来六个烧饼,摆在桌上。

“烧饼主义者,你又买了烧饼吗?”祥松对田寿带笑说,因田寿近几天来常买烧饼吃,大家就奉送了他一个“烧饼主义者”的名称。

“是的,是我买的,你不是烧饼主义者,大概不吃这烧饼吧!”

“既买得来,还是吃,那怕不是个烧饼主义者。田寿,你领来的二十元,还剩了多少?”

“还存有两块钱。”

“这两块钱用完了,烧饼主义,也就要破产了。”病知说。

“不见得,不见得,我的烧饼主义正大通行啦。你看,看守所每天早晨几篮子烧饼都给囚人们消完了。足见我的主义,正在通行,这倒是一种适合大众的主义啦。”

“只手将军,你说你的主义,适合于大众,倒不见得,许多难友,一个铜板都没有,想买一个烧饼,也只有空咽口水,他们就不能做你烧饼主义的信徒了。买不起烧饼的人,才多着呢。如果要跟随的人多,倒不如提倡提倡树皮主义,就是草根主义,或是观音粉主义,那准相信的人多了。烧饼主义,在许多穷光蛋看来,还有点带贵族气味呢。”祥松笑着说。

“放着饭不吃,就算饭有点腐霉气,去吃烧饼,首先我也就感着有点贵族气了。”病知这几天特别反对田寿有时不吃饭而买烧饼吃,他觉得剩下的两块钱用光了,那才洗衣服的钱都没有了。

“吓!一张报!”祥松发现包烧饼的纸是一张三天前的报纸。

“报纸?看看!看里面有什么事,妈的,报都不准我们看!”三个人的头都凑拢起来,注视那一张因烧饼角儿截破许多孔的报纸。

报纸上没有什么重要新闻,只一条新闻是说要在“收复区”

建造白骨塔，以志不忘。

“他妈的，自己用飞机大炮杀了許多人，却把罪恶望他人身上推。真象强盗杀了人，把血衣脱下披到别人的身上去，好狠心奸猾的家伙！”病知愤激地说。

“报纸在他们手里，颠倒是非黑白，还不是由着他们做！自己一烧几百里的民房，却还说人家放火；到处抢劫民众破衣烂被，饭锅碗钵，连女人用的高脚盆都搬起走，还说人家抢劫！只有战胜它，之后，才能讲真理的！”祥松说。

“哼！造白骨塔，就在这监狱里造个直径十丈高度十丈的高塔，把这里枪毙的杀头的，以及活活磨死的人们的骨头装进去，一年之内，怕不会装满来？”田寿不胜感叹地说。

“我想，我可以替他们计划一下。要造白骨塔，中国可以造十几万个，每个村庄都得造一个。小的城市造四五个，大的城市就造十几个。象上海、北平、南京、武汉等城市，就造一百多个也不为多。年老而死的不算数，专收那些饿死冻死的，营养不良而病，病了没有医药而死的，为革命被杀的，为战争牺牲的，以及那些无出路而自杀的冤死鬼们的骨头，的确，象你所说，不上一年，十几万个的塔都会装得满满的。挖出来开个春肥店，掺在牛的猪的骨头里一起卖，怕不会是一笔大的财政进款。正可以补助补助国民财政的困难啦！”祥松说。

“我们四个人的骨头，恐怕也能卖出几块钱来增加他们的财政收入吧！”

“中国人的生命，真象一个蚊子，一皮草儿，一天到晚，不知要糟踏多少？死个几千几万，全不能使他们动一动念儿！”

“所以我们四个人的死，真算不得一点什么了，我们的血，真

是象血海中之滴！”

“妈的报,反动的宣传!”病知将那张报纸拿起来一撕一捏,捏成一个卷儿,就丢在那马桶里去了。

三

当日的晚饭后,祥松被“提讯”到法庭去了。在法庭坐了不久,副处长来了。他是瘦瘦的人,三角形脸,皮肤白净有光。两只溜溜转的老鼠眼,表现出他处事的决断。据说,他处理案件非常简单爽快,什么案子到他手里一刻儿就解决了。他有一个决案的腹稿,即是:凡关于共案,宁错杀不可错放。当了分田委员的杀!打过土豪的杀!当过乡苏主席的杀!加入了共产党的杀!被俘来的红军,排长以上的都杀!不杀的就下监,起码三年,多则十年二十年或无期徒刑不等,这算是特别的宽大了。他有了这个铁则,不怕几多案件,他只要看一看犯人的出身,口供如何,那是次要的,是什么人,就给什么处分,毫不需要怎样去考虑,不要一刻时候,他就按一按叫人铃,说案件统给决了。拿去执行好了。因此,许多人便称赞他处事的果决和敏捷。俘获祥松等的重赏,已经被人家得去,现在劝降的这笔生意,是他顶来办了。他一进入法庭来,就睁大那鼠眼,怒声的叫那监视祥松的看守所锺所员端凳子,凳子端上来了,说不好,又要端椅子,椅子又说摆得不好,连声骂:“你是一只猪,如此之蠢!”骂得那锺所员面红耳赤,退立室外。这个老锺,平素对待囚犯,是打骂都来,十分威风,现在却被副处长骂得象一只在猫爪下的鼠儿一样,连声都不敢唧一唧,

倒引起祥松暗笑了。副处长假意地礼让一番，坐定之后，即开口说：

“今天提你出来，并不是审问你，而是要告诉你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这消息于你十分不利，说是你的夫人组织了军队。”

“这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从公署方面来的，据当地驻军电告，由你的夫人统率着，大概有一二千人，冲到了铅山方面，拆了我们的一些碉堡——那是不要紧的，马上又可以造起来，起名为赴难军。”

“湖南军？”祥松没有听懂这三个字的意义。

“赴难军，不是湖南军。”处长在左小衣袋里摘下自来水笔，在纸上写下“赴难军”三个字，用笔尖在这三个字上点点“是这个”。

“啊！赴难军。”祥松心上一阵又是悲痛又是钦敬，又是快慰的情绪冲上来，几乎要感动得流出眼泪来了。

“这确是于你们的案子不利，特来告诉你。”

“那倒没有什么，”祥松心中想，我们只是死，还有什么利不利。“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妻子，决不能带兵，她从来没有上过火线，这或者是另一些人带的。”

“你的夫人一定不能带兵吗？也许他们拿你夫人的名字号召号召一下也难说的。”

“我决不哄你，她是一定不能带兵，同时，她的政治地位并不算高，大家不会拿她来号召。共产党是有完全领导红军的力量。”

“那照你说，我将向公署报告。唔……你是不是愿意看见你

的夫人？你与她的爱情很好？你有几个孩子？”

“我共有五个孩子，都很小，我与我妻的爱情不坏，因为，我们是长期同患难的人。但我已到了这个地步，妻和儿子那还能顾到，我只有抛下他们。”

“那倒不必，妻和孩子，是不能而且不应该抛下的。你愿不愿写封信去找你的夫人前来？”

“找她来，做什么？”

“找她来，当然有益于你，这就表示你已倾向于我们了。”

“妈的，倾向于你们这些狗？”祥松心里想。

“不能够的，我也不知道她现在什么地方。”祥松只好托词推拒了。

“你如果愿意写信去，地方我想总可以找到。这次不是解了几十名你们那边的人来了吗？你写出信来，准你在他们之中，拣一个可靠的送去。”

“唔……”祥松沉吟了一下，心中暗思，让我拣一个可靠的人送信去，那不是一则可以救出一个干部，二则可以写封寄信送去苏区吗？咳，最苦的就是找不到一个人送信去，告诉他一切情形。“等我想想看，我想派人去至多只能探问一下她的消息。”

“我想向你进一忠告，你们既已失败至此，何必尽着固执，到国方来做事好了。”处长进一步的进逼了。

“哼！我能做什么事。”祥松差不多是从鼻子里哼出了这句话。

“你能，你能做事的，我们都知道，上面也知道；不然杀了多少少你们那方的人，何以还留到你们不杀呢！老实说，上面要用你们啦，收拾残局，要用你们啦！”

“我可以告诉你，要知道，留在苏区的共产党员，都是经过共产党的长久训练，都是有深刻的主义的信仰的。”

“嘻嘻！”处长带着一种不信任的奸笑，“都是有主义的信仰？而且有深刻的主义的信仰？那倒也未必尽然吧！我想大部分不过是盲从罢了。”

“你不能这样去诬蔑共产党！”

“当然，我不能全说都是盲从，里面有主义信仰的顽固的自然也有，或者不少。我搁下那问题不说，现问一问你们的主义会不会成功呢？据我看来，你们的主义，是不得成功的，就是要成功，恐怕也还得五百年。”

“你从那里看出来的呢？”

“我从人们对你们主义的心理上看出来的。”

“那倒不确实的，现在中国大多数人是倾向于我们的主义。”

“我所见的就不是那样。我所接近的人们，全反对你们。现在说转来吧，就作算不要五百年，顶快顶快也得要二百年。总之，不能在我们一代实现，那是一定的了。我们为什么要做傻子，去为几百年后的事情拚命呢？当然苏俄国家搅得很好，但并不是实行共产主义，你知道吗，他们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啦。据我的见解，主义并没有绝对的好坏，总得看看是否适合于今日。譬如说，我们国方的主义，也有许多人说坏话，但说的尽说，现在总是我们国民党统治中国；我在国民党里，总有事做，总有生活，这种主义已经就值得我们相信了。人生在世，公私两面都要顾到，有私才有公，有公也才有私。一心为公，完全忘了私，忘了个人，我看那不能算是聪明人吧。我常是这样想，万一共产主义会成了功，那谁能料定我会不转一转身儿，这是我的真心话；不过我可以肯

定的说在我一代总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得放胆的做事。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随风转舵,是作事人必要的本领……”

“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人,我是不能做的。”

“气节 现在时代还讲气节 现在已经不是有皇帝的时代了,什么尽忠守节,那全是一些封建的道德啦。比方说,从前不是有许多人与中央反对吗?现在他们不都又在中央做事?打仗时是敌人,仗打完了就握手言欢,互称兄弟了。一个人无论怎样,目前的利益,必须顾到,只求在生快乐一点,死后,人家的批评怎样,我们倒可不用去管了。你晓得孔荷宠吗?”

“听到他的名字,没有见过面,他是个无耻的东西!”

“他无耻 在你们说他无耻,在我们却说他是觉悟,他现在极蒙上面信任,少将参议!每月有五百元的薪金!”

“我不能跟他一样,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

“哼!”处长的脸孔,突然变庄严了。“你须知你自己所做的事,有许多人被我判决执行枪毙的时候,都说:‘老子过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你是知道这全是一种迷信的话,枪一响,人就完了,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我警告你,这确不是好玩的!我看你是一个人才,故来好意劝你,不然,你与我有何相干呢?我做我的官,你做你的囚犯,枪毙你是上面的命令,全不能怪我!千钧一发,稍纵即逝!确不是好玩的!”处长的警告是十分严重的,他的话后面,就是:你如果不投降,马上就是一枪!

“我完全知道这个危险!但处在这事无两全的时候,我只有走死的一条路,这是我这次错误的结果啦!”祥松并没有怎样重视他的警告。

两人沉默了一会。

“处长还有什么话要问的吗？”祥松耐不住这种空气，急于要躲开去。

“没有了。看守！你们背他进去，他脚上的镣，不好走路。”

于是那所员和看守兵走过来将他背起走，处长在他离开法庭前还警告地说：

“你要过细想想看，千钧一发，确不是好玩的！”

祥松回到舱子里，田寿与病知都急着来问：“什么事？”祥松叫他们坐拢来，把上面所谈的话，都详细的告诉了他们。他们听到了赴难军这件事情，心里也都十分感动。又谈到拣一个人送信去苏区，病知不同意，恐怕影响不好，因为有人去苏区，敌人就可以造谣说死我们已经投降了。这件事经过商量之后，也就将它搁下不提了。

四

因为祥松与看守兵的接近和谈话，有几个看守兵是与他们相处如朋友了。一天有一个看守兵跑来告诉祥松：

“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们的案子已经延长下来了。”

“怎么的，请说明！”

“就是那一天你与副处长说话之后，处里就呈了一封公文上去，我可以直告诉你，公文上是说你们没有投降之意，拟定要枪毙你们，但上面批了下来，却是‘缓办’两字。你们的案子，一时是

不至于解决的了。”

“还听到什么话吗？”

“没有了。有话都会告诉你的。你们放心吧，吃得饱些，睡得着些！”

“是的，谢谢你。”祥松笑着与他点一点头。

过了几天，那个看守兵，又跑来报告祥松的消息：

“听说有人打电报营救你们，也有人打电报请赶快杀了你们，上面已有电来要处里查复，据一般人讲，你们的案子有希望。”

“处里复了电去了没有？”

“不知道，大概没有复电去吧。”

“你从那里听来的消息？”

“从一个法官处听来的，但要绝对秘密，外面不能说的啊！”

“谢谢你的好意，你放心，我决不至于对谁说的。”

祥松得了这两个消息，脑中起了一个很大的骚动。原来他们初入狱的时候，以为马上就会枪毙了，他们只是在等着死，心里倒很平静，几个人谈谈讲讲，容易过日。“现在是不是还是袖着手等死呢？”祥松想。“不错，不屈而死，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这样的死，可以激起同志们对敌人的仇恨，提高同志们斗争的不折不挠性与赴死如归的牺牲心。但是，我们都是受了十余年党的教育，有了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与在狱中的忧思苦虑，这次若能越狱出去，当然要用比前加倍勤苦的精神去工作；一二年后，创造几十县的苏区，发动几百万的工农群众

起来斗争，创立几千几万的红军，那都是完全可能做到的。失败，这次的失败——是我们十分悲痛的失败，然而我们若能出狱，今日的失败，安知不是明日更大成功之要素！我十分憎恨地主，憎恨资本家，憎恨一切卖国军阀；我真诚的爱我阶级兄弟，爱我们的党，爱我中华民族。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希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工的劳苦！不希罕富裕，宁愿困穷！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去图谋越狱吗？我不应该对敌人施行一些不损害革命利益的欺骗和敷衍，以延缓死刑之执行吗？应该的，应该如此做去，来达到越狱的目的。共产党员不是要清高孤傲，而是要以他的行动去击破敌人，消灭敌人。不错，病知的话是不错的，不要弄巧成拙，画虎成狗。事业未成，反惹起党的怀疑，弄得自己身败名裂。这话是值得注意的，但总不能因此，就放弃一切可能而来驯驯服服的等死。我们应该在此束手等死吗？不，我们应该活动，应该奋斗！奋斗不成而死，当然无话可说，这总算是尽了我们的最后努力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是应该的，应该决定，就是这样决定吧——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我应该告诉他们，要他们一致来行动吧！”

祥松经过一番思索之后,已决定他的意见,悄悄的跑去告诉田寿和病知,要他们郑重考虑一下!

病知说他考虑了一晚,觉得毫无把握,因为这是敌人最巩固的后方,不容易冲出去,还是一死算了,免得徒劳。

田寿说,越狱非完全不可能,不过须有外援,无外援是不能成功的。同时,他说,祥松、病知或可出险,他自己与仰山是无望的,因为他们都是残废,容易被人发觉。祥松说,要越狱一齐出去,生死存亡在一起!

病得糊里糊涂的仰山,却有一肚子的恼火!当祥松与他密谈不知在那一天死的话,他却激愤地说:

“他妈的,你们应该打下去,组织一个暴动!”

祥松决定进行越狱了,越狱是万死中去求一生,否则万死就是万死!不管成败如何,生一天就得努力一天!

从此之后,祥松的态度改变了一些,对国民党要人们来劝降,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放一大堆臭屁,但他不大答话,不与他们争辩。对于下层人们,如看守兵和卫兵们,则不放弃一点时机,向他们做宣传工作,极力去争取他们,去取得他们的同情和帮助。

最苦的就是不知党的通信处,不能将狱中情形报告党,请党来援救,这确是一个极大的困难了。

同时,祥松也利用这时间写了一些文件,希望死后能送给党。

究竟他们能以无比的英勇和冒险,去达到越狱的目的呢,还是如祥松从前所想的,一样,被绑去法西斯蒂的刑场枪毙呢?现

在 ,他们都毫无把握。照目前情形看来 ,在刑场就戮的份儿大概要占百分之九十九吧。

不管怎样 ,祥松还是天天在暗中努力着 ,为着这 ,用去了许多思想和心血 ,他头上的白发 ,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完

这篇东西 ,当然不成为小说 ,只是我们狱中生活片断的记述而已。

据中央档案馆馆藏手稿刊印

清 贫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方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那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那里,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作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我,威吓地吼道:

“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淡淡地说。

指国民党方面。

“你骗谁 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坚不相信。

“决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那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的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我再向他们解释。

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呵！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转过来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的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猜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夏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夏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写于囚室

据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影印手稿刊印

给某夫妇的信^{*}

(一九三五年五月)

目前在国际以及在中国 ,都在进行共产主义与法西主义的
决死斗争。历史将会决定这种斗争的前途——共产主义胜利 ,法
西主义归于消灭 !

在这两种主义决斗面前 ,人们都应当睁开眼睛看清楚点 ,选
定自己的立足点。还是站在共产主义方面 ,暂时受着统治阶级的
迫害 ,而最后胜利 ;或是站在法西主义方面 ,暂时似乎安稳 ,不久
就被工农的铁拳击毁 ?必须站在那一方面 ,走中间路 ,是很少可
能的。照着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对于真理的追求 ,凡是一切有良
心 ,有远识 ,有勇气 ,不甘落后于时代的人们 ,应该决定的站在共
产主义方面来反对法西主义 ! 参加革命来反对反革命 !

中国国民党 ,已成了中国一切灾祸之根源 ! 里面没有别的什
么 ,尽是一伙强盗 ,一伙卖国贼 ,一伙屠杀工农群众的刽子手 ! 国
民党不灭 ,中国就要灭 ! 帮助国民党的 ,就是罪恶 ;破坏国民党的
 ,就是正义 !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这是已经十分明显的真
理。红军是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民族的唯一武装 ,是中国的命根
子 ,这全是事实 ! 用自己所有的力量 ,从各方面来帮助苏维埃和

* 原信没有收信人姓名。

红军,摧毁国民党的统治,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应该见义勇为的行动。

我自落难以来,承你们友谊的帮助,实为感激!故我在临刑前,写这封信给你们,表现我对你们的希望:

一、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书籍,应多多的而且用力的去研究一番,一切非驴非马的东西,可丢去不看。在理论的政治的认识上,站稳着脚步,才不至于随时为某些现象或谣言而动摇自己的革命信仰!

二、站在党的同情者的地位,在党外利用你们和各方面的关系与自己所有的力量,去不断的作出许多有力的帮助党,苏维埃和红军,以及捶碎、破坏国民党统治的工作和活动!

三、你们生活要尽量朴素化,不要奢侈,不慕虚荣。从自己的节俭与从旁人的筹划中,支出一批款子,来帮助中国革命运动的经费。

四、这并不是说你们从此就该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了,相反的,言语行动,更应慎重,以掩护自己的活动,而达到成功。但是,切不可听到一二个懦夫的劝阻与黑暗的朋友的威吓,自己就软弱下来,放弃应有的努力,特别在那稍纵即逝的紧急关头!

五、希望你们在我死后做到允许我的诺言,切不可因为困难或虚惊而抛弃信约!

我绝不是要引导你们上危险的□□□,而是要引导一对有革命信仰和热诚的人们,从反革命营垒,跳入革命的营垒;从罪恶跳入正义;从黑暗跳入光明!

原信此处缺三个字。

愿你们亲爱的生活并合作的努力！

云 母 文

一九三五年五月

老爷太太,是最可羞辱的名字,现在你们虽不能拒绝这个名字,但不可保存这个思想！

据中央档案馆馆藏手稿刊印

狱中纪实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

—

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愈加动摇崩溃,那它对于它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与在它领导之下的红军和千百万革命的工农群众,就愈加凶恶的进攻和摧残!国民党本其一贯的“宁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不让中国成为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之政策,不惜出卖中国的全部,求得国际帝国主义的大力援助,企图用武力和各种反革命的方法,来压平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广大民众的革命斗争。他们认定为中国民族和工农群众的解放事业艰苦战斗的红军为“赤匪”;认定真正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成为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根据地的苏区为“匪区”;认定苏区一切男女老少的革命群众为“匪”;认定在东北四省冰天雪地中与日“满”作拚死战斗的义勇军,也是“马贼盗匪”;认定抗日反帝运动是应该“杀无赦”的举动;认定工人罢工,是捣乱后方的“不法”行动;认定想脱死求生对地主剥削稍有反抗的农民都是“土匪”,应予严剿;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想,也被认定是“反动”思想,应该严加取缔的(有一个法西领袖,对我说,东北义勇军是“马贼盗匪”,左倾分子应一律予以暗杀)。

总之,在国民党的中国内,抗日有罪(杀无赦!),降日无罪;反抗帝国主义有罪,投降帝国主义无罪;在东北四省拚命战斗的义勇军有罪,轻轻断送了东北四省的张学良反做了副司令和行营主任;爱国有罪,卖国无罪;反抗有罪,驯服无罪;进步思想有罪,复古运动无罪;揭发各种黑幕的有罪,对黑暗统治歌功颂德的无罪;总括一句:革命有罪,反革命无罪!在法西斯蒂国民党看来,中国的犯罪者,不亦多乎?无怪于法西斯蒂的虾兵蟹将们,在他们“唯一领袖”蒋贼指挥之下,镇日夜忙个不得开交,征剿,轰炸,侦察,逮捕,审讯,监禁,枪毙,斩首,总想将中国所有革命分子杀灭净尽;即是想将中国一切进步的光明的革命的因素和力量,毁灭净尽,使中国沉沦覆灭下去,永不能自拔自救!因此,国民党的监狱中,就充满了这种革命的犯罪者了!加上中国工业倒闭,农村破产,商业凋零,国民经济总的崩溃,失业群,饥饿群,赤贫群之日益加厚,奸,拐,诈,骗,绑,劫,盗,窃,自然一天加多一天!这本是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当然结果,而国民党却以严刑峻罚,加之于这些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的不幸的人们之身上!还有,国民党政府因征收“烟捐”,奖励和胁迫人民种烟;因收“特税”举行“鸦片公卖”,保护和奖励人民吸烟,现在对于无钱购买“烟民执照”的烟民,又要处以枪毙和监禁,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以上的一批犯罪者,也成了国民党监狱广大的补充军;而且这种补充军,源源而来,永不断绝,也就支持了所谓司法官吏们典狱官吏们打之不破的饭碗!在中国百业凋零,经济破产的当中,而能“孤岛独荣”向前发展的,大概要算是监狱这一部门了吧!各地监狱,都有人满为患之苦!据国民党“伟人”们报告,全国监狱,计有囚犯七十余万人,实际上是不止

这个数目,再少也在一百万人以上,这也可算是值得报告的一个伟大政绩吧!在这一百万囚人中,有百分之几十是革命的政治犯,因无统计,当然不得而知,但总不会是一个小的数目。这一百万余囚人,在黑暗,污秽,潮湿,熏臭,冬天冻冷,夏天闷热的笼子里,爬着,动着,挣扎着,生活着,饥渴,寒冷,鞭挞,屈辱,疾病,死亡,永远象影子一般,伴随着他们,他们心中的烦恼,悲痛,愤恨,恐怖,可以说是无穷尽的,只有海洋的深广,才能与之比拟吧。有那个文学家,能够将囚人们苦痛的心情,曲折地描画出来呢?我想是很难的。监狱是苦痛的堆场,是病菌的酵室,是黑暗的深渊,是“死之家”,是“石造的枢”,它是建筑在被统治阶级的赤血与白骨之上的。

从前,我是知道中国监狱一般的黑暗情形,但没有入过狱,还不能十分亲切的知道。这次,因我领导的错误与军事指挥的无能,致遭失败,被俘入狱,现在已历时四个月了。自入狱后,亲眼看见囚人们憔悴黄瘦的嘴脸,亲耳听到囚人们的悲叹和哀号,亲身受到一切残酷的待遇,迫得我不能不在未被法西斯蒂匪徒们残杀之前,将狱中情形,描写出来,使全国红军和革命的工农群众,知道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正在国民党监狱内,挨日子,受活罪,更加激怒起来,加紧奋斗,迅速摧毁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为一切被枪杀,被斩首,被活活地折磨而死的战友们复仇!

二

囚禁我和刘畴西 同志等的,是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的看

看守所。在三个月以前,还是所谓“委员长行营”军法处看守所,因主力红军西征,蒋的行营移武汉,行营的军法处长带着他的一伙儿,也移往武汉去了。于是江西“剿赤”事业,就由蒋之亲信——顾祝同刽子手来执行了。新任军法处曹处长委下来了,他又带着他的一伙儿来接受了军法处的各部差事(国民党的官吏,都有自己亲信的一群“老人”,他们奉自己的头儿为“老上司”;“老上司”升了官,这群“老人”也跟着升迁;“老上司”调任他职,这群“老人”也是要跟着去的。例如,顾祝同是曹处长的“老上司”,曹处长又是军法处各部门新任官吏以至看守长看守兵的“老上司”,这样便形成了一个集团,一个伙儿,真象唱剧的班子,生净旦丑全有,作好舞弊,就很顺手方便了)。在北洋军阀统治江西时,这里原就是军法处,一切危害军阀统治的分子,统抓在这里,以“军法从事”杀掉的。赵醒侗同志就在这里被杀。以后国民党军阀照旧以这里为军法处,八九年来杀了几多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因我不能去翻阅他们的档案,自然无从知道,但总不是少数吧。由这里批准在各县杀掉的,为数更多。所以这军法处的主要作用,是屠杀,监禁那些要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的革命分子,以及“不安份”“不驯服”的工农,是残杀他们的阶级敌人的屠场,磨难一切革命者的地狱,与上海工部局的西牢作用相同。当然,这里也关押着一些其他的罪犯,然只占少数,他们终究是同阶级的人,对他们只是警戒警戒而已。他们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怜惜,自然是存在的。

刘畴西,见本书第98页注。

赵醒侗,见本书第22页注。

三

在这军法处的系统内,共有三种组织:(一)军法处是审判机关,一切“罪犯”,都要经过它的审讯和判决的,并有权核准各县县长兼军法官杀人的呈报。(二)军人监狱,凡判决徒刑的“罪犯”,都送到这里来囚禁。(三)看守所,凡未决之囚,都送看守所管押,等待裁判。我因关在看守所,就把看守所的情形详细说明一下。

这看守所的组织,又分三部:优待号,一等普通号(即二等号),二等普通号(即三等号)。优待号,是拿来优待国民党的官吏和有资产的人。房子很宽敞,每室住一人或两人,都有玻窗,都用白纸裱糊过,与其说是囚室,不如说是书室。住在优待号里的人,除不能自由走出大门外,其余都如在旅馆住着一样,十分自由方便。他们可以在全看守所的围墙内,散步游戏,打球运动,在各个房子内,可以自由进出谈话,毫无限制;可以自由读书看报,可以雇用“公用兵”来服侍;可以借“公用兵”之手,与外界通信,和递送物品;可以由公馆里送饭来吃,或由饭馆包饭;可以饮酒吸烟;各人的太太,少爷小姐,都可以到室内玩个半天一天;还有用五元去吊一个妓女,冒充太太,进来开开心。各人房内,都是帆布床钢丝床乌木桌椅摆得整整齐齐的;大箱小筐都能带进来;没事时可以开留声机唱几套散散闷;喜欢赌博的可以公开抹牌,一场输赢一二百元。所长和所内职员们,对他们十分客气;他们对所长们,也是时常送钱送物品,十分有礼貌的。看守兵们对他们更是尊敬有礼,不敢稍出不逊之言的。国民党的社

会,什么地方都分成头等二等三等……的制度,在监狱内自然也是用得着而且必须施行的了。

一等普通号(即二等号)是关押一般中等社会人物和国民党军队中的连排班长和士兵们。房子较宽,每房只住八人至十人,都睡高铺。在它的总门内,各牋子里可以自由进出谈话,天晴时,每天的两顿饭,都在球场上吃,可以晒晒太阳,透透新鲜空气的。一星期内接见三次,需要的东西或信件,可以由接见的人带进来(太太不能带进来)。看守兵对待他们,虽不算怎样有礼,但总算比较和气的。看报是不准的,只准看老书,比优待号自然差得多。

二等普通号(即三等号)是最苦最糟的号子,专为囚禁共产党员或共产嫌疑犯,以及不幸被俘的红军战士。他们在国民党先生们的眼中,简直不是人,而是蒋贼每次演说时所痛骂的“衣冠禽兽”!是愚蠢(?)的,是无知无识(?)的,是应该受折磨的。三等号的牋子,并不算大,只够十几个人住,却要关三十余人。人挤人的睡着,你的头睡在我的脚边,我的脚搭在你的头上,都睡在牋板上,牋门整天的锁着,绝不准互相来往。所长和所内职员们,对于三等号的看管,是认为愈严愈好,“对于那班无知识的人(?),也用得丝毫客气吗?”这是他们固定的观念。

四

现在我专来叙述三等号囚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优待号的所谓囚人,生活很好,养尊处优,用不着说;二等号苦虽苦,还多

少有点办法可想；三等号的囚人们，才真是苦极无告的。他们象落在热锅里的蚂蚁一样，辗转挣扎，死完了才算。

第一，说到他们的饭食！国民党政府，原规定囚粮每月四元五角，虽不能吃什么好菜，饭总该吃比较好一点的米。但在军法处长直接管辖之下的囚粮委员会，是不会将囚粮之款，全部用之于囚粮，而是要用各种方法，去剥取“囚余”的！“囚余”是处长额外收入的大宗之一，每月可得六七百元，都入于处长的口袋里，成为处长的私财。每人每日的饭钱，名是一角五分，实际只发一角一二分，每个囚人要不明不白的贡献三分或四分，作为“囚余”的；再优待号四十几名的囚粮，是不吃的，他们都吃公馆和饭馆送来的饭，他们的饭钱也都算在“囚余”内。囚粮之钱，除处长扣去“囚余”之外，再经过层层的手，每只手都是会掏钱向自己口袋里塞的，实到囚人的嘴里，至多只有八九分钱罢了。这正象一个难友所说的“流水的道理”——一股水由大河流到小河，由小河流到小圳，再由小圳流到田里，沿途漏去渗去了许多，实到田里，只有不多的水了。因此，囚饭是一种最下等的腐霉的坏米。饭色是黄的，稗子谷壳沙石很多，每碗饭可拣出稗子谷壳二三百个，沙石难得拣出来，吃饭时，绝不能用力去嚼，否则，包管你的牙齿要动摇！一股霉气，冲人欲呕，饭犹如此，更不能谈菜，每天两餐，都是一钵清水白菜汤，十几天都不会改变一次。八个人共一钵，只要筷子进出捞上七八回，也就只剩下一钵面上泛着几朵油花的清水了。菜只够吃一碗饭，一碗后之饭，只能用清水淘下去。开饭的时间也是不对，午饭——上午十二时开，晚饭——下午四时半开，由四时半到第二天的十二时，要经过十九点半钟的空肚，真把他们饿得做鬼叫！有一个邻号的难友，写信向我借钱，信中

说：

“同志，请借几百钱给我买烧饼吃吧！我肚子真是饿得难过啊。那看守兵们烧饼油条的叫卖声，更惹得我饥火中烧的肚子咕咕地叫，这大概是国民党给予我们的一种饿刑的折磨吧。这种饿刑的苦痛，比死刑更长，更难受……”

我虽也无钱，但仍送了六张小票去（百钱一张），这六张小票，只能买十个烧饼，吃完了这十个烧饼呢？不是又要挨饿了吗？

因人们的几个饭钱，也要横扣直扣，让别人挨饿，自己却拿着从别人口里挖出来的钱去喝白兰地，去赌博，去嫖娼，去讨小老婆，这真只有讲“礼义廉耻”的国民党要人们所能作出来之事。

第二，就谈到他们的饮水问题。似乎水是不贵的东西，应该可以喝个饱！那知不但要挨饿，而且还要受渴。每天只上两次开水，每次每人可盛一大碗，这一大碗水，并不能全喝尽，洗面漱口，都在这一碗内。所以盛了一碗水之后，先喝几口洗洗口腔；再倒一点到面巾上，抹一抹面；剩下的就喝下肚了。一天只盛两碗水，还要洗面漱口，当然不够，于是看守兵卖水生意就做成功了。每一小洋铁壶开水，要卖铜板十六枚，有钱的可买，无钱的只好眼睁睁地受渴了。

第三，没有换洗衣服，弄得全身脏臭！在他们被捕或被俘之时，身上有几个钱或几件衣服，全被白军们搜去剥去，所以他们入狱，统是一身褂裤；穿上几个月，都不能换下来洗一洗，试问还能不脏不臭吗？所以他们走近跟前来，总有一种怪难闻的臭味，要使人掩鼻。手、脚、面和身体，既无水洗，衣服又不能换洗，尽让他们污秽发臭，比爱惜畜生的人们的待遇猪狗还不如！

第四,新鲜空气也无权呼吸。三十几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各人口里呼出来的碳酸气,身体和衣服蒸发的汗臭,三十几个人一个接一个不断的痾屎痾尿的臭气(屎桶也放在笼子里,每天可痾满两桶),以及这多人时常放的屁臭,都散布在这笼子里,不容易散放出去,这笼子里空气的污秽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就在这污秽的空气里生活着,呼吸着。上自所长下至看守兵,都怕到笼子门口去站一站,都怕触那股臭气。尤其是大胖子的看守长(他大概有二百磅重),他到笼门口去触了一次气,回来马上大吐大呕,病了一天未起床,自后再不敢去看笼子了。

第五,因为无钱,所以发须也不能剃。脑壳和嘴巴,都长得毛茸茸的,活象一伙野人!一直要等优待号有一二个同情者,拿三五元出来,才把他们的发须剃了去。剃头匠剃他们的头,自然是马虎得很,一天要剃七八十人的头,而剃阔人们的头,至多只能剃七八个。

第六,臭虫虱,紧随着他们不离,咬着他们日益憔悴的皮肉,吸着他们日益枯竭的血液。他们除吃饭睡觉闲谈外,就是脱下衣服来捉虫虱,捉到一只,就压死一只。但这些害虫,在此适宜的环境之下,生长率极高,除之不尽,捉之不绝,只该这些囚人们的皮肉血液遭殃罢了。同时,老鼠很多,有一次,老鼠咬去一个囚人的手指头,鲜血涌流!再则,这看守所地势很低,阴沟不泄,一下大雨,就水满一尺,囚人们若要出笼门一步,都要打赤脚过水,水退后所蒸发的秽气,同样令人作呕!

第七,精神上的屈辱苦闷更甚。在这笼子里,不准看书,不准看报,不准高声说话,不准唱革命歌。可憎的故作傲慢的脸孔,可恶的随意呼喝和斥骂,有时,还要遭打,把囚人们的人格,任意糟

踏！这种精神上的侮辱，其痛苦并不亚于身体上的摧残！

我们大家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挨过一天又一天！

据说，这看守所的设备，还算好的，各县的牢监更是黑暗，这全是事实，因为从各县解来的人，十个有九个是黄皮瘦脸，全失了人相的。

卖国巨头蒋介石，曾通电优待红军俘虏，这全是骗人的鬼话，红军对于被俘的白军士兵，基于阶级的友爱，故慰劳欢迎，惟恐不至！杀鸡杀猪，盛宴款待，开欢迎会，演革命新剧给他们看，同他们谈话演讲，引导他们到各处参观。愿留者留，不愿留者给资送走，这才算真正的优待！国民党对于它阶级的死敌——红军，只是磨难，屈辱与杀灭！所谓优待，就是放在牢监里，收容所（与牢监全无二样）或感化院（比牢监更压迫的利害）来饿，来冻，来渴，来让虫咬，来病来死罢了！我们的阶级敌人，对于要推翻他们的罪恶统治的战士们，是丝毫不会讲什么“同胞”或人类的情感的，只要他们想得出来的毒办法，全会施行！

五

中国监狱的胥吏们对于囚人们的掠夺敲诈，恐怕是全世界少有的吧！他们认为囚人们的生命，捏在自己的掌心里，敲他一点钱，算是什么！这看守所也不能例外，有种种敲诈囚人金钱的办法：

第一，在处长所长默认之下，在看守长合伙之下，看守兵们公开设卡。凡替囚人买东西，一定要到卡纳税，十成抽二，有时还

要多抽一点！纳税之后，再由采买兵（轮流派的）又要十成抽几，真正落到囚人手里，至多六七成，少则对折。有的心狠的采买兵，一元只买三角钱东西给囚人。但优待号的先生们买东西，可不纳税，也轻易不敢私扣，因为他们知道物价，又能同所长去说（不是报告），可以惩罚采买兵。

第二，利用囚人们难忍的饥饿，看守兵们就在外面贩烧饼，油条，面包进来卖。烧饼整批的贩，四枚一只，在牢内卖六枚一只；油条原价每根三枚，牢内每根卖四枚；面包每只三枚半，牢内每只卖六枚。优待号的先生们，简直不会吃这些东西。

第三，利用囚人们不可耐的口渴，看守兵们就乘机卖开水，每小洋铁壶的水（有时并不是开了的水）卖十六枚，在上海只卖三枚或四枚，这里却卖十六枚，差价如此之大。所内职员和看守兵们用的喝的水，就都可算在这卖水的盈余内，不必另花钱了。

第四，暗地买卖，赚头更大。有烟癖的人，买一枝香烟一角大洋，一根火柴十个铜板！还有国民党区域内的鸦片烟鬼，瘾发起来，一钱烟土，三块大洋；酒鬼——一杯高粱酒二三角大洋不等，真是骇人听闻。我前面说过，优待号内，则可以自由抽烟喝酒，白金龙，大炮台，白兰地，威士忌大批的买进来，谁都不来过问。

因为抽税，私扣，私卖等等横财之收入，看守兵们每月除五元五角的正饷外，还可以弄到“外花钱”六七元至十余元不等。强盗世界，白昼打抢，然而这却称为执行军法的地方！

六

在这样的牢笼里,你就是一只铁汉,也要病倒!疾病是比饥渴虫虱更可怕的灾祸。在《水浒传》上写的,每个新犯都要打下几十“杀威棒”,现在,这里虽不打“杀威棒”,但疾病却比“杀威棒”厉害百倍!“杀威棒”只打得你皮破血流,疾病却使你肉消血竭!二等号的囚人,病者占百分之五十以上,三等号的囚人,病者占百分之九十几以上,不病的只有几个人而已。优待号却没有一个病的,就是有,也只是伤风咳嗽罢了。我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四个人住在一个笼子里,还得到他们的所谓特别优待,我小病了两次,刘、王、曹轮流病了两个半月;王、曹患着厉害的伤寒症,是从死里活转来。曹病倒一个月未吃饭,聋天哑地,对面都认不到人;王也有二十余天未吃饭。病后都瘦得活象一对骷髅!有许多红军战士,入狱时,都肥胖胖的,雄生生的,不要几天就病倒了,不要几天就倒床不能起来了,再不要几天就死掉了!幸而不死,一样变成骷髅般的东西,颠颠倒倒,不能移步。在三等号中,这骷髅般的人,举目皆是,浮来漂去,苦极无告!尤其是那些病者垂死之时,呼父号母,呼兄号弟,辗转哀叫,惨不忍闻!尿屎都痾在身上和板上,自己就在尿屎中,爬着,滚着,抓着,摸着。没有医生医治,也没有一点水喝,就让他哀叫一两天,断气才算。中央区有几个区苏主席,都是这样磨死的,如不是亲眼看到,真不相信人世间尚有如此悲惨事!病死人,简直不算一回事,一天死三个四个,也不算什么,死一二个,那就算是好日脚了!报告所长,

某号今天死了三个,某号死了两个。”看守兵向所长报告,所长总是这样冷淡地回答:“死了就算,叫公安局派人抬去埋了就是了。”看守兵看到沉重的病者,也总是说:“这个家伙,又不是今明天的货!”死了的囚人,有时一两天没有人抬去埋葬,硬僵僵的躺在那里,成群的蝇子在尸上吸吮乱飞。处里规定埋葬一个死人,用费十二元,但公安局的卫生警察,只用六元买棺木,二元请人埋,自己却赚下四元。国民党的社会,到处都有人赚钱,真是不错。据在军医院做过事的看守兵说,国民党的兵士,死了一只,十三元的葬埋费,也只用八元了事,余下的钱,就是看护长和看护兵们的“外花钱”了。医院里死人越多,“外花钱”越多,所以看护们都愿自己看护的伤病兵多死些,自己就可发财了。因为死了一个兵,不但在葬埋费内得到一笔“外花钱”,而且死兵身上剩的钱和衣服,也都归于看护们的“外花钱”项下。有一个看守兵很得意的对我说,他在抚州一个军医院当看护兵,院内每天要死伤病兵上百个,半年之间,他赚了一千余元(有一个死的官长,身上就摸到钞票五百元)。我问他那多钱存在那里,他说,还不是嫖嫖赌赌的花完了。现在看守所内囚人们之死,“外花钱”虽不多,却也惹起看守们的眼红,他们曾向所长提议,要自己来办理这件事,以免肥水落到外人田,但所长因向例如此,不便变更,把这提议打消了。

因为病的(全是危险的传染病)死的人太多了,似乎他们也看不下去了。于是请医生来看,医生每天来一次,鼻口上带起一块放了药的罩布,如防毒面罩一般。病人扶墙摸壁的走到医生面前站着,医生从口罩里哼出下列的问话来:“什么病?”“头痛?”“肚子不好过?不想吃?”“发烧不?”“有点作寒?”“大便通不通?”

不耐烦的问完了这些话,就在药单上画洋字,无非是“阿士匹灵”、“昆林丸”、“泻盐”几样药罢了。一点钟内可开好四十几个单子,好不好那只看你的运气了。到底,医生还是做了一点好事,有一次,所长问医生,为什么天天诊断吃药,病和死的不见减少呢?医生说:“那能怪我,腐霉的饭,熏臭的粽子,传染病不隔离,重病没有人照料,就是将医院搬进来,也没有办法!”所长问要怎么办才好,医生建议:“要买好一点的米,不让他们吃腐霉饭;早上放出来透一透新鲜空气;平常也不要镇天锁门,让他们在一线天的弄堂里走走;粽子里洒洒臭药水;十分病重的送去医院。”所长采纳了医生的建议(这算是所长的大功大德),果然病和死亡都减少了,现在百人中大概只有三十人是病的,也有两三天不死一人的。可见国民党的官僚们,漠视监狱卫生,草菅人命,罪大恶极!囚人一想起同伴们病死的惨况来,都觉得倒不如一枪一刀,死个痛快!

贵溪县标溪姚家(过去是苏区根据地,被敌人筑碉占领)的一个农民告诉我,他共有三个人,因反动派报告他们为共产党员(他们不是党员,是革命的农民,当任过地雷队),同时被白军逮捕,解到抚州牢监里,就病死了两个,现只有他硕果仅存。我看他那种黄皮瘦脸的样子,这仅存的一只硕果,恐也存不了多久了。他们三人,全都有妻室儿女,他们之死,要累得那伙孤儿寡妇多受罪啊!

这些囚人们,不判死刑,也要判三年五年或十年以上的徒刑,能够挨过这么长的牢监生活而不死者,那只有钢做的汉子才能做到。

七

凡是罪犯(?)进来,照例都要审问一次。审问是形式的,而作判决的根据,则是各地豪绅地主反动派罗织罪状的报告。

军法处判决罪案,当然是根据严格的阶级原则的。据军法处的一个职员告诉我,从前判罪都很重:分田委员或土地委员杀无赦!乡苏主席以上的杀!村代表或杀或判几年以上的徒刑!红军中排长以上的杀!政治工作人员杀无赦!战士们,无人控告的送感化院,有人控告打过土豪的也要杀。这样一来,被杀的就太多了。后来,因过于残杀,更会激起工农们的阶级仇恨,乃采取所谓“宽大政策”,判死刑的是较少了,都改判长期的徒刑。在这长期的囚禁中,不怕你不会病死,同是一死,却博得了“宽大为怀”的美名,计诚两得。还有不判决的,解回原地处理,在原地豪绅地主反动派报复之下,十个是有九个要处死的。

各县县长都兼了军法官,他们都是道地的豪绅或刀笔吏,他们判决革命工农的死刑,呈辞上说得生龙活现,不由你不核准。军法处共有六个军法官,每人核准各县报告处死刑的,平均每天四人,一个月就要杀七百二十人,一年就要杀八千六百余人(这只就江西一省而言)。在牢监折磨死的在外不算,实则折磨死的比枪毙斩决的,要多好几倍,国民党的杀人成绩,也可说是洋洋乎大观了。不,他们还不满足,还组织暗杀队,在各地暗杀他们认定的敌人,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名字都上了他们的黑簿。

至于他们本阶级的人,不算犯罪,而是错误,警戒就算了,用

不着惩罚。而且可以说人情,送贿赂,门门是道,有路可通。国民党要人们,口口声声不准讲阶级,更不准讲阶级斗争,实际上它正在用各种残酷的方法,去镇压杀戮它的阶级敌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百意周全地保护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利益。所谓反对阶级斗争的真意义,就是说只允许他们对我们的阶级压迫和残杀,不允许我们对他们的阶级反抗和战斗。

八

军法处的主要官吏,计有正副处长,法官,军人监狱的典狱官和看守所所长。现分别言之。

前行营军法处陈处长,为一深瘾的鸦片烟鬼,是一个老奸巨猾的老官僚,极贪钱。优待号有钱的先生们,很少没有向他进贿的。贿款千元以上至二三万元不等。得了贿款,大事可化为小事,小事可化为无事。在他任内,据说得款十余万元,难道还怕无钱抽鸦片吗?副处长钱某为他有力的一个抓钱副手,钱某对于“下人们”的凶恶,自己生活的奢侈,狂嫖烂赌,无所不为的行动,闻之令人发指。这两只家伙,手里却捏住军法大权,杀人劫货,作恶多端!现在绥靖公署军法处,调来了曹某任处长,他也是一只老官僚(清拔贡出身),表面上满口的仁义道德,肚子里也是男盗女娼的,与陈某比较起来,算是“稍胜一筹”。但也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法官们尽是一些坏蛋,刽子手。他们捧着蒋贼御颁的几份杀人条例,每天总有八小时拿着笔在判死刑和徒刑!除了这些“办

公”之外,就是到处去敲竹杠,寻“外花钱”!

经过军法处判处徒刑的,都送军人监狱关押。军人监狱的详情,不得而知,但据一般人讲,管理更严,不自由更甚,囚人们也常有反抗的举动。疾病同样盛行,每天都有二三个或三四个病死的囚尸从里面拖出来。

典狱官和看守所长,官位虽小,威权却大,在囚人中,他是个小皇帝。利用他们的地位,是可以敲钱发财。不久以前,有一个姓汤的所长,苏州人,他回去娶老婆,声说无钱,优待号的先生们,就合拢送了他二千元婚礼!先生们既如此厚礼,那怪所长不加倍客气呢?普通号的穷鬼们,一个大子儿都不送,又那怪所长常来发狗威呢?至于问他们有什么才能,则他们的才能,就只适宜于做官,其他都是不成的。

军法处的官吏们,实际上不过是蒋贼指挥下的一伙盗匪贪官而已!

九

再来谈谈这狱内的看守兵和卫兵。看守兵大部分都是不愿上前线,而愿在后方“混事”的伙计。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钱!上下都赚钱,有钱就有了一切,那能怪他们不把眼睛钻在钱堆里!他们与看守所的关系,完全是雇佣关系,你若问“为什么来当看守兵?”他总答:“为一个月十多块钱!”这十九个看守兵,虽然干着帮助刽子手的勾当,但都是穷苦工农出身,本质不坏,若有较好的教育,他们大部分是可以转变过来的。

卫兵一连,为江西保安团派来的。生活极苦,除伙食外(每日两餐,比囚人们的伙食,好不了几多)可得两元。又承团长的好心(?)替他们保存一元,只得一元;加上分得的伙食尾子,每月可得二元二三角。每天八点钟的站岗,一个月二百四十点钟,每点钟的代价只得铜元三枚,可谓廉矣。这两块多钱,鞋袜零用,剃头抽烟,一应在内,叫他们怎样过下去呢?怪不得他们愤恨不平,口吐怨言!若有正当的领导,倒戈哗变,是很快的。

假若这连卫兵倒过来,这个屠场,岂不要翻了过来!

十

这里的冤狱,当然很多。押在看守所一年几年不判,最后宣布无罪开释的,是常见之事!随便举几个例吧:

有一个人,系一条红裤带,被认为有赤化嫌疑,捉来看看守所,关了一年,以致病死!

有一个鄱阳人,他的父亲,因一点小事被捕入狱,他看过父年老了,自己入狱,替父出去;父出狱未久就死了,他关在看守所有了两年,还没有一点消息。

有一个万年人,出身地主,积极反共,因挂错了一张路票,关在看守所,也有了两年,这次才押回原县找保开释,大概知道他是一个地主了。

此外,还有许多,举不胜举。

一捉进这里面来,不管冤狱不冤狱,既无上诉机关,更谈不上什么赔偿,上则凭所谓“唯一首领”的喜怒,下则凭处长法官们

的喜怒,以定生死!法律条规,全是杀人武器,专制黑暗,更甚于清朝皇帝!

十一

我已照实将军法处看守所的实际情形写了一点。据说,这看守所虽不算天字第一号的监狱,也在二等监狱之列,比这更坏十倍百倍的,各地都是。百万囚人就都一天天地死亡在这地狱之中。我们应该怎样呢?我们不能希望敌人的良心发现,不能希望敌人的仁慈,怜悯和改良,我们自己是有力量的,我们要用拚命战斗的精神,拿起枪炮去消灭卖国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以便连同消灭他的黑暗监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上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作一最后的战争!

.....

.....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晚十二时完稿

据中央档案馆馆藏手稿刊印

《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九日)

序 言

房屋是谁造的？是工人造的。布是谁织的？是工人织的。衣服是谁缝的？是工人缝的。轮船火车，汽车飞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物品是谁造的？□□□ 树木花草，是谁种的？是农民种的。鸡猪鹅鸭，骡马牛羊，是谁养的？是农民养的。因此，就可知道凡人类衣食住行乐的各项东西，都是在工人的铁锤和农民的锄头跟镰刀之下创造出来的。目前花花绿绿，美丽可爱的世界，绝不是那虚无缥缈的上帝创造的（那是基督教徒骗人的胡说），而是我们拿着铁锤，拿着镰刀，结实健壮的工人农民，用自己的血汗劳动创造的。倘若没有我们工农劳动者千万年来的拚死努力，这个世界还会成个什么样儿，还不是荆棘丛生，遍地荒芜的一个荒球！然而，我们工农用血汗劳动创造出来的世界，却不为我们所有，反被那些不劳动专坐食的寄生阶级霸占去了！我们造起了高楼大厦，自己却与猪狗一起住在污秽的矮屋

* 《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一书没有写完，这里收录的是“序言”和第二章，手稿多有残缺。

□表示缺字。下同。

里,我们织就了绸缎呢绒,自己却衣不蔽体,受寒受冷;我们做出了美味粮食,自己却抱住肚子受饿;我们造出了汽车,却给太太小姐们兜风;我们造出了飞机,却只给老爷们东飞西飞的交通便利;尤其是我们造出了枪,自己却给人枪毙;我们造出了炸弹,自己却给人炸个血肉横飞。我们创造了财富,财富被他们掠夺去了,自己却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我们创造了幸福,幸福被他们享受去了,自己反成了被幸福遗忘了的人们。总之,我们创造了一切,一切反没有我们的份儿。落到我们身上的,只有饥饿和冻冷,愁苦和屈辱,疾病和死亡,这就算是对于我们创造者的报酬。创造者变成了奴隶,寄生虫反做了主人,别的都可忍耐,此事我们是万不能忍耐下去的。讲人数,我们是绝对的多数,他们还不当我们百分之几;讲力量,工农的拳头,伸出来碗般大,劲头足,不说是打就是吓也可以吓死他们。为什么我们多数人反被他们少数人欺压,剥削践踏呢?为什么我们被踏在他们脚下,不能翻身转来呢?讲起来,原因很多,主要的共有下列几点:

一、他们寄生阶级,就是地主资产阶级,手里拿着一件最有力的武器,这就是政权。他们为要压榨我们,统治我们,就组织起他们的政府,军队,警察和法庭,并立下许多保护他们利益的□□□,他们就用这些武器,来施行镇压。例如:我们工人为生活所迫,起来罢工,他们的政府就用军队、警察的力量,镇压罢工,法庭可以把我们的罢工领袖,抓去判罪。我们农民,如交不起租,还不起债,衙门就会用拘票捉得去,关起来押缴。假若我们暴动起来,他们的政府,更会调用一切力量来屠杀,围剿。他们虽然是少数,但他们手里掌握了政权,就有力量来统治我们多数人。中国的地主资本家,人数比工农群众少得多,弱得多,因为他们有

国民党政府,有白军警察法庭等等,所以暂时还能维持他们寄生享福的□□□。

二、他们在用强力压迫之外,还要利用各种方法,来进行“愚民教育”。为要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不要我们聪明觉醒,却要我们愚蠢酣睡,不要我们认识真理,却用死力蒙蔽真理。他们的报馆,书馆,学校,戏院,教堂,寺庙,讲演所,说书场,都是进行“愚民教育”的地方。他们一致地叫我们相信上帝,相信鬼神,相信风水,八字,命运(一切都是命定,不能强求),相信来生有福,忍受现世痛苦,相信那“礼义廉耻”的奴隶道德,相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用这些有毒的精神鸦片,来麻醉我们工农的头脑,使我们永世做个驯服安份的好百姓,不知道而且不敢起来反抗。

三、团结就是力量,他们是最怕我们团结的。他们用权力禁止我们集会结社,用各种毒恶方法,来阻挠和破坏我们的团结。使我们永远象一盘散沙似的散漫,以便各个打击和欺压我们,不能一致反抗。

这三大原因之中,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政权在握。他们握住了政权,就可以用强力镇压我们,就可以自由地进行对我们的精神愚弄,就可以任意妨害和破坏我们的团结,以致形成目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寄生虫享福,劳动者吃苦的不合理现象。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以外,现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中国更甚。中国的劳动阶级和农民,不但吃尽人世间的苦,而且苦到不能生存了。

然而,这种现象,是不会永久下去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指导之下,早就结成了自己的战斗团体。不怕阶级敌人的屠杀和压迫,将中国共产党

组织起来。这一群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明白了自己的地位和任务,所以,深入在中国的工农群众中间□□□揭破地主资产阶级的种种欺骗和愚弄,说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真理,说明我们穷苦的来由,以及解救的方法,说明团结和斗争的重要,尤其是说明用武装暴动的手段夺取政权的重要。在这样宣传鼓动之下,工人阶级首先团结起来了。一团结起来之后,就表现它伟大的斗争的力量,由“二七”流血斗争,到五卅运动,到省港罢工,到出师北伐,到上海暴动,一直到广州暴动,到处都表现工人阶级是真正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由于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也团结起来,斗争起来。□□□就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领导农民的暴动,游击战争,以进到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从广州暴动起,中国革命已进入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各省农民群众蜂起暴动,开展游击战争,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由散在各省的地方政权,进而汇集起来,建立全国的中央政权——在一九三一年十月革命纪念节,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宪法大纲,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以指导全国的苏维埃运动。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以后,苏维埃运动的狂潮,更在各省汹涌着。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是这狂潮中的一个大浪。

从此,从前没有政权,受地主资本家任意欺压和剥削的工农,这以后因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翻转了身,把那班寄生虫打倒了!谁说我们没有力量,我们的力量,正是不可侮的。谁说我们应该永远做奴隶,我们一团结起来,就由奴隶变做了主人。我们能创造世界,我们也能把失掉了的世界夺回来。

开头,苏维埃三个字,有许多人不懂得,现在,苏区内的儿童

团,都懂得苏维埃政府,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但在国民党区域中,这次还听到有有些人问我:“苏维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它与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同。国民党政府是地主资本家军阀的政府,是不断的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的傀儡政府,是造成中国民族危亡和经济浩劫的祸根。苏维埃则是工人农民民主独裁的政府,是抗日反帝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是要将中国从最后的崩溃毁灭中挽救出来。它的目的,是要造成和苏联同样富强和快乐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以进到世界革命。只有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中国民族和工农群众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这已经是十分明白之事了。

国民党政府为要保护它的黑暗统治,为要替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开辟道路,扫除障碍,就用了各种残酷和卑劣的方法,来进攻苏维埃和红军。不惜出卖中国全部,求得帝国主义的大力援助(大批的借款,大批的飞机枪炮的供给,大批的军事政治顾问的聘请,这都是公开的□□□。企图将这新兴的唯一拯救中国的革命政府,消灭了去,使整个中国,都变成“满洲国”,卖国巨魁蒋介石,也就可以继溥仪之后而登基了。然而,苏维埃政府,是强有力的政府,它有英勇善战的红军,它有千百万受它指导的工农群众,它对于进攻的敌人,是要坚决抵抗的。它不象国民党政府,一个月失去东三省,十天失去热河,这次更加无耻了,只是几个日本浪人如土肥原之流,开口一吓,就轻轻地将华北的两大都会——平津让出,河北,绥远,察哈尔,宁夏等省,即黄河以北的大块领土一下子全部抛弃。苏维埃政府不会那样无耻,□□□抗战。在历年的战争中,把国民党进攻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屡次惨败。倘若不是帝国主义的不断援助,我们早已将国民党打倒

了！这两个政权的对立与抗争，就构成中国全部政治活动的核心。

我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一分子，在开展和巩固赣东北苏区的战斗中，在进行苏维埃的建设中，我都是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去做的。在过去，我们曾获得了不少的胜利和成绩，击败和消灭了许多顽强残暴的敌人。这次因为我们政治领导的错误和军事指挥的无能（客观的困难是有的，但都可以设法克服的），致红十军遭受怀玉山的失败，我亦因之被俘，囚禁于法西斯蒂的军法处，历时已五个来月了。何时枪毙——明天或后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没有枪毙以前，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写一整篇出来。我在这炎暑天气下，汗流如雨，手执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我下了决心，要在一个月之内，写好这篇文字，是由于下列的动机：

一、国民党政府，利用它的报纸言论机关，极力诋毁苏区，咒骂红军为“赤匪”，苏区为“匪区”，用最武断的造谣，描写苏区如何破坏，如何荒凉，如何穷困，人民生活如何痛苦，并捏造出许多全非事实的“赤匪的罪恶”，想以一手遮尽天下眼目，打断国内民众对苏区的同情。同时，对于进步的革命刊物，则绝对禁止，不准发行。然而造谣终抵不过事实，有时，在他们的报纸上又不自觉地将苏区的种种好处说了出来。如我们主力红军西征后，白军乘虚进占瑞金，就在报上发表：“瑞金，会昌，兴国等县，禾稻极好，未受旱灾，应派军队和挨户团去割。”这一则消息，说明苏维埃注意水利的修整，只有苏区，才不受旱灾；同时，又说明国民党看苏区禾稻极好，就强盗般地去抢割。他们又发表一消息：“瑞金，会昌，宁都，兴国，石城，广昌等县，烟毒早已禁绝。”这又说明只有

苏维埃才有决心和力量,禁绝烟毒,这些都是用他们的手,打他们自己的嘴巴。现在,我却要将赣东北苏维埃区域的建设情形,据实写出。不但不象他们所宣传的那样破坏,荒凉,穷困,痛苦,而且证明自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从百端困难中,如何去实行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建设,如何去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如何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只有苏区,才是最民主最有秩序工农群众最快乐的国家。用事实去打破敌人造谣的狗嘴,用事实□□□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十分之好。

二、苏维埃一宣布成立,就遭受敌人的猛烈进攻。敌人通常是以数十倍兵器技术都占优势的兵力,向我苏区进攻。然而他们所得的,只是不断的溃败,苏区日渐扩大。五次战争以后,主力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原有苏区,虽暂被他们占领,但群众斗争与游击战争的配合,终会将进攻的军队,逐渐地消灭了去,以恢复苏区;同时新的苏区,却在创造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红十军这次受到部分的失败,也只是我们领导错误的结果,而绝不是红军之不能战斗。假若数量武器各项红军对白军的比例调转来,或红军与白军相等,或只少一二倍,那白军还能存在一天吗?这就证明凡能为群众谋利益,得到群众拥护的革命军队,虽然物质条件较差,仍能胜利;反之,残害群众,与群众作敌的反革命军队,就是有较优的物质条件,也必失败。同时,又证明国民党所谓中国无力抗日,日本进攻中国,中国只有束手听受它的宰割蹂躏,这完全是汉奸卖国贼们掩饰自己卖国投降的罪恶的谰言和诡辩。

三、赣东北苏区,处在经济落后的乡村里,又受着国民党严厉的经济封锁,得不到一点外间的经济援助;为抵抗敌人的进

攻,天天都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之中,不断的受着敌人残忍的破坏。然而,我们发扬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在工业农业对外贸易各方面,都有前所未有的发展;商业因大商人逃走与经济封锁,遭到破坏,但以苏维埃商业之创立,亦足够群众的商业需要。这与国民党区域中的经济总崩溃,毫无一点办法的状况,比较起来,真可以使他们汗颜!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浩劫,正是国民党统治的结果,并不是什么不可避免的命运。在苏维埃统治下,不但不会有什么经济浩劫,而且可以使国民经济,大大地繁荣起来。远如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建设,近如我们各苏区的经济建设,就是事实的证明。

四、在长期的战争中,许多新的强有力的工农干部,培养了出来。他们在各自被规定的任务下,发扬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功绩,使我至死都不能忘却。我应将他们可敬的活动和努力,记录下来,以作我对于他们的纪念,并鼓励他们前进。

五、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在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指导之下,是获得许多成绩。毛泽东主席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报告,曾称赣东北为苏维埃模范省。我们从困难中甚至从许多错误中做出来的工作成绩,虽不能自满,却应写出来告诉全国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同志,以供他们的参考。我们做错了的,他们不再做;做对了的,他们可效法做;遇着的困难,看看我们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

基于上述动机,我决意要写成这篇文章,这算是我临死前的一滴努力。

因为是叙述事实,我只要忠实地写下来就得了,绝用不着一点铺扬和夸耀,我写的态度是十分诚实的。

这里要附带说明：为要延缓敌人对我们死刑之执行，以达到越狱的目的（因为一时找不到人送信出来，得不到外援，恐越狱是要成为幻想），与取得在狱中写作之不受干涉，我曾向敌人说了个谎。我说，要写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过与赣东北苏区的详情，敌人乐得甚么似的，赶快令看守所供给桌椅笔墨和稿本。他们满望从此得到一点“剿匪”（？）材料，以便更凶恶地来摧残苏区。实在，我却利用这个机会，写成了好些文稿保藏着，以揭露国民党的阴谋。这篇文稿写成时，能够越狱更好，不能则必自杀，这篇文稿，是决不让敌人看到的。敌人是限定我八月三十一日交稿的，到了那天，我会留个字条告诉他们，我写的稿子，已经撕成碎片，丢到马桶里去了。我希望这篇稿子，能借友人之力，送到党的中央。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九日下午

第 二 章

第一节 弋阳九区是暴动的发源地

中国自被帝国主义侵入后，就象一个人的身体被肺病菌侵入一样，一天一天地精枯血衰，瘦弱下来。到现在痨病已进入了三期，血肉俱竭，只剩下一把瘦骨，日益迫近死期了。国民党所宣传的什么公路建设，都市建设，不过是肺痨病者脸颊上所泛起的血潮而已，表面上好象好看，实在是更快要死亡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必须找到本地的帮手，就象强盗要抢劫人家，贼儿要偷

取人家的东西,必须找到坐地的线眼一样。帮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好的帮手,那就是中国的封建军阀、官僚、豪绅地主买办阶级,他们替帝国主义强盗们作经理,把货物运销到中国各地,又从中国各地收买各种原料供给帝国主义,这□□□□□义的嘴□吸取一点漏出来残唾。他们是帝国主义的爪牙□□□保镖人,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布满全国的吸血管。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血液就被无数的吸管吸收了去,转输于帝国主义便便的腹中。因此,帝国主义要资助保护中国的封建势力以作侵略工具。最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与封建势力一起,投入于帝国主义的怀中结成三位一体,共同来榨取中国工农群众了。

在帝国主义无孔不入地侵略下,在军阀官僚贪婪的搜刮下,在豪绅地主资本家无厌的剥削下,就造成中国农村大破产,无数千万农村中的工农群众,穷得一场精光!一般手工业者的工资极为低下。贫农雇农都是没有或缺乏田地,向地主、富农租田租地来种,结果只是白费气力,亏本赔钱,他们因穷而借债,借债使他们更穷,他们还要交纳刮民党的七捐八税。加上连年不断的水、旱灾荒,更加不能生活,于是树皮、草根、观音土,都成了救饥的粮食。饿死冻死病死的,一来就是几百万人!就是各国前期的农奴,也比中国农民的生活要较好些,要有保障些,中国工农的生命真象树叶子一样,轻死一个人就象一皮树叶子从树上落下地来,再也引不起谁的注意。有一位先生自恃聪明,作了一篇特创的《反俭朴论》,文中曾说:“一个乡下人的俭朴,西洋人不但没有看见过,也决想不到。孙子身上的棉袄,是祖父娶祖母时缝的。

□号表示缺字。下同。

祖母赔嫁的被窝,仍旧铺在孙媳妇的床上,里面的棉絮,就象一块烧焦了的木板。还有老鼠咬坏了的木床,更不知是那一代传下来的。二百年前盖的木架房子,东撑西补……”(这位先生说这是农民的故意俭朴,阻碍物质的进步,应予以反对。但我却很奇怪这位先生竟会这样愚蠢,不知道“乡下人”的如此“俭朴”完全是他们赤贫化的结果!)除了这位先生所写的而外,“乡下人”还有许多“俭朴”:一块小猪油,可以涂几十回的锅(在锅内涂一个圈就铲上来,即放菜下去),整年不见肉面;不买盐而吃淡菜;热天不穿衣服,宁愿让太阳晒脱一身的皮;晚上不点灯,宁愿黑摸;生病不吃药,宁愿病死;荒年就吃树皮、草根、观音土。租和债逼紧时,就出卖儿子老婆,或吊颈投水而死。这样“俭朴”,这样轻生,大概那位先生更加要皱眉吧?是的,中国工农群众,早也起来反对过分“俭朴”和轻生了。他们在共产党指导之下,逐渐觉悟起来,他们要求过较好的生活,要求不饿不冻,要求不吃树皮、草根、观音土;要求不出卖儿子老婆;要求不吊颈投水,总之,他们要求生存,要求不轻易死掉。要达到这个要求,就要革命,要革掉豪绅地主高利贷者的命,把他们占有的土地没收过来,实行平均分配,把高利贷者的债务取消,不再受重利的剥削,不再交捐税给“刮”民党。因此,就要求实行武装暴动,就要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和自己的工农红军。以保护从武装暴动夺过来的利益。

弋阳九区的工农群众,在革命前受到的压迫和剥削的生活的痛苦,正如上述,心里所怀的愤恨和不满,急待发泄。在第一次大革命时代,北伐军到江西后,就起来组织农民协会,纷纷捕捉平素为他们所切齿痛恨的土豪劣绅,多数罚款,少数并处死了。

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九区首先遭到反革命军队的进攻。在这一次进攻,工农群众集合了三千余人,用土枪土炮,配合一连哗变来的军队作战。因无健全的领导,以致被敌攻入,烧去了三十余村的房屋。加上一个农民领袖——方远杰同志,又因试放土炮,装硝过多,炮管炸裂,受伤而死,运动曾有一时的沉寂,但革命的怒火,仍在各人心里燃烧着。以后,我由吉安潜回九区,又恢复工作,重起运动,接着又遭大劣绅张大纲引兵进攻,又烧去了几村房屋,后张大纲所勾来之兵退走,群众立集三四千人反攻,将张劣绅及其爪牙驱走。经过几个月的组织宣传工作,有五十余村的农民革命团成立了,虽未成立苏维埃,但他们实际的统治了乡村。在暴动中他们获得了自己所需要的,解决了急要解决的问题。从此就遭受了白军长期的进攻和蹂躏,七十一村的房屋,被烧去了六十八村,有的全烧,有的烧去十分之八九,有的烧过四五次的,只剩三村未烧。被群众驱走的豪绅地主,一旦挟兵回来,群众又躲避不见面反来抗战,乃施用烧杀淫抢手段,以作报复。在共产党顽强不屈的领导之下,敌人愈残暴,斗争愈激烈,到底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白军虽用四十倍的兵力,进据九区各村,搜山捉人,不间一天,然而终无效果。白军士兵又有部分哗变,卒至败逃。有领导有组织,顽强斗争的群众,好象一座焰红红的火炉,任何反革命的东西投进去,终被融毁!就是目前敌人筑碉进占九区,我可以预断,这些碉堡,在群众不断的打击之下,仍将归于消灭无踪。

第二节 一九二七年横峰的年关暴动

在二十五天极短期的准备下,接着弋阳九区暴动之后,横峰来了一个六七万人的年关大暴动!横峰工农群众在革命前生活的穷苦无告,不弱于别地,一听到共产党的煽动,立即秘密组织武装的农民革命团。一声号令,六七万有组织的武装群众,一致起来捕捉豪绅地主,抢借字,抢田契,杀猪起伙食,整顿队伍准备与敌军对阵,同时出发各未革命区域打土豪,十分威风。在工农群众未团结之前,豪绅地主吸血虫们,个个都象老虎,谁也不敢在他们老虎头上拣饭生;在群众团结起来之后,他们就闻风生怕,不敢照前横行,等到群众暴动起来,他们就由老虎变成了小鼠,捉到的叩头乞怜,未捉到的不顾命地逃窜一空!谁说我们无力?谁说他们的统治牢不可破?谁说少数人应该永久统治多数人?只要我们觉醒起来,团结起来无畏惧的(毫用不着畏惧)斗争起来,我们一动手就可以把他们从高高的宝座上拉滚下来。从前我们的头踏在他们脚下,现在我们的脚也要踏在他们头上!从前求他们让一角一分的利钱不肯,现在却驯服地捧出借字来作废;从前求他们让一升一合的租谷不肯,现在把他们占有的土地夺过来,烧契分田!从前他们管事,现在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世界是我们创造的,虽被他们霸占住,这要看我们知不知道敢不敢伸手去夺。如果我们都知道而且都敢一齐伸出手来去夺,谁还有力量拦阻着不交还我们!横峰的年关暴动,使群众十分清楚地认

原文有误。

识：谁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应用什么方法去打倒它？打倒它之后立刻就会获得何种利益。

横峰的群众暴动，因无主力红军作斗争骨干（当时只有二十余杆枪，未成军队），只经过三个多月就被敌人暂时镇压下去，但不久又起来斗争，终成为赣东北苏维埃可靠的根据地。

第三节 一九二八年——极端艰苦斗争之年

敌人知道苏维埃是危害他们统治最可怕的敌人，故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份，就开始对我们残酷的进攻！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小游击队，枪三十余枝，（添买了十余枝枪）战斗力极弱，敌人却有一个足团（枪一千二百余枝，近四十倍的兵力），来进占我们横直只有七八十里的根据地。所有的重要一点的村坊，都被扎了敌人。这一年的环境，是十分险恶艰苦的。在这年内，我们没有走过大路，只走山僻小路；没有住过房屋，只住在山巅岩下的小茅篷。一面是我们的坚持领导，一面是敌人定期的军阀混战，每进攻二三个月，就开走了，给了我们一点喘息的时间，以便我们整顿队伍，作第二次的迎战。敌人一面惧怕我们的发展，一面又藐视我们，认为不值一击。每次进攻，敌人总是怀着狂妄的心思，以为一下就可以消灭我们。但每次都遭到我们有力的抵抗和打击，粉碎他的阴谋企图。在这年年终，有一连和一排白军哗变过来，这不仅使他们对革命区内溃逃出去，并增长了我们的军事力量不小，同时，德兴有三十余村的群众暴动，增加了几十里区域。

在这年的三月，虽开了群众大会，成立苏维埃，但实无一点

工作,斗争的领导,全由党直接担任。

第四节 一九二九年——开始新的发展之年

在一九二九年的上年,敌人仍猛烈进攻。群众因经过一九二八年长期的斗争,斗争经验加多了。红军又因添加一连一排白军的武器和战斗员,战斗力有极大的增强。同时,弋阳、贵溪的秘密工作,有大的发展,敌人经半年筹备而来的砍树运动,遭我们击破后,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威信,大大的提高,国民党县政府,在群众眼中看来,不但可厌,而且无用。在秋收时节,首先,贵溪发动七万余人的秋收暴动。接着弋阳八万人的暴动也起来了。在两三个月间突然扩大了三倍以上的苏维埃领土。到了年终,又爆发了万年、余江的年关暴动。横峰苏区,向外发展不小,上饶也有百余村的群众起来斗争了。德兴苏区也扩大了一倍以上。各地的秘密工作,也在发展着。

我们的红军,继续打了好些胜仗。尤以贵溪周坊之战,消灭了敌军一个整连,第一次夺获了敌人一架重机关枪。大家都很快乐,军委会主席邵式平同志,看到送机关枪来,乐得在地上打滚。在周坊胜利之前,曾攻下横峰城,把横峰县衙门的官吏吓得连爬带滚地逃走。红军由三连发展到六连。各县还成立了小的游击队。

我们开始筹备召集第一次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准备成立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

第五节 一九三一年——大发展之年

一九三一年一月初,我们召集第一次全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代表三百余人,庄严热烈,可称空前。此会选举了苏维埃委员,正式成立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从此,我们对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建立起政权的领导了。

因蒋阎冯在津浦线上大混战,抽调了一部分对我们的兵力。剩下的军队,数近一师,然区域太宽,不敷分配,形成各方面的空虚。我们的红军独立团,又严加整顿训练,迭次胜利,士气极高,战斗力较前大为增强!自“五五”乐平秧坂战争胜利后,兵力所指,无不奏捷。先后攻克上饶、河口、弋阳、余江、乐平、德兴、景德镇、鄱阳、秋浦、彭泽等城市。七月中即成立红十军。苏区的发展,横直达五六百里,人口约一百万。可惜当时执行立三路线的领导,又因斗争经验不足,以致对于分配土地,开展群众的阶级斗争,锻炼加强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与工人群众武装斗争的准备等工作都做得十分不够。新苏区的巩固程度是薄弱的。自蒋介石深感全国苏维埃和红军的威胁,迅速结束自己内部的军阀战争,用全力来对付新兴的革命势力后,我们又受到十倍以上的敌军的进攻。烧杀淫抢,备极凶残,新苏区亦失去许多,老苏区因群众基础坚强,虽受尽白军蹂躏,仍能支持。此年环境极顺利,若能得正确有力的领导,红军的胜利与新苏区的发展巩固,必有更可观的成绩。

在八月一日,我们曾开了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江西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这是依照立三路线的指示做的。

第六节 一九三一年——发展了闽北苏区

在这一年内,中央红军,接连击破敌一二三〇〇大举进攻〇〇〇〇〇〇消灭了一部分,其余的驱逐〇〇〇利是大大落后于中央区了。主要的原因,还是军事领导不强和右倾,缺乏战争计划,故未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一个领导国内战争的党,如果它的军事知识,组织和领导战争的艺术,战略战术的了解和运用,有欠缺不够者,它的胜利自然是要落后的。

在五月初,我红十军渡信河而南,第一次出征闽北。这一次战绩极佳,消灭了许多敌人,将闽北苏区从危急中巩固起来,并奠定了它以后向前发展的基础。闽北红军,亦因红十军的独立营留下作它的骨干,很多成为可畏的红军。

三一八开赣东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赣东北省苏维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十月革命纪念节,又〇〇〇大会同时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许多重要决议。检阅过去工作的错误,指出今后工作的方针,并〇〇〇〇了领导机关。

第七节 一九三二年与一九三三年

这两年间,因为党的领导,犯了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故苏区没有多大发展,且缩小了一部分;红军的胜利,也极不够,应记载之事,计有下列各项:

(1)开展了肃清地主残余,反对富农的斗争,依照阶级斗争

的地雷队用地雷打死打()都比较从前战争为大。我们苏区根据地,虽被敌筑碉前进,造成许多封锁线,遭受白军野兽般的践踏和摧残,但他们所付的代价是不小的。我们!这一年战争,全苏区的红军和工农群众,都无于受了一次军事大学的教育,许多新的战争经验,是学会了。

因为执行中央一九三三年七月反保守主义的指示信,皖赣、皖南、浙西的游击战争胜利地开展起来了。并创造了新苏区,这使那一带豪绅地主资本家们,不能安心地收租逼债,榨取工农的血汗,就是浙皖两省的法西斯蒂的“当局”,在陪着他们的姨太太睡觉时,也要三夕三惊,深感不安呢!

目前,赣东北苏区,虽被敌筑了五六千个碉堡占据着,但这些碉堡都不能一日无兵,只要早晨离开了守兵,中午或晚上,那个碉堡就会被群众挖倒下来。现在还限制了敌人四个师,不能抽动,我相信久经战斗的赣东北党,它是会领导红军和那“战斗只剩我一个人,还是要战斗的”群众,将敌人全部消灭,将碉堡全部拆毁,而恢复原有的苏区。做到这些,并不在很远的将来。

据江西省档案馆藏复制手稿刊印

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 三同志的死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六月五日,为中国旧历“端午节”。承一位难友的好意,送给我四样菜,作为“过节”。我商得看守所长的同意(仍为那位难友从旁关说之力居多),拿这四样菜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同志等同吃,主要的是要借此与他们当面畅谈一次。自从敌人强迫的将我移入这阔人们居住的优待号后,我就失掉了与他们经常面谈的机会,感着十分寂寞。因我与优待号的先生们,除一二人外,其余都是格格不相入的。

胡海(一九一——一九三五),江西吉安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东固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公略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兼土地部副部长、代部长。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长征后任公(略)万(太)兴(国)特委书记。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在东固山区的一次突围中,同年六月十五在南昌英勇就义。

娄梦侠(?——一九三五),江苏邳县人,中共党员。一九三二年调往苏区工作,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一九三四年一月当选为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工作。一九三五年三月在赣南被捕,同年六月九日在南昌英勇就义。

谢名仁(一九一——一九三五),江西兴国县人。一九二九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兴国县肃反委员会主任、兴国县委书记、兴国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后任公(略)万(太)兴(国)特委军事部长。一九三五年春,在一次突围中,同年六月十五日英勇就义。

菜摆好之后,刘畴西同志忽说:

“叫娄梦侠同志来,他说过今晚要同我们吃饭的。”

“娄梦侠同志是谁?”我问他。我简直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中央派去中央苏区做保卫局工作的,他被捕来这里已经三个多月了。”刘说。

“好好,请他来。胡海同志也请他来。”我说,我早就知道胡海同志来此一月余了。

“胡海同志吃过饭了,不必请他。”王如痴同志说。

待一会,娄同志过来了,他是一个强壮的青年,面上带着笑容。我问他几句话,我们就一块吃饭了。几个党的斗争干部,落在敌人牢狱中,吃“端阳”饭,我心里发生了一种深沉的伤感。

四样菜中,有一个未切开的“清嫩鸡”,大家都用筷子去撕。娄同志先撕下一只腿,送到刘的饭碗里。刘说:“你吃你吃。”娄说:“你吃,你只有一只手。”接着他又撕下一只腿,送到曹的饭碗里,曹说:“你吃你吃。”他说:“你吃,你也只有一只手。”(曹负伤的左手,至今未愈。)我撕下一块翅膀连头颈一起,即送到他的饭碗里,他说:“你吃,我自己来。”马上用筷子夹起要递还我,我用筷子按下去,并说:“同志,你吃了吧!”我知道,敌人对于我们做保卫局工作的同志,是杀无赦的。经我手送给他的一块鸡,怕算是最后的一次了。

饭后,我在柵门口站着,胡海同志刚就站在柵门外。他是矮小的人,满面的麻子。他自入狱后,即患肠炎症,卧在柵门外竹床上有二十余天。他因这一场重病,黄瘦得不象人相。这次,他未被病折磨而死,大概因他是农民出身,体质素强吧。他穿的衣看

去十分污秽,乃是无法换洗(无衣无水)。我隔着枕塞子与他谈了十几句话。他表示愿意坚决就死。

随后,我与刘、王、曹同志放谈一切(派来监视我们谈话的看守班长,已交成了朋友),直到十点钟“收拢”的时候,我才与他们分别回来。

第三天,敌人就将娄梦侠同志提出去枪毙了。提出的时间很早,在早晨五点钟左右,我还在睡着(我每晚都要到十二时以后才睡)。过后,看守兵告诉我,才知道的。

接着娄同志死难的第二天,我才起床,就看到有八个卫兵,手持着枪,都上了刺刀,知道法西斯蒂又要杀人了。我以为是枪毙我们四个,赶快将一些零碎文稿捡好,塞入壁上脱开的裱纸里(我曾与一个人约定,我若突然被提出枪毙,他就会来此处拿取的),准备他们来提。后听到叫胡海同志的名字,知道是他临难的日子了。随即看见押着两人出去,一个是胡海同志,一个不认识,脸上也是黄瘦不成人形,并长了一嘴巴的短胡子(无钱剃头)。他们都很从容地走出去。一刻钟之后,他们就被敌人的枪弹,断绝了生命!

看守兵马上跑来告诉我:“今天枪毙的,又是你们那边的两个:一个是胡海,一个是谢名仁!”

这三位同志的生平事迹,我很不清楚(除胡海同志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土地部长,我早知道外,后经查问,才知道娄梦侠同志是江西省保卫局长,谢名仁同志是中区 兴国县委书记)。但他们临难不屈,悲壮就死,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我们对这三同志的牺牲 ,除沉痛的哀悼外 ,并应认识下列两点 :

(一)法西斯蒂国民党 ,早已疯狂地屠杀了我们成千成万的同志 ,与我们是势不并存 !有敌无我 ,有我无敌 ,我们若不努力奋斗 ,迅速消灭它的统治 ,中国将被它卖完 ,同志和工农群众 ,将被它更大批的残忍的屠杀 !

(二)这三同志的被捕 ,和我们一样 ,是有其错误原因的 ,如群众工作不够 ,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 ,取得群众有力的掩护 ;警戒敌人的疏忽 ,受着敌人的掩袭 ;肃清藏在身侧的敌人奸细和反动派 ,做得不彻底 ,使他们得以消息报告敌军等等。这些都足以为我们血的教训 !

错误是遭受损失的主要根源 !错误的结果 ,必要流我们的血 !只有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不懈怠的努力工作 ,才能取得不断的胜利。全国同志们 !一致努力吧 !消灭万恶国民党统治 ,为成千成万的被杀同志复仇 !!

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写

据中央档案馆馆藏手稿刊印

遗 信^{*}

为防备敌人突然提我出去枪毙，故我将你的介绍信写好了。是写给我党的中央，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所写的文稿，与你的关系，你的过去和现在同情革命帮助革命的事实，由你答应交稿与中央，请中央派人来与你接洽等情。写了三张信纸，在右角上点一点作记号。另一信给孙夫人，在右角上下都点了一点，一信给鲁迅先生，在右角点了两点。请记着记号。

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万不能听人打破嘴而毁约！我知你是有决断的人，但你的周围的人，太不好了，尽是一些黑暗朋友！只要你向光明路上前进一步，他们就千方百计要把你拖转去两步！他们不要你做人，而要你当狗！就是你的夫人，现在也表示缺乏勇气，当然她还算是她们之群中一个难得的佼佼者。大丈夫作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见危不惧，要引导人走上光明之路，不要被人拖入黑暗之潭！

晚间蚊虫咬人很厉害，你家有没有多余的旧帐子？有，即给

* 原信无写作日期。

我一床 ;没有 ,我想托人去旧衣店买一床价贱的纱帐。

即致

敬礼

高的二十元 ,想不到办法给他吗 ?

据中央档案馆馆藏手稿刊印

中 篇

为纪念列宁敬告民众^{*}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日)

被压迫民族的导师,无产阶级的领袖,十月革命的创造者——列宁,于三年前的今日放下他未竟的工作与世长辞了。我们在国民革命澎湃的高潮中,帝国主义者正在用炮舰屠杀政策企图消灭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对于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应该是如何的追悼于奋斗啊!

列宁逝世已三周年了,但他不朽的精神和伟大的主义,永远活着在每个被压迫的人民心中!我们只有接受他的主义在列宁主义指导之下奋斗,才能得到胜利。

列宁是极力主张被压迫民族、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致反抗帝国主义的,他喊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他领导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从沙皇淫威之下解放出来,成立了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展开了人类新历史的第一页,并且树立了反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大营寨——第三国际,开辟世界革命的新局面。他赞助被压迫的民族,在他指导的苏联,完全放弃了俄皇政府对于各弱小民族的权利,在中国首先自动取消了一切不平等的条约。

* 这是作者为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起草的一份宣传材料,曾以江西农民协会筹备处名义印发各地。

现在中国正受帝国主义严重压迫,帝国主义者眼看着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因受列宁主义的影响和十月革命的暗示已日趋于高涨,尤其是自五卅运动后,国内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一天天紧密,最近国民政府的北伐,因各地民众的拥护已将直系军阀打倒了,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一带的利权根本动摇,于是出其最卑劣的残酷的手段,以炮舰屠杀政策,直接在万县、汉口、九江等处,演流血的惨剧。其实这是证明帝国主义者已到了日暮穷途,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镇压民族的革命运动了。

我们今日纪念列宁,不但因丧失了我们的指导者怀着无限的悲哀,并且为继续他未竟的工作更有无穷的兴奋,时时刻刻记住这重大的革命责任,用全力联合一切革命的力量,结成坚固的反帝国主义的联盟!我们高呼: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接受列宁主义的指导!

打倒国际资本主义!

中俄联合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列宁主义万岁!

据江西省波阳县档案馆保存原件刊印

在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 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

今天是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的日子。江西自革命军克复以来，江西各阶级的民众都得到了集会结社之自由，同时我们农民也得到了同样的自由。所以，我们农民亦得以组织农民协会。从前我们农民虽占全民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数量，生产品都由我们创造出来；然而社会上的人们并不把我们农人瞧得上眼，都只看到那些官僚、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我们农民受尽他们的欺凌，不敢同他们反抗。这就足见我们农民没有力量的缘故。为什么没有力量？就是不能团结。我们如能团结，他们要压迫我们，我们就可以赶去他，打倒他。现在，农民已经觉悟了，没有团结，是不行的，所以都来组织农民协会。我们有了农民协会，他人就不敢轻视我们，压迫我们了。现在江西全省的会员已有三十万之多，我们的力量可算很大。今天齐集各地代表来这里开会，就是要把全省农友的力量，团结和集中，设法子

* 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在南昌开幕。到会的有四十五县的农民代表，共一百四十一人。大会开了九天。方志敏致开幕词并作了《会务总报告》。大会选出了方志敏等十三人为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方志敏当选为（第一）执行委员兼秘书长，正式成立了江西省农民协会。这篇开幕词原载《会场日刊》第一期，为全文的摘要。

起来解除自己的痛苦。这是此次代表大会重要意义之一。再从我们的工作,有的地方做得很好,有的地方做得很错误的。此次要把各地过去的工作,拿来检查一下,以便我们今后设法和纠正,也算是这次代表大会重大意义。

今天是第一次代表大会。我相信在这次大会之后,我们农友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教训与经验,努力帮助国民革命之成功!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第一期

会 务 总 报 告^{*}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今天是代表大会 的第三天。前两天已经做了很多关于政治及工农大联合等报告。现在我来作一个会务总报告 ,并分为五项 :

一、江西农民生活状况

我们都知道 ,全世界的农民都是痛苦的 ,中国农民也是痛苦的 ,江西农民更是痛苦的。本来农民是非常之多的 ,到处都遇得到农民 ,但没有一处农民是快乐而无痛苦的。乡村的景象 ,在表面上山水树木风景似觉得很漂亮 ,但农民的屋子里则非常简陋而龌龊 ,房屋是东倒西歪、瓦漏壁破的 ,所吃的是豆腐青菜 ,所穿的是破衣烂衫 ,农民的生活是痛到了极点 ,苦到万分。其原因何在 ? 就是因为我们的劳动的结果被他人夺去了。再则 ,农民之中尤以

* 方志敏这篇《会务总报告》,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起在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四至十期上连载 ,后因该刊停刊 ,全文未刊完。这里收录的仅为已经刊出的报告的第一、二项和第三项的一部分。
代表大会 ,指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

佃、雇更为痛苦。我现在分别说明如下：

第一雇农 什么叫做雇农呢？就是家无寸土以体力卖于田主而谋生活的农民。雇农工作时间是非常之长，瓦缝里稍为有点光就要起来，太阳下了山还要在田上做事，如奴隶牛马一般，所吃的是主人剩下来的食物。吃菜都有规矩的，初一与十五是难得有荤吃的。这样还不算，而且雇农多是没有老婆的，并不是雇农不需要老婆，不想娶老婆，而实在是因为没有钱。咳！雇农无田，没有钱，连老婆都不得要，儿子都不得生，其害何大？！其苦何极？！

第二佃农 佃农是什么呢？佃农是租人之田，送租谷于田主，而从事耕作的农民。佃农一年到头很辛苦的做事，谷子是收到很多的，费尽了许多的心血，受尽了许多忧虑，既恐怕水冲塌了堤，又恐怕旱干死了禾；在如火如荼的暑天的太阳底下，受着激烈的晒，把皮肤晒得漆黑，身上的汗是雨一样的流，所收的谷可说是汗换来的，一粒谷即一粒汗换来的。但这些谷是不是完全自己享用呢？不是的。大部分要白白送给那坐着不动的吃冤枉的田主们，反转弄得自己没有饭吃。农民的汗是为他人而流的，是白流掉了的。俗语有一句话：“锄头不拿起，世人皆饿死；拿起锄头来，饿死了自己。”这句话形容得十二分的充分了。

我们再看看佃农交租时怎么样 我们可以说，普遍的都要杀鸡给田主吃的，田主们吃得好、吃得饱还不够，并且要讲究口味；而农友们连粗米糙饭都不得饱三餐。有些地方交租时，还要请地主吃酒，以及弄得很多很加劲的食品供地主吃。如零都佃农交租时，要弄抽去了骨头的鱼给地主吃，吃得不好，还要受骂，骂了还不敢做声。弄来弄去，农友因无法抵抗，只有忍受痛苦，恨天由命

了。但单恨天由命是不对的,痛苦绝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剥削我们的地主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要反抗,除去地主的剥削,就可以得到解放。总理说得好:“解放农民就是要使耕者有其田。”即是要使农民劳动的结果不会被他人夺去,所以,我们应当努力奋斗,务求最近国民党联席会上作的减少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决议案及早实现,以减轻佃农的租谷与痛苦。

半自耕农,虽比佃农生活要好一点,但自己还不够,而要去租人家的田。有时候半自耕农的生活比雇农还不安定。因为半自耕农,一方面要纳租,又一方面还要给雇农的工资,因而非常担心。一旦年荒,不但支持不住,而且要大负其债。自耕农也一样有这种的痛苦。

在乡村中的农民,是非常俭朴的。不肯让小孩吃一个铜板的零星,过年的时候,舍不得穿一件新衣服,病了舍不得吃药。虽然这样的俭朴,然而终竟是毫无裨益的。我们应当去寻痛苦的来源,我们不应只知道消极的省俭,我们应当根本的积极的铲除痛苦的来源。

有些农民穷得油都没有吃。弄菜的时候,用一块猪油到锅中涂一涂。一块小小的猪油,少可弄十几碗菜。这种省俭的方法,可算妙极了!但这终竟是无用的。我们应当根本的积极的铲除痛苦的来源。

痛苦的来源是些什么呢?

第一、重租。农民是勤俭的,所生产的东西是丰富的,但事实上农民穷到痛苦不堪。到新年的时候,农民总是说恭喜发财,并

总理,指孙中山先生。他曾任中国同盟会总理。

且年年都要说恭喜发财,但总没有看见我们农民发财,还是一年穷似一年。本来土地是天赋的产物,私有是不应当的,重租更是不应当的。

第二、重利。乡下的利息,有很多很重的。有些人运用少数的金钱而发大财的,尤其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利息更重,不要过一二年,利就可过本。有句俗话说得好:“欠字盖人头,负了债的人的头,是被债主盖住了的。一动都不得动,一世都不得动。”

第三、苛捐杂税,很多很多捐,并不是向财主或有钱的去写的,而是向我们贫苦的农民写的,即使向大商富翁写,也间接摊在我们身上。

第四、贪官污吏。贪官污吏是农民生来的死对头。他压迫农民无所不用其极。俗话说得好:“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农民是无钱的,所以有好多事情,就是有理的也变为无理的了。

第五、土豪劣绅。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农民不受土豪劣绅的压迫。有时土豪劣绅把持了公款,若农民去问他的帐目,他就马上拿一个片子把农民送到县署里押起来。我们农民可以说自盘古以来,就子而孙、孙而子的受土豪劣绅的压迫,从来没有翻身过。

第六、衙门里的差役。差役是与土豪劣绅胥贯起来,直接剥削农民的。一张票至少要敲五元钱的竹杠,什么草鞋钱、茶水钱,名堂多得很。所以,衙门里的差役,我们可说是阎王面前的牛头马面。

写,是摊派的意思。

“片子”即“名片”。

以上六件 ,都是农民痛苦之来源。农友们 !我们知道世上有一种残暴不仁的人物 ,就是强盗 ,是大家所最痛恨的 ;但世上有一种扒子手 ,扒子手是非常厉害的 ,拿去了你的钱 ,还使你不知道 ,扒子手更为可恶。若是捉到了 ,大家定会把他弄死的。但是 ,还有一种人更是厉害 ,这种人就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他们不但拿我们的钱去 ,不但吸了我们的血液 ,而且我们不晓得 ,不但使我们不晓得 ,而且使我们心甘情愿的去巴结他 ,奉承他。这些东西 ,都是寄生虫 ,都是我们的死敌。我们应当团结起来 ,去打倒他们 !

再则 ,我们不要说自己无用 ,不要说自己命苦 ,我们大家万众一心 ,同舟共济 ,将数千年来压在我们头上的大石头推翻 ,将乐居在石头上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大地主、买办阶级、帝国主义一齐跌死。便这样才能得到解放 ,才能解除我们的痛苦生活。

二、省农民协会筹备处之经过

在革命军未来江西以前 ,就有农民运动。有很多热心的同志 ,秘密去宣传去组织 ,不过因军阀的压迫太甚 ,范围不广 ,成效不著。

嗣革命军来 ,农民协会如怒潮般地发展 ,在这个时期 ,更充分的表现全省农民运动 ,需要一个全省的指挥机关 ,于是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十九号成立了省农民协会筹备处 ,设在从前的省农会内。省农会以前是几个绅士们住的 ,他们借农民会为工具 ,去

拍军阀的马屁,敲农民的竹杠。自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成立之后,那几个官僚,被我们赶走了。

现在我将省农民协会经过,分项说明如下:

第一项,内部组织。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内部组织分为三大部分:

(一)组织部,下设审查股、报告股;

(二)宣传部,下设出版股、编辑股、画报股、游戏股;

(三)秘书处,下设助理秘书一人,文书三人,庶务会计一人。

第二项,外部组织。为谋会之发展、与指挥之便宜与灵敏,于是设了三个办事处:

(一)赣东办事处,设在临川:临川、金谿、东乡、资溪、南城、黎川、南丰、宜黄、崇仁、乐安属之;

(二)赣西办事处,设在吉安:吉安、吉水、泰和、万安、遂川、宁冈、永新、安福、莲花、宜春、萍乡、分宜、新余、清江、新淦、峡江、永丰属之;

(三)赣南办事处,设在赣州:赣县、南康、于都、崇仁、大余、信丰、龙南、全南、定南、安源、寻邬、会昌、瑞金、石城、宁都、兴国、广昌属之。

第三项,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文件之统计。

收发文件

(一)收入

十一月份二十三日起各县	二件
省党部	一件
各界	四件
共收七件,平均每日	一件

十二月份	各县农协函	六十件
	表册	三十六件
	省党部	十件
	各界	二十八件
	各县公署	二件
	各县党部	十四件
	杂件	四件
	外省函	四件
	电	八件
	代电	七件
	政务委会	四件
	财委	一件

共收一百八十四件,平均每日六件。

一月份	各县农协函	一百六十六件
	表册	十一件
	各县党部	二十九件
	各县公署	四件
	杂件	十一件
	省党部	一件
	政委	九件
	财委	一件
	各界	四十件
	外省函	一件
	电	五十九件
	代电	四十二件

共收三百七十五件,平均每日十二件
二月份十八日止各县农协函 八十二件

表册 二十四件
党部 四件
杂件 四件
省党部 十件
政委 六件
财委 一件
各界 三十二件
外省函 六件
电 五十件
代电 九件

共收二百三十三件,平均每日十三件。

(二)发出

十二月份二十二日起各县函 十六件

委任 二十九件
通告 八则件
五十五件
通知书 二十二份
公署
各县 各三件
党部
各界函 六件

共发一百四十二件,平均每日十八件。

一月份 各县农协函 七十件
委任 九十三件

通告	五号
	十九件
通知书	八件
党部	十六件
公署	十五件
杂函	一件
省党部	二件
政委	十四件
财委	一件
各界	六件
通电	五十件

共发出三百件,平均每日十件。

二月份十九日止各县农协函 十四五件

通告	一百九十二件
委任	十五件
通知书	五十一件
公署函	四件
党部函	三件
省党部	五件
政委	九件
财委	四件
各界	十二件
外省函	二件
通电	百八十四件

共发五百二十八件,平均每日二十八件。

第四项、宣传品。省农民协会筹备处之宣传品虽不算多,然因北伐战事之后,南昌百物腾贵,尤其是印刷费特特更甚,所以,省协会筹备处之宣传费用,实不少。兹将各项宣传品列名于后:

(一)画报

第一期、内容浅薄不深刻。

第二期、介绍列宁并有寓意画二则,很好。

第三期、介绍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

(二)小册子

甲、《江西农民》:内容偏重理论,以供做农运工作同志之参考。

乙、《农民运动宣传大纲》:说明组织农民协会之利益与必要,及农民对于国民革命之关系。

丙、《中国国民党对于农民决议案》:内包括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最近中央联席会议,江西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等议决案。

丁、章程

戊、农村调查大纲

(三)血潮社画报共三期,无甚精彩。

(四)标语共二十种,共一万份。

三、全省农民协会组织现状

本省农民协会会员总共不下三十万人。

今表列之:

县名	区协数目	乡协数目	会员总数
南昌	三	四四	二五 四
临川	七	四四	四七三五
兴国	三	一一	一五
清江	六	三二	七六八三
吉安	八	二一二	二三六四七
峡江	五	八三	三五三八
都昌	二六	一四九	一 九
安福	六	三一	二九
修水	十	四一	九一三八
吉水	十三	一二三	五四七
铜鼓	二	一二	五九五二
泰和	三	五	四一八七
弋阳	三	十五	二二
鄱阳	五	二	四二三七
德安	三	二八	八五

(未完)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四至十期

在江西省政府欢迎农工代表 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今天是省政府委员诸同志欢迎我们农工代表。省政府委员诸同志在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就来这里，静候我们，这是多么的对不起！志敏仅代表农民代表向省政府委员诸同志表示谢意！但是我们晓得省政府是由党内产生的，并且是领导各阶级民众联合革命，去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和一班贪官污吏，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益的。革命政府就是代表实行先总理农工政策，为农民工人求解放而谋利益的政府，所以说革命政府的基础，就是工农。就我们江西而言，工农方面是占有全省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六.一，故革命政府就是要建在农民工人的身上，基础才为巩固的。比如我们建筑一栋房屋，必须选择在一个大盘石上面，基础才是巩固的。不但省政府是代表工农谋利益的，就是我们最高的国民政府，本来也是如此。从前的政府，是代表本身谋利益而来压迫我们农工；现在的政府，是革命政府，是扶助工农的；但是，

* 江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与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十三日先后在南昌举行。江西省政府于二月二十七日开会欢迎两个大会的代表。会上，方志敏代表农民代表发表了这篇演说。原刊系摘要发表。

那些反革命派回到以前的那样做贪官污吏,当然政府要替我们铲除。现在我们回想江西的去年,革命军打倒那一流帝国主义走狗的走狗之后,所有反革命派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诚惶诚恐,怕我们革命的政府给他们一个什么处分,故当时没有敢出头露面公然活动的。这一流的人物,目前天天在这里来谋活动,准备又来做贪官污吏,压迫我们工农了。我希望革命的政府,对待这一流麻木不仁的东西,要丝毫不客气的给以严厉的处分,这样才是革命的政府。这是我今天代表农民提出来的第一个要求。第二,就是省县农民协会经费确定拨付问题,要按时如数拨给。第三,就是近来各县土匪猖獗,致令农民不能安心耕稼。当前我们的一个迫切要求,要请省政府诸委员同志,向中央党部请愿,仍旧保留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决议、举办农民自卫军一条,因为中央党部现已删除此条,我们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据江西省档案馆《北伐胜利后的江西工农群众运动》刊印

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 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

几千年来被压迫被剥削被轻视的我们，此次因组织了农民协会，才能在江西政治中心地点——南昌，开我们壮严伟大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满脚尿粪臭被人视为一文不值的江西农民挺起身来，向社会表现自己力量的第一次。我们农民在数量上虽然占了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但这样多数的农民，却只是人间最可怜的奴隶。我们虽然种了许多稻子、麦子，但是我们不能吃一顿好饭，且有终岁不得一饱的；我们虽然种了许多棉花、苕麻，但是我们没有穿过一件好衣服，且有许多人因没有衣服穿而寒冷欲死的；我们虽然出了许多捐税，但这些捐税并不用在农民身上，我们的兄弟姐妹都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变成了“文盲”；我们对社会虽然尽了很重大的义务！社会是我们用锄头掘出来的，用犁头耕出来的，但我们得到社会的待遇，只是不可忍受的欺压、剥削、轻蔑。在政治上我们没有发言权，在社会上我们没有地位。一个小小官吏！就说是一个警察所的巡官罢，一个衙门里的差役，都可以任意斥骂我们，鞭打我们，受了

^{*} 据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记载，这个《宣言》是方志敏起草的，李馥、王立生二人也参加了起草工作，最后又由方志敏修改定稿。

打骂,我们还不声不响。对于地主财翁之重租剥削、重利盘剥,土豪劣绅的寻事敲诈,贪官污吏的借端苛索,其痛苦更难可胜数。我们两个肩头上担负人间一切痛苦,所有幸福与快乐我们都没有享受过。现在我们觉悟了,我们知道了痛苦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具体的事实就是重租、重息、重税及其他敲索;我们也知道了解决痛苦的方法是在自己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求自己的解放!这就是要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是我们农民的炮台,是我们农民利益的保障,只有我们自己的农民协会发展并巩固起来,才能使我们从千万斤重的盘石底下翻一个转身。

江西农民久受军阀压迫,一旦闻革命军到来,即出死力帮助,如做侦探、引路、输送军需、供给饮食等各种工作。尤以永修农友,不畏危险,出来掘铁轨,以致牺牲两个农友。农民为什么帮助革命军?是晓得革命军来了,一切痛苦得逐渐解除。现在帝国主义与军阀还没有打倒,农民要求的利益自然不能完全得到,还要继续帮助革命军去作第二次北伐,铲除奉系军阀;不过,我们本身的要求,仍然要提出来并促其实现,如减租减息减税等。因为肚子饿了,是无力去革命的,要革命至少要身上有件布衣服穿,口里有碗糙米饭吃。

中国国民党是孙总理手创的党。孙总理手定的工农政策乃是代表工农利益,领导农工去革命的政策。我们农民要想得到

指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里所说的工农政策即“扶助农工政策”。

解放,只有竭诚拥护国民党,使国民革命早日成功,但要求党始终站在农民利益上去进行工作,实行总理的农工政策,党拥护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

对于革命政府,我们农民是怀着很大的希望的。过去省政府虽然做了一些于农民有利益的事情——如明令禁止重利盘剥,替省农协筹款;但对于各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处置,未免过于姑息。如星子县长何翼剑摧残农民协会,殴打省协特派员,叛迹昭著,经星子各界请求严办,然政府始终置之度外,而不采取严厉的处置,致酿成杀人惨案。我们希望政府能极严厉地惩办一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因为他们是我们农民的仇敌,同时也是革命途上的障碍物。

我们也很明白国民革命,光是农民来干是难得成功的,必定要各阶级的民众都起来参加,才有胜利的把握。所以我们要与我们的兄弟——工人联合,并要和我们的朋友——商学兵各界联合。我们这多被压迫的民众紧密的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派进攻,并将他们打倒。

我们今日站起身来,向社会要求恢复我们人的地位,取回我们失去的权利;同时,我们准备牺牲一切,参加革命斗争,以求民族的和本身的解放。

在庄严的大会开幕之后,我们一致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打倒压迫农民的大地主!

江西农民解放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第十期

反右运动与吾人^{*}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在弥漫长江的火药烟雾中,在劈劈拍拍的枪炮声里,在国民革命猛进时期,在青天白日旗帜底下,国民党内的右派,居然实行叛党了;每度事变,均给我们以新的觉悟,此次右派分子叛党更给我们以伟大的觉悟!

在这右派反动时期,我们——特别是我们占最大多数的农民——更应该自行团结起来,要求实行民生主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平均地权。从前的革命是军事的政治革命,现在的运动是救党救国救一切被压迫阶级的运动。这次运动的重心点是由革命军移到站在社会最低级的我们和我们的兄弟——工人——了!我们处在最低级社会中,以前受尽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的压迫,现在虽然悬着青天白日旗帜,满口解放我们,为我们谋幸福,谁知一班自称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右派,不特不解放我们,为我们谋幸福,反用“三民主义”来欺骗我们,用军阀的伎俩来摧残我

* 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时候,担任北伐军总司令职务的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纠集国民党内的—批右派,首先在江西不断破坏工农运动,制造反共暴行。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蒋介石指使其走狗倪弼弼惨杀赣州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当时,江西省农民协会提出开展反右运动,《江西农民》出了“反右专号”,公开号召与右派势力作斗争。方志敏这篇文章阐述了“刊行‘反右专号’的主旨”。文章署名“樱虎”。

们,致令我们团体不能成立,使党的政策不能实现,我们仍旧受大地主土豪劣绅的压迫和欺凌。环境这样逼着我们,我们势必要起来打破此环境,打破此环境,非先消灭保护此环境的恶势力——右派势力——不可。

过去军阀时代的事实,固不必说,即挂着青天白日旗帜的省党部省政府,自成立以来,所行的事,真有令人发指者。如明令取消农民自卫军,无故逮捕吉安办事处主任黄兑,以及省党部特派员在各县勾结土豪劣绅破坏农会,殴杀农运同志。不特如此,他们还反对总理留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解散我们的最高机构——省农民协会,通缉做农运工作的同志……这类怪作法,都是他们日夜计划图谋叛党的预备。我们党内,不幸发现这种叛逆的右派,我们农民,更不幸逢着这班右派分子,从中作祟。这次的运动,纯系求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应该作为唯一的重心点!

农民运动所以占中国国民革命中极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农民生产占全生产百分之九十,其人数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故中国之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农民苟得解放,即国民革命大部之完成。现在军事上虽日见进展,然党内一班所谓稳健分子——右派,竟半途退缩,致革命不能彻底,由停滞而向后转,这一方面是国民革命的障碍,一方面也是我们农民解放的暗礁。

由此可知,我们自己成为一国的重心,尤其是农民革命,为

指江西省农民协会驻吉安办事处。

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

今日之急务。万恶的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尚未打倒，又加上假革命的右派，从背后攻来，使我们受以前一样的痛苦，甚至乎还要厉害些。我们不能醉沉沉的躲在田间，任他们践踏，受人家的支配。在这样紧张的恶劣环境中，我们应该即速觉悟，我们更应该联合我们的兄弟——工人——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右派，我们应该认识：

(一)右派是反对农民利益欺骗农民的国民党党员。

(二)左派是为农民谋利益的国民党党员。

(三)我们要求解放须拥护革命的左派，去消灭不革命的右派。

这是我们的觉悟，也就是刊行“反右专号”的主旨。我们一齐高呼：

扫除一切封建余孽！

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

拥护革命左派！

消灭不革命的右派！

中国民主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农民解放万岁！

原载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江西农民》第四期“反右专号”

署名：櫻 虎

李烈钧 原来如此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

李烈钧三字,差不多成了江西一般民众脑海中的一个偶像。当我在乡间私塾读书时,也常听到“督军李烈钧”这句话。随后来省求学,和一个武宁籍的同学谈话,曾无意间询问及李烈钧的生平。……民国十三年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赵醒侗同志代表出席,回来他告诉我,他会到李烈钧。我问他说了什么话,赵醒侗同志说,他再三嘱咐要保守中国的旧道德。当时我很诧异,挂名革命的李烈钧,怎么还是个旧道德的拥护者?闻名不如见面,这次回到江西来了,化了一千余元,总之还算是他的办事人努力,南昌街上也贴了一些为他歌功颂德的标语。老蒋开会欢迎他,我以省党部执委的资格参加。谭主席致欢迎词后,就是他演

李烈钧(一八八二——一九四六),江西武宁人。一九〇五年留学日本,一九〇七年加入同盟会。一九〇八年毕业回国后,先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陆军小学堂总办,安徽、江西都督。一九一三年宋教仁被刺后,主张武力讨袁,在湖口起义。一九一五年奉孙中山之命到昆明,任护国军二路军总司令。一九一七年参加护法运动。一九二四年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北伐,但反对国共合作。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追随蒋介石反共。“九一八”事变后,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

赵醒侗,见本书第22页注。

老蒋,指蒋介石。

谭主席,即谭延闿,当时任国民政府主席。

说,一共演了二十几分钟,我竟听不出个头绪来,不知道他在扯些什么。从司令部出来,我和一个朋友说,李烈钧怎么这样扯烂污?随后他和老蒋勾结,弄到了省政府主席。我早就为江西政治叹气,多么反动的省政府,也来欢迎我们工农代表。在欢迎会上,我代表农民,向省政府提出三个要求:第一,要严厉惩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第二,要取消保卫团,以其枪枝及经费,拨归农民协会办自卫军之用;第三,各县农民协会经费归各县政府津贴。他怎么答复我,真是混账!他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固然要惩办,但也须宽容一点儿!取消保卫团办自卫军是不必要的。关于经费事,他很滑头说了几句就算混过去。呸!什么话!对贪官污吏要宽容,你这李烈钧,竟肯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保镖,反革命派!当时他把我气得好苦。从欢迎会出来后,我就断定李烈钧是反革命派了!不久,我也因事去武汉了。

从武汉返赣,省农民协会的同志,都纷纷来告诉我,说省政府竟解散各地农民自卫军。骇人听闻之事,一件一件发现于我们江西,这又是一件奇事了!

国民党历次的宣言及决议案,均明明白白规定,农民有武装自卫之权,李烈钧身为中央委员,难道党的决议,都不曾寓目吗?李烈钧做得是北京政府的官,还是国民党的官?这样违反党及政府宣言及决议,擅令解散农民自卫军,拿农民自卫军的武器,交给土豪劣绅,再转来杀戮农民。这样目无党国的叛乱分子,还能容许他们在党内鬼混吗?除省农民协会呈请中央党部严惩这

欢迎会,指江西省政府欢迎工农代表大会,参见本书《在江西省政府欢迎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文。

指北洋军阀政府。

次非法命令的主动者——李烈钧外，我们江西各级民众及各级拥护总理农工政策的党部，都应起来声讨附署这次非法命令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认清这件事，是反革命派攫取革命民众的武器准备屠杀革命民众的一件极为严重的事件！

李烈钧自攫得省政府主席后，替江西民众做了一件什么事？我们屈指数得来的，只有：（一）不经过国民政府批准，发行一千五百万元之公债，拿江西民众的膏血，去贡献老蒋；（二）违背党国决议，擅令解散农民自卫军；（三）组织省防军，准备大大屠杀工农群众；（四）通缉南昌市党部革命同志；（五）两次封闭革命的《贯彻日报》；（六）袒庇段锡朋、周利生等反革命分子——段、周在他的家里；（七）袒护土豪劣绅，向各地工农会捣乱。其他还多得，数也数不完了。这就是曾骗得江西民众一时信仰的李烈钧所作所为，这就是李烈钧在几个月来赐给江西民众的一些毒物！

李烈钧本来是个三教九流的江湖派——他在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中自己说的。他不知党，不知道国民政府，当然更不知道民众。他是我们民众的敌人——尤其是我们农民的敌人！我们再不要为李烈钧三字骗了！李烈钧原是个摧残工农阶级的反革命派！

李在汉口说，跟着蒋介石倒是值得的。好吧！赶快去跟那位青红帮的老蒋吧！尽量去反动。我们民众好一块把你们送到坟墓里去！

原载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二日武汉《民国日报》

署名：方志敏

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和农家。三教九流后来泛指宗教和艺术的各种流派，旧社会中也不用来泛指江湖上各种行业的人，含有贬意。

《锄头》发刊词^{*}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碰着一身透湿,让风雨去淋头,不管一身的大汗,让太阳去煎逼。总之,不管它肚饥身寒,我们只知道低头成天弄我们的锄头!因此,人们老是看不起我们这些粗莽的锄头!

十几年来,军阀的猖狂,帝国主义的横暴,以致于为民众牺牲的烈士,头颅的空抛,鲜血的枉流,而今日仍是这样的恶毒的世界。归根结底,还是不曾注意到我们的锄头!

原载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锄头》第一期

* 《锄头》是由方志敏提议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创办的江西省农民协会机关刊物,他为此刊物写了发刊词。

布 告^{*}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关于如何平均分配土地,信江特区苏维埃特制定《临时土地分配法》。现布告周知。

(一)没收豪绅地主和一切封建祠堂庙宇的全部土地,以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进行分配。

(二)凡不反对苏维埃政权者均有分得土地之权。

(三)在谁种谁收的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雇农、贫农和红军家属分好田,豪绅地主分坏田。不会失业的农村手工业工人本人不分田。

主席 方志敏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据江西省档案馆馆藏复制件刊印

* 这张布告,是解放初期收集到的油印件。据邵式平等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回忆:“当时如何进行土改,我们苦于没有办法,方志敏提出三条:(1)以村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2)凡是不反对苏维埃的,均有分得土地之权;(3)谁种谁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均匀。”邵等的回忆和这张布告在内容上是一致的。

信江特区苏维埃土地临时使用法^{*}

(一九三 年三月二十三日)

- 1 一切土地 ,归苏维埃政府所有。
- 2 苏维埃政府得按照群众的需要 ,将所有土地分配给群众使用。
- 3 凡是贪官污吏土豪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 ,剥夺其享受使用土地权。
- 4 凡是土地不许秘密接受。
- 5 群众享受不了政府所给与土地 ,或有荒芜时 ,及有反对苏维埃政权之表现者 ,苏维埃政府可随时收回其土地。
- 6 凡是使用土地的群众 ,都要依照苏维埃政府所订的土地税则 ,交纳土地税。
- 7 本使用法有不适合处 ,得由下届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或上级命令修改之。
- 8 本使用法自公布日施行。

据江西省档案馆藏复制件刊印

* 这个土地临时使用法是方志敏主持制定的 ,并在一九三 年三月二十日在弋阳漆工镇湖塘村召开的第二次信江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 ,后以“命令”公布。

信江党和红军以及最近之局势^{*}

(一九三一年六月八日)

党的略史

(一)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党

信江方面的革命运动虽然在一九二五年北洋军阀的铁蹄下就开始了,但是没有我们党的组织来领导这个运动,仅有一个青年社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很松懈的。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国民党攻克了南昌,全江西都由北洋军阀转到了国民党之统治下,弋、横的同志,才开始秘密组织我们的党。当时,仅弋阳与横峰各有一个支部的组织。随后贵溪亦成立了一个支部。信江方面,我们的党仅此而已,而且都是有组织的形式,内容没有东西的。弋阳同横峰的党比较健全,颇能用国民党名义向封建势力进攻,弋阳尤其激烈,贵溪党的作用比较少。不久,李烈钧由南昌退据信江,贵溪的党已无形解散,弋、横同志已逃匿南昌。不过弋阳尚有少数同志匿居在乡下,领导群众继续不断与反动势力斗争,一直到七卅——南昌暴动以后!

* 这是方志敏起草的信江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
李烈钧,见本书第241页注。
指南昌起义。起义时间应为八月一日。

(二)信江党的再生及其发展

七卅——南昌暴动之后,信江方面在外工作的同志以及逃难在外的同志都先后逃归,匿居在乡,改变姓名,秘密活动。一方面领导群众不断的斗争,一方面因为以前的组织已经坍台,要重新建立组织。到一九二八年一月间,弋阳与横峰均成立了区委,共有支部十二个,同志四十余人。当时因为与上级脱离了关系,一时接头不着,只看着报纸上这里暴动那里暴动,同时在波阳县委处得着秋暴的消息,我们以为党的策略是一致动员暴动,夺取政权。于是我们也要起来响应,企图分散敌人的势力。于是民国十六年阳历十二月初十日召集五县联席会议,布置暴动。因为当时已探得贵溪、铅山、上饶的同志都已由外逃归,不过他们还不敢活动,结果贵溪、铅山没有同志出席,上饶仅有一位出席,其余出席者都是弋、横工作同志。这一个会议的主要精神,就是决定年关暴动,上饶的那一位同志回去仍是寂然无闻,但弋、横就从此暴动起来了!

(三)最初与上级发生关系的情形

暴动以后,反动势力的压迫,日见加紧。这个时候的困难,差不多是我们计划暴动时所想不到的。我们当时有一个迫切的希望,就是要与上级党部发生关系,一定有很好的策略指示我们,或者有很大的力量援助我们。

一九二八年四月间,省委特派员饶漱石同志、C Y. 省委

特派员潘云飞(现已反动)先后突然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稍微吸了一口外界的新鲜空气。在省委特派员领导之下,弋阳成立了县委,直接受东北特委指挥。当时波阳、横峰仍然是区委,受弋阳县委指挥,但到六月间也成立县委,亦归东北特委指挥。并在省特派员领导之下,成立了弋、横两县联席会,后来这个联席会很有作用。

(四)信江方面在东北特区指挥之下之情形

省特派员不久就离开信江,同时信江的反动势力在罗英小鬼领导之下反动非常厉害!信江方面的革命,要算这个时期最危险了。这个时候,弋阳、横峰都是县委,苏维埃政府也同是县政府。两县联系的事情,因苏维埃区域狭小毗连,所以格外的多。东北特委呢!山高皇帝远,好久没有一个指示,间或有指示我们,又无法用以解决我们实际上的困难!派交通去,往往挨骂而归,同时总是要我们解款子。有些时候,我们没有解款去,就把我们交通路费扣留。这个时期,两县联系的事情以及党的工作,只靠一个两县联席会解决,仍是闭着眼睛硬干。不过在最危急的时候,在两县常委联席会已决定派人去贵溪建秘密的组织,企图扩大革命区域,借以解围!贵溪的革命也就从此开始了。

饶漱石(一九三——一九七五),江西临川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前在赣东北做青年工作,此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

C 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

罗英当时是国民党四十六军的一个团长。

交通,指通讯员。

(五)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与信江方面的党

当时我们很感觉东北特委对我们已无切实有用的指示,又无实际的工作帮助,并且有时还妨害我们的工作!例如扣留交通的路费,不能把我们实际困难的真情传达上级,使我们的工作始终得不到上级的了解。于是,在两县联席会上决定提出,向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请求成立信江特委,直接归省指挥。这个提议大会采纳了。信江党算是走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了。

(六)第一次全信江代表大会及对上级的关系

第一次全信江代表大会于筹备委员会成立不久就开始了。当时出席的有弋、横、德、贵、铅五县代表,一共是四十余人。大会开了三天就闭幕了。第一届执委会,火速就将大会情形及决议呈报上级,注意要与上级发生密切关系。大会本拟待省特派员来到之后开的,但是我们去省的交通员经过东北特委的时候(省委通讯处,我们是由东北特委转达的,所以交通一定经过东北特委),它把交通员的路费支去用了,使交通中途而返,以使省特派员之到来无期,而大会不得不开了。大会的一切呈报省委,除决议案外,其余都一律批准。因为省委曾允许派一位同志担任特委书记,所以书记职,暂由常委推定一常委代理。直到一九二九年四月初,省委才派唐在刚同志到来。在此以前,东北特委介绍

方志敏代理书记。

唐在刚(一九三——一九三五),四川开江县人。一九二三年到北京工业大学学习,在学校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信江特委书记、赣东北特委书记、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在横峰磨盘山战斗中英勇牺牲。

了几位同志来信江工作,据这几位同志说:东北特委说,派去信江工作,是叫做“充军”。后来在刚同志到,见信江党并不如外界所说,于是他很奇怪的说:“省委派我来时说,信江党是建筑在封建势力之上,只要我能纠正这个封建错误,就算极大的成绩,实际信江党的基础并不算坏,此话不知从何而来?”当时我们总以为对上级关系没有建立好,以致上级不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形,上级所以这样对我们误解,无非是接受了经不起斗争逃走出去的同志的话。这是我们整个党的小幸,并不仅信江党因此受了极大损失,所以我们不顾工作的重要,很舍本的两次派特委常委去省委接洽,当面报告工作真象,并很诚恳地请省委派巡视员来信江巡视,但是省巡视员两次到东北而未曾一来信江,而省委对我们据成见,仍然一样的误解!

(七)信江特委取消与存在

信江方面的党,一方面努力与上级机关建立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加紧工作。在长期激烈的斗争中,我们本着在斗争中所得到的经验,领导民众作艰难困苦的奋斗。到去年十一月间已有了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上饶、余干、余江等县委,及万年特别区委,信江苏维埃政府也在党的领导之下巍然建立起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忽然由东北特委转来一信,说省委决定将信江特委取消,信江各县的党由东北特委指挥。东北的党,是省委最称许的,但是与我们为邻,我们在顶吃紧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予我们以帮助,匪军从东北进攻,他们也未曾给过我们一信,并且我们在他指挥的时候,以及他过去对信江党的影响,使信江党的工作,冤

受了不少的障碍。所以 ,接着东北特委来信 ,我们认为与党的前途有关 ,同时通告不由省委直接通告我们 ,而由东北特委通告我们 ,在组织上亦未便遵照。同时省委在一九二八年春 ,从不肯再派一人来信江巡视党的工作 ,我们派常委以及书面报告 ,又不肯相信 ,总一味坚持成见 ,对我们误解 ,这样于党于革命 ,都绝对不会有好的影响。于是 ,我们决定派书记去省委当面报告 ,并将信江革命经过以及实际情形 ,用书面密写呈省委请求转呈中央 ,在未接着代表到省以后的省委指示 ,信江特委暂不取消。一定待省委接着我们的报告和我们代表的报告 ,省委的指示才是根据实际情形指示我们的 ,我们才敢遵照执行。据代表回来报告 ,省委因不明信江实际情形 ,所以决议取消信江特委 ,现在明了信江特委有存在的必要 ,并说当即派特派员来信江出席第二次全信江代表大会。省委很承认我们把实际工作呈报中央的精神 ,并允许即刻代转中央。后来是否转中央 ?我们不清楚。不过信江特委因在省委自己承认忽视信江工作与交通不方便的错误之下得以存在 ,并即日着手筹备第二次全信江代表大会。什么都筹备了 ,但省巡视员老是不来 ,一直待到这一次省巡视员胡廷铨同志到来 ,才把这一件事完了 !大会因为在胡同志领导之下开的 ,一切情形和决议案 ,胡同志都很清楚 ,请胡同志代为面告。此刻因为太忙 ,只好省一省手脚了。

(八)目前信江党组织的状况

目前信江党组织有六千几百党员 ,党员的成份大概是这样 :工人占百分之十 ,雇农占百分之二十 ,佃农占百分之四十一 ,半

自耕农占百分之三点三 ,自由职业占百分之四点三 ,妇女占百分之一。

信江特委直辖的组织如下图 :



在这一个简单的表上 ,信江党的组织 ,可以得一个相当清楚的了解 ,不过我们要补充的是 :

(1)宣传部工作 ,过去党对宣传与组织工作 ,一样注意到 ,除了政治通告以及各期间的宣传中心通告(青黄不接通告 ,红色五月通告)外 ,还经常有信江《红旗报》出版 ,每十天出一小册子。

(2)职工运动,是信江党大的缺点,虽也屡次注意,也曾专门组织委员会专负其责,但结果总不能给我们一满意的答复。第二次全信江代表大会,对于职工运动,在省巡视员指导下,已把职工运动工作提到最高的位置了,成效如何,尚待以后的实际的事实答复。

(3)我们虽然有了这多县委组织,但是都没有迁到城市里面去,原因是城里白色恐怖很厉害,同时城市不大,不易掩藏,所以不宜建立进去。即使建立在城里,指挥全县苏区工作很成问题。这是事实,并不是同志们不明了夺取政治中心的重要。目前已有横峰与德兴二城完全在我们势力范围之内,均已成立城区苏维埃政府,但县苏维埃政府仍然没有迁移进城。

(4)信江党组织目前一切工作,无论军事政治都集中全力向东北进展,实行启发并领导广大群众参加湘鄂赣三省政权之夺取。

(5)C Y 工作本当详细报告,一则因为省巡视员屡次出席C Y 特委会,二则C Y 特委亦在派代表向上级报告,所以我们的报告就略了。

信江红军的经过及其现况

(一)最初红军之情形

信江方面,本来没有武装组织以为革命武装的基础。在李烈

指赣东北。

钧占据信江的时候,适有二连自南京逃出的国民党军,系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连的队伍,经过漆工镇,当地革命群众与之拉拢,借以抵抗信江方面向革命群众进攻的匪军,但是在李烈钧未退出信江以前,该二连军队已离开我们而逃走了。

当李烈钧未到信江以前,弋、横政权,确实有相当的操在我同志之手,所以一共弄了十二条枪,放在乡间可靠的农民同志手上。到了年关暴动的前后,这十二条枪,由农民同志背着率领农民群众向反动势力进攻。在此以前也曾打到过城里,不过当时并没有成为军队,一切行动,与反动政府的法警下乡是一样的。这就是目前信江革命武装最初时的情形。

(二)工农革命军时代的红军

在我们的斗争,收买与收缴武装也逐渐增加,同时为环境所迫,不得不要组织军队。在省委特派员饶漱石同志指导下,便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连。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是去年八月时候改的,好歹快枪共计四十余支左右,士兵则纯系一同与我们奋斗的勇敢分子,惟长官乏人,尤其班长。当时因为无办法,只得引用匪军中开小差来的士兵为班、排长。这个时候军队,勇虽勇敢,吃苦精神也很有,可惜就是作战技术不行。除了攻打反动村庄以外,只有埋伏要路口截击小股靖匪或匪军。这一种的战术,我们叫做“扎口子”。胜利的时候多,不过胜亦不大,失败也不会到如何的损失!同时军纪亦未建立,士兵不高兴便会一致搁枪不背;出发打仗,间或要征求士兵同意,如果士兵不赞成,命令还是不能有绝大的效力。

(三)红军之建立

在继续不断的激烈的斗争中，红军经过了屡次的整顿，也在港口、登火坑等处打了几个胜仗，缴了些匪军的枪支，不久也就改名为红军了。工农革命军改红军并未接着上级的明显指示，不过听说我们的军队都改了红军，所以我们也就改名。因为斗争激烈与扩大，使我们不得不谋扩大红军，于是除第一连之外，一九二八年冬开始组织第二连。第二连成立，快枪很少，士兵多半是用鸟枪的。这个时候，我们想得一条枪比什么都困难。我们因军事工作乏人，红军的行动，总不象一个正式的军队，这是我们一件很不满意的事；同时也是我们感觉少有办法的事，迭次向上级请求军事工作同志来负责，千呼万唤才由东北介绍了一两个同志；一名黄章，一名刘梦霞，来负军事责任。这个时候，正是周志群亲率全部来信江向我们进攻，大军临境，不寒而慄。但是周匪内部复杂，士兵又很痛苦，在他还在布置向我进攻的时候，就被我们加紧士兵运动，把他哗变了一连，因而周匪全部军心动摇。这一次的结果，我们增加了六十多条快枪，一共就有一百三十条快枪了。不过我们又感着另一种的困难，一则周匪攻甚急；二则哗变过来的士兵，非常骄傲，无法指挥，不知其居心何在，所以只有躲进山，不敢接战，直到后来无法维持，便很坚决的将哗变过来的士兵的枪缴了。原来我们只有二连，哗变过来的为第三连。这个时候，就是一、二连坚决把第三连的枪缴了。

缴了第三连枪以后，仍编为两连，连、班、排长，差不多完全

于是,就把各地游击队集中,添了些鸟枪,编为红军第三连。不久匪军第四十团又向我们进攻了。这股匪军较以前的都来得厉害,日夜围山搜索,郑孝胥同志就在这个时候被匪军虏去牺牲了。红军的团旗、连旗以及马军、军委会的印以及各项军用品,统统被匪抢去,我们的红军仅以性命保存枪支而已。这个时候的困难,只有亲历其境者,才可以知道。

四十团 向我们进攻,我们也曾屡次“扎口子”,但是都没有打过胜仗。直到七月间,贵溪暴动,贵溪匪军向革命地方进攻,被我们红军当头围剿,大获胜利,查缴步枪十六条,上交贵溪的党就地组织七连。从此以后,四十团匪军因芜湖兵变蹶其后,而退出革命区域。同时适鲁涤平 来南昌,信江反动势力暂时失其依赖。这个时候,我们加紧红军的军事政治训练,纠正红军焚烧、杀、抢劫的错误,乘胜向反动势力反攻。在五个月内,将周围最反动的地方:中港坂、葛源、曹溪一律攻下,军事上胜利并不算大,因为三个胜仗仅缴步枪六条,但是政治影响很大!红军军威与名誉,开始在群众中建立起来了。从此,信江革命转入到一个新局面来了,一切都较以前有办法。

(五)自攻克横峰县城到蔡家墩一战时的红军

四十团退走之后,我们一方面加紧红军的政治军事训练;另一方面领导信苏政府,开办信江军事政治学校,计划造就大批下级红军干部人材。学校开学的那一天,便是红军攻克横峰城的一

四十团,为国民党王钧部第七师第四十团。
鲁涤平,一九二九年接替朱培德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天,因为攻克横峰城,红军行动颇为群众所欢迎,所以红军虽然还是四连(第七连长驻贵溪),而声势则胜过以前几倍了!

攻克横峰城不久,就与匪军第一百九十六团第六连相见于贵溪周坊,激战不及一小时,该匪全连覆灭,缴获步枪六十七支,机枪一架,俘虏二十四名,获空前之胜利。自此以后,在德兴梅溪坂击败匪军,并迭败东港、曹溪靖匪,而将东港攻克!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在贵溪、横峰、德兴组织红军预备连;一方面收获另星散枪。到今年一月一日,全体集中改编为六个连及一机关枪队,共计步枪三百七十余支,驳壳二十架,机关枪一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在今年一月一日,改编时候的实力,就是这样。

(六)自蔡家墩一战一直到攻克秧坂时候红军

阳历年关,我们正集中红军在余家仓改编的时候,匪军一百另四团和一百另三团已由四面向我们进攻,竟有一股扎革命区域内地的蔡家墩。编竣之后,即决定向蔡家墩行动,当时以报告敌情不确,结果我们失败!牺牲十一名,带伤十五名,损失枪二条。这一战之后,红军虽然没有打过败仗,但总没有大胜过。虽然是很小的股匪,亦不能将其完全扑灭!虽然攻下了上饶城(以前广信府),亦未恢复红军以前那样所向无敌的军威,并且作战,我们感觉无有把握,一直到攻克秧坂,军威才大大地振起来了。

(七)自攻克秧坂一直到编营时候的红军

秧坂之役,缴获步枪一百二十余支,红军军威大振,但是第五日晚港桥一战,匪靖仅仅八十几条枪,坚壁死守。我们以三连及一机关枪队进攻而败,牺牲十一名,失枪六条。新营一战损失亦不小。这都是很猛烈的战争,军威虽未减退,而元气究竟受伤!早先我们感觉团部直接指挥六连,确有相当困难,尤其分兵的时候。所以积极计划成营,到了六月攻克秧坂之后,同时看见大局急转直下,就在蔡家墩集中编营,共编三营(一营三连),一特务连,一机关枪队,一驳壳队,一担架队,共计有步枪六百到七百的样子。

(八)编营以后的红军

编营的第二日即得匪军退走的消息,于是即向河口军事行动。河口是信江经济、政治、军事中心,攻河口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当时河口仅有匪军一连,不久河口就被我们占领了!但是后来匪又增一连兵力,一同向我们反攻,几乎把我们打败!第三天我们退出了河口,匪军即将河口占领。第四天我们反攻,终日隔河对射,迄未得手。当时拟攻上饶,又以消息探不确实,不敢冒险,因为我们的子弹,万不能允许我们打一个不胜的仗了。

我们见环境很好,以为促进革命高潮时机已到,既不能进于东南,当集全力于东北。一面火速派人与东北接洽,布置进攻景德镇,一面令红军攻万年、余干、余江,待景德镇布置好了,即扯

回向景德镇行动。不料在万年碰了一个大钉子！万年城仅有匪枪二百左右，坚壁死守，我们竟遭空前失败，三个营长伤一死一，排长班长以及士兵共牺牲十八名，伤三十多名。现在已令红军向景德镇行动，结果怎样，尚未得报告。目前信江方面实力，除独立第一团外，尚有学生队、一教导营（新兵）、赤卫队、干部大队（预分散各地为赤卫队干部人材），连昨日在乐平茗口缴获三十条步枪，以及驳壳队、机关枪、坏枪一起都算，共有九百到一千条枪的样子。

(九)红军工作目前的困难

红军目前最感困难是士兵与长官，尤其是长官。正在扩大红军的组织当中，士兵要求请假归田的很多，同时民众都有不愿为士兵的倾向。至于长官除了团长以外，自营长一直到班长，多半是哗变过来的与俘虏而来的，他们都是士兵出身，学识既然不强，性情亦不容易训服。虽然也有些哗变过来的现已成为我们的同志了，但是他们都很幼稚。事实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

(十)红军重要作战的战略

(A)三年来所进行的诸战役

(1)吊索^{±年}之战。一九二八年春，红军驻吊索^{±年}，仅四十条枪，匪军六十多条枪来打抢，跳高者已被匪虏获，当时得信，即上山与匪隔山相持，高声叫匪来降，未果。我们围着冲下去，匪被冲散。有一部分匪军又在对面的山上与我们讲条件，我们一方面与

他们讲条件,另一方面部队从山后绕围。正值围着时候,因农民缺乏军事知识,大声叫喊,匪始散去。

(2)冷水坑之战。同年九月,葛源匪军一连、农贼千余人来革命地方抢谷。先一日,我们已得信,沿途防守工作特别加紧。是日上午十时许,果然来了,号铙隆隆。红军即埋伏冷水坑要口,直待匪军的尖兵离我们仅十余步,红军一排快枪打响,匪军大败而逃。是役获步枪十二余支,获农贼谷箩三百余担,毙敌二十余人。葛源农贼自此不敢来打抢了。

(3)龙浆 之战。同年十月,先把红军埋伏要口,再以少数部队到匪军驻地附近捉反动派,匪军出来追赶,促人者佯败而奔,引匪进到要口,伏兵突出,但因地形不熟,匪由间道而逸。待我们整队归来途中,另有一股匪军有兵力一排,系首来接援者,见红军即拼命追来,我们一连为前卫,不接战而远奔;二连为后卫,见匪追一连,便向后退。匪队远追,二连即在要口龙浆窟埋伏。待匪唱凯歌来的时候,突出猛冲,匪军大败,毙敌连长一名,匪兵十余名,获步枪七支、驳壳枪一支。是役使匪军胆寒。

(4)港口之战。同年十一月,靖匪五十条枪扎港口,因素未受过打击,防御全无。我们探得真信,拂晓进攻,冲到匪军卫门哨,犹未开放一枪,是役大胜,获步枪十一支、驳壳枪一支。

(5)烈桥之战。同年十二月,有匪军一连驻烈桥,行动万恶。当时我们有枪一百二十余支,实力二连。这个时候,我们实行迫近战术,拂晓冲进匪营。是役因为时间太早,在黑暗中动作;二则匪军无出路,关门死守,我们以损失而退却。

(6)长毛岭之战。十二连哗变后,匪军反攻甚急。我们猜定匪军第二日将由长毛岭出德兴,当夜即由间道埋伏到长毛岭的

要口。当时布置以二连打正面火线，一连一排伏于长毛岭附近森林中，待前面打响，即由匪背后冲锋；一连二、三排因恐匪由间道而去，故分兵另一要口。如果匪不由该道去，即在长毛岭加入火线。上午十时许匪军合集队伍由长毛岭经过，并且毫无戒备。我们以其过多，击其腰部，当时被我们截为两段，前段向德兴逃了，后半见我们一时没有冲下去，死力向我们反攻。这时，一连一排又未按原定计划冲锋，结果是我们退却，但是匪军死伤极大，周匪志群从此再没有胆量再向此地进攻了。

(7)蔡源之战。一九二九年七月第十四军团匪军退出，连日来有匪军经过革命地方与葛源一带，于是我们变更旗帜，假充匪军，由大路天明进去，并派人打前站。我们前卫已达匪的位置，该匪亦正在准备迎接，但是我们不沉着，前卫见门哨即开枪，又不敢即刻冲入屋内，所以匪靖得由一门逃走。是役虽胜而我们的损失亦大。

(8)贵溪之战。同年七月间，正是匪军四十团退去的时候，贵溪暴动起来了。一天贵溪靖匪向革命内地进攻，共八十多条枪。我们当即派出红军一个排，与当地武装群众汇合，与其接战。当时正值匪靖吃早饭，遂将其全部包围，获大胜，缴获枪支六十条，余匪逃上高山。我们将缴获交给了贵溪党组织，组成第七连。

(9)攻横峰县城之战。同年八月，敌四十团退去之后，攻克横峰县城。横峰一战，是信江革命转入一个新局面的战争。原来因铺前在横峰前线，所以横峰县城匪靖八十余人系铅山匪靖，防守很松懈。我们以游击队埋伏于横峰去铺前的要路，袭击铺前援兵；红军一、二、三连则绕道攻横峰城，只留去铺前一门给匪逃

生。去得很早,各军到达目的地时,尚未天明,我们冲锋队爬到了步哨身边,匪哨还在唱歌。是役军事完全胜利。获步枪二十一支,毙敌二十余人,政治影响亦极佳!

(10)缴机关枪之战。鲁涤平到江西,即派四百九十六团来信江。该匪内部很动摇,一时并未敢向我们进攻。但我们亦无实力攻破该匪。十月间,我们拟由三板桥,击大桥匪靖。先遣队二十余人,到三板桥时遇农贼打数枪,农贼见我们只二十余人,即飞报周坊驻匪。这时,我们全部(一、二、三、七连)亦到,即在三板桥开火,匪军见势不敌败退。敌匪军中有来降的士兵说,周坊驻匪军仅一连人,机关枪已坏了,不能起作用。于是即刻前往包围。该匪据壕死守,并以靖匪三十人到后面高山掩护。靖匪无战斗力,一经射击,即行退走,高山阵地,遂被我们占领。由高山射击壕沟,匪遂乱,全部被我们消灭。是役计获机关枪一挺,步枪六十七支,毙敌六十余人。

(11)梅溪坂之战。德兴匪军进攻甚急,红军分二路进剿。第二路追击,即刻把该匪排哨消灭,获步枪十七支。匪军大队赶到,我们第一路亦赶到。两军相持终日,双方都用机关枪扫射,及晚匪军退走了。是役计败匪一营,如果是两路同时赶到,可将该匪冲散或消灭。

(12)东港之战。东港是一个反动之村庄,有枪百余支,恃地势防御,反动万分。十二月间红军去进攻,原定分三路出动,后来虽仍照原定路线前进,但由于右翼火攻不得手,于是三路都加入正面火线,与匪隔河激战。匪凭河顽抗,我们遭受相当损失。这时我们发现港水可以冲过,于是冲河,始将该匪击退。是役仅获步枪六支。

(13)成营之战。万年靖匪集中在成营,勒迫群众接头。我们隔三十余里山路,夤夜进剿。路不熟中途失联络,吊号再三,才得重新集合队伍,但时间已太晏,预不及目的地即会天明。进退不能决。这天大雾,继续加速度前进。到达匪军步哨处,匪哨犹未发觉,同时匪靖内部亦毫无戒备,结果大胜。

(14)团林之战。年关,匪军一连及机关枪一排驻陈家桥,靖匪八十余驻陈家堡三里之团林村。我们决定以三连围剿团林靖匪,以二连兵力由团长匡龙海率领埋伏于陈家桥去团林途中之丛林中,以图截击陈家桥匪军之援应。正在团林得手之际,我们的伏兵竟被匪军击败,同时亦未通知团林方面,幸参谋周子炎闻陈家桥方面枪声停止,怕有所失,即着一排向陈家桥方面戒备。果然匪军由此方面来援应,遂即开枪抵御,同时增上一连,与敌对持;而团林方面匪靖被我国围屋火攻,已被缴枪三十余人,其余皆束手待毙,但见匪军接应到,乘势冲出来走了。

(15)攻上饶城之战。驻上饶城匪军仅二百余人,势不盛,本拟一举消灭他们,但前卫未能及时到达敌人之驻地,农民即在后面壕沟开鸟枪,于是敌人全部过河,隔河与我们对持。我们占领县城约六小时,退出时尚有极少数匪军随我们后面开枪,是役获步枪十八支,政治影响极佳。

(16)周坊之役。一九三二年二月,匪据周坊,约二百二十支枪,深沟高垒。我们本拟一个冲锋,无论如何,要占领敌营后面山上的壕沟,再集中火力扑灭该匪;同时匪营对面森林,亦埋伏预备连一连及红军一排,如敌向该方向逃窜,又于匪去路之五里地,亦埋伏红军二排,预敌败至此,可以全部消灭。不料是夜特别黑暗,带路竟走错了路,前卫部队已超过了我们预定的地点,而

天已大亮,团长周子炎只得临时命令本部队从速冲锋,图占壕沟。此时壕沟里匪军已有准备,我们冲到距壕沟五十步之地,匪军上刺刀杀出来,我们军队无刺刀,又未经过肉搏战,竟全体退却。后机关枪开放适当,对敌冲锋扫射,掩护退却,未遭巨大损失。

(17)秧坂之役。秧坂为我们通向乐平的门户。匪军防守此地,时间很长,阻碍了我们向东北发展的计划。五月五日我们下决心,进攻秧坂匪军,时秧坂匪军一连加上靖卫队共约二、三百支枪左右。我军组织敢死队,冲锋人数约六十人,由各连士兵自愿担任。五日晨我军全团及预备队三连,游击队枪百余支,分三路进攻。这时敌人尚在睡梦中,经我们敢死队猛冲,只战十余分钟,敌人溃退,被我缴来枪支约百余支。从此军威大振。

(18)新营之战。新营距德兴城只十五里,为大地主所在,藏谷不少。我们因德兴革命群众被匪军抢去和焚烧了不少谷子,因而缺粮。乃由红军保护群众去搬该地大地主的谷子来救灾荒。该地匪军八十余人,我军拂晓向该地进攻。我军到达该村的桥上,即被敌人吊高发现,步哨鸣枪,靖匪已逃,只缴获步枪八支。我军乃扎好阵地,让七、八千农民搬谷。未及小时,德兴即来匪军一营,向我军进攻。我军因排长胆怯,不去占领好的阵地,以致被敌人少数部队冲来,失却阵地,因而败退。此役虽未得胜,但甚得人心。

(19)河口之役。攻河口之役,因布置不好,到渡河时仅有渡船两只,后才找到七只,经四个多钟头我军才渡毕。幸敌未发觉,故直冲到河口,敌人未抵抗而退;但没有几天,莲河洲的匪军即占据河口对岸的石山上(后冲过河),我军猛烈攻击,未能使其渡河并将其击溃,幸上饶数千农民手持长矛,杀声震天,才把匪军

吓得退后几个山头。同时驻盘罗(离河口十五里)的匪军一连和原驻河口的一连(被我军击退的)同时向河口进逼,我军以两营抵抗,几乎失败,后增兵力,到晚始将敌人击退。是役缴获步枪五十余支。

(20)万年城之役。前一日我军包围驻万年鼓石方家的靖匪,大胜,击毙波、乐、余、德、万五县联防“剿匪”指挥官和官长士兵多人,缴获步枪四十九支,驳壳枪六条;第二日乘胜进攻万年城,但因天黑及大火,以致到中午才进攻。敌人只有枪两百余支,但布置的防御工事甚周密,在城外设有铁丝网。我军由东西南三门冲锋爬城,因不能将铁丝网毁坏,结果不能胜,激战半日,到晚我军退了,损失较大。

(B)作战战略之总结

1 红军作战战略,归纳起来,可分下列几种:

(1)埋伏要道,截击匪军(即扎口子)。

(2)诱敌深入,埋伏截击。

(3)围魏救赵。如匪军向革命区域进攻,我们即进攻上饶城解围。

(4)避实击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5)黑夜扰乱敌营。如敌人驻扎我们革命区域,我们晚间即派小部队去放枪扰乱,使其不得安眠,第二天如有可能就乘疲而攻之。

(6)截击匪军交通线和粮食。如匪军驻扎在革命区域,我们晚间即以一部队前往,截击其交通线及军粮的通道。

(7)有时分散,有时集中,视敌人对我们的分散与集中而

言。

2 我军作战的优点和缺点：

(1)优点：勇敢冲锋，地形熟悉，有群众掩护，为其优点。

(2)缺点：不能久战，一因子弹不足，二因久战难于支持；敌人如有坚固的工事，很难攻下，易受损失，如万年之役。

信江目前的局势

(一)信江反动势力崩溃情形及其反攻之计划

信江反动势力，目前确实崩溃很厉害，但是他们决不甘心就死。它必然作最后的反攻。他们反攻计划，我们已经从他们的大本营检查出来了。

a 弋阳为第一路，去茅家墩走漆工镇。

b 贵溪第二路，出四里桥达周坊。

c 余江第三路，出大桥过鹤岭，达周坊与第二路会合。

d 乐平第四路，出众埠街过曹溪，达漆工镇与第一路会合。

e 德兴第五路，由界岭桥达梅溪坂。

f 河口第六路，由河口达横城。

g 第一游击队，由弋阳出樟树墩，经东坑达黄梅岭。

h 第二游击队，由余江出塔桥达周坊，与二、三路会合。

至于反动派的战略，我们在报纸上及他们目前的行动上，我们看得出来。

万年的反动派靖匪兵的呈文上说，“匪攻彼，此则截其归路，匪攻此，彼则捣其巢穴”。

历来军事长官一览表

军队名称	数量	时间	长官	附注
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	一连人	1928年2月至5月	营长兼连长邹奇	弋阳人
同前	一连人	5月至6月	邱金辉	横峰人
同前	一连人	7月	胡德珍	星子人
红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	一连增加二连	7月至10月初	团长黄岗荣	湖北黄冈人，省委介绍来，后逃跑
红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	二连	10月	团长童旭、黄冈人	东北特委介绍来，后逃跑
红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	由二连至三连后由三连改二连	11月至12月初	团长黄章，浮梁人	省委介绍来，后逃跑
红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	三连	1928年12月至1929年3月	团长邹奇	
红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	三连	3月至4月	团长李上达，赣县人	省委介绍来，现任团政委
红军独立第一团	三连	4月至5月初	团长郑孝霄，清江人	省委介绍来，后被捕牺牲
红军独立第一团	三连	5月至8月	代团长颜女清，湖南人	国民革命军1236旅9连哗变来的
红军独立第一团	四连人	9月至11月	团长孙志清，横峰人	省委介绍来，后逃跑
红军独立第一团	四连到六连	1929年11月至1930年2月	团长匡龙海，贵州人	36旅11连哗变过来的
红军独立第一团	六连至十连	2月至现在	团长周子炎（即周建屏），金溪人	省委介绍来的

最近二日上饶、贵溪都纷纷来告匪警,尤其是贵溪为甚。

大概反动派对我们的策略,是坚壁死守与乘虚骚扰。这是有相当利害的,贵溪革命群众,已经大起动摇了!

(二)环绕信江红色区域反动武装之调查

A、各县警察队(即靖卫团)武装数目大约如下:

铅山约一百条	横峰约百条
河口约五十余条	上饶约三百条
广丰约一百条	玉山约一百条
弋阳约二百条	贵溪约二百条
余江约二百条	余干约四百条
万年约二百条	乐平约三百条
景德镇约二百余条	德兴约百条

共计二千六百多条枪

B、警备第一团(即曾团)共计六百余条枪,机关枪四挺,迫击炮两门,驻上饶、河口、弋阳、贵溪等地。

现在曾团曾向我们接洽。在他的信件中,我们确定他与改组派有联络,向我们联络不过是缓兵之计;同时要骗得鲁涤平的大批子弹,以备响应张发奎,又姜伯章在波阳为七县“剿匪”委员会主席,他亦与改组派有相当结合。如果他与曾团统一了指挥,信江局面还是很严重的。

将反动势力看得很大,固然是错;但将反动势力看得太小,也是一样的错。我们只就上面所说的反动势力向我们进攻的计划及其目前他们所有的实力统计,信江反动势力,还是有相当

的强大,我们固然要尽量的向东北进展,实行争取广大群众,准备参加三省政权之夺取。但这并不是丢弃信江广大已起来的革命群众另外到东北去激发群众起来。我们以为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我们的意见

信江方面的党,因为对外交通没有注意建立,以致外面的情形知道的较少,同时我们的情形外面知道的恐亦不多。不过,东北的党因为与我们为邻,我们深知他们的工作都没有做起来,但是过去省委,对东北可是相信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万分,大有言必称东北之概。

我们深觉东北之党的工作没有起来,以致信江革命成了孤军独战的形势,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后来为得工作上的发展,日向东北,同时东北迭遭反动势力的打击。事实上的需要,先后经过省委和省巡视员胡廷铨同志的允许,将东北工作地余干、万年、乐平都一概划归信江工作;东北特委只有浮梁、波阳、都昌、湖口四县,而这四县尚有一二县没有建立工作。这样的形势,岂不是与信江向东北进展的计划发生影响吗?

我们迭次想向上级建议,请求取消原有东北特委,将现在信江特委扩大成东北特委,这完全是站在工作上的意见。但是 we 想一想过去我们和东北对上级的关系,真象他们是公婆所喜欢的媳妇、我们为公婆所讨厌的媳妇一样,虽极力料理家务,终不能取得公婆一笑!所以虽有这个意见,不敢向上级呈述!恐益增

上级对我们的怀疑！并不是我们没有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由来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这样！

我们以为机会到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我们派二位代表出席，于是不顾工作的重要，决定派特委书记唐在刚来中央，面告一切，希图获得上级对信江方面革命的了解。但是在刚同志带到景德镇的□□□□□□□□□□以及新东北的布置，致令我们大所失望！确实丢弃信江开辟东北的形势。不但我们不以为然，即省巡视员胡廷铨同志亦大不以为可！当时我们都陷入到这样的困难：遵照执行吧，工作马上要受打击，于心有所不忍；不遵照执行吧！将又说我们违反组织，是存了封建思想、保守观念。于是本月六日，召集第二次执委会，在省巡视员胡同志指导下，把这一问题，郑重加以讨论，结果决议：

1、我们未接着上级通告，骤然取消信江特委，于组织是不合的；同时新东北成立，亦无上级通告，在组织上我们亦不能谬然承认。

2、即使取消信江特委与新东北特委成立，以及目前新东北特委的布置，是中央的决定；我们为得工作计，应得再行派代表，随带详细书面报告，去中央切实报告信江革命真象，希图中央对我们有更正确的指示。在中央未回示以前，信江特委还是暂不取消。

3、我们应该贡献如下的意见于中央：

a 信江特委与东北特委合并为东北特委。

b 新东北特委的中心无论如何以建立在割据区域为宜。因

这里漏字。

为秘密区域很容易被反动势力所破获,一经破获,整个东北将失其领导,损失决非浅鲜,而且割据将过乐平而达景德镇了。如果中心建立在割据区,对景德镇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于工作上并没有什么不便。即就目前工作量论起来,割据地数倍于秘密地,因为秘密地工作,目前仅有景德镇、湖口、都昌而已。至于交通,秘密区来割据区非常容易,割据地去秘密地比较困难,因为只要一达到割据地绝对没有意外的危险!同时信件无论如何可以送到,决没有找不着交通线而中途回头的事体。

c 新东北特委,请求由中央派员来召集信江与东北代表大会产生,比较更为适宜,至少也盼望召集两特委联席会产生。

d 无论如何恳乞继续派员来信江巡视工作,以便作实际的指示。并乞派工作同志来信江工作,尤其军事工作人员更要紧。

e 请求转 C.Y. 中央,请其从速派员来信江巡视 C.Y. 工作。

以上所呈,是否有当,千乞从速指示,以便遵循,是为至禱。

中国共产党江西信江特委会

六月八日

据江西省档案馆藏复制件刊印

对于今年土地税征收法的解释^{*}

(一九三二年四月八日)

对于今年土地税征收法的解释,去年特区苏维埃政府公布的土地税征法,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工人、雇农、红军兵士都得到免税,贫农得到减税,完全是站在劳苦群众利益上来规定的。但税率一般的说来,是过重了一点,已经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及省苏第一次执委会指出,并决定交省苏人委会修改。税法减轻税率,省苏第廿一次人委会决议,详细讨论一九三二年度土地税的征收法,依照代表大会及执委会的决议,实行减轻税率,重新修改税法。

一、今年土地税征收法,比去年土地税征收法规定的税率是减轻了。每石都减少了一升,如去年收谷五石以上至十石,每石收土地税谷六升,今年已改为五升;即去年收谷十石,收税谷六升的,今年只收谷五升。其余如收谷十石以上至二十石,二十石以上至三十石,卅石以上至四十石,四十石以上至五十石,五十石以上至六十石,六十石以上至七十石,都照去年规定的税谷数目,一律减少一升;七十石以上至一百五十石,每石只收一斗八升,较去年税率每石收税谷二斗五升,减收了七升,可以说税率

* 这是方志敏在公布《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税法》时所作的解释,曾以文告的形式向群众公布。

一般减轻了。

二、去年规定上田每亩全年收获谷四石五斗,今年规定上田每亩全年收谷只四石二斗,一亩减少了三斗之数。今年称为上田的,都是一等最好的田,无论如何,都可以收四石二斗以上,甚至还可以收到五、六石;中田收谷三石五斗,也不成问题,因为比较差一点的上田,在今年都一律改为中田了,比较差点的中田,也都改为下田,据土委会确实统计:今年全省上田减少了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者,中田减少了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二亩,下田增加了四万四千五百余亩,上田中田亩数是变更了,所留下叫做上田中田的,的确是可以收到规定的谷子石数的,在这里又可减少缴纳大批税谷。

三、去年土地税规定,十分之二收苏维埃银行钞票或现洋。在今年土地税征收法上是废除了,一律收谷,以减少群众缴纳税金的困难。

四、今年土地税征收法,除红军及其家属和工人、雇农本人仍旧免税外,工人、雇农的家属照贫农一样减税(百分之五),贫农仍旧和去年一样减税百分之五,中农今年也可减税百分之二,以巩固贫农与中农联盟,还有红军医院附近各村组织的救护队队员本人及今年垦出的荒田一律免税。此外,凡被白军扰乱致田地荒废或田禾受残害者及以因水旱等因,以致收成减少或完全无收者,均可请求政府财委会调查核准,酌量情形,准予免税或减税。

五、根据今年土地征收法,一方面税率是一般的减低,另一方面该减税的减税,免税的免税。统计全赣东北省共有上中下田八十余万亩,收到的土地税谷估计约只有十七万石谷上下,其中

还有扣下各村斗争费的十分之二,约三万四千余石,所以,只有十三万六千石税谷归政府,而红军及机关团体的吃米,目前每月要一万多石谷,在敌人不断的向苏区进攻当中,难保不会损失一些。因此,照今年土地税征收法征收的土地税谷,如果稍不节省支用,就一定会不够吃用,因为红军一天天的扩大,吃米一天天的增多,现在吃一万石谷一个月,再过几个月就要吃一万几千石谷或两万石谷一个月了。本来政府今年是准备把土地税率再往下减低的,大大的减轻劳苦农民群众的负担,但因吃米需要这么多,故不能不顾虑到吃米的缺乏。我们要求明年土地税率再行大大的减低。只有实行巩固的扩大苏区,增加各地土地税谷的收入,占领几个中心城市,增加城市商人营业的收入,我们的土地税才能尽量的减低下来。省苏号召全省工农劳苦群众们,一致动员起来,坚决为巩固扩大苏区,打通闽北、中央苏区,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

省苏人民委员会主席 方志敏

四月八日

据江西上饶地区档案馆保存原件刊印

附录：

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税法

(一九三二年四月八日)

第一条：凡赣东北苏区的农民种有土地者,均须依照本法缴

纳土地税。

第二条 :土地税依下列的累进税率征收 :

- 甲、全年收谷五担以下免收税 ;
- 乙、全年收谷五担以上到拾担 , 每担收土地税谷五升 ;
- 丙、全年收谷十担以上到二十担 , 每担收土地税谷七升 ;
- 丁、全年收谷二十担以上到三十担 , 每担收土地税谷九升 ;
- 戊、全年收谷三十担以上至四十担 , 每担收土地税谷一斗一 ;
- 己、全年收谷四十担至五十担 , 每担收土地税谷一斗三升 ;
- 庚、全年收谷五十担到六十担 , 每担收土地税谷一斗五升 ;
- 辛、全年收谷六十担以上到七十担 , 每担收土地税谷一斗七升 ;
- 壬、全年收谷七十担以上至一百五十担 , 每担收土地税谷一斗八升。

第三条 :规定上田每亩全年收获谷四担二斗 ;中田每亩全年收获谷三担五斗 ;下田每亩全年收获谷二担五斗 ,某家全年所种上、中、下田若干亩 ,每亩收谷若干担 ,总加起来 ,即为某家全年的收谷总数 ,依此收谷总数征收。

第四条 :从土地税谷中 ,提出十分之二 ,以区为单位 ,按照需要 ,分给各村为斗争经费 ;其余十分之八 ,仍保存于各村 ,为省苏维埃财委会的存谷。

第五条 :红军游击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以及红军中其他工

作人员,均免其家庭纳税(他的家庭是指他自己,他与妻、儿女和父母,其余亲属,应缴的税不免);如自己、父母、儿女分了家,父母女儿应纳的税不免;如红军有几个兄弟,他父母应缴纳之税只免红军本人一份。

第六条:工人、雇农免其本人纳税,但以有工会和雇农工会的会籍者为标准,如脱离会籍,即不能享受免税,工人、雇农的家属,按贫农一样减税。

第七条:赤卫队的积极分子,免其本人纳税,但需经赣东北赤卫队总部审定,报告省苏维埃核准后得免税。

第八条:凡属贫农于他应纳税额减收百分之五即一担谷减收五升。

第九条:凡属中农于他应纳税额减收百分之二,即一担谷减收二升。

第十条:凡各红军医院驻地附近各村组织救护队队员,免其本人纳税(但须是固定的救护队员)。

第十一条:今年垦掘的荒田免税。

第十二条:凡被白军扰乱,以致荒废或田禾受灾害者,均得请求县苏维埃财委会调查确实报告省苏维埃财委会核准,酌量情形,准予免税或是减税。

第十三条:凡因水旱灾,以致收成降低或完全无收者,得减税或免税,但须经县苏维埃财委会调查报告省财委会核准。

第十四条:土地税分期征收。早田税,在九月以前征收完毕。晚田税,十一月以前征收完毕。早晚田之税,均须一次交清。

第十五条:旱地税依下列税率征收:

甲、上地每亩征收税金大洋二角五分。

乙 中地每亩征收税金大洋一角五分。

丙、下地每亩征收税金大洋五分。

丁、旱地税随晚田税一次交清。

第十六条 :土地税由各县苏维埃财委会指定的土地税征收委员 ,协同各区苏政府征收。

第十七条 :土地税征收后 ,村乡苏与区、县财委会 ,须按级交送征收“ 土地税谷数目报告单 ”、各村苏“ 土地税存谷单 ”。

第十八条 :征收土地税舞弊者 ,从严处罚。

第十九条 :本法由省苏维埃政府公布施行。

坚决执行中央政府战争 紧急动员命令

——用实际行动纪念广州暴动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日)

帝国主义、国民党大规模的四次“围剿”计划，是先集中力量进攻鄂豫皖苏区，因为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与工农群众的英勇战斗，连续取得了十次伟大的胜利，粉碎了他们的围剿计划。现在国民党在帝国主义严厉督促之下，又重新布置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并积极进攻中央苏区的左右两翼，即湘鄂赣与赣东北苏区。但他们的进攻计划，因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又开始遭到失败！中央政府为要领导全国工农群众和武装组织去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特于十月十三日颁布战争紧急动员命令(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号命令)，动员全国工农群

广州暴动，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武装起义。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炮火的掩护下，向广州反扑。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东江、湖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众和红军,以最积极的革命热情和实际行动争取这一次革命战争的胜利!

中央政府这一个战争紧急动员命令,是正确的。现在有的同志忽视敌人的进攻。因为中央红军向东北方面发展,白军纷纷退走,就很乐观的说:“敌人再不会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准备到南昌去!”因而放松一切战争准备,这无疑是完全错误的。可是有的同志听到敌人大举进攻的消息就动摇、恐惧,怀疑自己的力量和革命的必然胜利,这更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应给以批评教育。中央政府战争紧急动员命令,明白的告诉我们,目前敌人正在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我们应该以一切的力量、一切的经济、一切的牺牲去准备战争。只要完全做到这命令上所提出的各种工作,“这一次胜利当然是属于我们的”!

在六个月以前,省苏抓了动员群众准备一切战争工作。这次白军五师、七九师、五二师和六师,冒险进攻东北苏区,都遭到了我们严重的打击。他们这一次死伤统计起来,总在二千四百余人以上。如果没有这几个月的战争准备,我们决不能获得这样大的胜利。现在中央政府下达了战争紧急动员令,我们更要比从前千百倍的努力来准备战争,加紧战争的布置,集中一切力量到准备战争的工作上去。我们要配合全国红军与工农群众的战斗,以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全省工农群众们、工农红军们,在中央政府命令之下动员起来,行动起来,积极的参加前线与后方的一切实际工作!

一、红军赤警师与闽北独立师,应该热烈的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积极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特别是各种战斗训练,加强自己的战斗力,迅速成为铁军。以最积极的敏捷的行动,进攻敌人的

弱点。与鄂豫皖红军一样,连续不断的打大胜仗!

二、为着革命战争,全体工农群众,应该积极的自觉的去报名当红军,迅速扩大红军一倍。已离队回家的红军士兵,应一律赶快归队!

三、为着革命战争,各级苏维埃政府,应深入到下层去,加紧整顿赤少队的组织,作战队要实行严格检阅与战斗的演习,特别要加紧制硝,造炸弹、地雷、大炮、土枪、花枪及其他应有的战争准备,每人至少要有几种武器去打击敌人!

四、为着革命战争,各县游击队要实行整顿。通过整顿要积极行动起来,到白区和敌人的后方去打击敌人,应举行比赛,每月至少要缴三十支枪和扩大苏区。

五、加紧发展周围的苏区,特别要恢复余江南岸的工作,建立上(饶)横(峰)弋(阳)贵(溪)南岸的苏区,以便迅速的与闽北、中央苏区打成一片。乐平、万年、余江这一次新发展的苏区,应加紧群众工作,巩固起来,以便向外发展。

六、为着革命战争,积极的捕捉豪绅地主筹款、征收土地税货物税税款,加紧贸易工作、发展财源,充裕革命战争用费,并实行节省经费和粮食,要使工农红军与敌人长期作战不发生丝毫经济的和给养的困难!

七、为着革命战争,全体工农群众要努力耕种杂粮、蔬菜,加紧冬耕,铲山的工作,帮助红军给养,特别要加紧保存谷米运动,使白军抢不到一粒谷去。谁不努力生产,不尽力保存谷米,谁就是对革命战争怠工!

八、为着革命战争,全苏区要更加严密的实行赤色戒严,严查行人的介绍信和携带物品,以防敌人侦探和反革命分子混入

苏区 ,破坏革命 !

九、为着革命战争 ,特别要加紧肃反工作 ,肃清一切反革命组织和活动。凡是地主富农及有反革命嫌疑的分子 ,我们应当监视他们的言语和行动 ,提高无产阶级的警觉性和警戒心 !

十、为着革命战争 ,我们要把帮助红军运输的工作建立起来 ,作战队队员要有武器和扁担 ,五个人共组成一副担架 ,战争时拿武器去进攻敌人 ,要运输东西时 ,我们就拿扁担运输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红军的胜利。

十一、为着革命战争 ,所有敌人造的碉堡(炮台)和工事 ,要很快的完全拆毁 ,免得敌人据炮台和工事死守。

十二、为着革命战争 ,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 ,均须参加赤卫队作战队的组织 ,实际领导他们作战 !首先自己要受军事训练 ,生活和行动要实行军事化 !

这一次战争是保卫苏维埃、扩大苏区以及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我们要以最大的决心 ,百分之百的完成中央政府命令所提出的各项工作 ,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最后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 ,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府 ,这样才算用实际行动来纪念广州暴动 ,完成广州暴动未完成的革命任务 !

原载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日《工农报》

署名：方志敏

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对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书^{*}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

第一章 苏维埃对选民做工作报告的 重要意义

亲爱的全省工农兵选民同志们：

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第一次谨向你们报告省苏自成立以来的整个工作情形。

苏维埃政府对选民做工作报告是很重要的,因为选民听到了自己选举出来的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报告,就可以明白苏维埃政府是替自己做了哪些工作,哪些工作做得好,哪些不好,哪些做得充分,哪些还不够,就可以提出来批评,自己对政府还有什么要求和意见也可以提出来要政府去做。政府得到了选民群众对工作的批评和意见,就可以改正工作的错误和缺点,并进一步

* 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在葛源召开。为了开好这次代表大会,方志敏写了这份工作报告,以省苏执委会主席的名义事先向全省选民公布,广泛征求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方志敏继续当选为省苏维埃主席。

的求得工作的转变与进步,群众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起来。群众经常过问、批评、了解政府的工作,对政府经常提出积极的工作建议,政府更会积极的为着工农群众的利益而斗争!

从前,各级苏维埃政府对选民群众与革命战争工作报告是没有举行过的。因此,有个别区乡政府脱离群众,甚或做出违反群众革命利益的事情。

这次中央政府颁布地方苏维埃组织条例,规定乡苏与城市苏维埃每个月要向全乡与全城选民报告工作一次,区苏每两个月要向全区选民报告工作一次,县苏每四个月要向全县选民报告工作一次,省苏每六个月要向全省选民报告工作一次,选民群众可在报告大会上批评政府的工作,提出今后工作意见,交做报告人带回原政府,以便参考。省苏维埃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今天向全省选民做工作报告,以后当按照每六个月报告工作一次,并已令各级政府均按照规定时期向选民报告工作,省苏热烈的希望全省选民群众注意倾听省苏的工作报告,并提出许多批评的或建议的意见,交报告人代转省苏,省苏当虚心诚意的考虑群众的意见或要求,更积极地改善全省工农兵劳苦群众的生活,领导并发展全省群众的革命斗争,争取苏维埃革命的胜利。

第二章 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情形

省苏维埃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纪念日)由全

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的,到今天已有一年零两个月了。在这一长期的过程中,省苏是经过许多严重的斗争,进行了许多发展革命的战争,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因为有共产党国际路线正确的领导与全省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与帮助,获得了斗争的胜利与各种工作计划的大部完成。现分段报告于下:

一、省苏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与胜利

帝国主义国民党三次“围剿”苏区和红军,受到了悲惨的失败,有一部分从中央苏区溃退下来的白军——第九师、第七十九师乘机进攻东北苏区。这一次进攻,正当全省代表大会闭幕、省苏政府初成立的时候,省苏政府为了要打破敌人的进攻,除改造加强红军十军,指挥十军积极进攻敌人外,并分派人民委员,星夜驰往各县领导战争,积极发动领导广大工农群众配合帮助红军作战,卒能于十日之内将九师、七十九师万恶白军打滚出苏区去。我红军在霞坊、铺前、何家坝等地,都取得大胜利,敌人死伤甚多,损失极大。因此次战争之后,敌人深知我红军与工农群众战斗力量的强大,有一年之久不敢深入苏区,苏区得到加倍的巩固与发展。省苏对于革命战争之主力红军,是非常注意的,除从政治上、军事上加强对红军的领导,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使迅速成为红军铁军外,并从各方面帮助红军的扩大与加强,如积极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在一年来,群众参加红军的达八、九

指赣东北根据地。

千人。但在扩大红军中,也有以身体软弱或幼小的来充数,用欺骗、利诱、威迫来的也有一部份,都是不对的。省苏十分加紧优待红军工作,从政治上、组织上动员群众热烈优待红军及其家属:红十军、赤(色)警(备)师、闽北独立师及各县游击队全体战士及其家属,都得到了苏维埃很好的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免除了苏维埃的一切纳税,分得了好的土地。分得的山林,群众都代替开铲了,所分得的田地,群众都代替耕种了,缺乏柴水的,群众并替他们砍柴、挑水。省苏可以说是没有一刻钟放松优待红军工作的检查和指导。全省工农群众在省苏领导之下深切了解红军是他们自己的军队,是为保护工农阶级利益而战的,所以都很热烈的优待红军,替红军及其家属做了许多义务的劳动。虽然也有极少数乡、村苏观念不正确,不切实执行优待红军条例,表现出个别的优待红军工作的缺点,省苏一经知道,务必雷厉风行的去纠正,不但苏区内本籍红军得到了土地与优待,对于从白区或白军来当红军的战士,在去年四月间也一律在各村分配了土地,由群众代替他们耕种,不过这一工作做得较迟了一点,没有在前年重新分配土地时,即剔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田,到去年四月间,才进行分配红军公田。因此,有些村坊实在挑不出田,如葛源、乐平、万年等地,直到最近才拨完红军公田。现省苏已决定将桥路会的田完全拨为红军公田,并令各县迅速集中一九三二年各村红军公田的谷子,以便分给白区或白军来的战士应用。我们相信白区劳动群众与白区的士兵群众在苏维埃革命运动日益发展,红军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影响之下,必然大批来投入红军,为自己的阶级解放而战。所以红军公田必定要多些田才够分配,省苏将桥路会的田拨归为红军公田。

在这里,要特别提出来报告的就是全省工农劳苦群众在省苏号召之下,自己节衣省食拿许多物品来慰劳红军、帮助红军。如妇女群众不但砍柴、做鞋子、打草鞋赠送红军,还拿猪、拿鸡、拿各种蔬菜送给红军吃。特别是红军在闽北胜利回来,群众的慰劳空前的热烈。光是弋阳一县就送了肥猪八十多头、鸡七百余只、蔬菜万余斤,葛源一区送猪二十三只、柴七百余担,其余横峰、上饶、德兴、贵溪、万年、余江、乐平各县群众赠送红军的东西都很多很多,现在数也数不清了。还有十多个群众,一家送一个猪给红军,更算是热心之至。这证明工农群众对于工农红军的爱悦与拥护已至极点。至于抬送受伤红军,都积极得很!因为群众热烈地帮助红军,所以在目前,政府财政虽然比较困难,但红军的生活还是相当的优裕。

红军与敌人作战,群众都很勇敢上火线,配合红军作战,红军得到群众这样热烈的拥护和帮助,斗争情绪特别高涨。从省苏成立以来,红军是取得了许多光荣的战争胜利,先后攻克婺源、余干、浦成、崇安、赤石、星村、陈湖坊、鸣山、黄金埠、沙溪等城市。尤其是星(村)、赤(石)、浦城的胜利,不仅缴到了许多枪炮,而且缴到了完整的无线电两架。对于进攻苏区的白军,次次都给了他们严重的打击。尤其是杨家门、周坊的胜利,更使敌人碎胆!红军的英勇善战,与工农群众的积极斗争,将进攻苏区的敌人打得惨败逃窜,使苏维埃根据地更加巩固起来!

前一次敌人乘红军去闽北行动时候,乘虚进攻中心苏区,后红十军回来迎头痛击白军,表现出他们伟大的斗争力量。省苏自国民党四次围攻开始起(去年四月间起),就积极号召群众加紧布置打击敌人的工作,加紧添置武装,制造大炮、炸弹、地雷、弓

箭等，加紧群众的武装组织，在赤少队内另组织作战队，并曾一次又一次的派人民委员到各县去检查与指导斗争的布置，因此这次斗争布置有相当的充分，白军冒险进攻葛源，受到我们极严重的打击。在横（峰）、弋（阳）、贵（溪）、上（饶）等县攻进被我们打死打伤的敌人计二千四百余人，群众武装打死伤的占一大半，证明过去打击白军全靠红军，群众是无用的说法完全是胡说，群众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要每个群众都动员起来，积极起来，加紧一切打击敌人的布置和准备，无疑义的我们工农群众配合红军，是可以完全消灭白军的。

其次要报告的，就是敌人想用炮台来围困苏区，来保持他们垂死的狗命。但因为红军与工农群众持久围困与坚决进攻，卒被我们拆毁了许多炮台。如上（饶）、横（峰）、乐（平）、万（年）、弋（阳）、崇（安）、铅（山）各县的炮台拆毁了许多。尤其是星村、赤石十六个炮台一次完全被拆毁，陈坊和九林的炮台，最近又被我们红军进攻拆毁了。敌人的炮台政策，已在粉碎的过程中。炮台丝毫不足怕，大家积极准备持久围困，是可以完全消灭炮台的。一切畏惧炮台，认为炮台无法打破，这证明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大家要坚决相信所有炮台不久都要被我们完全拆毁，维持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狗命的炮台，将成为埋葬他们的坟墓！

因为苏维埃法令政策的正确与红军战争胜利的影响，兴奋了白区群众的斗争热情，纷纷起来革命，苏区日益向外扩大，除逐渐恢复立三路线已失苏区外，并扩大许多新苏区。闽北与中央苏区已经打通，闽北与东北苏区，只差二、三十里路就打通了。

这一年內,我们经过了几十次激烈的战争,我们都得到了胜利。尤其是我们红军与工农群众,在战争中学会了许多战争的经验,锻炼了自己,加强了自己的斗争力,我们更有把握去与敌人战斗,打击和消灭敌人。

目前,国民党军阀,因为他们在鄂豫皖苏区的失败,因为中央红军北上胜利与发展,敌人又在集中力量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和湘鄂赣、闽浙赣苏区。我们过去的胜利还是不够的。全省工农群众都要大批的报名参加红军,扩大与加强红军主力,更努力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更热烈的慰劳红军,整顿赤卫军、少先队武装组织。准备充分的、锐利的武器,配合红军及游击队,更要积极发展胜利的进攻,与全国各地红军有联系的、配合的行动,消灭国民党白军,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省苏政府全部的力量和经济都用在组织与发展革命战争上,省苏誓坚决领导全省工农兵群众与帝国主义、国民党战争到底,取得最后的胜利。

二、坚决为实现劳动法而斗争

省苏维埃政府对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非常注意的。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苏维埃劳动法,省苏是坚决执行的。苏区的工人都比革命前增加了工资,减少了工作时间,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苏维埃工厂与合作社都与工会按照劳动法订立了集体合同。省苏提拔了许多工人、雇农到苏维埃领导机关来参加政权的管理,加强苏维埃机关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百倍的提高了。在重新分配土地中,除工人家属与雇农、贫农、中农一样

分得好的土地外,凡是失业的工人都同样分得土地,只有裁缝、剃头、皮匠、篾匠、铁匠五种工人,本人不分田,因为这几种工人是不容易失业的,故不分田。一九三一年度土地税:工人、雇农本人是免税的,工人、雇农家属是照贫农一样减税的。在去年暑天,省苏津贴总工会巨款,开办工人暑期休养所,得到了工人满意的赞许。

因为省苏坚决执行劳动保护法,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斗争的积极性、创造性,因而大大的提高了。工人、雇农在武装斗争与肃反斗争中,都表现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坚决性,取得了革命斗争巩固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军委会的兵工厂、被服厂(闽北也是如此)的工人,异常热烈从事工作,自动的举行革命竞赛,发明了枪炮弹药的制造,增加工厂的出产,更为全省革命群众所钦敬。工人对红军慰劳也是非常热烈,自动节省伙食,慰劳红军。过去曲解工人是领导者,不要眺高守夜,不要斗争的说法,显然是阻碍工人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错误观点!

白区工人在苏维埃政治影响之下,与他们贫困到不能生活的地位,故蓬勃起来斗争。如景德镇工人的斗争,信河、乐河船工反对封船的斗争,最近鸣山工人年关发饷的斗争,都说明白区工人斗争的积极化。全省工人群众一定要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更加积极斗争,从斗争中争取革命的胜利,争取劳动法全部实现,争取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与自由!

三、省苏正确的解决了土地问题

在国际路线领导之下,省苏对于土地问题,是正确的解决了

的。前年重新分配土地中,雇农、贫农、中农都分得好的土地,富农只分得较坏的土地,土地的利益是为雇农、贫农、中农所得到。在土地分配中,还有个别的富农分得好的土地,地主残余分得土地。省苏与土地部坚决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将富农的好田换了坏田,地主窃取去的田不客气的收回了,并没收了他们一切的财产。现在是不是还有地主、富农窃取土地利益的?当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希望工农群众去严格查明,查到了就不客气的收回他们的土地或好田,这是十分应该的。

中农是工人、雇农、贫农革命的巩固联盟者;省苏政府十分注意保障中农的利益,在前年重新分配土地中,中农的土地是一起拿来平均分配了。我们忽视了中农的土地,以不动为原则,中农愿意拿出他们的土地与贫农平分,就可平分,不愿意的话,中农可保存他原来的土地。我们因为是平分一切土地,恐怕有中农不满意,故在各村召集了中农会议,问他们对于平分土地是否满意。他们在重新分配土地中,得到了比他们原有更多的土地,只有个别的较富裕的中农,他的土地或分少得一点,马上拨了山地补给他。一切违反中农利益的倾向和行动,省苏都予以严格的纠正。所以,中农是很高兴与贫农团结在一起,为巩固已得的土地利益而斗争!

新发展的苏区,省苏是极注意迅速分配土地,反对一切富农延缓分配土地的企图。省苏已采用江西省苏土地没收与分配条例,在新苏区一律照此条例分配土地。在中心苏区,土地问题的中心,已经不是分配土地问题,而是如何增加土地的生产,改善群众的生活问题。省苏政府对于发展苏区土地的生产,是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前年秋天曾领导群众每家种油菜一亩,大多数群

众是执行了,只有一部分懒人没有种,后因天寒过甚,冻死了许多,只收获一小部份,但对于肥田,还是有很大的效力。前年的冬耕,是得到大成绩的。开垦荒田成绩较大,共开了一万余亩。植树运动,因为下级政府指导得不充分,大多数群众还不了解植树的利益,没有达到预定计划,全省共只栽植四、五十万株树。春耕运动省苏是抓紧领导的,在各村组织了生产冲锋队,规定许多生产计划,并设立耕种检查员,检查各地的耕种工作,预期在一九三二年要增收五十万石谷。去年的耕种,比革命以来任何一年都做得好,农民群众都很积极生产,并有许多妇女也参加生产,就是农村里少数的懒惰分子也因反懒惰斗争的加紧,无脸面在家里悠游自在了。

一九三二年我们是不是增收了五十万石谷呢?因为没有确实统计,无从知道,不过估量是没有增收这样多的。原因就在这里:(1)与生产有重大关系的水利工作没有做好,群众认为土地是苏维埃的、不是自己的,没有十分注意水利,堤坝没有修好,以致上年大水浸死,下年天旱干死许多田禾。(2)肥料准备不够,群众还忽视肥料的储蓄与购买。没有肥料如何能增加生产呢?(3)仍有一部分人没有积极参加生产,妇女参加生产还是不多。因为这样,所以没有达到预定的生产计划,只是杂粮生产较多,比前年超过多倍。我们今年应该加紧修整水利,加紧贮蓄肥料,并加紧生产,不但男子,就是妇女、儿童,都要努力生产,以扩大苏区生产!

开铲怪山,省苏是注意领导的,曾派了许多耕种检查员去

即油茶山。

督促铲山,但因群众动员不够,群众还有畏难苟安的观念未打破,铲山成绩,还不甚好。全省只铲了四、五万工山。大家应该一阵努力把所有怪山铲完,以增加怪油的生产。

省苏土地部在去年曾极力奖励种植棉花,以应做军装及纺织之用。可惜农民群众多数还不认识棉花在军需及群众生活上的重要,种得不多,没有达到预定的计划十分之一、二,我们要晓得制衣制被及医治伤病,需要棉花很多,今年大家要加紧种植棉花。

有许多农民群众对自己所分得的山林不加保护,任意砍伐杉木做棺木,不顾到将来建设房屋缺乏杉木的困难,也是不对的。

在秋收时候,敌人乘机进攻,妨碍田禾收割,有些群众在田的谷子收不完,也不热心去割回来,让谷子遗朽田里,这是不注意准备战争的充分粮食,是很大的错误。

去年的冬耕是比前年的冬耕差,现在还有好多晚禾田未耕好。冬耕不努力,春耕就会少牛,而且冬耕过迟,田不肥烂,生产减低。希望全省农民积极进行冬耕,莫要失时。

但去年冬间种油菜工作,是收得成效的,比前年更种得多,长得非常茂盛。明年油菜出产必多,大家还要舍本下肥,加紧培植!

在革命前,农民的生产是为地主资本家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都被地主、资本家收刮去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农民的生产是为自己而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归自己所有,同时苏区生产发展,可以充足革命战争的粮食和需要,使革命战争更顺利的取得胜利。

四、闽浙赣省苏财政部的工作

省苏成立以来,财政委员会的工作是有了转变。第一,过去财政委员会只做些收款、发款、记帐的会计工作,现在省苏财委会已能计划开发财源,节省开支,负起财政上的完全责任;第二,过去财政主要的收入,是靠红军打土豪筹款,到省苏时已转到以各种税款为主要收入了。因为省苏财委会设立船舶检查局,征收白区商人的货物税,设立对外贸易处,征收白区商人的货物出口税,整顿土地税增加收入,这些税款已成为主要收入,打土豪筹款成为次要的收入了。过去财政困难时,就要红军去打城市筹款,这样做法就会妨害红军的军事行动,使红军为筹款而忙,苏维埃的财政是应该以税收为主才好。

敌人在很久就实行严重的经济封锁,但省苏财政部开发财源,节省开支,财政不管遇到如何困难,红军给养及各种革命费用还可以照常供给,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一个有力条件!

省苏财政的大部份当然是用于军事,其次就是政府行政经费及帮助共产党革命运动经费。省苏用于文化教育经费,共用大洋一万零百余元。救济避匪群众,共用大洋三万余元。帮助各革命群众团体二万一千余元。收支两抵只亏空一个很小的数目。这个亏空数目,我们可以筹款补足起来。敌人想用经济封锁政策,使我们财政困难,结果又成了空想。

关于土地税省苏是大大的减低了,不但取消了二成现金而且减轻税率。一九三三年度的土地税共只收十一万余石,比一九三一年减收十万余石,全省群众都很高兴。不过土地税为政府财

政主要收入,红军军米及各机关食米都从土地税内支出,在目前红军日益扩大的时候,这多土地税谷是不够吃的,所以省苏极力节省土地税的开支,不使有点滴的浪费,但有少数不了解革命的人,贪污浪费土地税的,省苏已给以处分,更有少数不正确的乡、村苏瞒田瞒税,如葛源青湖一村瞒了土地税谷一百四十余石,这简直是破坏苏维埃财政收入,破坏革命战争,应该受到全省群众最严厉的反対!

省苏维埃银行共借了大洋一万余元给群众,购买耕牛,置办工具或做小生意,解除他们经济的困难。借了大洋一万五千余元给消费合作社,帮助消费合作社的营业发展,使群众买到便宜货物,免受奸商的剥削。借了大洋二万五千余元给苏维埃工厂与商店,发展苏区的经济。省苏财政部财政困难时也向银行借款,使战费不至缺乏,银行发出的钞票都有充足的基金,充分兑现,在苏区内流行无阻。全省群众应该踊跃来银行入股,向银行存款扩充银行基金,使更有力的帮助群众的与社会的经济发展。

省苏对于劳苦群众的消费合作社是尽力帮助的,苏维埃的贸易处帮助合作社办货,银行经常借巨款给合作社营业,财政免收合作社一切捐税,所以合作社能战胜奸商的竞争,能供给群众需要,相当的帮助群众生活的改善。

省苏极注意对外贸易处的工作,尤其注意食盐布匹的购入,与谷米杂粮的输出,因省苏成立了十八个贸易处,不但进口货价格减低,而群众米谷、杂粮、肥猪也得高价出口。敌人是极其恶毒的封锁苏区食盐,使苏区群众缺乏食盐,甚至一部份淡食,省苏责令贸易处、合作社、苏维埃商店尽量采办食盐,已获得相当成效,购进许多食盐。省苏又通令全省各机关每人每日只吃二钱

盐,节省食盐。现有一件最恼人之事,就是苏区内有一部份奸商,争到进盐最前方去,采买食盐,提高盐价,再以最贵价卖给群众(一元一斤九两),省苏已通令禁止,以后由贸易处购买大批食盐分给各县合作社、商店发卖,以减轻群众的经济负担。

省苏财政部为使女子学习职业,开办了纺织工厂;为使全苏区的够用,不必向外采办,开办了三个纸厂,开办了锅炉厂,铸锅铸犁头供给群众。

省苏政府的财政在目前仍是困难,故发起节省运动,号召全省群众每人每日节省一个铜板帮助战费,不论那一个群众只要他积极生产都可以每日拿出一个铜板来的,但是全省群众都能每日每人拿出一个铜板帮助战费,那数目就很大了。例如:全省有七十万群众,每人每日节省一个铜板,每日就有七十万铜板,一个月就有二千一百万铜板,扣洋七万元,战争经费就很充裕了。党、团、苏维埃各机关都已实行节省了,全省群众站在拥护帮助战争立场上,也应该努力生产,拿钱来帮助战费。

最后要讲到经济政策执行是不够的,有些县份及红军攻克城市,还会乱没收商店,没收船只,尤其是游击队和群众出发到白区发生烧杀的行动,破坏苏维埃的政治影响,这是万分要不得的!这里面一定还有反革命的阴谋活动,故意破坏经济政策。财政问题圆满的解决,只有正确执行经济政策,我们要坚决反对一切破坏经济政策的行动!

五、肃清改组派、AB团、反革命派 巩固苏维埃政权。(略)

六、省苏工农检查部的工作

工农检查部是工农群众监督政府的一种方式。他是代表工农群众,经常检查国家政权机关与经济机关是否正确的执行苏维埃的政策与法令,是否有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的分子,阻碍和破坏革命的进行。省苏工农检查部成立以来,是做到了相当的工作成绩:

(一)对于群众阶级成份的检查。检查出许多地主冒充富农,许多富农冒充中农、贫农,又有些贫农、中农被打成富农,已经工农检查部查出都改正了。土地分错的也调换了,兴奋了工农群众阶级斗争情绪!

(二)检查了各级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发现苏维埃工作中个别错误与缺点,给了官僚腐化的分子以严厉的打击。

(三)检查了合作社、工厂、商店、贸易处的工作,揭发了他们里面有少数贪污浪费、账目不清的事实,使贪污浪费分子有所忌惮,不敢妄为。

(四)检查了学校各群众团体的工作,指出了他们工作的错误,相当的帮助他们工作的改善。

最近,中央政府关于检查部的组织和工作条例寄到省苏,省苏工农检查部,便组织了广大的突击队,向各机关各乡村突击。有的乡村瞒田瞒税,吃铜打夹账,及违反苏维埃法令的事情,

赣东北习惯用语。吃铜,是贪污的意思;打夹账,即做假账或不做账。

都发觉出来了。并设立了控告局及控告箱,接受群众的控告,但控告的还是不多。群众对检查部的了解,还是不够,有许多群众写信来,报告什么事,不敢写名字,使检查部无法追究那个问题。以后群众有什么事要报告检查部,须公开写出自己姓名住址,表示对报告负责,万不可写匿名信诬告他人。

七、省苏内务部的工作

省苏内务委员会在省苏领导下,做到了下列工作:

(一)正确的解决了避匪革命群众问题:过去有一万几千避匪群众,都由苏维埃设立招待所,供给他们的伙食。这样一来,避匪群众,因一天到晚都不劳动,营养又很贫乏,以致体力精神都日益削弱,生病、生疮几成普遍现象,政府又花费大量款子增加财政开支。省苏政府有感觉到过去那种办法是错误的,乃决定将避匪革命群众一家一家的或一个一个的分散在各村居住,与当地群众同样分田,同样参加生产和斗争。这一决定,是获得了圆满的成绩,避匪群众都一齐分散去参加生产了,做工的做工,种田的种田,他们不依靠政府的供给,自己劳动生活。他们的身体,因劳动日益健全起来,生活也很好了。苏区内添加了一万几千个生产者,苏区生产是得了很大的帮助和发展,同时减少了苏维埃政府一笔巨款的支出。

(二)对于苏区内老弱残废的救济,也尽力设法。如分田给老弱残废者,由他们的家属亲戚或全村群众代为耕种,救济他们。苏区的老弱残废,一般的都得到了苏维埃和群众的救济。

(三)关于红色残废战士的救济,设立了红军残废院一所,红

色残废战士八十一名,残废院每月经费要用大洋一百五十余元,去年冬季并做了棉衣棉被,共用经费四百一十三元。残废战士的生活,是日益改善的,并请了一个专任教员,教他们读书识字。

(四)关于群众的婚姻问题:在省苏是得到了比较正确的解决,保障了男女婚姻的真正自由,同时反对朝婚夕离,以婚姻为儿戏的浪漫现象。男女离婚时,对于女方应得的利益,省苏是竭力顾全到的。不过现在还有许多群众不了解苏维埃婚姻法,做出违法结婚,如未达到年龄的结婚,及患梅毒、疯癫等病的人还与人结婚等,这都是要不得的。还有少数乡苏及村中负责人干涉群众的婚姻自由,这更是违法的!

(五)对于交通工作:省苏从前发动了群众破坏桥路,截断敌人许多电话线,断绝敌人交通。现设立邮政局九局,递送信件,减少群众传递信件的劳苦。现更积极修理干路,并努力设立全省的电话线。

省苏政府因为各村桥路会的田,种出来的谷子,每每不适当的用去了,没有做出什么很有利益于群众的事情,所以省苏决定将各桥路会的谷子,集中于内务部,卖出钱来,做以下事情:

(1)提拨一万元来帮助工农补习夜校、列宁小学、俱乐部文化教育事业。

(2)提拨一万元,拿来买暑天的防疫药品。

(3)集中款子修大桥、大路及渡船。小桥小路可由群众自修。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是极有益于群众的。但有许多不正确的乡、村苏负责人,瞒藏桥路会的谷,不据实报告,想拿去私下浪费,这是最可恶的事情。群众应该激烈反对这种瞒田瞒谷的贪污分子。

八、闽浙赣省苏文化部的工作

自省苏成立后,文化教育工作更加积极进行,开办各种学校及俱乐部、壁报等,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是比较从前提高了。

(一)劳动小学校全省总计一百六十三校——上饶二十八校,横峰三十三校,弋阳二十五校,贵溪二十九校,德兴二十九校,万年四校,乐平七校,余江两校,葛源六校。各县总计教员一百七十名,学生五千五百三十八名。省列宁小学校教员二名,学生四十名,成绩都还好。

(二)工农补习夜校——计上饶三十三校,横峰四十四校,弋阳二十五校,贵溪二十五校,德兴四十九校,乐平二十八校,葛源八校,总计各县共二百一十二校,学生人数有六千六百一十五名(万年、余江因未报告数目来,现不在内)。工农补习夜校最大的缺点,就是有始无终,没有能按期毕业,成绩不佳。现决定增设到三百一十校,每校并津贴教员生活费四元至六元,津贴灯油费每校十二元。各工农补习夜校的教员,并一律分县开三个星期的训练班。

(三)识字班——上饶三十六班,横峰六十五班,贵溪三十班,德兴二百二十六班,除弋阳、乐平、余江、葛源未统计数目报告我们外,这四县总计三百五十七班,参加识字人数共有三千六百六十四名(省苏机关在外),但这恐怕只是有名无实的空数目,已在积极整顿。

(四)俱乐部——上饶三十三所,横峰三十三所,弋阳十六所,贵溪一百三十二所,德兴三十二所,葛源四所,总计各县(乐

平、万年、余江在外)共二百五十四所,会员二千三百二十二名(弋阳、乐平、余江、万年、省公共俱乐部在外),数目虽有这多,但都没有什么实际工作,至多不过是打打锣鼓而已。

(五)建立农村壁报的数量——上饶四十八村,弋阳二十四村,横峰三十一村,贵溪二百八十三村,德兴二十五村,乐平八村,葛源十二村,除万年、余江未统计外,总计各县建立农村壁报三百三十一村(各机关在外),也只是有名无实,工作都做得不好。

(六)读报会——上饶二百零五村,横峰三十四村,贵溪一百八十三村,德兴二百四十村,余江五十八村,葛源四十村,除乐平、弋阳、万年未统计外,总计七百六十村(各机关在外)。现决定征求《工农报》的固定读者,每村至少三人,扩大读报运动。

(七)红色新戏团共有团员三十九名,表演的技术是有极大的进步,在最近出外公演,颇获得各地群众的欢迎。

(八)红色教员养成学 过去因为反革命份子担任教员,没有得到多大的成绩,学生进步很慢,除了一部分学生(二十五名)出去担任教员外,现仅有学生四十三名。现改为列宁师范学校,要扩充至七十人;列宁小学一所,学生四十名,现改为列宁师范附属小学。

(九)体育运动——去年“三八”曾经举行了一次春季运动大会,共开了三天,出席的选手在六百人以上,去年八月间又开始了秋季运动的筹备,可是因为白军骚扰,苏区斗争紧急,群众参加斗争不能来开会,已决定展期至今年“三八”开幕,改为春季运

动会,大家要加紧练习运动,准备夺取红色锦标。

(十)出版品——工农读本第二、三册均已出版,第四册已编好了,尚在印刷中,劳小政治常识也出版了一册,并出版了两期文化战士文化导报,编制了小册子、剧本、传单。儿童读本四册已编起,第三四册在印刷中。

(十一)劳小教员训练班,除去年已开办三期外,并在各县劳小放年假时,将原来的劳小教员调来训练一个月,人数一百七十七名,省苏在目前财政困难的时候,用于文化教育经费的,共计大洋一万零八百余元,省苏是极力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发展识字运动,扑灭文盲,全省群众应该加入工农补习夜校及识字班,加紧读书识字,加紧读报工作,切实建立俱乐部工作,来提高自己的文化政治水平。

九、省苏卫生工作

由于一九三一年疾病瘟疫的盛行,烂脚的普遍发生,省苏在去年特别抓紧卫生工作的领导。出版了许多卫生宣传的画报与传单,开办了三十二家工农药店,廉价卖药给群众治病,并收土药出口,并设立工农诊断处,免费替群众诊病。在葛源设立工农医院用西药医治群众的疾病。曾经多次的发动群众起来做清洁运动,扫除污秽,预防疾病。有许多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接受了苏维埃的号召,都将房屋打扫干净,衣服换洗很勤,注意清洁卫生。所以去年疾病大大的减少,烂脚的只有少数,生疮的更少了。这是去年卫生工作加紧、群众注意卫生的结果。不过上饶的群众还有一部分不讲究卫生,住屋饮食都很肮脏,所以去年还发生了

瘟疫,死亡七、八百人之多(省苏曾捐助三百元药费,并派了几次医生去诊)。须知卫生与斗争是不能分开的,我们身体不强健,不能生产,也不能斗争,而且生出疾病来,还要他人服侍,妨碍他人的生产与斗争。所以我们群众,要打破不相信卫生学说的错误观念,要依照卫生部说的话去做。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东西,都要十分清洁,特别是暑天更要清洁,要灭蝇灭蚊,卧房里的尿桶要移到房外,以免臭气难闻。生冷东西不要乱吃,生病要到医院或到药店里去医,不要请夜菩萨叫魂,这完全是封建迷信。去年种痘是得到了一部分成绩,但敌人封锁药品,购买痘苗困难,还有许多人没有种痘,以致天花传染,死了一千几百个小孩子,真是可惜可恨!严令卫生部去大批购买痘苗,施种牛痘,防止天花传染。

省苏要集中桥路会的谷子,卖出一批款子来,购买暑天的防疫药品,如皮寒丸、痢疾药、痧药及医毒疮的药。省苏严厉督促省苏卫生部积极进行,不过帝国主义国民党封锁药品也很严厉,致有许多卫生计划难以实现,这使我们更加明白,只有消灭国民党,我们一切工作才能顺利的进行。

十、省苏对妇女群众的领导

工农劳动妇女受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及封建礼教的压迫,痛苦万状。省苏政府成立以来,设立妇女生活改良委员会尽力启发妇女群众的阶级觉悟,领导妇女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因为苏维埃注意保护妇女的利益,提高妇女的政治社会地位,解除妇女的一切束缚和痛苦,所以妇女革命斗争的积极性也就高涨起来!

(一) 妇女群众在去年都积极参加跳高、守夜、查介绍信的防守工作, 并有许多到火线去参加红军作战或服侍伤兵, 并有几百人来当红军, 到医院当看护生, 打击白军的布置, 妇女也很出力, 肃反斗争, 妇女都热烈参加。

(二) 妇女群众空前热烈的慰劳红军, 帮助红军。在一九三二年各地妇女慰劳队送给红军的物品, 计有布鞋一万五千七百五十八双、草鞋八万五千一百一十三双、扇子九千八百二十五把、小菜十万余斤、鲜鸡三万零九百一十五只、鸡蛋十三万零九百一十五个、肥猪一千一百三十只, 送棉絮二百余床。还有各县直接送给红军的, 不能统计。但这一个数目, 已经是一笔巨数了, 这说明妇女群众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帮助拥护红军的热烈, 差不多可以做各苏区的模范, 这是非常可以嘉许的!

(三) 妇女群众在去年一年中, 参加生产的人也加多了, 他们都了解现在有很多男子去当红军, 去做革命工作, 是不能生产了, 妇女应该积极参加生产来补充男子的生产力。过去妇女只躲在家里做做事, 现在有好多到田里到菜园去, 到山上到工厂里去做工了! 这是好现象, 但还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妇女好戏懒做, 好吃好穿, 这种妇女可以说是不懂得革命道理, 是社会的寄生虫, 我们应该反对她!

(四) 妇女群众参加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革命群众团体, 在去年也特别加多了! 有十分之六、七都参加革命群众组织。

(五) 参加苏维埃政权机关, 妇女还表现不很热烈, 特别是对苏维埃选举不热烈参加, 甚至忽视, 是错误的!

(六) 同时妇女参加工农补习夜校和识字班, 去读书去识字

的还是不多,对于学习文化,还不算热心,这是不好的!有许多工作如学校的教员,合作社和商店的店员,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各机关的书记及其他工作,妇女都是可以做的,但必须识得文字才可以做到。所以,广大妇女群众都应该加入工农补习夜校,识字班、读报会,举行识字比赛,不要怕识字困难,只要继续不断的努力,用半年一年的功夫,就可以写信看报!

在一九三三年,妇女群众要做出比一九三二年更光荣的斗争的生产的慰劳红军的读书识字的成绩,不要让人笑我们妇女落后。

第三章 省苏维埃组织的变更与工作的转变

现在再报告省苏自接到中央政府文件以后组织的变更与工作的转变。因为中央红军北上发展,中央区与闽北区已实行打通,所以中央政府颁布的各种法律、命令、条例、决议,都送到了省苏,省苏马上开会讨论接受中央政府一切法令和决议,省苏及各级苏维埃组织也就变更了许多。

关于组织上的变更:

省苏人民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推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在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之下,设立土地部、财政部、文化部、工农检查部、粮食部、内务部、劳动部、卫生部,各部设正副部长各一人,粮食、卫生两部,不设副部长,设省政治保卫分局及省苏裁判部。这两部在未打通中央苏区以前,归省苏直接指挥,打

通中央区以后,省政治保卫分局即归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挥,省苏裁判部归中央人民司法部及最高法院指挥。各县区苏维埃组织,也同样变更了。村苏取消了,乡苏代表会议政府,是苏维埃基本组织,不再设村苏。自组织变更后,省苏各部工作,更加积极进行。除从前原有委员会,现改为部加紧工作外,现将增设的裁判部、粮食部两部工作再报告一下:

(一)省苏裁判部自成立后,即行裁判案件。省政治保卫分局将预审好了证据搜集充分的反革命案件,送交省苏裁判部以国家原告人的资格,提起控告,省苏裁判部接受省政治保卫分局控告之后,再过细审讯,适当判决,先后共判决四十余件案子,有数十人处以死刑,罪轻的即判处禁闭,被欺骗的工农劳苦群众只要诚心悔过,仅给以很短的自新时期。这些判决禁闭及给以自新时期的分子均送往劳动感化院实行感化教育,参加劳动,这些判决书都在《工农报》上发表,想大家都看到了。最近为审判葛源、青湖村瞒田一案,组织巡回法庭,到青湖村去审判,吸受几十个群众参加审判。

(二)粮食部现在计划调查苏区的粮食,看苏区究竟哪些地方多谷,哪些地方少谷,以便调剂粮食,发动群众贮藏粮食,不致被白军烧抢。去年,被白军烧抢的谷子,确是太多了。省苏并发起贮粮合作运动,组织贮粮合作社,贮积大批粮食防备饥荒,帮助革命战争,希望全省工农群众都踊跃加入完成省苏贮粮计划。

还有几件极重要的问题要简单说到:

(1)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统一指挥闽浙赣省的红军,使全国红军有联系的、有配合的行动,打破敌人大举进攻,争取革命

战争胜利起见,特来命令将省军事委员会取消,成立军区总指挥部,并委任唐在刚同志为总指挥,曾洪易同志为总政治委员,委任万永诚同志为红十军政治委员,加强红军的政治的、军事的领导,是实行中央政府战争紧急动员命令,一切工作环绕战争,服从战争,将党、团重要负责同志都调到前线,亲自指挥作战,争取战争胜利。自成立军区总指挥部后,我们红十军与赤警师节节胜利,攻下九林炮台之后,近又取得珠山桥的胜利,与中央红军在黄狮渡消灭一旅白军的胜利遥相呼应,这无疑的是共产党与苏维埃加强对红军的领导的结果。

(2)省赤卫队总队部已改为赤卫军总指挥部,所有十八岁至四十岁的精壮群众都加入赤卫军(已加入少先队的就不必加入赤卫军),并加紧对赤卫军政治军事训练,使赤卫军能够捍卫苏区安宁,配合红军作战并壮大红军。

(3)省苏政府最近决定全省各级苏维埃都举行自下而上的改选,照中央选举细则,使每个有选举权的选民都参加选举,造成各级坚强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有力的来领导革命战争。

亲爱的全省工农兵选民群众们!省苏一年来的工作情形,简单地、概括地报告完了。同志们!有什么批评、有什么意见请尽快提出来,省苏是十二万分诚恳接受的。同志们!一九三三年是最有希望的一年,我们要在今年内争取江西及湖南、湖北、福建等省的首先胜利,以致全国的胜利。全省工农群众在中央政府战争紧急动员命令之下,一致武装动员起来,勇敢报名当红军,

唐在刚,见本书第250页注。

曾洪易,见本书第111页注。

扩大红军,积极发展生产,节省用费,帮助战争用费,整顿我们的武器,加紧打击敌人的布置,配合红军杀向前去,完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及四次“围剿”,争取一九三三年伟大的、光荣的革命胜利。

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主席 方志敏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

据江西省档案馆馆藏复制件刊印

为全部实现省苏埃维农业生产计划而斗争！

(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

关于春耕运动的重要,关于发展春耕运动与争取战争胜利的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在各种文件上,都已详细说明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党、团、苏维埃的决议、训令清楚明白的去告诉群众,传达到每个群众中去,激发他们的战争热情,来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这是我们目前最迫切最紧要的事情!

如果去年各级政府及土地部,都抓紧水利的修整,田禾不受先水后旱之灾,使去年增加五十万担谷的规定完全实现,那末,现在有些地方谷米困难的事情,当然不会发生!而且有大批的米谷,高价的贩卖出口,增加群众的金钱收入,买盐、买布、买耕牛、制农具的钱,还会缺乏吗!还会有部分群众到银行借款吗?节省经费,帮助战费,岂不更加踊跃吗?正因为去年生产成绩没有达到预定计划,所以今年虽谷价很高(现在每担米可卖大洋七块五角,不久就可卖到九块十块),而无谷出口,有些地方还缺谷吃,使群众经济与政府财政,都减少大批收入。这还不能做我们很好的教训吗!所以,要改善群众生活,要发展苏区经济,要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使我们更有力的战胜帝国主义国民党,都非抓紧春耕不可!如果那一级苏维埃政府不重视春耕的发动,不从各方面解

决群众春耕中的困难,不领导群众热烈进行春耕,今年生产计划不去完全实现,那不但是错误,而是革命的罪恶!

把党、团、苏维埃决议、训令的内容,完全传达到群众中去,所有规定的生产计划要全部实现,而且超过,这就是各级苏维埃政府与各群众团体在春耕运动中最迫切最中心的工作!

原载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工农报》

署名:方志敏

在授予方志敏红旗勋章 仪式上致的答词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闽浙赣苏区九十万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坚决不动摇的斗争,结果推翻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创造了很大一片的苏区。这一苏区,在全国苏维埃运动历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目前已成为全国六大苏区之一,是中央苏区一个有力的右翼,而且已成为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争取更大胜利,以至全国胜利的一个有力的苏区。这一苏区的创造,很明显的是由于全省工农群众与全体红色战士艰苦奋斗与共产党坚强正确的领导,尤其是自一九三一年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有力的领导结果。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授给我的勋章,不仅是奖励我个人,而且是奖励全省工农群众与红色战士的光荣斗争。我接受勋章以后,更加坚决地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作坚决的斗争,在目前我更要尽我个人所有的力量,努力工作,尤其是对于这次大会决议要特别尽力执行,并号召广大工农群众

指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召开的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一致武装起来 ,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 ,为建立苏维埃的新中国而斗争到底 !

原载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工农报》

附录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给方志敏的信

方志敏同志 :

中央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授你勋章一枚 ,并授红十军全体指战士奖旗一面 ,以嘉奖为苏维埃政权而艰苦奋斗的英雄战士。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

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1、怎样建立乡苏代表制度？

一、乡苏代表会议每星期应开会一次。

二、乡苏代表必须把自己所代表的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带到乡苏代表会议来讨论、来解决；乡苏的决议，代表须带回去，向自己的选民群众做报告，动员群众来执行。

三、对于自私自利、压迫威赫群众的不良代表，须发动群众起来撤消他，重新改选，以发扬工农民主的力量，提高工农群众对乡苏代表正确的认识。

四、乡苏代表对于各种问题，即应以身作则，领导群众执行。要成为群众的模范。

五、坚决实行乡苏每月向选民群众报告工作的制度，使群众与乡苏的关系密切起来。

2、怎样开乡苏代表会议？

一、未开会前，乡苏主席须预备议事日程与讨论中心问题；开会时，应有工作报告；讨论时，各代表均须热烈发言；讨论之后，由主席或指定某个乡苏代表做结论，成立决议，并须有纪录。

* 这是方志敏为健全乡苏维埃工作而起草的一个文件，后以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名义下达各地执行。

二、上级有决议或训令来了,主席看了以后,要分配代表去看。在下次会议时,就由乡主席做报告,报告该决议与训令的内容。

三、乡苏代表会议不限定在某一个地方开,可以移动到各村去开,最好是与讨论的问题有关系的村去开。

3. 怎样执行一切工作?

一、政治动员——上级政府发下的命令、训令和决议,各乡苏代表应详细讨论,得到彻底的了解,就回去向群众报告与解释,使每个群众都了解苏维埃一切决定的政治意义,并鼓动群众热烈的自愿的来执行一切工作。

二、加强贫农团在群众中执行工作的领导——一切工作,首先要经过贫农团会议,动员全体贫农团员首先执行,使每个团员都能在群众中起执行工作的领导作用。

三、乡苏代表以身作则——去执行一切工作时,每个乡代表,都要有冲锋突击的精神,实行以身作则。如扩大红军,首先报名;节省经费,首先节省……等,做群众的实际领导。

4. 怎样开群众会?

一、必须有什么要报告和解释或要解决的问题,才召集群众会议。开会时要提出一个或几个当前的主要问题,来报告解释;发动群众热烈发言,参加讨论,再由参加人或乡苏主席做结论。

二、开会条文,不要太多,兹规定如下:

1 宣布开会,2 公推主席(或主席团),3 主席报告开会意义,4 请某某报告某某问题,5 讨论,6 结论,7 唱歌,8 高呼口号,9 游艺,10 散会。

在这里要注意的,主席报告开会意义,必须将召集这一会议

的特别意义说明出来。寻常的群众会议,除请某人报告外,各群众团体代表不一定都要出席报告,以免时间延长(一般的群众会议至多只能开二点钟)。

三、为恢复群众开会后的疲劳,兴奋群众斗争情绪起见,每次群众会毕,当地俱乐部(群众会议均应在当地俱乐部开)可举行游艺或演剧或唱歌或打拳,及群众有兴趣有意义的娱乐,使群众下次更热烈的来参加会议。

四、在春耕及农事忙碌时期,各种群众会议应有计划的合起来开,减少开会次数。如在一个群众大会上,可报告春耕、反帝、互济几个问题。除纪念大会外,群众会议应尽量移到晚上去开,以免妨害春耕。

五、在报告或演说中,说到重要或很精采的地方,全场群众应鼓掌或呼口号(例如说:打倒帝国主义!全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务使会场空气十分热烈,极度紧张。

5. 怎样领导贫农团?

一、每次贫农团委员会与贫农团团员大会,乡苏均须派代表参加,转达上级政府的训令、命令和决议,并指示他们工作。

二、督促贫农团各种会议按期开会(小组会每十日开一次,委员会每十日开一次,全团团员大会每半个月开一次)。

三、每隔半月或一月乡苏应召集各村贫农团委员长联席会议一次,以检阅与切实讨论贫农团工作。

四、开乡苏代表会议时,应叫贫农团委员长来参加。

五、在执行工作与布置斗争的必要时,乡苏可临时召集贫农团委员会会议或贫农团团员大会。

6. 目前的中心工作?

一、扩大红军工作,要加紧政治动员,同时要把这一工作列为乡苏最中心的工作。对于最近上级规定扩大红军的数目,要做到超过,以后并须经常不断的抓紧这一工作。在乡的离队回家的红色战士,要一律动员他们归队。

二、优待红军工作,要加紧进行。已指定专人负责耕种的红军公田与苏区红军及其家属的田,应发动与督促群众耕耘,多下肥料,并发动礼拜六的工作,优待红军家属。对于慰劳红军工作,应发动群众多送军需品,少送食物。

三、加紧赤卫军、少先队的军事政治训练,不断的增加各种武装。

四、继续不断的发动耕种运动,要实行做到每丘田至少要耘四次,下肥两次,每人至少要种一斤净棉花、五株南瓜、十株青菜,并奖励群众开垦荒地,发动妇女努力贮肥,老人、儿童多检猪屎、牛屎。

五、加紧领导群众格外努力生产,节省经济,帮助战费。

六、经常抓紧肃反工作与赤色戒严。发动群众进行肃反工作,监视一切阶级异己的言语和行动,严密检查行迹可疑的行人及其携带物品,使反革命无活动之余地。

七、文化工作要抓紧俱乐部、工农补习夜校、认字班、读报、列小等工作,充分的给这些工作的指示与帮助。

八、卫生运动,要发动群众注意清洁、灭蚊、灭蝇、杀鼠,减少疾病,防止暑疫,健全群众斗争的体格。

7、其他几个要注意的问题：

指星期六义务劳动。

一、乡苏主席与代表改选或调动时 ,应将各种工作执行到何种程度 ,详细与下届乡苏代表说明 ,所有文件表册、帐簿均须交代清楚。

二、上级发下来的口令和密码 ,绝对不能遗失。

三、对于全乡的人口、田亩 ,各种粮食 ,土地税 ,红军公田数目 ,当红军的人数 ,识字人数 ,均须有一个精确的统计 ,并登记上簿 ,以便上级检查参考。

四、乡苏对于乡中群众未涉及犯法行为的各种争执问题 ,应提出正确的意见 ,艰苦忍耐的说服群众 ,给以适当的解决 !

五、每个乡苏代表须担负乡的一部分工作 !

六、上级政府发下的命令、训令和决议 ,绝对不能放在一边 ,应立即召集会议 ,讨论执行 !

据上饶地区档案馆馆藏铅印件刊印

加紧白区工作来开展 大块的新苏区

(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

苏区的巩固与苏区的发展,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苏维埃根据地,若不能巩固起来,而时常有白军的侵略,群众生活的不安定,当然是要妨碍着苏区的发展;但是这个苏区,如果尽停顿于原有的范围,不能利用每一次红军的胜利,白军的溃退,反动统治的急剧动摇,去争取群众,一大块又一大块的建立新的苏区,那老苏区因得不到新的力量的加强和帮助,自然也不会得到绝对的巩固。所以我们苏区,应该巩固的向前发展,应该从大大的发展新苏区中,去巩固原有的苏区根据地!

我们要发展苏区,主要的是要加紧白区工作,争取白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到党与苏维埃领导之下来,发动他们反地主资本家的斗争,进一步的开展游击战争,摧毁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经过这种过程建立起来的苏区,群众因经过相当斗争,阶级觉悟较强,即遇反革命势力进攻与压迫,群众亦多能坚持斗争,不易失败。过去弋、横、德、贵、上各苏区斗争的历史,完全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注意白区工作的开展,不用一切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从政治上宣传说服白区群众,组织上团结白区群众,发动与领导白区群众的斗

争，——去争取白区群众，那新苏区的开展，将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们同志一定要深切了解的！

检查一年来白区工作的成绩，的确还是不够的很，不能令人满意的。虽然豪绅地主在白色区域的农村中，厉行收租逼债，残酷的剥削农民；资本家不断的向工人生活水平进攻；国民党搜括各种苛捐杂税，强迫群众修马路，三丁抽一去当兵；虽然白区工农劳苦群众不满情绪的飞速增长，并已经开始许多英勇的斗争，可是我们争取白区群众工作是做得十分不够的。首先就看到白区党与群众发展，是异常的迟缓的。如横峰、上饶的南岸工作，德兴、化务德 的白区工作，几年来都是老样子，没有得到怎样大的发展；弋阳、贵溪的南岸工作，建立不久，又复失去；余江白区工作的开展，更为迟缓，如鹅门易家、夹罗吴家几个反动中心的群众，经过了四年之久，还没有争取过来。德兴对于姜里村群众的争取，也很迟缓，自一九二八年一直到现在，姜里村还在半白半灰的状态中！对白区新党员及加入革命团体群众的政治教育，是非常缺乏，一般党员对于党的基本知识，还是不了解的。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多年是表现着无能，或者只是提出一些空洞的口号，不能有力的发动群众斗争。最严重的是去年弋阳南岸的白区组织负责同志，与当地最反动的保卫团总来往受其欺骗，县委没有及时纠正，致泄漏党的秘密，被该团总将南岸组织破坏无余，受着很大的损失。特别是城市工作没有积极进行，环绕闽浙赣省各城市，除景德镇有一部分工作外，其余

化务德是由浙江开化县西部和江西务源、德兴两县东部组成的一块苏区，是闽浙赣大苏区北面的一个外围小苏区，直径约三十里，周围约一百里。

各城市都没有建立起组织,或只有几个同情我们的分子。正因为我们白区工作还没有极大的开展,再加上红军与地方武装向白区出击的胜利不够,以致一年来信河北岸苏区没有得到很多的发展。

白区工作没有猛烈开展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各县的党对白区群众斗争的积极性估计不足,还是因为偏安一隅不积极向前发展的保守主义倾向的存在,以致形成对白区工作的消极,在观念上、在实际工作布置上,都可以看出各县对白区工作,带了不少的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各县委的决议案,一般的都是把白区工作放在尾巴上,原则的提出一下,如说我们要加紧白区工作,至于如何去加紧,如何去进行,是很少切实讨论到的。而实际上进行,也是寒热症式的,有时进行一下,过了些时又停顿下来。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方式,一般的还是官僚主义的不深入白区。如横峰南岸工作人员常在北岸,县委巡视员,也仅在北岸走走而已,不详细听取白区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只是笼统的提出一些口号,当然不能发动群众斗争(白区党的会议,各县县委书记参加是很少的);因为白区的党对新党员与群众政治教育不够,不能有力的克服党员和群众动摇和失败的情绪(余干、余江),所以也就不能迅速的恢复苏区和发展组织。苏区游击队出发游击时,往往不坚决执行阶级路线,捉到白区群众进苏区来,县区的党与苏维埃不艰苦进行教育工作争取他们,只是往看守所一送久不过问(如这次从上饶、德兴、化婺德调来开化、婺源的群众开训练班,他们都在所上呆了三四个月,并且没有衣服穿),甚至有些地方的白区组织机会主义的向豪绅地主阶级投降,放弃夺取武装的策略。如余干六区,对本区内的豪绅地主不捉,怕

惊动他们来反对党；不积极设法夺取在豪绅地主手里的枪支，还说：“放在他们手里更稳当些。”还有环境较好时，忽视秘密技艺弄成公开现象（如余干六区），这些都阻碍白区工作的开展，甚至破坏白区工作。

中央局关于白区工作的通知上说：“加紧苏区周围的白区工作与白区中心城市的工作，是争取联系苏区成为一片的最重要工作之一。”我们一定要利用苏区周围的工农劳苦群众热烈的参加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痛恨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残酷剥削的情绪，去广泛的开展白区群众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用布尔什维克的积极性，去进行白区工作！所以：

一，我们要严厉打击对白区工作的消极。这种消极正是十足的保守主义。各县的党，除加紧苏区群众工作，发动苏区群众参加五次战争以外，应该用很大的力量去进行苏区周围的白区工作，要利用一切的方法与一切社会关系，派选得力的干部去白区进行工作，特别是苏区四周的据点和炮台里面的难民与守兵的运动，与据点炮台周围的群众工作，我们只有完全争取这些群众和士兵，才能在群众与白军士兵拥护之下，消灭这些据点和炮台！这些据点和炮台一经消减，苏区就要猛烈急剧发展了。

二，城市的工人运动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去进行，特别是几个工人多的城市（如景镇、鸣山、乐城、河口、玉山等城市），要开展我们的工作，利用工人目前难于忍受的生活痛苦，发动工人群众日常经济斗争，与反帝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在苏区四周城市的周围，我们必须开展农民运动，要将广大农民群众争取过来象一个箍样去完全包围城市，这样我们才能有把握的去攻

取这些城市。

三,我们要开展白区工作,一定要坚决打击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这种极坏的工作方式,表现于召集白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只是敷衍的皮相的讲一些话,就算了事;对白区工作的指示只是笼统的、原则的、一般的,而不能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形与群众的实际要求,去提出适当的口号。我们应该按照每个工厂,每个农村的实际情形,具体的提出群众要求的口号,发动群众为某一要求而斗争。例如在某乡有一个万恶的为群众痛恨的土豪,我们白区工作同志,要发动这个地方群众的反豪绅地主斗争,不应仅仅提出一般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而要提出打倒这一土豪的口号,使群众在这一口号之下团结起来斗争。再如国民党强迫群众造汽车路,我们白区工作同志,在发动反对造汽车路的斗争中,不但要尽量揭发国民党压迫群众的罪恶,而且应该在群众中解释,国民党能够强迫群众造汽车路,就是因为乡村中有豪绅地主、国民党走狗、民团总、保甲长替他派工,有监工委员在路上强迫筑路,我们就不要仅仅提出一般的反造汽车路的口号,而且应该提出打倒强迫群众造汽车路的民团总、保甲长和监工委员,这样可以发动群众直接去攻击民团总、保甲长和监工委员,捣毁民团总,这样实际上可以收到反对造汽车路的胜利。我们在白区发动群众斗争,应该经常的随着斗争的开展,具体活泼的提出各种斗争的口号,但这一定要深入白区群众,深刻了解白区群众的要求与情绪,才能有效的开展工作。

原载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刊物《突击》创刊号

署名:志敏

闽浙赣第三次省苏维埃大会 开 幕 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浙赣三次省苏大会今天热烈的开幕了！

目前中国革命因为全国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投降卖国的斗争日益扩大深入,因为国民经济总崩溃,加深广大工人反资本家进攻、农民反地主剥削和反国民党官僚机关掠夺的斗争到处暴发;因为苏维埃和红军在广大工农群众热烈拥护帮助之下,获得不断的光荣胜利,已经完全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攻,最近又给了敌人五次进攻以初步的严重打击,使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到更快阶段。目前,我们正处在革命与战争时期中,在这一形势底下,召集这次大会主要的意义,是在党中央政治决议与中央政府紧急战争动员令指示之下,讨论目前政治形势,确定中心的政治任务——扩大红军,创造红十军团,巩固扩大苏区,以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要检查省苏这几个月来工作中的优点缺点,规定今后工作方针,成立正确决议,选举出席全苏大会代表与省执行委员。

我们相信,这次大会在中央政府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

定能正确地估计到目前有利于我们发展的政治形势。要指出我们获得的工作成绩,尤其要无情的揭发过去工作中的错误,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保守主义错误,郑重的接受过去工作中的经验,很好的讨论苏维埃建设、红军建设、经济建设以及其他问题,成立正确的决议,交新省苏执委执行,来转变今后苏维埃工作的领导,并发展革命战争。这次大会定能选出有能力的出席全苏大会代表与省执行委员,来加强对革命的领导。毫无疑问的,这次大会的成功,对于改善苏维埃工作,对于争取战争的胜利,都有决定的意义。

同志们,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们一定要集中一切力量,争取这次战争的全部胜利,来争取苏维埃道路——苏维埃的新中国的实现,大会的胜利,就是争取这次伟大胜利铁的保证。

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红色东北》

对一九三四年的展望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革命伟大发展的一九三三年马上就要过去了。这一年无论在世界的以及中国的革命运动上,都是热烈发展急剧转变的一年。社会主义的苏联,则顺利的进行第二个五年经济计划,和平外交政策的极大成功,严重的打击了帝国主义强盗——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武力干涉苏联的企图。世界无产阶级及殖民地劳苦民众的革命运动,是在更进的酝酿、高潮、发展着。在中国方面,因国民党全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以及对中国人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已经在全国民众面前宣告他的破产。国民党反动统治日益逼近最后的崩溃和灭亡;中国工农红军则在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正确领导之下,在全国广大工农群众热烈拥护之下,在今年三月间,就胜利的完全粉碎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由于此后的继续胜利,又给了敌人五次“围剿”以许多的严重打击。苏维埃运动已在中国各省猛烈的开展着,中国工人反对资本压迫的罢工斗争与农民反地主反国民党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汹涌的发展着。

闽浙赣省的党在这种形势之下,由于一般的执行国际路线与中央路线,所以在这一年中也获得了不少的斗争胜利和成绩,主要表现在:自红十一军南渡后,我们创造了和强大了新红十

军；我们扩大和加强了地方武装，在不断的战争胜利中，打破了敌人不少的军事进攻；我们胜利的保卫和巩固了苏维埃根据地；我们继续不断的肃清了隐藏在苏区和红军内的反革命残余。工会工作也得到不少的转变。在经济建设与经济动员上，都得到了光荣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无疑义的是由于执行了国际与中央路线，提高与发挥了群众积极性得来的。

自接到了中央十月十日的指示信以后，开展了反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相当的深入了支部及群众，积极的发展了党自我批评，大大的提高了党员与群众的革命热情。因此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在扩大红军方面，我们的赤卫军模范团于广暴日集中了，卢森堡团也接着集中了，第二个工人团与少共国际团又提前一个月定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集中。这两个团的人数，据报告已经完成了原定数目，而且有些县份是超过原定数目。同时我们又各县，组织了二十四四个赤卫军模范连。我们红十军在杨家门的空前胜利与这次向上(饶)玉(山)方面的发展，以及各县的独立团营的长途远征，获得不少胜利，都表现出红十军和地方武装正在坚决执行反保守主义的斗争。特别在发展苏区方面，原定在今年十月和明年一月两个月中，全省共创造与恢复十二个区的苏区，上饶原定在两个月内发展两个区，但在十二月由上饶至玉山方面就公开了三个区、六十余村，有人口约二万人。现在成立了玉山县委。怀玉、务德以及其他各县，亦在积极发展苏区。白区工作正在猛烈的开展着。在这里，我们要清楚的指出，在今年一月至十一月长期的过程中，我们只发展了三个不大的区；在十二月内，因为坚决反保守主义，我们又创立了五六区较大的苏区，并建立了玉山县委。

我们依靠着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的正确领导，依据着红军的英勇善战，依据着苏区与白区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发扬与提高，我们肯定的相信在一九三四年，将有完全的可能完成下列的任务：

一、我们必须猛烈扩大红军，打击一切对扩大红军的错误倾向——如认为苏区生产成员少了，不能扩大红军等。我们要动员好几万精壮的工农群众到红军中去，首先要把充实的新编制的红十军团创造出来。我们要扩大与加强地方武装，使每个地方武装都能强有力的巩固发展，发展苏区。在赣北、皖南、浙西新苏区创立起来的时候，我们还要成立新的师、新的军以及新的军团，这是我们目前第一等的中心任务，才能顺利的解决其他任务。

二、我们的红军、地方武装必须在反保守主义的斗争下，经常的不断的向白区出击，要有决心的到白区调动敌人，与之决战，消灭敌人。地方武装要坚决消灭晚出早归的现象，要能经常的大胆的在白区游击，争取群众，创立自己宽广的游击根据地，同时我们还要组织远征的游击队深入敌人后方，广泛的深入白区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消灭敌人对苏区的进攻！

三、在红军胜利出击与广泛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中，在积极进行白区群众工作中，我们要猛烈发展我们的苏区。首先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建立信河各城市和敌人据点内的工作以及信河南岸的农村工作，将信河南岸的苏区创造出去。在几个月内，我们定要与浙赣、闽北苏区打成一片。在这个问题上，要坚决与夸大信河的间隔作用与夸大敌人堡垒的力量的观点作无情的斗争。同时我们要用极大的力量去创造赣北苏区，给江

西的反动统治以最后的打击；发展皖南大块苏区，使苏区发展出去接近和威胁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南京，同样我们不能放松浙赣苏区的创造。这一苏区发展出去，就能很快的接近杭州。

四、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要力求苏区经济自给，我们要不断的注意耕种动员，增加农业生产。我们更要去创立和扩大煎盐、制糖、纺纱、织布、种菜、制药等事业，力求盐、糖、布、药大部自给，以至完全自给。我们要加紧发展对外贸易，流通上发展苏区的经济，同样的我们要积极开发财源与动员广大群众从生产中节省经济，帮助战费，以求战费的充裕。

五、在肃反战线上，我们要从加强群众艰苦深入的政治教育中，去坚定群众斗争的决心与发挥群众斗争的毅力和勇气，提高广大群众对肃反工作的注意，使每个群众都能严密的监视和破获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同时，政治保卫局要千百倍的加强侦察工作与肃反技术，要做到凡是反革命分子不敢而且不能在苏区进行阴谋活动——只要他们一活动，就很快被我们破获了。我们要做到不使一个革命分子受反革命的诬陷，更不要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被疏忽放走。

六、在文化教育战线上，我们要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要积极进行教育运动，在明年我们应该做到扫除十万个文盲——使十万个文盲都认识字，同时我们要建立比较完备的初级和高級的列宁小学与师范学校，使苏区大部分儿童进入学校，受到革命教育！

七、工会工作应该更进一步的转变，加强工人阶级的教育，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发展白区工人的组织并领导其阶级斗争；

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到红军中去,增强无产阶级在红军中的领导。

其他各种工作都应该比一九三三年要有更大的新的转变和进步。

要完成一九三四年许多光荣的布尔塞维克的任务,我们要闽浙赣的党必须更进一步的布尔塞维克化,积极的发展党的组织,大量吸收工人、雇农、贫农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来。加紧党内教育,发展党内布尔塞维克的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严格检查党的工作,纠正一切缺点与错误。尽量改善党的领导方法,使党更能深入群众,灵活的具体的有力的领导革命战争及群众斗争,提高同志与群众的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都能为党提出的任务和政治主张而斗争。

原载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工农报》

署名:方志敏

建设我们铁的红军

(一九三四年二月)

现在差不多谁都了解扩大与加强我们的红军,使之成为百战百胜的铁的红军,是我们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中第一等的中心任务了。无疑的,我们的红十军与各县独立营、团,在这一年来的残酷的战争中,在政治觉悟上、军事技术上与战斗力上,都有不少的进步与加强,固然在去年不断的战争中获得了许多光荣胜利,但我们并不能以此自满,我们的红十军与地方武装,正如中央来信所说:“不论在军事技术与政治工作,这两方面都还极大的落后于我们的主力红军”,所以我们的胜利也就没有赶上中央红军了。

现在我们“应该用布尔什维克的坚强不屈与具体性,来为着创立和锻炼壮大与强固的铁的红军而奋斗!”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下列几种错误:

1 有些机会主义者认为我们的红军基础太弱(?) ,干部太弱(?) ,战斗力太弱(?) ,好象是“蹩脚”红军,要很快赶上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的坚强,那是很困难的了,我们要坚决指斥这种观点只是一种对我们红军机会主义的过低估计;这种观点的来源是因为只看到我们红军的弱点,但“没有看到十军的优点,他的成份好,他的政治上坚定,他的刻苦耐劳勇敢牺牲与他在斗争中迅

速壮大过程”(省委的决议)。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决不会使我们很好的去加强红军而只会走到悲观失望的无力叹气。实际上我们这方面从土地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里面差不多都是工人、雇农、贫农的成份,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奋斗而没有丝毫动摇的红军,它具有充分的条件与力量,去克服他现在尚存在着的一些弱点,很迅速的赶上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一样的坚强,这是我们可以坚信的。

2 正因为对于创立与锻炼我们的铁的红军,缺乏信心与决心,所以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就没有积极努力,刻苦耐劳的去进行各种政治的军事的训练工作,切实的深入的,有步骤的去加强红军,看到红军中有些弱点,只会无力的唉声叹气或谩骂下级,充分表现出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与脱离下层的官僚主义,这是障碍我们红军迅速的加强与壮大。

3 游击主义的残余,什么事都随便,马虎,不认真,以军事为儿戏,这是我们创造铁的红军的工作中最有害的观点。有些同志这样的了解:红军与白军不同,红军的训练也应该与白军的训练不同,白军的训练是机械的,红军的训练,则可以随便些,马虎些自由些。当然,红军是与白军完全不同,在阶级性质与阶级任务上两下是绝对不同,在训练的方法上方式上也是完全不同,我们红军的政治训练,是使战士有深刻的政治认识及觉悟,白军的所谓政治训练,则是兵士们对政治盲目,愚蠢无知;白军的军事训练是采取唾骂鞭撻的方法,训练成为他们驯顺的奴隶和炮灰,红军的军事训练,则采取耐心教育的方法,训练成为军事技术高强的阶级战士,这是红军与白军训练的不同点,但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为红军的训练可以马虎些,随便些,自由些,可以不依照红

军操典每条规定去做,对红军操典的每条规定认为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一切管理工作遂随便不认真,这即是游击主义及儿戏军事的观点是要不得的。

我们要建设我们的铁的红军,必须坚决的克服上述的错误现象,——对创造我们的红军铁军无信心的右倾思想,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脱离下层的官僚主义,以及游击主义残余与儿戏军事的观点,要切实的抓紧下列几种中心工作,用最大速度来加强我们的红军:

第一,十百倍的加强政治工作。红军政治机关必须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进行对红色战士政治教育和训练,特别是要注意经常的政治工作的执行,例如每日教红色战士一个简单的政治问题,一个月内他们就可以了解三十个政治问题。每日教战士三个生字,有一年工夫,战士们就可以读书写信了。再如列宁室的各项工作的切实建立,党、团支部工作的改善,每个政治事变的深入解释,每种不良倾向的开展斗争,用各种方法密切红色战士与工农群众的关系,高度的提高红色战士的政治觉悟与战斗情绪,发挥他们不顾一切牺牲、坚决勇敢为阶级解放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热情,这是建设我们的红军铁军的主要条件。

第二,“提高战士学习军事技术”,“以政治工作保障军事技术的提高”,这成了我们红军中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了。我们要使每个步兵战士都善于使用他的步枪,他的手榴弹,他的步枪上的刺刀,使这些武器都发挥极大的威力,这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我们同样要使我们的机关枪、迫击炮的战士,善于发射机关枪、迫击炮,成为顶好的射手和炮手。我们要练习防空、防毒,不但会隐蔽自己的目标、防避敌机的袭击,而且要学会用我们现有

的武器射击飞机,打落飞机;我们不但要学会山地战、平地战,而且要学会河川战、堡垒战与巷战。我们只有学会现代的军事技术与军事知识,才能够保障我们每战必胜每攻必克,但是要使我们每个红色战士学到上述的各种必需的军事技术与学识,这决不是随便、马虎,学习一下可以做到的,而是要经过认真的刻苦的长期的学习和训练,才能做到。一个特等的步枪和机关枪射手决不是今天练习瞄准一下,再过几天又来练习一下随便可以做到的,而是应该每日有一定的时间不间断的练习(如每天一刻钟的瞄准练习),才能逐渐做到。所以在提高军事技术方面,我们过去红军及地方武装中虽然口号喊得很响亮,但认真的,切实的,刻苦的去教育去训练我们的红色战士,确实做的异常不够,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是犯了寒热性与不认真的毛病,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红军军事技术落后于中央红军的理由了。

第三,由于对红军与白军不同点的误解,也就有些同志了解为白军是靠野蛮的严格的纪律维持的,而我们红军既是阶级的军队,就可以不要什么纪律,或者至少可以放松纪律。我们应该斥责这种错误的观点,红军为着统一战争的指挥,保障战争胜利的争取,不但需要纪律,而且需要极端森严的铁的纪律,不过红军的纪律是阶级的自觉的纪律,是要每个红色战士自觉的去遵守的,不论指挥员与战斗员都要严格遵守的(国民党军队的纪律,只是压迫、屠杀下级士兵,上级官长则可任意所欲为)。铁的纪律是造成铁的红军必要条件之一,谁要稍微放松红军纪律,谁就会在客观上削弱我们的红军,但纪律的执行,应该带着充分的教育性,所以我们要从政治上说明纪律的重要,使没有一个战士违犯纪律,但是如有违犯纪律者,就是一种小的错误,仍应给

以必要的纠正,小的错误不放松纠正,大的错误也就不容易发现了。现在有些指挥员对于队伍中一些小的甚至比较严重的错误,都视若无睹,不闻不问,到了火线上,个别的甚至部分的违犯纪律的严重错误就发生了,这往往妨碍着许多应得的战争胜利的取得。

第四,艰苦的细心的从斗争中从工作中去培养坚强的军事和政治干部,这是造成红军铁军没有疑问的一种中心工作了。我们要深入部队中去观察、选择、提拔好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加强他们军事和政治的教育,提高他们指挥能力,纠正其本身尚存在着的某些弱点,这样做去,我们大批的得力干部,就运用不完了。一切不注意干部的培养,而只会哭着脸干喊没有干部,我们不能不说他们对于创造干部只是机会主义的消极与无能而已。

第五,军队中管理卫生工作,亦应抓紧,绝对肃清某些混乱的无组织的无秩序的现象。军队到处清洁,严格遵守卫生条件,不乱吃一点不卫生的东西,减少疾病发生,以减少流动现象,这同样是巩固与加强我们红军铁军的必要工作。

第六,军队政治情绪与军事技术的提高,可以保证战争的胜利,而战争的不断胜利,更加提高与发扬战士们的战斗情绪与勇气。所以在每次决定战争之前,必须正确的估计敌我力量的对比,不能盲动冒险,更不能右倾动摇,对于地形考察、兵力配备,战斗时间以及独立营、团,游击队及广大群众武装的配合和运用,都应该有精密的布置。然后以最大决心进行战斗,以达到每战必胜,不断的战争胜利,是会吓碎敌人的狗胆,加倍兴奋我们战士杀敌的勇气,建立雄壮的军威,扩大我们的武装,这样,我们红军就可以很快的成为所向无敌的常胜红军了。

建立我们百战百胜的铁的红十军团及坚强的地方武装,是巩固我们现有苏区与开展浙西、皖南、赣北苏区最主要最中心的工作,我们有足够的条件与力量,来达到这一伟大的目标。我们要无情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悲观失望,消极怠工的情绪,游击主义的残余与儿戏军事的观点。我们在中央与中革军委领导之下积极努力的做去,成功就在面前!

原载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刊《突击》第七期

署名:方志敏

关于白区乡村工作的 几个问题

(一九三四年三月)

开展反动统治区域的工作,在敌人后方组织与发动工农群众的斗争,打破敌人包围线,帮助红军胜利进攻,这对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同样有极重大的意义。

省委根据这种意义,以反右倾保守主义的精神,不断地指导白区的工作,在一月中旬就提出了“在二、三、四三个月内创造苏区周围七十个白区区委,在皖南、赣北各创造四十个区委”的计划,这在目前全国革命形势日益发展,白区工农群众生活万分痛苦,迫切要求革命,苏维埃和红军的影响日益扩大深入的条件下,是一个完全可能实现的计划。

省委在二月中旬又召集了县委书记联席会,根据各县报告,在一个月之内只发展了一百八十几个新的支部,虽然比去年的发展速度快好几倍,然而对于我们总的计划,还只是完成十分之一,这是非常令人不满意的。

我们绝不允许这一个可能实现的白区工作计划,变为空谈。我们要用极大的积极性、顽强性与紧张的努力去实现这个计划。为此特提出下列的问题要求各县县委以及白区工作的同志的注意:

(一)右倾保守主义,在目前还是白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

我们在白区工作的检查中,发现了妨碍白区工作猛烈开展的主要危险,仍是右倾保守主义,这表现在:(1)对白区工农群众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常听到白区工作同志说:白区群众怕敌人压迫不敢接近我们,“他们没有我们革命时那样勇敢热烈”(横南区委说的),甚至说“白区群众怕死”(玉山一个区委说的),抹煞白区群众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下仍然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2)对白区党员革命热忱与能力估计不足,常听到说“白区同志不听指挥,我们告诉他做的他不会做,他不去做,因此就没有办法了”。而不了解白区同志中个别的少数的不积极工作,正是我们对他们的教育、帮助不够,一般的同志都是愿意热烈地为党工作的,他们的幼稚,正需要党加紧教育工作。(3)夸大敌人的白色恐怖。常常听到一些白区同志形容白色恐怖如何凶恶,检查如何严密,差不多我们不能站脚一点钟的样子,非逃跑不可的样子。致使有些白区党的机关,不敢移到白区去(如上下横南区、余干区……等)。这些同志不了解,只要我们把广大工农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不但可以保障党的安全,而且可以消灭反动统治阶级的白色恐怖。(4)对实现省委发展白区工作的计划缺乏信心与决心,如德兴县委书记李义开同志在县委书记联席会上就公开表示:“在德兴,恐怕不能完成发展四个区的计划”,还有部分白区工作同志首先自己认为无完成计划的可能,准备在四月总结的时候受一个批评了事。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右倾保守主义,难道它不是我们白区工作猛烈向前开展的最大障碍吗?要完成省委提出的计划,就一定要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克服右倾保守主义。

(二)官僚主义与消极怠工阻碍白区工作的开展。

我们看到一个最有害的现象，就在白区工作中部分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与实际工作的消极怠工。有部分同志不深入支部，不深入群众，不去提高党员与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领导他们热烈的参加斗争。对训练工作，只是随便开一个会，随便说几句就算了，不详细告诉工作方法，不进行具体的帮助，只命令他们去做工作，如果没有做好，就站在旁边责骂，说“不听指挥”。对于上级党组织，则敷衍塞责，甚至搞空报告，这些都是十足的官僚主义作风。上横南区委书记便是官僚主义的标本。再有部分同志因为上级党组织不能经常来检查督促工作，就躲在一边，游戏闲玩，甚至整天睡觉。如有一个区委躲在一边睡了一个月的觉没有出来工作，还有一个区委，上午九点钟出外宣传一下，下午三点钟就转回机关。这一种坏现象就算是部分的，也足以极大的障碍白区党的工作的前进，我们能够允许它一刻钟存在吗？

(三)发动全党做工作是发展党的组织的正确方法。

只有克服上述右倾保守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与实际工作消极怠工的错误，扫清白区工作发展中的障碍，我们才能猛烈的发展党的组织。以党员发展党员，以支部发展支部，确是一个有效的发展党的组织的好办法。例如某地只有一个支部，这个支部只有五个同志，我们就必须加紧这个支部的教育和训练。要告诉这五个同志，仅仅只有一个支部是不能搞好革命工作的，必须向外发展组织，首先要把这五个同志为党工作的积极性与决心提高起来，再告诉他们如何去分析社会阶级，如何找对象，如何去做宣传工作等方法，然后将这五个同志分配到五个地方去

工作,不要多少时间,经过他们的努力工作就可以增加四五个新支部(就算有个把同志不能完成任务)。这个新支部用同样的方法去发展组织,几十个新支部就很快的可以组织起来了。这样连续不断的做下去,不要几个月我们可以将某一县普遍的建立起党的组织。这种工作方法,不但可以迅速的发展组织,而且可以加强新同志工作的斗争教育——这就是从工作中去教育同志,增加他们工作的斗争的经验。有些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不是以现有的支部和党员为基础,积极向前发展,而只是慢慢的发展,有的几个月只发展几个支部便满足了,有的甚至几个月一个支部都不发展,也不去追问其原因。这样做去,无疑的,是要将革命的暴动延长到很远的期间,这是非常有害的。

(四)在支部的领导下发展群众组织,扩大群众组织。

革命只有先锋队而不去团结广大工农群众在先锋队的周围,那是无成功的可能的。这个道理,要反复细致的向支部和党员同志讲清楚,要他们到群众中去活动,去做宣传工作,去做组织工作,把群众组织建立起来。凡是有支部组织的地方,都应该有群众组织。如每个乡村应该有雇农工会——农村的无产阶级组织,农民革命团或农民委员会的组织,雇农工会应加入农民革命团或农民委员会,而在里面成立小组,以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这些组织,都是支部去活动建立起来。这就是以支部发展群众组织,再以群众组织向各地发展跟自己同样的组织。这样就可以很快地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

(五)开展积极群众斗争,反对代替群众斗争的“驳壳”主义。

群众的力量不但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且它要战胜一切阶级敌人。我们有些在白区工作的一般的不了解这一点,不相信群

众力量,过低的估计群众的力量,而过分重视驳壳枪和其他手枪。要对付敌人,只有驳壳和手枪,群众的力量好象是无足轻重的,这是根本的错误。比如,保甲长压迫群众,不去积极发动群众反保甲长、反保甲长制度的斗争,而且只知道要求游击队去捉几个保甲长来。敌人在某地捕捉我们的同志,进攻我们的组织,不知道组织群众来掩护自己,不知道组织群众进行抗议和示威,而只是企图逃跑,或孤注一掷的暴动一下(如余干)。敌人压迫群众造炮台或修汽车路,如果真能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反抗或示威,是可以破坏敌人的企图和计划。还有地主来收租,债主来逼债,国民党的委员来收捐,我们也不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反抗,而仅仅拿我们的驳壳和手枪,去将某个地主、债主和国民党委员打死。自己代替群众进行斗争,群众却在旁边冷观。将个人的或少数人的行动,代替了广大群众的行动,这是脱离群众代替群众斗争的驳壳主义。过去余干、横南以及其他地方都发现这种错误。这种错误的来源,是由于:(1)不相信群众的伟大力量。(2)不了解先锋队的任务在于领导组织广大群众起来斗争,不是去代替群众进行斗争。其结果只限于少数人的行动,不能收到斗争的伟大成功。以后应该集中党的注意力于发动、组织、领导广大群众的斗争。只要把群众发动组织起来,不但可以战胜反革命的一切企图,而且还可以通过阶级斗争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斗争的决心与信心,并在斗争中去发展扩大群众的组织。

(六)团结群众的大多数,建立乡村根据地。

只要我们将乡村中的基本群众,如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坚固的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革命斗争,那我们就可以占领乡村。例如这一个乡村有一百户,假若我们能够吸收四五十

个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团体，如雇农工会和农民革命团，经过深入的教育训练，经过斗争的锻炼，建立起来群众自愿遵守的纪律，在党的领导之下毫不动摇与敌人作战，不畏艰难困苦，不畏牺牲，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斗争到底。在这个乡村中，我们有了这样坚固的基本群众组织，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乡村已经不是国民党的而是共产党的了。表面上没有脱离白色统治，但实际上已经赤化了，是这个乡村实际的统治者，占领了这个乡村。我们说在必须将所有党的组织，都用这样的方法依靠群众的力量驱逐和消灭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势力，实行并巩固每个乡村的革命占领与统治。

争取群众实行革命占领和革命统治的地方，就是白区党最好最稳固的根据地。

(七)在斗争工作中培养锻炼大批的坚强的干部来。

培养大批坚强的工农干部，在我们白区党中，一般的还是忽视的。他们没有认识到培养干部的极端重要性。没有坚强的有力的党的干部，一切工作，一切斗争，都是难于顺利进行的。他们不去训练培养干部，却哭喊着没有干部，或责骂“白区同志太蠢了，教不会的”。他们不去回忆自己被党提拔出来担任工作的时候，当时的幼稚无经验，并不比现在白区同志有何高低之分。干部的进步是要从斗争中工作中与党不断的教育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要：

1 深入支部，去挑选积极的、坚决的、有牺牲精神、肯学习的工农分子，特别是工人分子担任党的工作。

2 反复耐心的指示他如何去做工作，因为缺乏经验，所以就更需要党的耐心教育，不懂得的告诉他，错误的帮助他纠正，做

成功了奖励他,就是没有做成功的,仍须鼓励他去再做,开始分配他比较简单易做的工作,以随着经验的积累,就可以担任更重要的工作了。

3 多开各种会议,详细讨论问题,鼓励新同志发言,开展反不良倾向的斗争。客观条件允许时,还可以开短期训练班,每次训练班只解决几个主要问题。讲课时要讲得明白透彻,使他们完全听懂。

干部是很多的,甚至一个不大的村屋里,都可以提出几个顶好的干部来,说没有干部的,就等于“好比人入大森林,只见几根大树,不见森林”。

积极的艰苦的培养大批坚强的干部,是准备胜利的武装暴动必要的条件之一。

(八)把武装夺到我们自己手里来。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自由最好保证,就是把武装拿到自己手里。”这句话到如今还是异常正确的革命真理,白区的党组织应该牢牢记住从阶级敌人的手里夺取武装,这是保障我们武装暴动胜利的必要条件。为此应该注意:(1)凡是有白军驻扎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到那里去进行士兵运动,组织兵变,变到红军中来。(2)凡是靖卫团、团防或警察队的地方,我们要到那里去开展积极的工作,并进行团丁和士兵运动,以使用突然袭击的方法,去消灭反动武装。(3)凡是有枪支而没有组织队伍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在该地建立工作,用强夺和巧取的方法,将武装拿到我们自己手里来。(4)凡有我们组织的地方,所有该地的一切旧式武装,应该不遗一件的夺取到我们的党以及革命群众团体的手里,虽是旧式武装,虽是一把刀子,一支花枪,在斗争中仍然是有作

用的。对于夺取武装,任何机会主义的了解和错误,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过去余干六区区委认为枪支放在乡村封建老板手里还“稳当”些,游击时去借枪支,游击后,又将枪支还老板,结果枪支被豪绅地主拿去,我们没有得到什么。这种不要武装,拿到武装又送还反革命,简直可与一九二七年时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比赛,这不但是错误而且是罪恶。

(九)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

群众组织起来了,群众的斗争发动起来了,阶级敌人必然要用武力来镇压群众的斗争,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尖锐化,必然要迅速的进到武装斗争,进到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是群众的阶级斗争进到武装斗争的形式,所以游击战争是在群众斗争高涨之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在苏区周围的白区,则可由苏区派遣远征游击队,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游击队生长在群众中必须得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才能得到不断的胜利和发展,如果游击队脱离了群众,那他不但不能胜利而且不能存在。游击队应该与群众发生亲密的联系,必须与群众打成一片,并且在它的行动中帮助发动群众反剥削压迫的斗争。白区游击队的组织应该有两种:(1)脱离生产用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精锐游击队,(2)采用旧式武装,各村普遍的组织不脱离生产的工农游击队。这种游击队开始都可用旧式武装,担任捕捉豪绅地主、反革命派的工作。这种游击队可用各种方法秘密的进行游击打击民众的敌人。游击队的队员,应该经过严格的挑选,特别是它的干部,一定要坚强的工农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要建立严格的革命纪律,完全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要坚决的正确的执行阶级路线与苏维埃的政策,任何违犯阶级路线与苏维埃政策的行动,都应该与之作无情的斗争。

总之,游击战争应该与群众斗争密切的联系与配合,而不能脱离群众,过去余江南岸以及余干六区所进行的游击战争,就犯着脱离群众的错误,以致没有得到很好的结果,这是值得我们深刻记取的教训。

(十)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我们要指出:由游击战争进到武装暴动,其过程是很短促的。白区工作同志不应该忘记,在白区进行工作最主要的任务,是要组织与领导群众起来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夺取政权,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是我们斗争的目的。我们在白区工作斗争,都是向着这一目的前进的。谁要忽视暴动的准备,谁要将建立政权的前途延迟到很远的将来,无疑的,都是极严重的错误。要准备胜利的暴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发动群众,争取群众。假若我们能够团结广大的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将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运用列宁的武装暴动的规律,选择适当的时机,举行充分和周密的暴动准备,那暴动是一定要胜利的。在暴动中我们一定要给阶级敌人严重的打击,要一网打尽反革命派,使他们永远或很久都不能抬起头来。我们要深深记着武装暴动,是一种革命的艺术,须要准备周到。我们不能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不去及时的举行暴动,以致丧失时机,同样更不能够在暴动准备不充分的时候或者暴动时机没有到来的时候,而去玩弄暴动或孤注一掷的暴动,往往是会使暴动失败。暴动起来就应该坚决的进攻,扩大暴动的范围,争取暴动的连续胜利,建立政权应该经过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转到正式政权——苏维埃政府。这个临时政权机关最中心的任务是:(1)用暴力镇压被推翻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

命的反抗,肃清他们的一切势力。(2)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派的土地财产分给工农群众,满足穷苦工农群众的革命要求。(3)组织红军以便与白军战争。(4)组织群众的武装队伍配合红军作战,以保卫和发展暴动区域。临时政权机关能够执行上述的工作,它的巩固,它的发展,它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

目前敌人正积极向我们苏区进行绝望的进攻,我们要打破敌人的进攻,只有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用我们的进攻去打破敌人的进攻。白区的党应该在省委号召之下,积极的飞速的发展党的组织,在敌人的后方,开展群众的斗争和游击战争,以致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用发展白区群众的斗争配合红军胜利的进攻,以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这是白区党目前最主要的战斗任务。

原载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刊《突击》第八期。

署名:方志敏

逃跑只是死路一条^{*}

——在边区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三四年八月)

亲爱的同志们：

过去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受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所过的生活简直比牛马还不如，真是苦到了极点。自从共产党领导我们起来斗争暴动，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以来，我们的生活就与从前大不相同了。现在不要还债，不要交租，不要交纳苛捐杂税。农民都分得了足够的土地，工人都享受劳动法的保护，劳动妇女都与男子同样的取得自由解放。所有工农劳苦群众不但大大的改善了生活，而且提高了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有权到政府理事参加管理政权。我们可以说，假使不是敌人不断的残酷进攻与野蛮的经济封锁，苏区群众生活的改善程度，一定还不止这样，还要更好更快乐。正因为革命后得到这多实际利益，所以，苏区工农劳苦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更加坚决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在这几年英勇顽强艰苦奋斗中，创造了强大的红军，扩大了大块的苏区，一次又一次的打

* 这是解放初期收集到的一篇方志敏遗著，系油印本。标题是原有的。写作时间是根据内容推算出来的。边区指皖赣边新苏区。

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万恶的国民党卖国头子——蒋介石为着进行五次“围剿”，把华北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并准备出卖福建，把半个中国送给各帝国主义，换得帝国主义更大的帮助，调动百分之九十的军队来进攻苏区和红军。敌人这一进攻主要的是采用堡垒主义的战术，企图逐步推进，缩小苏区；同时在苏区周围，实行毒辣的经济封锁，并派遣反革命分子，到苏区内部进行反动阴谋活动，以配合敌人的军事进攻。敌人这三个策略是同时并进的，而且是互相联系的。所以，反革命分子在苏区内的欺骗宣传，都是夸大敌人堡垒政策与经济封锁的力量。不是说敌人的炮台如何厉害，就是说苏区内食盐如何困难，以动摇群众对革命胜利的信心，煽惑群众逃跑。在反革命分子欺骗宣传煽惑之下，有部分落后群众，只看到敌人疯狂的造炮台，没有看到敌人造炮台的弱点，更没有看到我们有粉碎敌人炮台的力量；还有的只看到苏区食盐缺乏的一方面，而没有看到白区无钱无米，柴、菜、油、盐件件困难（因为这些在白区都是要钱才能买到的），以致失却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忘记革命前所受的痛苦，抛弃革命得来的利益，忍心离开天堂般的苏区而跑往人间地狱的白区；不做自由的苏维埃公民，而依然去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奴隶。

在这里大家应该清楚了解的，就是这些逃跑出去的工农劳苦群众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没有呢？事实作了有力的答复，他们跑到白区去并没有得到丝毫的好处，而且也不可能得到丝毫的好处。他们得到的只是不堪忍受的痛苦与无限的悔恨！我可以把这些逃跑出去的群众在白区吃亏吃苦的事列数些出来：

第一,就是他们身上带出去的花边,一到白区,便被白军搜得精光,好点的衣服物件,也被劫去。

第二,年青的男子都被国民党编成壮丁队强迫去扛石头、造炮台、修马路,稍有不到之处,便要受鞭打脚踢,有的竟被活活的打死。

第三,吃了这些苦还不够,还要被押解到南昌、湖北去,编做白军,充当炮灰。

第四,青年妇女个个要受到白军的奸淫、调戏,老年妇女都在外面讨饭,流离失所,或分派到土豪家里做奴妈。

第五,起初国民党欺骗说,到白区有口粮发,实际上是完全骗人。除了十二岁以下的小孩每天有二餐照得见人面的稀粥以外(也只开头几天),至于十二岁以上的人的生活是无人过问的,甚至饿倒在路上,国民党也是不管的。

第六,到白区去住屋要交房租,一间小屋每年交二、三十块洋钱租金;柴要买,三个铜板一块小柴;米要买,一块洋钱只买一斗多;油要买,一块洋钱只买三四斤;菜也要买,一斤粗菜要花十几个铜板;盐虽然稍为便宜一点,但加上国民党各种捐税,比苏区盐价还贵。这时逃跑出去的人,才想起当初跑出来的时候,反革命分子向他们说了怎样怎样的花言巧语,现在证明,全都是骗人的鬼话。想起在苏区住土豪的大房屋,不要租钱;人人家里有雪白的米,吃不完;山上有柴砍不完、烧不完;家里有打油的柞子,油尽吃;有种菜园地,菜吃不完;苏区虽因敌人封锁缺点盐,但仍然还是买得到,煎硝也可以煎出一部分盐来,由此而抛弃苏

花边,即银元。

区这些东西到白区去吃点盐,那是太不上算了。逃跑出去的群众到这时才明白上了反革命的恶当。个个都后悔不该逃跑出来,甚至互相望着痛哭流泪。

第七,工农群众在苏区有权话事,有权办事,能力强的都被选出来做苏维埃委员、主席,就是不能担任工作在家里做事的,也没有人敢来压迫你,欺侮你,人人都是平等自由。但是到了白区就不同了,在国民党什么机关什么局里,只有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的坐位,没有工农的站地。那些吃人的剥削鬼,那里看得起我们劳苦工农,把工农看得猪狗不如。尤其令人气愤的是一些从苏区驱逐出去多年没有回家的豪绅地主反动派,看到从苏区逃跑出来的群众,都要跑到他们面前来显一阵威风,不是冷言热语的嘲讽,便是恶言恶语的谩骂,使稍有血气的人都不能忍受下去。

第八,在逃跑出去的群众中,有些与豪绅地主有私仇的,或为国民党不放心的分子,多被关禁或暗杀,或押送到南昌去坐监牢,有些跟随白军出发或与白军一处宿营的,又被我红军袭击打死或打伤。

这些都是逃跑群众的痛苦事实,也是苏区群众跑去白区所得到的结果。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苏区群众向白区逃跑,正是往死路上跑,说明“逃跑只是死路一条”的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事。

同志们,我们过去在豪绅地主、资本家、国民党统治下,受了许多压迫和剥削,痛苦非常,所以我们才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剥削阶级。现在我们已从革命胜利中得到了解放、自由和土地,我们还要再跑到那班吃人的剥削鬼跟前去磕头吗?那班吃人的剥

削鬼决不会给我们一点好处,他们只是想方设法吸取我们的血汗,我们还要把血汗让他们吸取吗?他们过去剥削我们,在家中享福摆脸,革命后,他们被我们驱逐出去,土地财产也被我们没收,他们再不能剥削我们了。男的外面讨饭,女的当娼卖钱赚钱,苟延生命,难道我们还让他们剥削依然来享福摆脸吗?

现在我大概的讲了逃跑群众的痛苦事实,我只能讲大概,要是把逃跑群众在外面吃苦的事实,都要一件件讲出来,那讲个十几天也讲不完。不过简单讲了上面那些事实,也就够我们痛恨了。

苏区少数工农群众之所以逃出苏区,其原因不外有下列两点:(一)政治上的动摇,看到敌人造炮台,以为无办法,革命不能成功了,因而逃跑。(二)听信反革命的欺骗,以为白区有糖拌饭吃,没有尝过白区生活的痛苦,因而逃跑。关于第二点我已讲清楚了,不必重复。我现在再问一问:敌人的炮台是不是能够长久存在呢?革命是不是会成功呢?同志们!我可以肯定的说:“敌人的炮台是很快要被我们消灭的。”革命从前是胜利,现在也是胜利,将来必然是更大胜利。革命势力一定要最后消灭反革命势力,敌人现在在死亡之前没有别法维持下去,只好拼命造乌龟壳,但这个乌龟壳不是什么铜墙铁壁,我们有打破敌人乌龟壳的一切力量。现在让我说出这个理由来:第一,敌人堡垒内的守兵都是穷苦工农出身,生活十分痛苦,都迫切要求革命,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积极进攻中国,国民党投降出卖,士兵是很痛恨的。加上苏维埃政治影响的扩大与我们兵运工作的积极进行,是可以使他们哗变过来参加红军的。如乐平一个敌人炮台里面的士兵全部跑过来参加革命,炮台也就塌台了。第二,敌人堡垒附近周

围村坊的群众,都是痛恨敌人的。依靠他们斗争的配合和帮助,我们就可以粉碎敌人的堡垒。如贵溪游击队在高石群众帮助下,打塌了十六个乌龟壳。第三,工农游击队日夜不停的在敌人堡垒周围活动,用地雷打击敌人。经过较长的时间,可把敌人堡垒内守备队完全消灭。守备队消灭了,炮台自然也不存在了。第四,我们游击队可以深入敌人后方,袭击敌人堡垒而拆毁之。如贵溪游击队一次拆毁了高石的十六个堡垒,就是一个光荣的例子。第五,敌人堡垒一般建筑不坚固,用钢炮很容易炸毁它。敌人现在进攻苏区开始用钢炮了。过去我们缴到敌人的只是迫击炮、机关枪,现在我们能缴到敌人的钢炮,而且我们兵工厂自己也要很快就要造成钢炮,不久我们就要用钢炮把敌人堡垒一个个炸得粉碎。第六,敌人堡垒线愈长,需要守备兵愈多,敌人的兵力也就更加分散,后方愈加空虚,更有利于我们去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与新的游击区域。如赣北新苏区与皖南游击区的创造,这不仅可以粉碎敌人封锁我们的企图,而且还能造成我们包围敌人堡垒线的形势,使敌人的堡垒完全丧失它的作用。第七,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来侵略中国,瓜分中国,加深了中国的经济浩劫与民族危机。使全中国有一万五千群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尤其是今年全国大旱,饥饿人更不知有千千万万。他们不能坐待死亡,一定要起来斗争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新的苏区,来帮助我们胜利的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那敌人的堡垒还能不被我们打得粉碎吗?因为我们具备了这许多打破敌人堡垒的条件。我们承认敌人的堡垒给了我们一点困难,但我们相

应为一亿五千万。

信敌人这些堡垒很快要被我们一个个打破的。只有愚蠢的敌人才会幻想用一些石头、泥土造许多乌龟壳来阻止革命的发展,也只有政治上不坚定的分子,才会在敌人堡垒面前惊慌动摇。苏维埃中央政府毛主席说得好:“敌人的堡垒不是铜墙铁壁,只有群众的力量,才是铜墙铁壁。古代皇帝造了许多坚城厚壁,现在到那里去了?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没有了。”所以大家不要怕堡垒,都要有打破敌人堡垒的决心,坚决的持久的与敌人作战,那敌人的堡垒一定要被我们全部摧毁的。让那些因为害怕敌人堡垒而逃跑的分子,在我们全部粉碎敌人堡垒的胜利面前哑口无言,大悔自己估计错误吧!

根据上面的理由,很清楚的看出,工农劳苦群众在苏区坚决革命好处很多,如果跑往白区去,则是自寻苦吃,死路一条。苏区的每一个农民,每一个革命分子都应该在这一了解之下,更加坚定起来。无论如何要为苏维埃政权斗争到底,敌人的堡垒丝毫不能动摇我们。白区的食盐,绝对不能诱惑我们。我们要坚决相信革命的胜利与革命的出路。事实上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战争中,我们已经获得了许多胜利,根据不完全统计,我中

原文是:“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么?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25页)

央红军自去年七月份起至今年七月共击溃敌军四十一个团，消灭敌军二十个团，俘虏白军旅长四名，团长四名，营长五名，连以下官兵二万余人。红四军方面军自去年至今年四月共击溃敌军四个师六十多个团，消灭敌军四个旅十多个团。湘赣、湘鄂赣红军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四月，共击溃敌军四个旅三个团，消灭敌军一个旅三个团。闽浙赣红军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七月，共击溃敌军三个团二个营二个连，消灭敌军三个营一个连。各个苏区红军共计击溃敌军约一百多个团，消灭敌军约四十个团（还有湘鄂西、鄂豫皖及其他苏区红军所击溃消灭敌军的数目未统计入内）。我们闽浙赣苏区，除了红军击溃敌军，消灭敌军以外，还有工农游击队与各县地方武装在五、六月中杀伤敌人一万九千余人。各地游击队活跃在皖赣、皖南，游击战争广泛的开展，皖赣边新苏区的创造，特别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不但大大动摇敌人的后方，而且动摇国民党的整个军队。都说明敌人五次“围剿”已经部分地被粉碎了。我们现在是处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时期，我们相信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以后，我们不但能够完全解决食盐问题，而且要如苏联一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过苏联劳动群众一样好的生活。因此苏区内每一个革命群众，都应该有远大的眼光，有铁一般的坚决意志，有无产阶级的气节，有英勇顽强的坚决不变的精神，要革命到底，就是在某时某地受到部分挫折的时候，也不要丝毫失望，半点灰心，依然要努力向前干下去，绝对不要三反四复，跑来跑去。逃跑出去的人，当然还是要回转来的，那时回转来苏区，就是苏区群众不怎样讥笑他，他自己也总觉得不好意思吧！在革命斗争中，动摇一次，逃跑一次，那就是自己一生的污点。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

都应该鄙薄逃跑的行为,反对逃跑的现象,不放松与逃跑分子作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不要逃跑群众回来革命,相反的,苏维埃对于逃跑群众的态度是欢迎他们回来的,所以不没收他的东西,不收回他的土地,而替他们好好保存,并盼望他们早日回来革命,脱离国民党的压迫剥削。这就证明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工农劳苦群众只有拥护苏维埃,为苏维埃政权斗争到底,才是唯一的出路,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解放!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手携着手一心奋斗前进吧!反革命决不能战胜我们,相反的我们的力量要最后战胜反革命。历史已经判决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是迟早要进入坟墓的,全世界要属于工农,谁要投降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方面,谁就没有前途,谁要坚决站在工农方面,谁就要最后胜利。我们自己 是工农,我们还要投到阶级敌人方面去吗?抛弃一切动摇,唾弃一切反革命的欺骗,我们一致在自己的党和自己的苏维埃政权领导之下,坚决去为我们伟大的目标——建立苏维埃新中国斗争到底!

下 篇

私塾

“你们这班顽皮贼，等会，一个个来收拾！”一个私塾教书先生，怒气勃勃地望着他底学生们说。

登时，那些学生咕咕咕咕的谈话声，呵呵哈哈的嘻笑声，一齐肃静，个个都伏在桌上装瞌睡，微微地抬起头来，斜着眼睛，瞧瞧先生。

原来这个私塾，有十来个学生，年纪很不齐，大的有十六七岁，小的只七八岁，都是农人的子弟；里面横一张，直一张，摆了十几张抽屉桌；中堂壁上，挂着一张“至圣孔夫子神位”的牌儿；地上抛了许多花生壳、蔗渣、字纸屑……，足足有半寸多深的垃圾。

这位先生：大约有五十多岁，本来是作豆腐生意的；也曾读过四年书，认识些字，平日子曰诗云，胡谈乱说，所以人替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假斯文”。现因这私塾有三十块花边的学俸，三餐两点的服侍，就弃了豆腐生意来教书。他穿着一件尺多宽的袖口的长褂，一双红花满面的镶边鞋，戴起那副老古式的眼镜，鼻上就象竖了一座“奉旨旌表”的节孝坊一般；他蓄了三络胡须，一个短小辫儿，拖在他的背上。

这日他睡了午觉，醒转来，看见学生笑闹，就发起怒来，骂了他们一顿，随后拿了一根水烟筒，点着纸媒，缓缓地抽了二十几

筒烟。

“拿字来改，”他说。

那些学生，就慌慌张张拿着他们练习的“上大人”、“甲子乙丑”、“云淡风清近午天”……那些字，对着孔子位牌，都深深作了一个揖，无声无息地将字摆在他的桌上。起首改的，是十一岁的小孩，名叫黄海的字。

“这也成字吗？”他拿着一枝朱笔，一面改，一面骂：“你看这样东倒西歪，缺手短脚，糊糊涂涂一大团，简直和道士画的符一样！那象用笔写的，是用棍子画的！”他伸出两个指头，把他的眼睛皮，着力箝了一下，说：“睁开你的狗眼去看看！”

“教你把字练好，你风吹耳边过，总是不听，非搓手不可，拿手来！”他凶狠狠地说。

黄海抖抖振振，把手搁在桌上。他用笔管，在他手背上，从头至尾，搓了一下。他“哎哟”叫了一声，赶快收转手来，放在口边，用力去吹，眼泪象泉水似的涌出来。

“上午从那里读起？”他拿着一张纸条说。

“子…子曰：‘父母惟……惟其疾之忧’……”他哭着说。

他在纸条上，写了七个字给他认，他只认识三个，又被他用板子打了四下手掌。

他改完了字，再向孔子位上作个揖，跑到自己椅子上坐下，把口涎涂在他发烧血红的掌上，一面吹着，一面呵呵响尽望着哭。接着那些学生改字，也依样画葫芦，箝眼睛皮，搓手背，打手掌，都痛的杀猪一般叫。

“读书！”他说。

他们就“人之初”、“赵钱孙李”、“子曰学而”、“孟子见梁惠

王”……拚死命底叫起来，但是没停很久，他们读书的声音，渐渐低下来，都“嗡嗡”象蚊虫叫一样。

“拍拍拍”，他拿板子在桌上拍了几下说：“还不拿书来背，为什么？”他们听到这种声音，比鼠子听见猫叫，还要怕些，即刻一个个都拿书去背。

他显出想吃人的样儿，拿着板子在手里，听他们背书，背错了一句，或停顿一下，那板子就铁面无情，雨点似的打下去。他们的哭声，周围人家，都能够听到。最后一个学生——方正玫背《孟子》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以下忘记了；“唔……唔……”了好久，惹了他的性起，就用一种最厉害的刑具——鸡蛋般大的黄荆树脑，打他的头，把他打眩了半个多时辰。三三五五，一群孩子跑出来，这个私塾已经放学了。黄海轻轻的对他的同学说：“我们不晓得犯了什么事，才到这个监牢来受折磨，那里有我们放牛的那样快乐？”他们都点点头，象很赞成他的话。斯时黄金色太阳的光，照着他们，他们黄瘦而且忧愁的脸上，那两条很长的泪痕，越发显明出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于九江南伟烈大学校

原载《新江西》第一卷第三号

署名：方志敏

哭 声

仿佛有无量数人在我的周围哭泣呵！
他们呜咽的、悲哀的而且时时震颤的声音，
越侧耳细心去听，越发凄楚动人了！
“我们血汗换来的稻麦，十分之八被田主榨取
去了，
剩的些微，哪够供妻养子？……
“我们牛马一般的在煤烟风尘中做做运输，奔
走，
每日所得不过小洋几角，疾病一来，只好由死
神摆布去了！……
“跌倒在火坑里，呵！这是如何痛苦呵！
看呀！狂暴的恶少，视我们为娱乐机械，又来
狎弄我们了！……
“唔！唔！唔！我们刚七八岁，就给放牛作工
去吗？
金儿福儿读书，不是……很……快乐吗？
“痛呀！枪弹入骨肉，真痛呀！
青年人，可爱的青年人，你不援救我们还希望
谁？”

似乎他们联合起来 ,同声哭诉。

这时我的心碎了。

热泪涌出眼眶来了。

我坚决勇敢的道 :

“是的 ,我应该援救你们 ,我同着你们去……”

一九二二年五月六日于九江同文书院

原载《新江西》第一卷第三号

署名 :方志敏

呕 血

呵,什么?
鲜红的是什么?
血吗?
血呀!

我为谁呕?
我这般轻轻年纪,就应该呕血吗?
呵!是的!
我是个无产的青年!
我为家庭虑,
我为求学虑,
我又为无产而可怜的兄弟们虑。
万虑丛集在这个小小的心儿里,
哪能把鲜红的血挤出来呢?

呵!是的,无产的人都应该呕血的,
都会呕血的——何止我这个羸弱的青年;
无产的人不呕血,
难道那面团团的还会呕血吗?

这可令我不解！
我为什么无产呢？
我为什么呕血呢？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于九江

原载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方志敏

谋 事

在这样火一般热的太阳光下,谁也不愿光着头皮在街道上行走,可是他——一个苦学生,竟怀着他从校长跟前请求来的一张介绍名片,草帽也不戴(也许是没有草帽罢),午饭后,匆匆的出外去了。

他去找一位牧师。

他走到大马路上,遇着电车,就跳上去坐下。电车上卖票的斜睨了一眼,立刻就用一种傲慢的命令的声音喊他:“买票!”

“到吴淞路多少钱?”

“四个铜子。”

“四个铜子吗?”

“快点!谁有闲工夫和你谈话?”他听到这话,心里好不难受,想和他辩论,又怕受辱。到了车站,忍气吞声地跳下车来。

他问了一家基督教会的报馆,又问了两所医院,才问到他所要找的那位牧师底房子。只是他用极谦恭的态度去问那报馆的号房、医院的看护妇,他们打量他全身一下,就都用那电车上卖票的一般的态度去回答他,这件事使他深深的疑惑起来。

牧师是住在一所美以美会办的医院的花园里,他那间两层的精美的房屋,早给那些红的绿的花草儿包围住了,矮矮的深绿的冬青树,在那条直达房门的马路两旁,一排一排地站着;尤其

是门口栽的两株白梔子花,放出馥郁的清香,扑入鼻孔。

他按了一下铃,仆人出来应门,他说明了要会牧师,仆人才引他到一间完全欧美化的客房里去。仆人叫他坐下候着,自己通知主人去了。他向周围一望,华丽的装饰,雅洁的布置,真是基督教化的家庭呵!

好久,那四十余岁西装的牧师才走出来。他看他,很惊愕的问他:“呵!你是谁?”

“我是李某。”他站起来说。

“找我干什么?”

“我是从 A 校来,钱校长给我介绍到此。”他忙从袋里拿出那张介绍片来,极郑重地递给牧师。牧师一面接着,一面说:“那么,请坐罢!”

牧师看后,坐在一把安乐椅上,说:“呵!原来你想谋事,那可很难!”

“我并没有什么奢望,只能找个尽够生活的工作就满意了;我还想一面读书……”

牧师接连摇摇头:“很难很难!此地找事,全靠路子,没有路子,光有本领也不成。但是你为什么不在 A 校读书?A 校是我们教会顶好的学校。”

“唔,好是好,……”他勉强说出个“好”字来,其实他对于 A 校是深恶而痛恨的了;他在 A 校一年,学问没得什么,肚皮里却装满了那饭桶教员和一无所知的牧师们的闲气。“可惜我家供给不来。”

“那里仅需九十块钱一年吧?”

“何止,至少也需一百二十块钱,我农田人家,那里得此巨款

啊。先生以前不是在某印书馆办事吗？”

“是的。只因那里月薪一百八十元，不够用度，所以才来当牧师。这里虽然月薪只百五十元，但房子不要租钱，每月倒可省下数十元来。”

“印书馆能找点工作吗？”

“不能。”

他痴了一会，牧师也去弹指甲玩，同时坐在里间一张洋台子上写英文的打扮得和美国女学生一样的小姐，也偷望他一眼。但伊急急地转回头去，好象他是不值得伊底青盼似的。于是他更奇怪起来，把全身自己审查一番，究竟有什么地方使人讨厌。最后，他才发觉了，——他穿了一件粗糙不堪的夏布长褂，和一双乡式的布鞋呵！他微微的笑了一笑，牧师突然的说：“你在这里有亲戚没有，带了多少钱来？”

“没有亲戚，只有几个朋友，钱早给做盘缠用掉了。”

“那么，你很危险，将来怕无饭吃呀！”

他这时真是如坐针毡了，垂头不言，牧师早现出不耐烦的样子来。他于是起身告辞：

“我走了，倘若有机会，还请先生栽培！”

“那自然的，顺水人情，谁不愿做，何况你是我朋友底学生？”

他走出门数步，屋里哈哈地笑起来。他心里比刀刺还要痛些！他想：“贫人不但无读书的机会，连工作也不能找得，倒被人羞辱一份。”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方志敏

血 肉

伟大壮丽的房屋，
用什么建筑成功的呢？
血呵肉呵！

铺了白布的餐桌上，
摆着的大盘子小碟子里，是些什么呢？
血呵肉呵！

装得重压压地铁箱皮箱，
里面是些什么呢？
血呵肉呵！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于吴淞轮次

原载《新江西》第一卷第三号

署名：方志敏

快乐之神

——以信代序

亲爱的冰冰：

昨从旧纸堆里，找出这《快乐之神》来，寄给你看，这是吐血后做的，我所以会吐血，就是一日二十四小时无一时快乐。

“快乐之神，

你在哪里？

我寻你好久了呵！

许多人问我年纪，

我答应‘二十二岁’。

他们都很诧异似地说：

‘二十二岁？也很出老了，活象三十二岁人。’

我拿镜子照照，不错：

脸儿黄瘦了——额上还鼓起两条很粗的青筋；

皮肤起了些皱纹；

黑发丛里，长出了好几根白发。

呵；‘老’已经悄悄地追着来了！

昨天晚上，我又吐血呀——鲜红的足足有一碗余；

吐后，全身振动个不住——象害疟疾一般，

快乐之神，

冰冰，即袁玉冰同志，方志敏烈士的革命战友。

我的生命,是走到最危险的境地了!
我所以如此,
就是你不和我同在。
快乐之神呵!
可怜我罢!
来抚慰我,拥抱我罢!
我跪着请求呢!”
我且泣且诉地说了,
快乐之神,哭丧着脸远远地在空中出现了,很
忧愁地对我说:
“可怜的青年,
我何尝不愿亲就你呢?
只是在你周围的地方,
有许许多多凶狠狠的恶魔,
正在张牙露齿地杀人吃人;
看呀!遍地血迹模糊!
听呀!到处哭声哀楚!
我的胆子很小,
我怕闯入你的悲惨的世界呀!……”
快乐之神渐渐地隐灭了。
而我呢?
只得放声痛哭罢了!

一九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晚于南昌文化书社

原载《新江西》第一卷第三号

署名:方志敏

我 的 心

挖出我的心来看吧！
我相信有鲜血淋漓，
从彼の许多伤痕中流出！

生我的父母呵！
同时代的人们呵！
不敢爱又不能离的妻呵！
请怜悯我；
请宽恕我；
不要再用那锐利的刀儿去划着刺着，
我只有这一个心呵！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原载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方志敏

同 情 心

在无数的人心中摸索，
只摸到冰一般的冷的，
铁一般的硬的，
烂果一般的烂的。
它，怎样也摸不着了——

把快要饿死的孩子底口中的粮食挖出来喂自己
的狗和马；
把雪天里立着的贫人底一件单衣剥下，抛在
地上践踏；
他人的生命当饕餐，
他人的血肉当羹汤，
啗着，喝着，
还觉得平平坦坦。
哦，假若还有它，何至于这样？

它，指“同情心”。

爱的上帝呀！
你既造了人，
如何不给个它！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写于南京

原载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方志敏

年关斗争^{*}

时 间 :一九二九年冬天。

地 点 :贵溪北乡苏区(一区和三区)。

人 物 :杨克明——一区陵岗杨村劣绅,恶霸地主。

俞麻子——一区古港村恶霸地主。

夏波澄——三区标汉夏村大地主。

贫农团长——农民张三。

工雇会主席——农民李四。

张三的女儿。

贫农团秘书——农民王二。

狗腿子。

农民甲、乙、丙、丁

张三妻。

少先队长。

第 一 幕

布 景 :杨克明家,一个地主家庭。〔幕启:杨克明和俞麻子在桌上喝酒。〕

* 这个剧本写的是一九二九年五月周坊暴动时的情形。演出时,作者亲自扮演贫农团长张三。具体写作时间不详。

杨克明 :老俞 ,今年财喜怎样 ?

俞麻子 :(愁眉)唉 ! 不要讲起 ,今年的债都成了烂债啦。那班穷鬼都说没有钱还我的债。

杨克明 :是啊 !今年都要快过去了 ,年关都已到了 ,我一个钱也没有收来 ,一粒租也没有得到。这班穷鬼不但不想还我的债 ,还想造反啦 !

俞麻子 :啊 !是的 ,我最近听到有个老王、老李尽在这一带搞什么共产党 ,要那班穷鬼抗租抗债。

杨克明 :这个消息我也听到 ,我们要想一个办法对付这些穷鬼的反抗。〔夏波澄上〕

夏波澄 :克明先生在家吗 ?

杨克明 :(一怔)谁呀 ?(俞麻子有点不安)

夏波澄 :我呀 ! 波澄。

杨克明 :啊 ! 原来是波澄兄来了 ,请坐 ,喝杯酒 ,残席 ,请不要怪。
俞麻子 :

夏波澄 :喝酒呀 ! 我气都气死了 !

杨克明 :为什么 ?

夏波澄 :没见过那班穷鬼 ,一起是黑良心的东西 ,上半年没有钱 ,就叫波澄叔叔 ,波澄伯伯 ,波澄老板 ,波澄先生 ,什么都被他们喊过了。这个借了钱 ,那个又要借谷 ,被他们求得没有办法 ,就把些钱和谷借给他们。

俞麻子 :好啊 ! 这也是仗义疏财呀 !

夏波澄 :是吗 ,我本是一片好意 ,谁知道渡过他们过了半年 ,口里吃了 ,肚里装了 ,现在就反起良心来了。问这个讨债 ,这个没有 ,向那个收租 ,那个不交 ,懂事的还会说明年再

交,有的还说什么要革命了,要匀田赦债了,你看我怎么不气?

杨克明:我只道你老兄财运亨通,谁知你也和我一样?

夏波澄:怎么?你们……。

杨克明:现在情况是这样,这班穷鬼,有的确实穷得卵打鼓,要收也没有办法收,这算是烂债了。有的被那个老李老王、还有什么老周老彭,煽动得忘了天,硬要和我们抗。我看,我们应该想法子来对付。

夏波澄:难对付呢!我那里有个赵梓明,攀了个十三太保,人多势大,怎么对付得了。

俞麻子:岂止赵梓明!周坊还有个邵忠邵棠,也是个混帐的东西。

杨克明:那么我们就得要盘算盘算,我们是不是能组织力量来和他们对抗一下?

俞麻子:抗是难抗的,他们穷人多,我们有钱的人少;不过那班穷鬼,小鱼兴不起大浪,做不出什么大事情的,我们还是暂时到贵溪躲一下。等他们自己闹得自休自歇平静了再回来收租,跟他们算老帐,利上加利,算的他们倾家荡产。

夏波澄:我也是这么想,所以到这来和你们打商量,什么时候到贵溪去。

杨克明:我看哪,贵溪是要去,但不必现在去,可以在家里过个年。那班穷家伙一下子兴得起什么事吗?即使他们兴事

周坊暴动前夕,附近一带都以结拜兄弟,组织一百零八将或十三太保等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

兴得快,我这里到贵溪只五十里路,一下子就到了,还怕什么呢?

夏波澄:老兄,你不是说过那班穷家伙穷得卵打鼓吗?还有什么收头吗?他们床把子破被破帐,给我做尿布我还嫌臭了一点。

俞麻子:你不能那么说,克明先生讲得有道理,我们要想在贵溪过得快活,就得多带一些钱。被窝帐子你说破,我倒不嫌它破,只要是东西,收得来总值得两个钱,到手就是财。

杨克明:没有钱,没有东西,他们过年的肉我都要给他带来。他们不给,我就到贵溪去攀兵来,打得他们屁滚尿流就作算。

夏波澄:好吧!既然你们这么说,我也就在家过了年去,收不到债,丫环婢女都要收一个来。

杨克明:对!收债去!手段要辣一点!

俞麻子:

(幕下)

第二幕

布景:农民张三家,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的陈设。〔幕启:张三妻在补破衣。〕

张三妻:唉!这个穷日子过到什么时候会出头啊!(稍停,出外看天)时间快中午了,孩子的爹怎么还不回来,婢伢砍柴到现在也还没回来呢。我要烧茶了,让他们父女回来喝碗茶,吃了腌菜,也饱得下肚子。

婢伢:即女孩。

〔正欲下,杨克明带狗腿子上。〕

杨克明:张三在家吗?

张三妻:(惶恐地)不在,啊!克明先生,坐吧!我去泡茶你喝!

杨克明:(样子很凶)茶是不喝,你家欠我的债几年了,现在该还了吧!姘伢!

张三妻:克明先生,我也晓得欠债要还,无奈我家的确过得紧,年关到了,过年米都不知道在那里,全凭他父女两卖柴度日,还是请你先生宽容一下,明年收成好,我就本利一下还清。

狗腿子:还清?讲了几年了,年年说明年,过了个明年,又有个明年,今天再不能宽了。

杨克明:张三呢?

张三妻:他挑柴到库桥去卖了。

杨克明:你女儿呢?

张三妻:她砍柴还没有回来。

杨克明:(暗示狗腿子)你到外面去看看他们回来了没有?

狗腿子:是。(下)

杨克明:(对张三妻)你家欠债总不能不还呀!

张三妻:克明先生,还是要还,无奈我……还是请你再宽容一点吧!

杨克明:(轻佻地)没有钱还,货也可以。

张三妻:先生。我家那有什么货?

杨克明:你想想吧!(走向妻,用手勾张三妻肩。)

张三妻:(走开)克明先生,请放稳重点!

杨克明:哈!看你装腔作势的,装得一本正经。我是说,让我吧,

你日子好过,不让我,你欠我的债可不得脱交。

张三妻:你是个读书人,怎么说得出这个话来?

杨克明:(逼近张三妻,从后面用手抓张三妻的奶房。)别再装正经了吧!

张三妻:(挣脱,大声地)我要喊啦!

杨克明:(一手按住张三妻嘴,一手搂住张三妻,拉进内室。张三妻挣扎,挣不脱。)[舞台静半响,杨克明从内室整衣出。]

杨克明:(喊狗腿子)哪儿去啦![狗腿子上。]

杨克明:走吧!收不到债算罗!(出门,正碰到张三驮禾担柴,一手提肉上。)

张 三:杨先生,几时来的,回去坐坐吧!

杨克明:刚才来的,见你不在家,我正想走了。喂,我问你,你欠我的债就打算不还了吗?

张 三:先生,不是不打算还,的确是没有钱,迟几天可以吗?

狗腿子:没有钱,那你手上提的肉是哪里来的?

张 三:这是今天上午我到漳桥头卖了一担柴,恰巧碰到那里杀猪,我想后天就是过年了,我家一点什么都没有,就把卖柴的钱买了这半斤肉。

杨克明:你的年倒过得痛快,有米有肉。假如个个都跟你样不还我的债,我过年吃什么啦!(对狗腿子)把他的肉拿去!(狗腿子夺肉,张不肯。)

张 三:先生,可怜我吧,我就只这半斤过年肉吃呀,崽、老婆过年也得尝一块吧!

狗腿子:(横眉怒目)你拿不拿来?(用手一推,张踉跄跌了一跤。

狗腿子夺肉在手。杨、狗腿子拿肉下)

张 三:(在地上挣扎爬起)唉!天那!我是什么命啦!(进屋内喊妻)孩子妈!孩子妈!(奇怪地)人呢?(进屋内突然叫起来)哎哟!孩子妈!你……为什么……寻死呀!(王二,农民甲、乙闻声上)

王 二:什么事?

甲、乙:什么事?什么事?

张 三:(从内室出)我也不……不知为什么?她……她……吊……吊颈死了……〔欲进内室,王二从内室出。〕

王 二:这到底是回什么事呀?他老婆为什么要寻死呢?

张 三:我回家时,正碰上杨克明那家伙带狗腿子从我家出来,准是来收债,我叫他进去坐,他不肯,把我卖柴换来的半斤肉抢去了。

农民甲:那省得讲,就是杨克明逼债逼死的。

农民乙:也许是杨克明把她吊起来的。

王 二:我们去房内看看仔细(众进内室复出)。我看床上有泥脚印,这家伙准定到房子里。……

张 三:省得讲,这还不是强奸,你不看见稻草都是乱的?

众:对!对!对!杨克明这家伙,简直是畜生。

张 三:(欲夺出)我要和这畜生拼命!(众拉住)

王 二:你这样去拼命,一定要送命。他人多,有势,你奈他何?〔俞麻子上。〕

俞麻子:你们都在这里?

张 三:(含泪)俞先生,请坐。(众人有坐下的,有站着的。)

俞麻子:怎么,你们来得这样齐备?

- 甲
农民乙：那里，张三的老婆吊颈死了，我们来相帮的。
- 俞麻子：(看看尸)啊！她死了！可惜。啊！对，你家有事，我就不讲由头了。你欠我的田租，约定今天交，怎么样啦！
- 张 三：可怜我家里连饭都吃不上，哪里还有谷交租啊？妻子又死了，安埋都没有钱，要买口薄棺材，还得卖被子哩！田租到明年我一定交清，如果你肯让借着，不另加二五，加三息，我都情愿。
- 俞麻子：哼！加二五，加三息，今年还不起，明年加了三息还得起吗？
- 王 二：明年他种田，假如年成好点，多收得些粮食，不就可以还清吗？
- 俞麻子：(怒目视众)不要你们讲，你们都回家去，等一下我再到你们家去结帐。〔众面面相观。〕
- 俞麻子：走吧！你们去吧！（众恨恨下。）
- 张 三：俞老板，还是请你耽搁几天吧！等我卖柴……
- 俞麻子：卖柴！你又不是种我的山？种了田，怎么没有谷，要等卖柴？〔这时，门外喧嚷，俞走出门看。张替妻整整衣服，暗泣。〕
- 〔夏波澄手里提着一口锅，正走到张三门口，李四追上。〕
- 李 四：夏老板，锅还是还了我吧！没有锅怎么过得年呀？
- 夏波澄：(一脚踢开李)拿你的锅是便宜了你。我几石谷债，就只抵一口锅吗？再要唠唠叨叨就对你不客气(李四无奈何爬起，下。夏波澄大踏步进张三家，正碰上俞麻子。)
- 俞麻子：波澄兄，你怎么到这来！

夏波澄 :啊！老俞兄也来了 ,收债嘛！就碰到这么多倒霉的人。

俞麻子 :什么？张三还欠你的债？

夏波澄 :可不是 ,几年没交了！

俞麻子 :真是穷不死 ,拼着来了 ,欠我的田租还没有交呢。

夏波澄 :那么 ,我们一齐去吧！（二人进屋内）

俞麻子 :张三 ,一债未清二债来 ,怎么办啦！

张 三 :波澄老板 ,坐下吧！

夏波澄 :你也不必喊波澄老板了 ,有钱就交来。

张 三 :(含泪)老板！哪里还有钱 ,人死在地上都没有办法埋！

(张三女挑柴到门外 ,放下柴 ,进内。)

张三女 :爸 ,我回来了。(突然看见妈死在地上)哎哟！妈！妈……

(大声哭)爸爸 ,妈怎么死了……〔俞与夏暗商。〕

夏波澄 :张三 ,就这样吧！反正你是没有钱和谷给我们了 ,你家的东西就给了俞老板。这个女孩子 ,到我家去做丫环享福。你一个人供一个人 ,更乐得过快活世 ,怎么样？

张 三 :天哪！叫我怎么舍得啊！

俞麻子 :舍不得就不要种我的田！〔俞进室内 ,捞张被子衣服出 ,夏拉张女。〕

张三女 :(哭 ,挣扎)爸爸我不去……爸！妈！〔张一手拉女一手拉被子。〕

张 三 :老板！可怜我吧！我家总不能人财两空哇！

俞麻子 :(推开张)什么人财两空 ,你巴不得我们什么都空。(捞被子下)

夏波澄 :(拉张女)跟我走！（到门口提锅 ,拉张女下 ,女哭。)

张 三 :天哪 !天哪 !……天就是不开眼呀 !

(幕急下)

第 三 幕

布 景 :一个冷庙 ,竖七倒八地堆放着一些柴草乱石。

[幕启 :张三、李四、王二在庙里席地而坐。]

张 三 :老李 ,不革命这日子是过不出头的。

李 四 :我家锅都没有了 ,不革命连饭都不要吃了。

王 二 :要革命就要靠大家。你们工作做得怎样了。

张 三 :是啊 ,要靠大家 ,这两天我找了许多穷人 ,我已经找到了八九个了 ,我要替妻子报仇。

李 四 :我那里边有六七个人入了伙 ,十三太保边过来了。

王 二 :那不怕 ,东村三十六天罡全部是我们的 ,今晚开会的人一定不少。[农民甲、乙、丙、丁陆续上 ,少先队长随即上。]

王 二 :好哇 ,大家都来了 ,我们开会吧 !李同志今天没有在这里 ,我们选一个人做我们贫农团的团长好不好 !

众 人 :好 !

李 四 :我说 ,贫农团长要请张三担任。

众 人 :(齐说)同意 !同意 ! (并都举着手表示通过)

张 三 :大家选我当团长 ,我为了要报仇 ,也不推辞。不过前天李同志说 ,工雇会还要选个主席 ,贫农团也要有个秘书。

少先队长 :我说 ,李四是真正的无产阶级 ,做事公道 ,可以担任工雇会主席 ;王二会出主意 ,又认得几个字 ,可以

担任秘书。你们同意吧！

众人：(齐说)同意！

张三：好吧！人选好了。我们就开会了，现在大家来谈谈，我们到底要怎样才会出头。

农民甲：张三哥，唔，团长家是不用说了，妻子被劣绅强奸逼死了。女儿被拉走了，过年的肉、被子、衣服也被土豪抢光了。我们呢？也一样，这多时候，都躲在外面“做皇帝”，家里也不晓得怎么样了，这个日子也过得去吗？

农民乙：贫农团长是这样说的：日子当然苦，怎么样才会出头。

张三：对，是讨论这个。

李四：

农民丙：这个也要讨论，苦也要诉，我们一身都是苦，除了苦一身都没有什么哇头。依我说，我们饿死也是死，被土豪打死也是死，到不如和土豪们拼命。

农民丁：对，要和他拼命！

张三：和谁先拼命呢？怎么拼法子呢？

农民甲：花枪！

农民乙：大柴刀！

农民丙：斧头！

农民丁：锄头！

李四：菜刀也是好的！

张三：鸟铳可以打，神铳也可以助助威。

少先队长：我带小孩子拿棍子也可以打。

王二：对！我们有的是武器，有的人，现在就要看看先打谁

意思是什么事都不要干。

了。

张 三 :这个 ,我早已探听好了。明天 ,夏波澄和俞麻子都要到杨克明家里来 ,不晓得是开个什么会 ,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把这三个土豪一齐捉来 ,怎么样 ?

众 人 : (齐说)好 !好 !

张 三 :那么 ,老李 ,你带工人雇农从杨克明的前门打进去 ,老王带三十六天罡把守他的后门 ,我带贫农团的人从他侧门打进去。少先队队长带起小孩子帮助守哨 ,约定明天晚饭后 ,天刚黑就打进去。

众 人 : (齐说)好 !好 !就照这样办吧 !

(幕下)

第 四 幕

布 景 :与第一幕同。〔幕启 :杨克明、夏波澄、俞麻子在饮酒。〕

杨克明 :这几天倒也捞得不少。

俞麻子 :我们得死宝 ,波澄兄还得活宝哩 !

杨克明 :小时候收她做丫环 ,大了做个小老婆 ,也还不错。恭喜恭喜。(敬酒)

夏波澄 :这个小丫头 ,在我家还不自在哩 ,哭着要回家 ,想是饿肚还没有打够。

杨克明 :我看 ,这两天风声紧些了 ,你们今天在我家过了年 ,明天正月初一上贵溪去吧 !

俞麻子 :对 !明天一早就去。〔话未落 ,外面铙响 ,杨、夏、俞三人夏波澄 :

慌张欲逃。〕

杨克明 : (慌张地)前面一定不好走 ,我们走后门出去吧 !

〔三人正想从后门走,后面铙声又起,喊捉声连天。〕

俞麻子:(拉杨,指后面)往这里走吗?〔三人正欲从侧门走,张三一马当先,带着众贫农持武器上。俞、夏、杨三人刚转身,前门后门的革命群众都一拥而上将三人活捉,跑在台前。少先队长和张三女儿上。〕

张 三:走?去哪里去!想你们天天作恶多端,我的妻子,被你强奸逼死了。我的被窝衣服被你们抢走了,我的过年肉,被你们拿去。我的女儿,被你们拉走了。你们说,今天你们怎么还我的债!

张三女:(近前打夏)是你啊,是你拉我是你打我。还拉不?还打不?

李 四:我的锅被你拿了,今天你要把头赔我的锅了。

农民甲:(指杨骂)你还记得去年我欠你的债,你拿绳捆我,剥我的衣服吗?

农民丁:懒跟他讲得这么多,提出去杀了算了。

张 三:你们看,这三个土豪劣绅怎么办?

众 人:(同声)杀!杀!

王 二:还要没收家产!

少先队长:杀他的猪,我们快快乐乐过年!〔众拉三人下,边走边呼口号: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革命成功万万岁!〕

(幕落)

原载《红色戏剧》,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五月出版

附录一：

方志敏生平年表

(一八九九——一九三五)

一八九九年

八月二十一日(农历七月十六日),生于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

一九〇七年(八岁)

在湖塘村私塾启蒙。读书用功,“启蒙一年所读的书,比同塾儿童三年读的书还多。”

一九一一年(十一岁)

赣东北大旱,湖塘一带农作物严重歉收,私塾闭馆,遂辍学在家务农。

一九一一年(十二岁)

十月十日 辛亥革命爆发。消息传来,方志敏非常高兴。“皇帝倒了,辫子可以剪了。”

方志敏的幼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政治变革的潮流,势不可挡。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二千多年封建专制的统治,后袁世凯篡权窃国,中国仍旧是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苦难深重。“黑暗的弋阳!黑暗的中国!”方志敏的幼年社会生活深受其影响。“在这长夜漫漫”,方志敏随着年岁与知识的增长,“逐渐不安于这黑暗的时日”,“渴望光明”,并且决心“为光明奋斗”。

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缪敏:《学生时代的方志敏》

一九一二年(十三岁)

随着塾师严常新到弋阳九区烈桥劣绅张念诚家搭学。

一九一三年(十四岁)

继续在张念诚家搭学。

姑母因受饥挨冻死去,方志敏作祭文悼念她。这时,他因耳闻目睹了穷人的辛酸血泪,对这黑暗的世道“心里总是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

一九一四年(十五岁)

在张念诚家搭学两年后再次辍学在家务农。

这时,心里常想着这个问题:“富人为什么总是那样富,穷人为什么老是那样穷!?”心里孕育着“均贫富”的思想。

一九一六年(十七岁)

秋 考进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取学名:方志敏,号慧生。

认识邵式平。“三年同窗,朝夕不离。情投志合,结为至友。”

一九一七年(十八岁)

受新思潮的影响,在弋阳高小组织“九区青年社”。宗旨是:铲除人间不平,和恶势力斗!

在学校发起无神论和有神论的辩论。公开揭穿了一个惯贼故意装神弄鬼,借以吓人,乘机进行盗窃的诡计,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方志敏《夜间捉鬼》的故事。

在社会上组织反对豪绅的斗争。公开揭露了九区豪绅张念诚的十大罪状,并将其罪状公告弋阳城乡,引起强烈的反响。

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缪敏:《学生时代的方志敏》

一九一八年(十九岁)

春 “九区青年社”一名社员被劣绅张念诚栽赃陷害,关进监狱,方志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营救出来。之后,这个社也随之无形解散。“因这的影响,也为革命培育了一些种子。”

九月 北京段祺瑞政府在“山东问题秘密换文”中,承认了日本在山东取得的特权,激起了全国各地的反帝爱国浪潮。

在弋阳高小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发表爱国讲演。

一九一九年(二十岁)

五月四日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与邵式平等发起组织弋阳高小学生,在县城集会游行,开展抵制日货的讲演活动。

夏 开始感染肺结核。从此种下病根。

在弋阳高小毕业。

秋 受“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考进“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预科学习。

与南昌市各学校的爱国学生一道查禁日货。

在“甲工”读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

一九二〇年(二十一岁)

春 向江西省警察厅控告弋阳漆工镇警察所余巡官的种种劣迹,但省警察厅以官样文章进行搪塞。于是,他怒砸省警察厅的批示牌。

秋 在“甲工”读完一年预科后,成绩优异,得免学费,升入应用机械科学习。同时,坚持晚上在英语专修班补习英语。

发起组织“甲工”学生自治会,被推选为自治会负责人暨南昌市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领导“甲工”学生强烈要求改革校政,撤换“饭桶教员”。

冬 编、演讽刺话剧《一个私塾的怪现象》,猛烈抨击学校的重重黑幕

和腐败校政,被学校记大过一次。

一九二一年(二十二岁)

春 继续要求改革校政。在全校同学大会上,再次揭露校长赵宝鸿的贪污劣行和校方种种弊端。赵宝鸿恼羞成怒,开除方志敏等四名学生的学籍。

方志敏领导“甲工”同学,掀起“驱赵风潮”。学生自治会与之针锋相对,高悬“开除校长”的牌子;

在社会上散发传单,游行示威,并到省教育厅请愿,袭扰南昌大凌云巷四号的赵公馆。

“甲工”学潮得到南昌市学联和进步舆论的支持。

方志敏经南昌二中学生袁玉冰、黄道介绍,加入“江西改造社”。

仲夏 编、演话剧《旧婚姻制度下的牺牲者》。

赵宝鸿勾结军阀政府采取派军警弹压和提前放暑假等办法,压制学潮;方志敏在“甲工”读书二年,被迫离校。

秋 考进教会学校——九江南伟烈大学(即原同文书院)。

开始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一步接受新思想,新的世界观正在形成。

十二月 在南伟烈学校发起组织“读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传播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一九二二年(二十三岁)

初春 参加“非基督教大同盟”。与各阶层爱国人士一起走上浔阳街头,开展反帝国主义活动,触怒了九江镇守使吴金彪,他勒令学校将方志敏开除出校!校长张伯鸾考虑到方志敏各科成绩好,在学生中有威信,担心开除方志敏会引起学潮,一直犹豫不决。

仲夏 读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先驱》,完全赞同《先驱》报的政治主张,决心要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

七月初 在南伟烈学校就读一年后自动提出退学。他在给同学的信中写道:“读书不成,只为家贫”。“我再也不愿读那些无意义的书”;“我要

实际的去做革命工作了”。

七月上旬 离九江飘流到上海。

八月 经赵醒侗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八月二十九日 向团中央提议创办“南昌文化书社”,经批准,离沪返赣。

在吴淞轮次,领头救下惨遭帝国主义分子毒打的三位同胞,极度悲愤地发出:“这不仅是鞭打那三个同胞,而是鞭打我中华民族”的强烈呼声。

九月 在南昌百花洲席公祠附近开办南昌文化书社,任经理。书社“专售马克思主义的和革命的书报”,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南昌文化书社是江西第一个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据点。

十一月 赵醒侗奉团中央指示,由沪返赣,创建南昌团的组织,方志敏向其介绍南昌进步青年的情况。

秋末暨冬 军阀混战波及江西,战事在赣南进行。方志敏深入赣南一带农村,搞调查二十天,并把调查情况写了一封信寄给在北京的袁玉冰。此信在《新江西》第一卷第三号发表。

一九二三年(二十四岁)

一月十五日 方志敏与赵醒侗、袁玉冰等人联名发表《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和《南昌平民图书馆募捐启》。

一月二十日 在南昌文化书社协助赵醒侗创建南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

一月下旬 协助袁玉冰主编《青年声》周报。《青年声》虽仅出几期,但它事实上成为江西地方团组织的第一个刊物。

二月 与赵醒侗、袁玉冰发起筹备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作为团进行公开活动的组织。

二月下旬 “民权运动大同盟”筹备会发出通电,反对江西军阀蔡成勋的心腹李廷玉出任省长,因而遭取缔。

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方志敏：《可爱的中国》

三月七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遭军阀政府破坏。

三月八日 袁玉冰在南昌牛行车站被军阀逮捕入狱。

三月中旬 南昌文化书社被蔡成勋派军警查封,方志敏因病住在美国人办的南昌医院,幸得身免。在他人的帮助下,方志敏一天夜里从医院后门潜出,在章江门外上船,离开南昌。

三月下旬 由九江抵达南京,住成贤街旁的文昌宫,后入东南大学旁听。

八月 会见从上海到达南京出席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赵醒侬。与赵醒侬等筹划编辑《新江西半月刊》。

九月 离开南京返回南昌,继续从事团的工作。

十月一日 由方志敏等人在南京编辑的《新江西半月刊》创刊号在上海发行。其《慰友》一文发表。

十月中旬 赵醒侬由沪返赣,方志敏协助赵醒侬开展工作:整顿江西团的组织;积极营救袁玉冰出狱;为联络省内外先进青年,发起组织“江西学会”(后更名为“青年学会”);“积极谋恢复(文化)书社,登报招股,并改名称”。

十月二十一日 在赵醒侬主持下,召开南昌全体团员大会,传达了团中央“二大”精神,成立南昌地方团的地委,推选赵醒侬为委员长。方志敏因回弋阳,未参加会议。

十一月八日 与赵醒侬一起组织欢迎会,欢迎坐牢八个月的袁玉冰出狱。

十二月一日 与赵醒侬等人在《新江西半月刊》第五号发表《发起江西学会的提议》。

一九二四年(二十五岁)

一月初 与赵醒侬一道离赣抵沪。赵醒侬转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方志敏肺病复发,住进上海南市区的一家医院。

二月 在上海参加列宁逝世的追悼大会。

三月 经赵醒侬介绍,在南昌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六月 同赵醒侬、曾天宇一起,在南昌开办“明星书店”和创建“黎明中学”。这是继“南昌文化书社”之后,江西党团组织新的活动据点。

十二月 与赵醒侬一起,发起组织“国民会议江西促进会”。

冬 在南昌市郊区创建扬子洲农民协会。

一九二五年(二十六岁)

一月 与赵醒侬一起,发起“拥护孙中山北上”运动。

三月二十一日 与赵醒侬一起在南昌成立“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筹备处,在百花洲席公祠进行了三天悼念活动,大张旗鼓地宣传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打倒帝国主义,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进一步“唤起江西各界民众的觉醒”。

六月三日 “五卅”惨案发生,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南昌市人民在赵醒侬、方志敏的领导下,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会”(后简称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热烈支援了上海人民,卷入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的高潮。

七月 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成立。赵醒侬、方志敏等七人当选为执行委员。赵为常务执委,方兼农民部长。

八月 以“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代表身份,到赣东各县开展工作,“将反帝运动,相当的深入于偏僻县份的群众之中”。

九月 南昌反帝爱国抵制仇货运动继续深入开展,江西督办方本仁接受英美烟草公司的贿赂四十多万元,无端查封“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等革命团体,逮捕了共产党员和爱国学生邹努等六人,列名通缉方志敏等三十余人。

冬 在弋阳高小组织“弋阳青年社”,出了《寸铁》旬刊(油印)。

在弋阳高小与衣锦返乡的资产阶级政客江亢虎进行了一场唇枪舌战,揭露其钻进故宫朝拜溥仪,和封建余孽搞在一起的真面目。

撰写《猪仔议员》一文,在《寸铁》旬刊发表。揭露张念诚操纵弋阳九

方志敏入党时间,在他的遗著《自述》中说是一九二五年,《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说是一九二四年三月,这里采用《略述》中的时间。

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区的光怪陆离的选举把戏。

在家乡漆工镇湖塘村创办“贫民夜校”和“旭光义务小学”。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创建了赣东北第一个农民协会。

在漆工一带农运骨干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创建党的小组。

带领弋阳九区的农协会员,在齐川源村开展“打土豪、减租减息”的斗争试点。从此兴起了家乡的农民运动。

一九二六年(二十七岁)

五月一日 代表江西农民到广州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第一次见到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和中共广东农委书记彭湃同志。

五月三日 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方志敏指派的赣籍学员黄镇中等人入所学习。

五月上旬 随劳、农两大会(中国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与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开会)的代表到国民政府请愿出师北伐,到省港罢工委员会、石井兵工厂等处参观访问。

五月至七月 离开广州,抵达上海。肺病突发,几至于死。得中国济难会帮助,在上海医院治疗二个月。

七月中旬 从上海医院转到庐山牯岭普仁医院,继续治疗肺病。

九月十六日 赵醒侗在南昌惨遭军阀政府杀害。方志敏在普仁医院闻此噩耗,不胜悲痛,称赵为“江西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

十月 在普仁医院得悉北伐军攻占武汉、转战江西的消息,非常兴奋。不顾病体尚未康复,经党批准,离开医院,以不惜一死的精神投入紧张工作。

十一月初 在南昌近郊组织农民协助北伐军攻城。

十一月八日 随北伐军攻进南昌城。

十一月九日 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由秘密转为公开。方志敏继续担任

省党部执委兼农民部长。

十一月上旬 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等人组成“江西人民裁判逆犯委员会”，判处纵兵殃民的军阀走狗张凤歧等五人以极刑。

十一月中下旬 弋阳九区农民协会举行“漆工镇暴动”。“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说法由此开始。

十一月底 接待从上海抵达南昌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的在武汉举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倡议。

十二月 根据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党务决议案，江西地委升为江西区委，方志敏当选为区委委员兼农民部长。

十二月 筹备召开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

深入南昌、新建两县，组织数千农民支援北伐军东征。

一九二七年(二十八岁)

一月一日 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昌召开。方志敏被推选为会议临时主席。

会上，蒋介石假托中央党部名义，采用“圈定”的阴谋，将得票最多、理应当选执行委员的方志敏圈掉。蒋介石此举遭到方志敏等多数执委的反对，致使南昌一度出现代表左、右两派的两个国民党省党部。

一月 参加蒋介石为李烈钧来赣而召集的欢迎会，对李烈钧反对工农运动的演说深表愤慨。

一月二十一日 出席南昌市各界人民在贡院侧举行的“纪念列宁”大会。江西省农协筹备处发表了方志敏起草的江西省农民协会《为纪念列宁敬告民众》。

二月十九日 在百花洲沈公祠召集全省首次农代会预备会议。报告大会筹备经过。

二月二十日 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方志敏任大会主席。

邓鹤鸣、刘九峰：《江西建党初期：概况》一文中说“升为省委”，应为“区委”。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农民国际代表达尔汉诺夫,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以来宾身份到会。方志敏致开幕词后,继由郭沫若致词,蒋介石发表演说。

二月二十一日 代表省农协筹备会向全省农代会作《会务总报告》。

二月二十二日 带领农代会全体代表参加南昌市各界数万人举行的反英示威游行。

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 为挫败蒋介石要圈定省农协委员的阴谋,打电报给武汉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得复电说:“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

二月二十七日 蒋介石圈定的阴谋被挫败,花金钱收买选票又露了马脚,农代会选举结果,方志敏当选为(第一)执行委员兼秘书长,江西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成功地捍卫了党对农运的领导权。

江西省政府举办“欢迎农工代表”的盛大宴会。省工人代表大会当时也在南昌举行。席间,方志敏代表省农协发表讲话,反对压制破坏农工运动。

三月一日 方志敏主持的省农代会历时十天,胜利闭幕。

三月五日 江西省农协机关刊物《江西农民》在南昌出版发行。

三月十三日 起草省农协通电,声讨蒋介石指使其爪牙于三月六日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的罪行。

三月中旬 在省农协接见万年县的胡完生同志。指出“县农协成立,一定要有武器。”

三月十八日 为陈赞贤被害一案,与中华总工会江西特派员陈毅同志一道,率江西省请愿团赴武汉,向中央国民政府交涉。

三月下旬 在南昌闻悉胡完生同志惨遭杀害的消息,立即派出农民自卫军部队七十余人赶赴万年县,回击土豪劣绅对革命的猖狂进攻。

三月二十六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二届二次常委扩大会通过决议,委派方志敏等八人为中央特派员,赴南昌代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职权。

三月二十八日——三十日 出席毛泽东同志在武汉大朝街五十九号

主持召开“粤、湘、赣、鄂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农民自卫军代表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张，得到方志敏和彭湃的坚决支持。会议成立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方志敏当选为执行委员，并应邀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全体学员发表演说。

四月二日 南昌市各团体和各界群众数千人于钟鼓楼新舞台举行集会，控诉AB团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在袁玉冰的率领下，捣毁了AB团所把持的省党部。省党部书记长、AB团头子段锡朋狼狈逃走。

四月三日 南昌市各界民众三万余人，在皇殿侧举行庆祝反AB团斗争胜利大会。会上热烈欢迎中央特派员方志敏等返赣改组省党部暨朱培德莅昌改组省政府，决定由民众团体组成“裁判委员会”，负责处置AB团反革命案件。

四月五日 方志敏等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开始代行省党部职权，朱培德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德同志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

四月上旬 江西省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自卫军大队，朱德同志从市公安局拨出一百多枝枪，武装农民自卫军。

四月十二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方志敏撰写《李烈钧原来如此》一文，揭露蒋介石指使李烈钧破坏江西工农运动的反革命罪行。

四月十五日 共产党员张朝燮在永修县被敌人杀害。方志敏命令省农民自卫军开赴永修，镇压反动派的血腥暴行。

四月中旬 发布《省农协训令》，要求各县农协严惩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江西省农协发出通电，声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罪行。

在南昌系马桩创办江西农民运动训练班。邵式平同志任教育长兼党支部书记，方志敏亲自讲课。朱德同志也经常来训练班讲军事课。

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 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月中旬 南昌市各界人民在方志敏、肖素民等主持下，在顺化门外大校场举行讨蒋大会。接着吉安、贵溪、波阳等地也纷纷举行讨蒋大会。

到波阳，向党内同志传达了“五大”精神，并研究部署在珠湖、尚岭一

带开展农民运动。

五月二十日——二十八日 出席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三届二次会议，再次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五月二十二日 江西省农协又一机关刊物《锄头》出版，方志敏撰写了发刊词。同时还出版了《农民运动之理论与实践》。

五月下旬 接见了从武昌农讲所返抵南昌的赣籍学员，把他们喻之为“炸弹”，“要把封建势力所封冻的江西农村炸开”。

五月下旬 筹划把七十余枝枪运往弋阳，武装那里的农民自卫军。此举遭到刘九峰的反对，并因之受到党内处分。

六月三日 弋阳县农民自卫军武装攻进县城。

六月四日 横峰县农民自卫军武装攻进县城。

六月五日 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实行“分共”，“礼送”方志敏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出境，同时专电通令全省各县禁止工农运动。是日晚，方志敏同彭湃、罗亦农开会研究对策。

六月月上旬 与缪敏在省委秘密交通机关(南昌黄家巷 31 号)结婚。彭湃和罗亦农参加了婚礼。

六月十二日 弋阳九区农民自卫军武装保卫漆工镇，击退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的进犯。

六月十三日 漆工镇被敌军攻陷。方志敏的堂弟、自卫军大队长方远杰不幸牺牲。九区自卫军部分战士带枪转入磨盘山坚持斗争。

六月中旬——八月 受省委派遣，化名李祥松，深入到赣西的吉安、吉水、安福、莲花四县巡视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在此期间，领导上述四县农民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二五”减租运动。

八月一日 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

八月中旬 方志敏在吉安期间与省委失去联系。当他闻知“八一起义”的胜利消息，精神极为振奋，决计返回弋阳发动秋收暴动。

八月下旬 化装徒步急返弋阳。途中,在波阳城边的小船上会见波阳党组织的同志,商定:如弋阳暴动时机一旦成熟,即将共产党李新汉任团长的波阳警备团拉进磨盘山。

八月底 返抵弋阳漆工镇,避居湖塘村,秘密集拢在磨盘山一带的革命同志,召开“莲家坞会议”,决定“重起炉灶,再来干吧!”

九月上、中旬 在弋阳九区恢复和建立二十几个党支部,同时在数十个村坊里组织起半军事化的农民武装——农民革命团,准备揭竿暴动。

九月下旬 二赴波阳,打算拉警备团参加暴动,因生变故,未果。

在波阳会见省委特派员刘士奇,得知党的“八七会议”精神。

经省委批准,成立中共弋阳区委。方志敏任区委书记。

九月底 火速赶回弋阳,召集“湖塘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准备秋收暴动;不料张念诚买通一营白军,恰在此时前来围攻湖塘,会议紧急解散。

十月上旬——中旬 肺病复发,避入乐平县王坞村养病三个星期。

十月下旬 病稍愈,即以区委名义,集拢弋阳九区的革命力量,再次准备发起秋收暴动。

十月底 三赴波阳,同县委商议工作。随即匆匆返回弋阳。

十一月初 领导弋阳九区三千农民举行秋收暴动。农民革命团一举攻破九区反革命巢穴烈桥,豪绅张念诚及其爪牙狼狈窜逃。弋横大暴动的序幕由此揭开。

十一月十五日 化名汪祖海,赴横峰县任党的区委书记,黄道同志调任弋阳区委书记。

十一月十八日 赣北特委书记兼波阳县委书记林修杰和赣北军事部长周菽茵以及在那里工作的缪敏被捕,县委遭到破坏,林、周两同志被杀害。弋(阳)横(峰)两县区委与上级党委暂时失去了联系。

十二月十日 经过二十五天的准备,发起了以楼底蓝家村为起点的轰轰烈烈的横峰年关大暴动。

十二月底 缪敏坐牢四十余天,在波阳县获释。

一九二八年(二十九岁)

一月二日 在弋阳九区窠头村,主持召开弋阳、横峰、贵溪、上饶、铅山五县党员会议,即“窠头会议”。“这次会议以后,赣东北的农民运动便进入了新的阶段。”

会上,成立了“中共五县工作委员会”,决定在没有与上级党取得联系之前,“工委”为五县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同时成立了“暴动总指挥部”,制定了暴动纲领和公约,决定发起五县农民暴动。方志敏被推选为“工委”书记兼暴动总指挥。

一月上旬 参加弋横暴动的有一百余村农民革命团,组成“五路纵队”,分别由吴先民、花春山、程伯谦、黄振中、雷夏等率领,向尚未暴动的周围区域猛烈推进。几天之内,暴动区域“纵横遍及百余里,参加暴动的农民群众达七、八万之多”。“到处红旗漫卷,捷报频传,取得很大胜利!”

一月三十一日 一月下旬,弋横暴动的胜利,敌人深为惊恐,于是从南昌调来了反革命军队,准备向暴动区域进攻。

在横峰境内主持“黄荆庙会议”。不意被敌包围,后机智脱险。

二月下旬 指挥农民革命团各路纵队会攻葛源失利。“葛源之役,虽然没有获得胜利,但我们得到的经验教训是极为有益的,这就是农民军如果没有主力军为核心,而贸然与反革命军队进行正规作战,胜利的把握是不大的。”

三月 国民党白军向弋、横暴动区域开始发起进攻,方志敏率众转入磨盘山坚持斗争。

四月 在弋阳九区会见江西省委特派员饶漱石和团省委特派员庞先飞,至此与上级党恢复联系。

中共弋阳县委成立,任县委书记。

创建赣东北第一支正规武装——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十四团一

邵式平：《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的诞生——弋(阳)横(峰)农民武装大起义》

营一连。从此,战略上由发起暴动转入游击战争。

五月上旬 主持召开弋阳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创建赣东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弋阳县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颁布《土地分配法》和《平债法》,领导苏区农民开始分田分地。

五月上旬 白军罗英团向磨盘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局部性“围剿”。方志敏率工农革命军连和五千群众,再次转入磨盘山主峰开展斗争。

五月中旬 参加横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横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

六月下旬 白军加剧进攻,日夜搜山。山上五千群众已经绝粮。在根据地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方志敏在弋、横交界的方胜峰破庙里,主持召开“弋、横两县县委联席会议”(即“方胜峰会议”)。会议批判了庞先飞“埋枪逃跑”的错误主张,确定了反“围剿”的基本战略。

六月二十六日 同邵式平指挥根据地军民与敌大战金鸡山。是役大捷,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局部性“围剿”。

七月上旬 工农革命军连改编为红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

七月下旬 化名徐松柏,到贵溪周场一带,与黄道一起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农民武装,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

八月 到波阳,参加党的“太极山会议”。

八月下旬 起草《弋阳、横峰工作报告》。向党中央和省委报告根据地的斗争形势。

十月 到万年,主持党的“葛茅坞会议”,部署万年县的农民暴动。

十一月二十六日(农历十月十五) 领导德兴县十八个村子的农民暴动。

十二月五日 出席在湖口县舜德乡王遂村召开的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执行委员。代表“弋横两县县委联席会”,在全省二次党代会上提出“建立信江特委”的提议,获大会通过。成立“信江特委筹备委员会”,任负责人。

十二月 策动白军兵变成功。白军周志群旅下属的九连、十一连由民龙海率领,在德兴磨角桥起义。启用白军下级军官充任红军指挥员,使红军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一定的加强。

十二月底 在贵溪周坊建立中共贵溪县委。开办贵(溪)余(江)万(年)三县党员训练班。

一九二九年(三十岁)

二月 主持召开信江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信江特委,任代理书记。

三月五日 起草《信江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向省委通报信江特委的成立经过。

四月 江西省委派唐在刚任信江特委书记,方志敏主要负责政府工作。

四月二十九日 “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成立大会在弋阳办区余家仓村举行。因白军十二连搞假投诚,方志敏险遭谋害。

四月底 领导苏区军民粉碎敌人第二次局部性“围剿”。

五月九日 江西省委给信江特委发来指示信:同意信江特委的组织人选。

五月二十九日(农历四月十九) 同黄道一起,领导以周坊村为中心的贵溪暴动。赣东北第二块革命根据地得以开辟。

七月十四日 派出一支三十六人的武装到铅山活动,与毗邻的闽北革命斗争相配合。

七月 领导苏区军民粉碎敌人王均部的第三次局部性“围剿”。击破了“砍树运动”。

七月二十三日 赴万年荷树岭召开党的会议,部署万年县的坞头暴动。

九月 兼任中共贵溪县委书记。

九月 主持弋阳、横峰、德兴、贵溪四县苏维埃政府代表联席会议。筹备成立信江苏维埃政府。

九月三十日 彭湃同志在上海壮烈牺牲。方志敏深切悼念自己的战友:“他的名字,是永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闪耀着。”

十月一日——三日 主持召开信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信江苏维埃政府,任主席团主席。颁布《苏维埃政府组织法》、《土地使用法》等政策法规。

十月十七日 主持起草《江西信江特委报告》,向省委报告信江苏区的斗争形势。

十月二十五日 创办信江军事政治学校。

十月二十六日 指挥红军独立团首次攻占县城——横峰。

十月 指挥红军独立团攻打贵溪关王殿,歼敌一连,首次缴获机关枪。

十一月二日 江西省委发来指示信,宣布取消信江特委。信江特委和方志敏同志立即写报告向省委和党中央申诉,江西省委收回了“取消信江特委”的错误决定。

十一月二十四日 在万年县发起四十八个村的暴动,建立了万年县苏维埃政府。

十二月 领导贵溪苏区军民反击敌人的“清乡运动”。

一九三一年(三十一岁)

一月一日 红军独立团扩编。独立团团长由江西省委派来的周子炎(建屏)担任。

一月三日 白军五十二师戴岳部兵分六路,大举“进剿”磨盘山。数天内,将苏区一些机关尽行焚毁。

一月十八日 以“围魏救赵”之计,指挥红军部队奇袭上饶城,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局部性“围剿”。

一月下旬 编写革命新剧《年关斗争》,并在贵溪亲自登台演出。

二月初 不兼贵溪县委书记职务。兼任信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二月——三月 领导赣东北苏区首次整顿部队,历时二个月,使红军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二月 指挥红军打团林,一举歼灭弋阳县黄琮靖卫团。

三月二十日 主持召开信江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四月 指挥红军攻打黄柏塘,一举歼灭德兴县靖卫团。

五月五日 指挥红军攻打乐平县秧畈村,全歼白军一个连。

五月上旬 指挥红军接连攻克乐平东南乡的铁山、众埠街等村镇,建立乐平县苏维埃政府。

六月八日 起草《信江党和红军以及最近之局势》的报告,上报江西省委和党中央。

六月九日 指挥红军攻克赣东北重镇——河口镇。

七月一日 起草《信江群众斗争的经过和苏维埃历史》,系统地总结赣东北苏区三年来的斗争情况。

七月四日 指挥红军独立团开始执行攻打瓷都景德镇的军事行动。在乐平闵口歼灭许英保安团。

七月五日 红军部队在段村乔装敌保安团,继续向景德镇进发。

七月六日 指挥红军部队兵分数路,智取瓷都景德镇。

七月十日 唐在刚同志从中央带回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决议,在景德镇召开信江、东北两特委联席会议进行传达。

方志敏强烈抵制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他说:“红军去打波阳(执行攻打九江的命令),是送红军去死的!这样猛烈的发展要坍台!”

七月中旬 率领红军离开瓷都回师苏区。

指挥红军攻克弋阳县城。大义灭亲,下令镇压已投入反动营垒,参与杀害方高显的五叔方高雨。

创办红军总医院,聘请高级知识分子邹思孟任总院院长。

七月二十一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成立红十军。方志敏在乐平县界首村主持建军大会。周建屏任红十军军长。

七月下旬 信江特委与东北特委合并成立赣东北特委。

七月 党中央决定,将闽北苏区划归赣东北苏区。

八月一日 在弋阳芳家墩主持赣东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江西东北革命委员会。这是遵照立三路线指示做的。”方志敏任革命委员会主席。

八月上旬 建立赣东北特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赣东北特委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给中央的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政治任务》

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十五日) 开办赣东北特区妇女干部训练班。

八月下旬 党中央巡视员丘伴林从福建来到赣东北,进一步推行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八月二十九日 指挥红军攻占乐平县城。下令镇压残杀红军团政委李上达的凶手——反动团总蔡子贻。

八月三十一日 原东北特委某些同志向党中央写报告,反映方志敏“不执行立三路线”。报告说:“重要领袖之不易说服,实为一时不易纠正之最大原因。我们确是日夕感觉着中央路线在此间不是接受与否的问题,而是成为玩弄与试验的牺牲品了。”

九月初 邵式平从上海回到赣东北,带来了立三路线的《政治决议案》和有关命令。方志敏希望中央改变错误决定的要求未能如愿。

九月上旬 按照立三冒险主义的旨意,红十军所属一、十、十九三个团扩编为一、四、七三个旅。随即由乐平出发,再度攻占景德镇。此后三个月,转战在波阳、都昌、湖口、彭泽和安徽省的东流、秋浦一带。但没有去攻打九江,切断长江。

九月九日——十五日 赣东北特委扩大会在万年富林召开,这是一次贯彻立三冒险主义的会议。赣东北苏区的党、团、工会被取消,合并成立赣东北行动委员会。唐在刚任行委书记。方志敏被排斥在行委常委之外,任候补常委。

十月 敌人趁红军远征、赣东北苏区内部空虚而大举入侵。方志敏果断地调回红军一主力团,保卫赣东北苏区。

十月十六日 创办“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

十月中下旬 在赣东北苏区普遍建立消费合作社,并扩大苏区的对外贸易,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指挥部分红军和苏区群众攻入河口镇,消灭姜子济靖卫团。

十一月 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全国性的反革命“围剿”。

十一月中旬 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赣东北,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

赣东北特委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给中央的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政治任务》

会精神。赣东北行委在乐平县湾头李家召开会议,决定停止执行立三路线。方志敏下令即刻调回红十军。

在乐平众埠街召集十三县雇农大会。成立赣东北特区雇农工会筹委会。

十一月下旬 红十军经由浮梁回师苏区。在乐平、万年一带与白军第五师胡祖玉部周旋。

十二月六日 主持“赣东北革命委员会”会议。成立“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准备委员会”,担任准委会五人小组负责人。颁发关于召开赣东北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议。

十二月十四日 撤销赣东北行动委员会,重新恢复党、团、工会组织。

十二月十八日 指挥红十军袭击上饶城,歼灭城内守敌。

十二月二十二日 指挥红十军与敌激战河口镇,全歼白军主力新编十三师李坤团。涂振农在河口镇就任红十军政委。

十二月下旬 苏区首府芳家墩遭敌五十五师袭击。方志敏率红十军撤离河口镇火速回援。

十二月底 指挥红十军攻占弋阳县镇。

一九三一年(三十二岁)

一月中旬 到万年县王毛坞,看望并安置因敌人“围剿”而流离失所的数千苏区群众。

一月二十五日 赣东北特委主编的《支部生活》创刊发行。

一月 继上饶、河口大捷后,红十军诱敌深入,在弋阳七星尖歼敌一营。至此,方志敏领导赣东北苏区军民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二月 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二月五日 颁布《赣东北特委通告(第八号)》。《通告》强调提出,在反“围剿”胜利后的形势下,苏区要“进攻的巩固,巩固的扩大”这一方针。

二月下旬 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迁至横峰县葛源镇。此后四年,葛源成了闽浙赣苏区的政治中心。

三月六日——八日 在葛源主持赣东北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任特区苏维埃主席。

三月中旬 在敌人二次“围剿”面前,红十军政委涂振农表现惊慌动

摇,提出“红十军应该拉到中央苏区去”等奇谈怪论,方志敏对他的这种逃跑主义思想,作了坚决的斗争。

三月下旬 根据中央决定,接替涂振农任红十军政委。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由黄道代理。

四月一日——七日 整顿红十军,加强政治工作,一扫由涂振农在部队中造成的沉闷空气。

四月八日——十月 指挥红十军在贵溪周坊、余江、横山一带,三天三战,三战三捷。

四月中旬 获悉闽北苏区“大为吃紧”的情报。

四月二十七日 率领红十军一进闽北。

四月三十日 指挥红军攻克闽赣交界的白军据点长涧源,消灭福建军阀卢兴邦部一个连。

五月初 指挥红军攻克闽北重镇赤石街,消灭守敌福建海军陆战队一部。

五月二日 党中央派来的万永诚、倪宝树于四月下旬抵达赣东北。万永诚在葛源主持特委扩大会,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并改组特委。特委书记由中央指定的万永诚担任。至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传到赣东北。

五月上旬 红十军在闽北坑口休整。方志敏召集全军开追悼大会,追悼李新汉等阵亡将士。方志敏作《追悼歌》一首。

五月上旬 方志敏调出战斗力强的红十军军部特务营,由黄立贵同志率领,充实闽北红军独立团。

五月八日 率领红十军出武夷山毛竹关,回师赣东北苏区。

方志敏率部首次进闽,连打十一仗,仗仗皆捷。“将闽北苏区从危急中巩固起来,并奠定它以后向前发展的基础。”

五月九日、十日 率领红十军急行军两百余里,在上饶县沙溪街渡过信江。

五月十一日 指挥红十军在弋阳冷水坞歼敌交通部队一个营、第九师一部。

五月十二日 指挥红十军在横峰何家坝歼敌第九师一部。至此,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

五月十三日 红十军凯旋返抵葛源镇。红十军政委由党中央指定的倪宝树接任。方志敏重新担任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五月十九日 颁布《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

五月 批准“赣东北贫民银行”发行赣东北苏维埃货币。

六月二十二日 主持起草《赣东北特委报告》,向党中央报告整个苏区的斗争形势。

七月 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

七月十六日 由于白军第五十五师进攻,方志敏和党政军领导机关暂时撤离葛源。

七月十七日——二十日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派曾洪易以中央代表名义到赣东北进一步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改造党的各级领导。当时因特委机关暂时转移,三天后才晤见方志敏和其他负责人。

七月二十二日 曾洪易以中央代表名义主持赣东北特委扩大会。会议强行通过《赣东北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从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赣东北苏区进一步推行。

七月下旬 赣东北特委开办党校。

八月二十二日 曾洪易主持通过《赣东北特委反富农斗争决议案》,将莫须有的所谓“富农路线”强加给赣东北苏区。

九月一日——五日 曾洪易主持赣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赣东北省委。省委书记由中央指定的万永诚担任。“中央代表”曾洪易凌驾于省委之上。排挤方志敏同志于赣东北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之外。

十月十五日 曾洪易主持通过《赣东北省委关于十军工作的决议案》,制定了“持久围攻堡垒”的错误路线,致使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在赣东北苏区未能被完全粉碎。

十月十五日 在葛源创办“工农业生产技术”训练班。

十月三十一日 曾洪易主持通过《赣东北省委关于苏维埃工作报

告》对赣东北苏区的工作几乎全盘否定。方志敏等同志对此作了坚决斗争。

十一月七日 中华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方志敏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大会还决定授予方志敏勋章一枚。

十一月七日——十四日 主持赣东北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正式成立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方志敏当选为省苏政府主席。

十一月中下旬 在葛源主持赣东北省苏财经会议。

一九三二年(三十三岁)

一月二日 《赣东北省委对于永修县组织关系给中央的报告》提出：因路遥不便领导，请中央将方志敏派人建立的中共永修县委拨归湘鄂赣苏区。

一月十一日 方志敏兼任赣东北省苏财政部长期间，开源节流，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再次向党中央提供黄金二百两。

三月八日 苏区四千妇女在葛源举行庆祝“三八”节大会。方志敏到会讲了话。

三月 鄂豫皖苏区的所谓“肃反经验”传到赣东北。曾洪易大搞肃反扩大化，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

四月 红十军在横峰杨家门击溃白军三个团。赣东北苏区的另一支主力红军——赤色警卫团扩编为赤色警卫师。

五月一日 苏区军民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暨军事演习。方志敏在大会上作了讲话。

五月上旬 方志敏运用正确的战略思想，红十军一举攻占浙江华埠镇，开始形成以开化县为中心的浙西苏区。

号召赣东北苏区群众普遍组织生产冲锋队，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开垦荒地。

五月下旬 颁发《成年补习夜校具体实施办法》和《指导群众读报条例》。

因“周坊夜战”有人走火，曾洪易借以掀起“肃反”第一个高潮：即在赤色警卫师内大抓AB团，政委吴先民也因此被降级审查。此举遭到方志敏

的反对。

五月二十九日 重新颁布《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优待红军条例》。

五月三十一日 在葛源召集军民大会。国民党派飞机轰炸葛源,掷弹二十余枚,方志敏号召苏区军民大挖防空洞。

接见来赣东北苏区访问的白区参观团。

六月 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六月二十二日 赤色警卫师开赴信江南岸开展游击战争,师长祝荫龙在东乡境内战斗中英勇牺牲。

七月 号召苏区普遍组织“地雷队”,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地雷战。

八月一日 “赣东北苏区秋季体育运动大会”在葛源举行。方志敏等观看了体育表演。

八月十日 发出《对今年土地税征收法的解释》。

九月八日 曾洪易批发《赣东北省委为肃反问题致各县指示信》,强调“苏区的一切工作要以肃反为中心”。

九月十日 冲破曾洪易的阻挠,再度就任红十军政委,率部第二次进军闽北。

九月十三日 在铅山紫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具体制定进军闽北的作战计划。

九月十五日 指挥红军,兵分两路,同时攻占闽北的赤石、星村两镇,消灭福建军阀刘和鼎部一个团和另一营。在赤石首次缴获无线电台一部。

九月二十日 指挥红军强攻浦城,歼敌两个团,缴获第二部无线电台。

九月十五日 余干县警备大队长、中共秘密党员罗英(一九二四年经方志敏推荐进黄埔军校学习),率一百多名警备队士兵起义投向苏区,但被曾洪易以“AB团”的罪名全部枪杀。

九月二十二日 省苏颁布《反革命改组派、AB团、取消派自首条例》。

九月二十五日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写信给赣东北省委,指出赣东北肃反工作只有“零星的破获”,要“追踪到总的领导

机关”；“中央来信”把赣东北苏区的“肃反”运动推向了最高潮，曾洪易一手炮制了所谓以吴先民同志为首的“改组派省委”的冤案。

九月二十九日——十月二日 率领红十军回师赣东北。途中，在武夷山麓的车盘岭一带，与敌七十九师王锦文部激战三天。红军击溃敌军三个团后主动撤离战斗，打破了敌人以重兵拦截红军归路的军事企图。

十月四日 红十军凯旋回到葛源镇。二进闽北历时二十二天，极大地发展了闽北苏区，并给敌人的四次“围剿”以沉重打击。

方志敏交卸红十军政委职务，重任省苏主席。

十月中上旬 反对曾洪易下令逮捕赣东北苏区创始人之一的吴先民同志。严正指出：“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很久，不会走到反革命的路上去！”说他是反革命，“难免不是反革命的诬陷”。

十月二十三日 曾洪易炮制的《赣东北省委肃反胜利中的经验教训》出笼。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均因“吴先民问题”而被点名“批评”。

十二月上旬 派出赣东北军事参观团赴中央苏区参观学习。参观团先后受到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接见。

十二月十日 颁发《关于建立裁判部问题》的布告。

十二月十一日 经中华苏维埃政府批准，赣东北省改称闽浙赣省。方志敏继任省苏政府主席。

十二月二十日 主持闽浙赣省苏第三次全体执委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问题。

一九三三年(三十四岁)

一月一日 创办的省苏国营商店在葛源镇正式开业。

一月五日 签署《闽浙赣省苏执委会通令——第二十一号》和《闽浙赣省苏执委会通令——关于建立贮粮合作社的问题》。两个通令均在《工农报》颁布。

一月十二日 在贵溪徐村参加省委常委第七十八次(扩大)会议。

一月十四日 签署《省苏执委会通令——关于扩大红军工作问题》。

通令在《工农报》颁布。

一月十五日 签署《省苏执委会致各县苏的一封信》和《关于全省各级苏维埃改选的决议》。信和决议均在《工农报》上发表。

一月中旬 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方志敏兼任政治委员,并短时随军活动,布置红十一军南渡信江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工作。

一月中旬 赤色警卫师扩编为(新)红十军。

一月二十五日 红十一军由邵式平、周建屏率领,南渡信江与朱德、彭德怀、王稼祥率领的中央红军在贵溪上清宫会师。

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 接见中央苏区参观团,并组织游艺大会以示热烈欢迎。

二月五日 签署《省苏第十八号训令——关于苏维埃选举问题》。“训令”在《工农报》颁布。

二月十六日 签署《横峰、弋阳县苏对于选举问题了解的错误与省苏的指正》。此文在《工农报》颁布。

二月 颁发《致全省工农劳苦群众书》。

二月 红十一军与中央红军协同作战,开辟了闽浙赣苏区的信(江)抚(河)分区。

苏区军民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三月三日 出席葛源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大会当前的政治任务》报告。

三月十日 签署《闽浙赣省苏执委会训令(第25号)》。“训令”在《工农报》颁布。

三月十八日 主持省苏各机关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大会,欢迎红军无产阶级团(工人团)成立。

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葛源隆重开幕。方志敏向大会致开幕词。

三月十九日 代表上一届省苏执委,向大会作《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给闽浙赣省苏“二大”发来贺电。方志敏起草回电。

三月二十二日 提议妇女离婚后应带走全家人口平均分得的田地。这一维护妇女权益的提议获得大会通过。

同日向大会作《省苏政府财政经济工作报告》。

三月二十三日 省苏“二大”一致选举方志敏继任省苏政府主席。方志敏代表新省苏执委宣誓就职。

刘畴西宣读中央政府给方志敏同志的信，并将中央政府的勋章授给方志敏。方志敏受勋后致答词。

省苏“二大”闭幕。

四月二十五日 出席闽浙赣省第一次贮粮合作社代表大会。向大会作《目前的政治形势与贮粮合作社的任务》报告。

四月二十六日 中央政府决定成立闽赣省。同时决定方志敏创建的红十一军拨归中央红军。闽浙赣省苏“二大”关于成立红六军团的决议故而未能实现。

七月 曾洪易主持全省党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发起所谓的反“罗明路线”斗争。

七月 方志敏的胞弟，红军团长方志慧在弋阳琯港桥作战牺牲。

十月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十月三日 党中央给闽浙赣省委来信，批评闽浙赣苏区群众性的地雷战是“单纯防御的保守主义”。

十一月十九日 在葛源主持“全省群众武装展览会”，展览了省兵工厂制造的新式枪炮和各地群众自制的枪枝地雷。展览会还进行了地雷演习和武术比赛。

十一月二十日 闽浙赣省苏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葛源隆重开幕。方志敏致开幕词并作《省苏工作报告》，号召全省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五次“围剿”的斗争。

十二月 党中央电调曾洪易出席六届五中全会。方志敏接任省委书记。方志敏再任闽浙赣省委书记后，闽浙赣苏区的各项工作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转变：

对曾洪易的一些错误展开了严肃的批评；

制定“保卫基本苏区，创造新的苏区”的战略方针，以粉碎敌人的第五

次“围剿”；

派出重要干部和武装力量，开赴皖南、皖赣边开辟新的苏区；

开办“白区工作训练班”。计划在四个月内建立党在一百五十个区的秘密工作。

一九三四年(三十五岁)

一月五日 主持召开各县县苏主席联席会议。会议结束时作了《各县苏维埃十二月份工作总结》。后以正式文件下达。

一月六日 颁布《闽浙赣省委通知》。决定每县赤卫军成立一个脱产模范连，准备集体加入红军。

一月十八日 中共临时中央局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增补方志敏等为中央委员。

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 主持全省中心区域乡苏主席会议。会上，有五十七名乡苏主席带头报名参加红军，有二十几名乡苏主席带头报名去白区工作。

本月 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在葛源举行。

一月二十二日——二月一日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上，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高度评价闽浙赣苏区的财政经济政策。还在大会报告结论中赞扬说：“赣东北的同志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

方志敏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成员。

二月上旬 撰写《在四个月内动员一万新战士到红军中去》。此文在《突击》上发表。

二月十八日 主持各县县委书记、军事部长、政治部主任参加的省一级积极分子会议，并作了报告。

三月二十日 主持“省级活动分子大会”。在会上作《战争紧急总动员》报告。

四月 再派一批干部开赴皖南，准备发起农民暴动。

六月一日 颁布《闽浙赣省苏政府命令(第36号)》。号召苏区广大群众进一步开展地雷战。

六月 发电请示中央,要求派出武装力量开赴皖南,配合农民暴动,创造皖南苏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者以“不能分散保卫苏区的力量”为由,加以阻止。

七月一日 批准省苏财政部发行十万元决战公债。苏区军民热烈响应“节衣缩食,支援战费”的号召,公债被超额认购。

七月六日 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奉命从瑞金向闽浙赣赣边进发。

八月 皖南特委因不慎失密,决定提前暴动,请求省委派出武装力量前往支援。方志敏果断地派宁春生率一批武装力量开赴皖南。但因开辟皖南大块苏区的时机已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所贻误,未取得积极的效果。

十一月初 红七军团于途中辗转三个月,抵达闽浙赣苏区后在德兴重溪与红十军会师。

方志敏出席红七军团的“政治委员会”。对悲观动摇的曾洪易(随军而来)所散布的右倾逃跑思想展开激烈的斗争。

十一月七日 奉中央军委电令,将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在德兴重溪主持全军将士的誓师大会。

十一月中旬 在葛源主持省委会议。决定在赣东北苏区发起批判曾洪易错误的斗争。

不久,曾洪易逃离苏区,叛变投敌。

十一月中旬 主持全省党的活动分子大会,部署在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后闽浙赣苏区的各项工作。

十一月十八日 红十军团第十九师(由原红七军团组成)在寻淮洲(原七军团军团长)的率领下,先期从德兴重溪誓师出发。

十一月二十四日 方志敏告别赣东北苏区的父老乡亲,和军团长刘畴西率红十军团部和红二十师、二十一师离开葛源,向皖南进军。

十一月二十八日 闽浙赣赤色省会葛源为敌军所陷。省委(书记唐在刚)转入磨盘山后,继续领导苏区军民坚持游击战争。

十二月十日 率领红军部队冲破德兴封锁线,经开化、婺源、休宁,抵达黄山山麓的汤口,与先期出发的红十九师会合。

执行中央电令：在汤口建立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领导闽浙皖赣边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

红十军团正式打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

十二月十四日 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黄山山麓的乌泥关至潭家桥一带与敌人王耀武部激战八小时。因部队攻击过早，且力量配置不当，伤亡较多，特别是寻淮洲负重伤后牺牲，对先遣队的行动产生了不利影响。

十二月十八日 率领先遣队抵达皖南苏区。在黟县柯村召集皖南特委会议。指示特委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努力做好白军工作，积极进行抗日宣传。

十一月下旬 留下军团侦察营，与皖南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皖南红军独立团。

率领先遣队离开柯村，继续北上。

一九三五年(三十六岁)

一月上旬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前锋一度抵达长江边。蒋介石继续增调重兵，对先遣队进行围追堵截。

一月上旬 先遣队在皖南行动困难，中央电示转向皖浙西南开展斗争。方志敏召集军政干部会议，决定先遣队开皖浙西南之前，先向赣东北苏区作短期休整。

一月十日 率领先遣队离开皖南，向通往赣东北苏区的怀玉山脉进发。方志敏随先头部队行动。

一月十二日 先遣队到达化婺德苏区东北边缘的杨林（今浙江开化县），并继续前进至浙江境内的港头村时被敌补充五旅截成两段。方志敏与刘英、粟裕所率领的先头部队八百余人，冲过封锁线，返抵江西境内陈家湾村。

一月十五日 主力部队由于军团长刘畴西优柔寡断，指挥无力，当日上午大部队才进入化婺德苏区。

一月十七日 方志敏因自己是先遣队主要负责人，决心留在陈家湾村等待后面大部队。他命令已负伤的粟裕同刘英等率部队先走。粟、刘奉命率部于当天晚上由陇首村安然进入赣东北苏区。

一月十六日 方志敏与大部队会合后,多次组织突围,这时敌人兵力已集中,并缩小包围圈,因而未能冲破敌人的金竹坑封锁线。此后,先遣队辗转于怀玉山区。

一月下旬 先遣队遭七倍之敌的重重围困。几经浴血奋战,终于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一月二十九日 在怀玉山高竹坑的木梓树下,不幸被敌所俘。当晚八时,在陇首村的白军团部,写了《方志敏自述》。

一月三十日 被敌押至玉山县城的白军旅部。

二月一日 被押至上饶城的“四省剿匪司令部”。敌召开所谓“庆祝大会”。

二月二日 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陪送”下,敌人以铁甲车把方志敏押至南昌。囚于蒋介石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二月六日 国民党反动派在南昌豫章公园再度召开所谓“庆祝大会”。方志敏站在敌人的铁甲车上,大义凛然,发表演说。赢得了一切有良心的爱国的人们的同情,同时也给蒋介石反动派以沉重的一击。由于群众随即骚动,表示不平,国民党忙将这所谓的“庆祝会”草草收场。

二月 在狱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迫使敌人的审讯、诱降均告失败。

秘密给乔信明等同志传递条子,要他们“要准备坐牢,在监狱里要学习列宁同志的榜样,为党工作,坚持斗争,就是死也是光荣的。”

为将方志敏和同监战友隔离,敌人将方志敏移至狱中“优待号”。

三月——七月 在狱中撰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十多篇珍贵手稿,共十三万多字。

四月 上海地下党组织密派人员潜来南昌营救方志敏,未果。

七月——八月 先后委托高易鹏、程全昭、胡逸民、向影心等人,分别将文稿和信件秘密带至上海。通过宋庆龄、鲁迅等转交党中央。

八月六日 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

(杨子跃、李希文)

附录二：

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几个问题

在收集、整理、编辑方志敏文稿的过程中,我们碰到与方志敏狱中文稿有关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方志敏在狱中到底写了多少篇文稿;二是这些文稿究竟是如何传送的。对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后一个问题,多年来无论是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或是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书籍,大都是各持己见,众说纷纭。“狱中文稿”在方志敏同志给我们留下来的全部文稿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在编辑《方志敏文集》的过程中,不可回避地要对这些问题作必要的调查和研究。现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调查研究所得出的一点看法作个介绍。

(一)在狱中到底写了多少文稿?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十二篇文稿和信件”,有的说:“为后人留下的文稿有十三篇之多”(含《自述》),还有的说:“在狱中书写的文稿有十四篇”(含《自述》)。我们在收集方志敏文稿时所接触到的而又有篇目可查的共有十六篇,即《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简称《略述》,下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致全体同志书》、《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给某夫妇的信》、《狱中纪实》、《给党中央的信》、《给胡畧人的信》、《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序言及第二章、《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遗信》、《给我妻缪敏同志的信》、《给孙夫人的信》、《给鲁迅的信》。但后三篇,只见篇目,未见原文。至于说,还有给李公朴、毕云程、茅盾的信,一是狱中遗稿中未提及,二是转送中无下落,只是高易鹏、程全昭的个人回忆,或某些传言,可能有误,不足为据。

在对这十六篇文稿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认为还存在着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再作进一步地追溯。

(1)《给胡畧人的信》中的胡畧人究竟是谁?这一直是个谜。对此,我们最近访问了近年从香港回籍定居的胡逸民先生。当我们问他“胡畧人是

谁”这个问题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就是我,就是我,是我在狱中用过的名字,方志敏知道。”再者,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中,对胡畧人当时的情况专门作了具体说明:“胡畧人是原国民党的一个官僚,是被关在比较自由的优待号里。”“因他倾向革命,在狱中给了我一些帮助。”这个说明和胡逸民本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完全吻合的。另外,据查,当时狱中能与方志敏直接接触的,只有胡逸民这一个姓胡的,而没有第二个姓胡的人,也没有与胡逸民当时情况相类似的人。据此,我们可以断言,胡畧人即是胡逸民。

(2)《给某夫妇的信》和《遗信》究竟是给谁的?在两封信中,没有写明受信人的姓名。故一直存有争议。《遗信》中写道:“就是你的夫人,……当然她也可算她们之中难得的佼佼者。”这句话说明:第一、《遗信》的受信者有夫人在南昌,第二、这位夫人与方志敏有接触,方对她的情况并有所了解。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给某夫妇的信》的那对夫妇和《遗信》中这对夫妇是不是就是一对而不是两对夫妇呢?据胡逸民先生最近的回忆:一是“监狱里除我和向影心这对夫妇之外,没有第二对夫妇”;二是“向影心天天给我送饭,我常邀方志敏一块来吃的。方志敏经常和我老婆谈话,我老婆对他的生活等方面给过一些具体的帮助”;三是“《遗信》我看过,方曾向我要过蚊帐,我是记得的。”再从《给某夫妇的信》的内容来看,信中说:“你们生活要尽量朴素化,不要奢侈”,我“是要引导你们从罪恶跳入正义,从黑暗跳入光明”。这些话,看来是针对这对夫妇当时生活上“奢侈”和政治上有过“罪过”而提出来的。这就说明了这对夫妇当时不是一般“小官家”的夫妇,而是有钱有势“大官”家的夫妇。最后回到方志敏在狱中接触到的具体人:一个是高易鹏,是看守所的文书,未婚,只有一个女友程全昭,当时在杭州一所小学教书;这两封信不管是哪一封,都根本不可能是写给高易鹏的;一个是凌凤梧,是看守所的书记,代理过几个月所长,他是管方志敏的,结果却被方志敏“管”了。亦无任何材料证明他有妻子在南昌,即使他有妻子在南昌,象这样的“小官”,他的妻子也不可能自由地出入监狱,更不可能到牢房与政治犯接触,何况凌与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有矛盾,不久便因“政治嫌疑”而坐了牢。有的书上说:“据查《遗信》是写给凌凤梧的”,看来是查之不确。还有一个,那就是胡逸民。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

后来历任江西省高等法院院长、国民党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人监狱长等要职，并“拥有十一万元家产”，可算是有钱有势的国民党大官。生活上政治上的表现，那是不言而喻的事了。其被扣下狱乃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的结果。最初，他是作为“说客”来接触方志敏同志的，但却被方“说服”了而“同情革命”。这是一。胡逸民在狱内是很自由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当时官是很大的，他们（指狱中看管人员——编者）不敢把我怎么样的！”胡的第三个老婆向影心，其时侍奉胡于南昌，并仗其夫旧日之余威，借送饭的机会得以自由出入于牢房。这就提供了与方志敏直接接触的条件，这是二。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的信》中说，胡罟人（即胡逸民）“我同他谈了不少的话，并写了许多信。”谈了“不少”的话，可谓接触甚密，写了“许多”信，当然不是一封、二封、至少也在三封以上。五十年后的今天，胡逸民亦不约而同地印证此说：“我和方志敏经常互相写‘东西’，写了好多啊！……写的都是‘革命’的‘东西’。”这是三。综观上述种种，我们有理由认为：《给某夫妇的信》和《遗信》都是给当时狱中的胡逸民和他的夫人向影心的。

（3）《略述》和《遗信》到底是何时写成的？方志敏狱中文稿大都注明了写作时间，有的还注有密写时间，但《略述》和《遗信》都没有注明写作时间。先谈《略述》。方志敏在《略述》结尾处提到：“昨天下午，军法处将李树冰、胡天桃、周群三同志牵出去枪决了！”显而易见，《略述》完稿时是这三位同志被枪决的第二天。这三位同志是哪天被敌人枪杀的呢？方志敏在另一篇《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一文中的某些记载作了说明：“同被囚押”至南昌军法处看守所的周群、李树冰、张胡天同志“过了近一个月被枪决。”“近一月”至少有二十五天以上。方志敏同志等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二日先后从上饶、杭州等地解至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二十五天”后，那就是二月底了，很清楚，《略述》完稿时间应是二月底或三月初。从注明有具体时间的狱中文稿来看，最早的是三月二十五日写的《我们临死以前的话》，这就说明：《略述》是狱中文稿的第一篇。方志敏入狱后二十天左右，胡逸民去同他交谈时，看他桌子上正在写的，也正是《略述》。《略述》是狱中文稿中最长的一篇，有六万九千多字，当然不可能在三、五天之内写成。那么，这篇文稿又是何时开始写的呢？也可以从《略述》和《我们临死

以前的话》中找到答案。方志敏在这两篇文稿中说：“我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同志同押在一个囚室”；“三天后仰山即大病”；“刘、王常下棋”；“我整天拿着笔写文章”。“我曾嘱王写一写红军的建设，他认为写出寄不出，没有意义，不肯写，仍旧与刘下棋”。这段叙述说明方志敏入狱三天后即开始写作了，方志敏的入狱时间是二月二日，这就是说，即五日以后就动手写作《略述》了。从二月上旬初开始，三月初完稿，这就是《略述》写作的大体日程。至于《遗信》的写作时间从它的内容也可以分析出来。《遗信》说：“我将你的介绍信写好了，是写给我党的中央。”《给党中央的信》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一日上午写的，而写《遗信》肯定在此之后。《给党中央的信》中所列的七篇文章，其中《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是六月二十九日密写于南昌军法处囚室，这又说明写《遗信》的时间应在六月二十九日之后，不可能在此之前。《遗信》又说：“晚间蚊虫咬人很厉害”，要求设法弄顶蚊帐。从南昌气候的情况看，需要挂蚊帐也正是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第一批文稿送出是七月中旬。因此，写《遗信》的时间就应在六月底或七月初。这是现有全部文稿中的最后一篇。

(二)狱中文稿到底是怎样传送出来的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的人亦很多，各人的说法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上又不尽相同。特别是在传送《可爱的中国》一文的争议上相持不下，前者肯定，后者否定，第三者又来一个否定之否定。结果弄得真假难辨，扑朔迷离。这固然与当时白色恐怖，党的活动转入地下，斗争艰苦有很大关系；但某些人因为时间长了，年纪大了，有些细节可能记错了也是直接原因。但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当时的客观事实。

文稿传送的起点当然是南昌。首先把文稿从狱中传送出来的无疑是在狱中争取过来的人。那么，当时方志敏在狱中争取过来同情革命并在传送文稿起关键性作用的到底有几个人呢？两个人：一个是胡逸民即胡畧人，一个是高家骏即高易鹏，由胡逸民而“争取”了他的妻子向影心，由高家骏而请来了他在杭州的女友程全昭。文稿就是由他们四人先后分四次从狱中传出来的。

第一次是高家骏委托其女友程全昭传送的；

第二次是高家骏亲自传送的；

中文稿皆有可能与高家骏、向影心等传送者的遗落和散失有关。

(李希文、何贤恕、孟晓敏)

注 释

张伊等著《方志敏传》。

沈忆琴、李小苏 :《上海解放前保存与出版方志敏遗著的一些情况》,原载《党史资料丛刊》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项立岭、罗义俊 :《“可爱的中国”手稿传送及版本新述》,原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访问胡逸民先生谈话录音》(以下引用皆同)

张知 :《方志敏》。

胡逸民著《我的回忆》。

方志敏 :《给党中央的信》。

《方志敏在狱中同胡逸民的谈话》。

赖世鹤、范垂学 :《从档案看“可爱的中国”手稿的传送》,原载《档案工作》1983第一期。

⑩ 胡子婴 :《转送方志敏烈士手稿的经过》,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七日第八版。

⑪ 吴允中 :《王世英向吴允中同志谈方志敏文稿在上海传送的经过》,一九八四年四月。

⑫ 同本文注 。

⑬ 高易鹏 :《给革命历史博物馆负责人的信》,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带着文稿来到上海。找鲁迅未找到,一想救国会一定会有办法,便来到救国会,问到了章乃器的家。章外出,我遂将文稿托付给章的妻子胡子婴,请她转给中共党组织。她当我的面打开看,说里面有《可爱的中国》。^⑧

胡逸民先生这段回忆与胡子婴遗著一文所说基本上是吻合的。在文稿的辗转中又有宋庆龄同志的文证。我们同样认为是可信的。

这两批文稿由胡子婴接收后,其辗转过程又是怎样的呢?特别是第一批文稿中是否有《可爱的中国》,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先说第一批。这批文稿由胡子婴接收后当面交给胡愈之和毕云程。当时毕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遂将文稿转到中央特科,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组织显影阅看后,又将显影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时又由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传给鲁迅。接着文稿又由莫斯科传到巴黎《救国时报》社^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年,《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方志《在狱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们临死前的话》两篇文章。与此同时出版了《民族英雄方志敏》一书。书内刊有上述两篇文章和一篇《方志敏传略》,还有陈绍禹、杨朴、哈马丹等的三篇纪念文章。这是出版方志敏文稿最早的一种版本。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次文稿传送的全线过程,即:方志敏——高家骏——程全昭——胡子婴——胡愈之、毕云程——王世英——鲁迅、莫斯科——巴黎。文稿保存在中央特科。这次文稿传送:(1)既不是“直接送到鲁迅手里”的,也不是“当面交给许广平的”,与周建人更无关系。(2)当时冯雪峰、小K(潘汉年)均不在上海,文稿是王世英负责处理的。(3)这批文稿全是密写稿,其中没有《可爱的中国》。凡密写稿,方都有说明。《可爱的中国》文末仅写“五月二日写于囚室。”“送接第一次文稿的程全昭和胡子婴均说系“一包白纸”。因此,也就没有墨写的《可爱的中国》。退一步说,即使文稿中有《可爱的中国》,王世英绝不会不把它抄件转到莫斯科,后来《救国时报》也不会不发表。由此可以证明,高家骏说托程全昭传送的文稿中有《可爱的中国》,实属误记。

再看第二批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间一个下午傍晚,胡子婴在家里接收了胡逸民送来的文稿。据胡子婴的回忆:几天后,章乃器被法租界捕房传

去,我突然想起方志敏手稿尚在家中,便立即打电话告孙夫人,旋又将手稿托章弟章秋阳(中共党员)交孙夫人,孙夫人收到后于夜里两点回了电话。解放后,曾有人问过宋庆龄同志有无此事,宋回答是“收到过文稿”、“后转过冯雪峰”^①。据档案记载:冯看后作了批语交“小K”,最后,冯又遵“小K”嘱咐给谢澹如保存在上海。一九五一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可爱的中国》一书就是这批文稿。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二版文稿传送的全线过程,即:方志敏——胡逸民——胡子婴——章秋阳——宋庆龄——冯雪峰——小K(潘汉年)——冯雪峰——谢澹如。这批文稿传送到上海时,(1)鲁迅先生已逝世。(2)当时冯雪峰、潘汉年已来上海,这批文稿是由他俩负责处理的。(3)这批文稿除《给党中央的信》外,全系墨书手稿,其中有《可爱的中国》。冯雪峰说:“我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从陕北来上海时,鲁迅先生立即把《可爱的中国》和《清贫》等全部文稿交给我。”纯系误记。

最后,想说一下关于高家骏和向影心两次传送文稿的问题。

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日高家骏带着方志敏同志付托的信和文稿来到上海。高说,送了给李公朴的信之后,便“发现后面有人跟踪”,“便急返杭州”,“其他三人的信未送成”。^②这是可信的。但高只提到送信却未提到文稿,这就不足信了。因为烈士托高送信的目的是为了送文稿;否则,便失去了送信的实际意义。高又说:“其他三封信因家里失火全烧掉了。”这也未必是真的。我们认为,高不仅带有信而且有文稿,后来,文稿可能散失社会。解放后浙赣沿线有的地方发现狱中文稿的手抄本,可能与高从狱中带出的这批文稿有直接关系。

向影心在方志敏就义后胡逸民未出狱之前,就同桂永清混在一起,后又与戴笠到了冀东。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到了重庆,与毛人凤结了婚。她带的那批文稿也随之散失社会。一九四一年,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用重金收买的那本《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手稿,很可能就是这批散失的文稿之一。

至于一九三八年前后散见于上海、南京等地的方志敏烈士的少量狱

中文稿皆有可能与高家骏、向影心等传送者的遗落和散失有关。

(李希文、何贤恕、孟晓敏)

注 释

张伊等著《方志敏传》。

沈忆琴、李小苏 :《上海解放前保存与出版方志敏遗著的一些情况》,原载《党史资料丛刊》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项立岭、罗义俊 :《“可爱的中国”手稿传送及版本新述》,原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访问胡逸民先生谈话录音》(以下引用皆同)

张知 :《方志敏》。

胡逸民著《我的回忆》。

方志敏 :《给党中央的信》。

《方志敏在狱中同胡逸民的谈话》。

赖世鹤、范垂学 :《从档案看“可爱的中国”手稿的传送》,原载《档案工作》1983第一期。

⑩ 胡子婴 :《转送方志敏烈士手稿的经过》,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七日第八版。

⑪ 吴允中 :《王世英向吴允中同志谈方志敏文稿在上海传送的经过》,一九八四年四月。

⑫ 同本文注 。

⑬ 高易鹏 :《给革命历史博物馆负责人的信》,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